**目** **录**

[家 曹禺(1)](#bookmark1)

[日 出 曹禺(207)](#bookmark2)

家

**曹** **禺**



**人** **物**

**高老太爷**

高克明——他的三子。 高克安——他的四子。 高克定——他的五子。

周 氏——他的大儿媳妇。

**王** **氏——克安妻。** **沈氏** **—** **—** **克定妻。**

觉 新——号明轩，大房的长子，大少爷。

**觉** **民——大房的次子，二少爷。** **觉** **慧——大房的三子，三少爷。** **觉英——三房的长子，四少爷。**

觉 群——四房的长子，五少爷。 觉世 — — 四房的次子，六少爷。 瑞珏 — — 觉新妻。

淑 贞——五房的女儿，四小姐。

琴小姐——即张蕴华，高老太爷的外孙女。 钱太太——周氏的堂姊。

梅小姐- 即钱梅芬，钱太太的女儿。 陈姨太——高老太爷的姨太太。

鸣凤 — — 大房的侍婢。

黄妈 — — 大房的老女仆。 婉儿 — — 四房的侍婢。

刘四姐- -第一幕的“喜娘”,瑞珏的陪嫁女仆。 袁 成 — — 男 仆 。

苏 福——男仆。 老更夫

冯乐山——高老太爷的朋友。 张 二——钱太太的老佃户。

**时** **间：**北伐以前

**地** **点：**中国某大城市

第 一 幕初春的 一 天

第一景-  ~~觉~~新的洞房，午后二时许。 第二景——景同上，同日午夜后。

第二幕 盛夏，两年半以后

第一景-  ~~夏~~夜，在觉慧卧室前庭院内。

第二景 同日午夜后，在觉新的卧室内。 第三景 半月后，仍在觉新卧室内。

第 三 幕 暮 秋

第一景-  ~~离~~第二幕三个月后，秋天的傍晚，湖滨水 阁旁。

第二景-  ~~离~~  第一景有两个月，冬天的薄暮，景同 前。

第四幕一星期后，由下午四时至翌日展 ——在钱太太城外的旧屋内。

**第** **一** **幕** **第** **一** **景**

是梅花正开的时候，高府花园里的梅花也开得 这般茂盛了。但是园子里却非常寂寞，寂寞到看不 见一个人影，就任它冷冷清清地散溢着幽香。那一 丛丛的梅树远远望过去，像雪林，像冰谷，泛漾于宁 静的天空，冷艳而沉穆，如若静女。

初春的天气，相当暖和。湖水明净，闪耀着那映 在水中的花影。 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梅花也像在做 她的梦。

这时，高府里整个是一片喧闹，只有这园子是另 外的一个天地，是一个梦境。这屋子里的主人们多 半都不大喜欢梅花的，而那真爱梅花的人却为了别 的事困住了身子，不能到园子里来。

两三天来高家所有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都在忙着办喜事。几进宽大的庭院里，散布着许多 客人，唱戏的，帮闲的，还有那满脸笑容到处张罗着 的主人，和一些忙上忙下的仆役。院子里搭台唱戏， 大厅里摆着宴客的酒席。

是午后二时的光景，宾客们正在用喜酒，新娘的 花轿就快要抬进来了。

这时洞房里是非常安静的——它是靠近花园的 一间屋子，往年是少爷小姐，远亲近戚小时一 读 书的所在——满屋洋溢着喜气。这不是一间正方形 的屋子，面对着观众的这面墙是一个高大的门，通外 院的门上有雕细花的格子，由中间向两面开的。门 左——以演员的左右为左右——墙角处放一只红木 高脚花架，架上一个大理石浅盘，盘里养着山石盆 景，上面垂着吊兰小草。架左的墙稍稍斜下来，这面 墙上开着一列宽敞的长窗，正对着窗外的花园。打 开窗子可以看见园里潋滟的湖光与雪似的梅树。窗 左再折下来又是左墙；靠墙放着一张红木长炕椅，椅 上套着蓝缎子棉垫，中间一张小炕几，几上放着一个 紫铜印香盒子。正面墙向右折下来是右墙，靠正面 墙墙角处放一张红木小条桌，桌上放着帽筒，里面插 着拂尘，还有一把细瓷彩花大茶壶。条桌右一个较 小的门，通内院的，门上挂着古铜色缎门帘。门右的 墙又正折过来，面对着观众是洞房中最引人注目的 新床。这床十分宽大，床前横放着一条半尺高的踏 板，两端各立一小柜，是放鞋用的，也可以坐人。踏 板外才是床的框子，框子很宽，上面是镂空描金的凤 凰和牡丹。床上有叠得高高的绣花闪缎被和绣花枕 头粉红洋绉帐子，米色缎子帐檐，绣着梅花。床前左 面放一张红漆方凳。床右空着一块地方，用米色绸 幔子遮住，里面是放箱子和换衣服洗脸的用具。再 折下来是右墙，靠墙一张梳妆台，中间是圆镜子，镜 子两端各有两个小抽屉，面上放着玻璃盒子，粉罐， 胭脂盒等化妆品，抽屉里放了梳子与零星手饰。台

上有一个青色假龙泉窑大花瓶。还有一个崭新的锡 灯盏。梳妆台两边放两张福建红漆圆凳，屋正中一 张红木八仙桌。上面放对锡烛台，高插着一对龙凤 喜烛，旁边一个红漆大果盒，盖子掀着垫在下面，盒 里放些喜饼，桂元，枣栗之类。灯右四个红彩金花的 细瓷盖碗，左面长窗上挂着深紫色窗帷，两旁垂着紫 铜钩。炕椅前中间一个瓷痰盂。左墙炕椅上挂着粉 色飞金蜡笺的四幅屏，屏左挂一个白底子蓝花葫芦 形扁花瓶，瓶里插着松柏枝。屏右一个挂钟。梳妆 台右墙上，挂一个乌木正方圆角镜框，框里是白缎子 绣的鸳鸯，镜框上下都是桃形的铜钉挂着托着。

〔开幕时，炕几上的香盒里正燃着檀香末，香烟缭绕， 一对龙风烛照得满屋喜气洋洋。四太太王氏和五太 太沈氏立在正中门外，正对着一些亲戚们招呼着，说 着，笑着，行着礼。那些亲戚老太太们也你一句我一 句地应和。丫头仆妇也在搀着扶着，连声答应主人 们的喊叫。外面又有知仪的老仆高呼“某大人到”或 者“某太太到”“某老爷到”,拖着庄严而悦耳的腔调， 嘹亮地喊出来。在这些喧杂的声浪中还隐约听见远 处锣鼓，唱戏和喝彩的声音。这时——

王 氏 (点着头，笑说)伯母!慢点走!婉儿，快点扶着冯老 太太下台阶。— 走好!走好!—— 我们还要照应 着 新 房 。

沈 氏 (大声，指手画脚地)慢慢走! — 不对，戏台在那 边!在那边戏台!—— 太亲母!我们就来，我们照

应一会新房就来。

**老太太们和其** (客气着，有的笑，有的喊，有的仿佛正颤颤巍

**他的女宾们**

巍下着台阶，一片混乱的足步和笑语声夹杂在一起) 是啊，进去吧!我们认得!——不用扶了!——四 太太，你们招呼别的客人吧!——五太太，进去吧! 歇一会儿吧!——戏台在那边?晓得了。 ——请回 请回吧!

沈 氏 (又连忙喊叫)喜儿!你快扶着呀! — — 慢走!慢 走!(严厉地)淑贞，好好跟琴表姐走路!别乱跳!

王 氏 (在沈氏还在嚷着送客的时候已转过身来，似乎有些 疲倦地)哎!

〔王氏——四太太，高克安之妻—身材不高，尖尖 的瓜子脸，嵌上一对芝麻大的小眼，一眨一眨地，专 为暗地探取人的眼色。薄片子翘嘴，满脸机巧酸刻 的神气。短短的衣领上露出一段细而长的黄颈脖， 走起路来斯斯文文，摆东摆西，像一只河面上的鸬 鹉。说话声音尖锐，冷言冷语地时常带出嘲讽的冷 笑。在大家庭的明争暗斗的空气中过久了，耳濡目 染，无意中就会流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看隔壁戏①的 态度。她说话十分小心，明白自己在家中所处的地 位。除了在有人侵犯到她切身的利益时，她的言语 总是模棱两可的。她穿着绣花的红湖绉裙，青缎鞋， 上面罩着一件雪青色团花缎皮袄。

沈 氏 (仿佛做完了一件大事，深深叹了一口大气，才十分



① 隔壁戏——口技的俗称。

吃力地转过身来，自得地)可把我累昏了!这帮老太 太们!

〔沈氏——五太太，高克定之妻——生得胖，走到人 前笑喝喝的，肥答答的，蓦一看觉得可喜，细细审视 就会令人生厌。她的性情有人认为是豪爽，实际上 却是粗野。声音洪亮，说起话来，指手画脚，除了在 她的公公高老太爷，和其他严厉的长辈们面前，总是 高谈阔论，如入无人之境。讲完了，别人不知说些甚 么,自己也不知说些甚么。任何事无论巨细，她总喜 欢参预，目的未必在自己要做主角，她的见解是!只 要有了她一份，这事便不会错。有心眼，不过都是些 不足轻重的，并且心里也搁不住。相貌庸俗，方面大 耳，塌鼻子，肿眼睛泡，厚嘴唇包不住牙齿，宽大的前 额，两鬓又齐又方，垂下一大绺“流海”,乌黑油亮的 发髻上，斜插着一朵肥大的绒花。她也穿着红裙，元 色湖绉袄。浓装艳抹，头上手上满戴着珠翠首饰。 她拿着一条粉红手帕，不住地扇，似乎忙了一天，现 在才刚刚歇歇脚。比起王氏来，她确实易于亲近，只 是言谈举止过于阳躁，像一团暴火，令人不可向迩。

王 氏 ( 慢吞吞地)这会儿道喜的客人来的真不少!

**沈** **氏** (急忙忙找一个凳子坐下)唉，四嫂，你也快找个凳儿 坐坐吧。我腿都站麻了!就是他们高家的规矩多， 我嫁过来十二年啦，我一看见高家的长辈子来，我还 是头大!

王 氏 (一向不大接答这一类话，十分有分寸地)五弟妹，你 不去照应照应女客们吃饭去么?

沈 氏 (连连摆手)得了，得了，我先歇歇。忙了三天，跑上

跑下的，我连这新房都没有好好看过。(不知是忙的 得意，还是呕气)大少爷接媳妇，我们当婶婶的受罪， 你说天下有这个道理不?

王 氏 (笑着)得了，等淑贞长大了，找个好姑爷，那一天您 五太太不就欢天喜地地当个享福的外老太太么?

沈 氏 (两手一摆，高声大笑)啊呀，别造孽吧。我没这么大 福气!(忽然正经起来)这两天光淑贞那双脚就把我 气死了。

王 氏 (像是开心，其实是打趣，她向来是暗地耻笑沈氏的 愚蠢的)怎么啦?脚裹得怎么样啦?

沈 氏(十分气愤)哎，死不听话呀!我跟她好说歹说，她都 不听。这两天刚裹得有点名堂，她半夜又偷偷地放 了 。

王 氏 (故意大惊小怪)哎呀，那怎么好?不白费了精神?

沈 氏 (连声叹气)哎，哎，——嗯，气急了，我就拼命拿马鞭

子抽!抽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咬着牙)“我看你还 放，还放，还不肯裹!”

王 氏 其实孩子小，打狠了也不好。

沈 氏 (十分顾惜，又自认十分明白的样子)哎，四嫂，没法 子，这是做娘的心哪。“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我的 肉，我怎么不疼!可是有甚么法子?我一看见这新 房，我就想起我过门坐洞房第一天晚上受的气!(犹 有余痛)我，我一辈子忘不了!

王 氏 (悠悠然的神色)唉，过了许多年还记着这干什么?

沈 氏 (非常愤慨地)忘不了，忘不了!你想，你五弟，(忽然 又是恨，又是幽默地笑起来)我那新郎官哪!那个死 东西!他就死也不肯进房。旁人好说歹说，他就是

**不肯进房，大家都对着我面前笑，笑啊，笑啊，笑得**

我——

王 氏 (佯为不知，呆呆地)是怎么的啦?

沈 氏 (眨眨眼)四嫂，你真不知道?你还是装傻?

王 氏 (有点认真)五弟妹，我装什么?我真不知道。(笑着 逗问)真的，为什么?

沈 氏 (白眼一翻)为什么?(把脚一伸)还不是为我这双半 大不大的脚?(忽然)不成，不成，非裹不可!(向外

屋走)淑贞!淑贞!

王 氏 (看她神经)你干什么? 沈 氏 (不理，大声)淑贞!

〔外面一个女孩儿的愉快响亮的声音：(拖长)嚷， 妈 !

沈 氏 (对王氏)叫淑贞烫脚!我跟这孩子说好的，放她三 天假，算为着她大房的大哥结婚。可今天是黄道吉

日，今天夜晚，说甚么,我得给她再裹，谁说也不成! 王 氏 五弟妹，女儿是你的，你放心，谁也不敢劝你的。

沈 氏 ( 说不出的烦恼)唉，你不知道哇，他们大房的人顶好 管闲事啦，那天大房的老三，觉慧那个小东西就当着

**我面，为着(着重)我的女儿裹脚，就——(越想越气)** **唉，不说了，气死人，(大喊)淑贞!淑贞!**

〔外面女孩儿(又一声短而快地):嚷，妈。

〔随着应声立刻由正中门跳着跑着， 一溜风似地闖进 一个女孩儿——淑贞，年约八九岁，圆圆脸，白里泛 红的两颊，像熟透的苹果， 一双明亮活泼的小杏核 眼，仿佛永远是笑着的，梳着两条乌黑的小辨子，随 着她在背后跳动不歇，像两支斗鸡尾巴上的毛。她

穿着一套桃红小花的绸子袄裤。一双小小的天足穿 着红挑花鞋，几乎可以撩乱人的眼，野兔似地在地上 不停地跑动。手里拿着一袋红纸包好的喜果。

淑 贞 (高举着喜果，欢叫)妈!喜果!喜果，吃喜果!(一 把塞到沈氏手里)

**沈** **氏** **淑贞!**

淑 贞 (回首，匆忙地)四伯娘，你也吃，大姑妈给我的。 沈 氏 淑贞，你听着，——

淑 贞 (兴高采烈，绝未听见，笑着，说着，找着)咦?咦?我 的手绢呢?我放在这屋里的手绢呢?(一边说，一边 十分灵巧可喜地转了一个螺旋，四下里望，忽然欢叫 起来)啊，在这儿哪!(立刻从沈氏身旁飞跑到对面

炕几前，一脚就登上了缎炕垫——) 王 氏 淑贞!

沈 氏 死鬼，你要摔着!

淑 贞 (回头一笑，跪在炕上，探着身子，从悬在喜屏右的葫 芦形扁瓶里插着的松柏枝上取下来一条小小的红手 帕，笑着，骂着)坏三哥!坏三哥!这一定是三哥放 的!(立刻下来，没有停息)妈，我到前院跟三哥一块

看戏去啦。(说完就跑) 沈 氏 别跑，淑贞!

〔屋外又一个女孩的声音：(沉稳地)淑贞!你还不 来?

〔淑贞跑到了正中门口，正遇着高克安踱进，几乎撞 着。

淑 贞 (对着克安赔了一个小心)四伯伯!

沈 氏 这孩子!(正当淑贞翻身又要走的时候，忽然追上一

**步，严厉地)淑贞，你别太高兴!记着!你今天晚**

上——

**淑** **贞** **(脸上忽然罩了一层恐怖，由不得低头望了望自己的**

**脚，睁大了痛苦的眼，颤抖地恳求着)妈!** **沈** **氏** **你玩去吧!**

**〔屋外快乐的喊声：淑贞!淑贞!**

淑 贞 (蓦地用力转过身，似乎不顾一切地)嚷，我来了。

〔淑贞由正中门跑下。高克安望了望，即转过脸来。 一副不足轻重的削薄相，几根瘦骨头支架着一身富 丽的衣裳，他向来十分讲究穿戴，今天遇着这样的盛 典，一天就换了三套衣服，来炫耀自己的富有，和挑 选衣饰的精明。他现在穿一件灰湖绉面银灰鼠脊子 的皮袍，上面罩着一件细花，光彩夺目的黑缎马褂。 他的性情较王氏略微明快，不过许多地方这夫妻二 人的态度颇为仿佛，都好在人背后挑挑拨拨，自己暗 中可以得些利益。他从前读了几年书，结了婚就一 直陪着夫人鬼混，读不成书，做不了事，除了陆续添 了几个子女外，再没有比这更值得提起的成绩。

高克安 (对王氏，煞有介事的神气)啊，你怎么跟五弟妹躲在 这儿聊闲天哪?忙死人，外面一批一批的客人来道 喜，你们偷偷在这儿享起福来啦!

王 氏 (冷冷地)我们刚把冯家一大家人送出门。

沈 氏 (热烘烘地)是啊，冯家，少爷，小姐，儿媳妇，老太太， 孙子，孙女儿，他们一大家子都来了。还有周家，廖 家，蔡家，咳，这新房就没断过人。我们现在刚歇一 会 儿 。

高克安 (一顿抢白，哑口无言，连连摇首)得了，得了，出来

吧!喜堂下面摆上几十桌酒席，还没吃完，前面的戏 都唱了半天，你们别尽叫三嫂忙上忙下地招呼，你 们——

王 氏 (推托)大嫂自己不也在应酬么?

沈 氏 对呀，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接媳妇，是他们大房，大哥， 大嫂——

高克安 (回头望望，对沈氏)五弟妹，你说话(笑着)可得当心 点，这句话要叫三哥听见了，一定又不高兴了。

沈 氏 (接得干脆)活该他不高兴!大房里人红，吃香，老爷 子喜欢!他们三房的人会巴结，臭巴结，乱巴结，我 们五房的人不会!(愈想愈气)哼，为着觉新结婚，恨 不得连命都不要了!

高克安 (没有办法，连声)好，好，好。(转身对王氏)那么,你 来吧。一会儿爹看见我们四房不见人，又吹胡子瞪 眼 了 。

王 氏 (慢条斯理)四老爷，不是我不去。你看哪!新房里 空空的，没有人看东西。

**高克安** 那么李家今天派来看新房的喜娘呢?

**沈** **氏** 吃饭去啦。

**高克安** 别的下人呢?

**王** **氏** (缓悠悠地)谁知道?

**高克安** 高忠!高忠!苏福!苏福!

**沈** **氏** (对王氏挤挤眼)别喊了，方才我们都喊过了。 **高克安** 张嫂，黄妈!

**沈** **氏** 他们大房的事都忙不完—— **高克安** 袁成!

王 氏 不会来理你的。

高克安 混账!混账!上上下下几十个下人，不用都在眼面 前，要用着他们，就不知道这些混帐王八蛋都跑到哪 儿去啦!

〔远远不断传来喜气盈盈的鼓乐声，和下人们喝道引 客人入喜堂的声音。

王 氏 我想有的跑到前面看戏去啦! **高克安** 还有呢?

沈 氏 还不是找年轻好看的丫头们开心去啦?

**高克安** (顿足)我玩他们 一 百六十代祖宗! 一 百六十代祖 宗，我玩他们，—

王 氏 四老爷，你斯文点!五弟妹还在眼前呢。 **高克安** (支吾)唏，唏，这有什么?

沈 氏 (痛快)四嫂，没什么,你五弟在我面前还不是妈妈祖 宗成天在嘴上溜。

〔此时侧门外有人很庄重地咳嗽一声。大家回头。 高克明由侧门悠悠缓缓地走进，后面跟着苏福，一个 三十多岁的男仆。

〔三老爷克明，曾经在外县做过几任县官，在所谓宦 场中算是经历过来的。性情狭隘， 一点也不豁达开 展。自己并无思想可言，也没有清晰的头脑来辨别 是非。任何观念先入为主，占据了他的意识后，便顽 强地扶持着，不肯稍有变通。他通常总是故意做出 三分老态，干练自负。其实也不过是三十多岁的人， 言谈中除了精明的阅历话之外， 一大半是令人气沮 的牢骚，或者是令人头痛的引经据典。他十分明了 自己在家庭中做长兄榜样的地位， ——尤其是在大 哥久病，眼看着不能再起以后——十分矜持，有时故

做不苟言笑，是一种以子弟对他的畏惧来估量自己 在家庭中位置的起落的人。时而在弟弟辈面前略微 发出一些长兄的威严，聪明的善观眼色的子弟便故 意在他面前做出一副诚惶诚恐的鬼相，引得他格外 庄严自得。这样彼此都心满意足，大家在背后愈发 笑他。今天他又故意穿了一件不十分新的古铜色缎 袍，外面罩着黑呢马褂。戴一副金边眼镜，鼻下微微 有点髭须，瘦棱棱的指节上只有一只金戒指，益发要

衬托出他的朴实作风的持家精神。 **沈** **氏** (望见克明进来)三哥!(抿着嘴笑) **王** **氏**

(同时)三哥!

**高克安**

**高克明** (素来晓得沈氏疯疯癫癫的癖性，望了她一眼，便庄 严地)明轩不在这儿?

**高克安** (恭谨地)不在这儿。

**苏** **福** 小的倒是瞧见大少爷在新房旁边走来走去的，也，也 许又一个人到梅树林子里去了。

高克明 (大不满)真是怪事，怪事!眼看就要接亲的人，还这 么小孩子脾气!(立刻匆匆地走向正中门口，苏福随 后 )

**沈** **氏** (还未等克明走出，就忍不住)哼，我看明轩哪——

**高克明** (回过头来，对克安)克安，你怎么还不到前面去照应 一下，花轿就要到了。(忽然对弟妇们)明轩这两天

是怎么回事? 王 氏 不大清楚。

沈 氏 (口快)哼，反正是无精打采，不大像个新郎官的样儿 就是了。

**高克明** (不愿往下问，转对克安)克安，就来吧!两位弟妇似 乎也——

王 氏 (精灵地)大嫂叫我们暂时看一看新房的。 〔袁成由正门上。

**袁** **成** 三老爷，冯老太爷已经到了。 **高克明** 哦 。

〔克明由正中门下，二仆随下。

**高克安** (四面望望，低声)不是我好说丧气话，我看冯乐山替 大房做的这个媒呀，将来是不是件喜事很难说呢!

〔正中门外一声清脆的女儿声音喊道：“陈姨太，您不 用走远了，新房里就有!”随着走进来鸣凤和陈姨太。 〔鸣凤是大房的婢女，年约十四五，绰约多姿，一脸娟 秀的灵气，天生爱好，没有一丝粗笨的丫头相。传说 她的家世清白，祖上都是读过书的，后来不知如何才 流落到仆役这一群里。她有一对美丽的大眼睛，当 她与人说话，或望着什么的时候，总显得那样聪慧而 诚实。面色白净异常，只是嘴角微微有一点向下弯， 无论是笑或不笑的时候，都隐隐地潜藏着一丝别人 不容易看得出的苦相。本性十分深厚，到了高家，更 学得一种奴婢们必有的恭顺沉默。但无意中，当她 用不着再拘束自己的时候，就依然露出来少女的天 真可喜的地方，那样纯挚，使人对她不得存一点狎昵 的念头。所以和她同地位的仆役们并不喜欢她。她 穿一件小紫花布薄棉袄，浅蓝夹裤，新花布鞋。黑软 的头发梳成两根小辫，扎着红头绳儿。声音清亮，也 很甜，只是偶尔有一点气短。

鸣 凤 (手里拿着 一 个茶杯，对陈姨太)屋里就有凉开水。

**(立刻转身在右墙小条桌上端起那瓷壶向杯里倒水)**

陈姨太 (连声)哪儿?哪儿?(一眼望见王氏等)你们妯娌们 在这儿啦!

〔陈姨太，过去是冯家的丫头，多年前，被冯乐山当做 人情送给高家老太爷做为一种贴身的侍婢。凭她的 幸运，机警，和谄媚的本领，在很短的期间，她爬上了 另一层奴婢的阶梯，当高老太太一去世后，她就擢升 为姨太太。于是她才有了娘家，大家就依她的娘家 姓，尊称为“陈姨太”,因为老太爷也不大愿意人提起 她的出身是这样卑猥的。 一生处在勾心斗角，非欺 诈就像不能生存的环境中，她益发变得刁滑而险毒。 睚背之怨，迟早必报，面孔上尽量隐饰，心肠却可怕 的狠恶。大家怕她，鄙视她，而又无可奈何她。她凭 借老太爷的威严，赢得亲友们虚伪的来往，也赢得有 血气的子弟们的愤恨。瘦长脸，尖削的勾鼻梁，下垂 的小三角眼，高颧骨，薄嘴唇下露一颗金牙。细一 看，黄脸皮上，尤其靠颧骨处，长着一层细碎的黑雀

斑，现在薄薄的敷着一层脂粉。她也系着红色的绣 花裙子，手里握着一个小药瓶，匆匆忙忙，十分紧张 的神色。

沈 氏 怎么啦?怎么啦?

陈姨太 ( 一 面走到桌前倒药， 一 面说)新郎官又不舒服啦 (用水调药，从头上取下一只金簪，在杯中搅动。鸣 凤一旁帮忙)

**高克安** (假惊愕)啊，好好地又病了? 〔克明从正中门外探出身来。

**高克明** (匆忙地)克安，你快出来陪陪冯老伯。我要立刻看

**看明轩，——有事。来吧，克安。**

〔克安随着克明无可奈何地由正中门下。 王 氏 (也走过来，幸灾乐祸)怎么真病啦?

陈姨太 (忙着，望望王氏，还未答话)

沈 氏 (打听新闻的态度)病倒啦?

鸣 凤 (镇定地)大少爷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脸色有点不 好 。

陈姨太 (机警地)嗯，脸色不好。(转身)鸣凤，你快拿去吧!

再多研两下，一次喝了。 鸣 凤 谢谢陈姨太!

〔鸣凤接下药，立刻由正中门急忙走下。三个女人等 她走出后——

**陈姨太** (指着)鸣凤这丫头不声不响的，顶机灵了。说话 一 不小心，那小心眼儿立刻就记下了。以后——

**王** **氏**

(同时)究竟是怎么回事，明轩——

**沈** **氏**

陈姨太 (才大惊小怪地)可不是真像来了大病的样子!我望 着你们大嫂跟他谈着话，谈着话，他就忽然地靠着一

棵梅树，仿佛就要倒下去的样子。 沈 氏 (故做惊慌)哎呀!

**陈姨太** 我说“不好!”这才忙着扶着，赶紧跑到上房去拿药。 沈 氏 那么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去吧?(立刻拔脚就要去)

**陈姨太**(冷冷地)我不去。 **沈** **氏** (愣住)怎么?

**陈姨太** (似乎才受了一点闲气)人家母子两人还要谈话，我 们——

沈 氏 方才不是三哥也去了?

王 氏 (酸酸地)那是三哥呀!跟大房的人亲近哪!

陈姨太 (口气中总忘不了自己的身分)反正大房的事连我也 不敢多问，万一惹出个是非来，反而显得我这个做老 辈子的多口舌了。

沈 氏 怎么?(非常好奇地)新郎官今天真会闹笑话?

陈姨太 (无意中露出刻酷)还没有呢!就是愁眉苦脸一副有 病的丧气相!

沈 氏 (拍掌笑着)啊呀，这个病我可有药治!你们现在赶 紧派人把花轿从李家门口，搬到钱家门口，新郎官就 会立刻欢天喜地，有说有笑的了。

陈姨太 (故意卖好，四面望望，亲昵而鬼祟地)五太太，你可 别乱说，他们大房的人就恨人提这件事。

沈 氏 (大模大样)得了吧，这不是谁都知道的?觉新爱钱 家梅小姐，钱家梅小姐爱觉新!小两口儿没做成， “棒打鸳鸯两离分”,哼，这——

王 氏 (怕惹祸)五弟妹，真的，你别在这新房里大声地嚷， 一会新娘子就要进门——

沈 氏 (抢说)算了，新娘子早晚还不是要知道?

陈姨太 反正不是我说的。

王 氏 (笑着)也不是我说的。

沈 氏 (豪爽自命)那么是我说的，一会等新娘子一进门，我 就去说，就去说!(忽然一本正经地，低声机密地)陈

姨太，你说今天钱家大姨妈，她来不来?

陈姨太 (沉吟)她呀，——她会来的，她今天会来!

沈 氏 我猜她不会来。你想，自己的女儿也没摸着嫁过来， 她好意思跑来道喜呀?

王 氏 不过她昨天一下了船，就赶着把礼都送了。

沈 氏 送了礼就更不会来了，来了看着好生气呀?

**陈姨太** (盼望的口气)她这个人的脾气呀，我看多半会来。

王 氏 听说梅小姐也病了。

**沈** **氏** 就是说呀。

**陈姨太** (忽然一转)哎，谁又盼望这个怪物来呀?

**王** **氏** (笑着)真要来了，她在新房里疯疯癫癫，胡言乱语地 骂一顿，那才有好戏看呢!

**沈** **氏** 那才要大嫂这个做妹妹的命呢。

**陈姨太** (尖刻地)不，那才要她女儿的表哥觉新的命呢! 〔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开心地笑起来。

〔蓦然左面长窗外人影闪过，有说话和足步的声音。 王 氏 ( 扬头一望)三老爷跟大嫂来了。

沈 氏 (也望一下)还有大少爷!(有些慌张)四嫂，你看! 我们早就该出去应酬客人去的。

王 氏 (俏皮地)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陈姨太** (匆忙地)从这边(指侧面通内院的门)出去吧，省得 万一待会儿新房里掉了东西，说我们没有看(读阴 平，“看守”的意思)着。(一面和王氏向外走)

沈 氏 (忽然)你不说我倒忘记了。(连忙跑到梳妆台前，从 小抽屉上的玻璃盒子里取出一点东西揣在怀里就 走 )

**王** **氏** **你怎么?**

沈 氏 (撒赖)偏偷它!(笑着)偷了新房的东西有好处的。 王 氏 (故意)哎呀，来了!

〔沈氏忙与陈姨太、王氏同由侧门下。

〔由正中门走进三老爷，觉新，和大房的周氏。三老 爷仿佛在严重地告诫着，觉新俯首静听，面容惨淡，

**周氏焦切地望着觉新的脸。**

〔觉新，长房的长子，一向是祖父所钟爱的，承家立业 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只有二十岁上下，身 量相当高大，面貌也长得丰满，气态雍容华贵，眉宇 间沉挚温厚，初见面的人就会很放心地和他坦白交 谈，看得出是一个可托大事的朋友。不过在这种表 面是一团和气，内里却完全相反的家庭里，他是郁郁 寡欢的。他不得不学习着许多虚文浮礼和一些死板 的应付方法。他看得清，他隐忍，在短短的二十年生 活中，他已被逼得练出一种不可少的心理状态， “忍”,无限量的忍。因之渐渐变得怀疑，萎惫，自己 不相信自己，遇事不敢去定是非，断定了又不敢毅然 去做，踌躇，思虑，莫名其妙的恍惚，仿佛昏暗慢慢由 四面压下来，踽踽独行，终于又转进了一条狭隘不知 去路的黑巷里的境界。虽如此，他心底不是没有光 明的火焰的。他有爱，他衷心地爱着他所爱的人。 他可以与人分安危，共甘苦。只是他有一种强烈的 鉴别善恶的爱憎心，这使他在敷衍着一些虚伪的人 们时感到异常的苦痛。他随时都在抑压下这鄙恶 人，藐视人的念头，家庭逼他做一个场面上的人物， 要他谈笑自若，看见秽恶却视若无睹。可是他并没 有这般豁达的胸襟，他感觉到这一点，他责难自己的 矛盾，人世的矛盾，丑恶而可笑的矛盾，粗鄙而可耻 的矛盾，因此他不自觉地由心底时时涌起憎恶厌世 的悲观情绪。但每次他总是非常戒惧地把这类思想 收敛起来。

〔他毕竟年轻，已经尝过多少伤痛了，却还留连在“少

年不识愁滋味”的心情中，咀嚼着，甚至于喜爱着那 些痛苦而甘甜的折磨。他执拗地爱着一个人，不自 觉地几乎是喜欢自己的执拗。他痛苦，忧郁，面容惨 沮，他徘徊在梅林里伤怀已衍的好梦，几乎不愿见 人，只想沉埋在美丽若书本的回忆里。他穿着品蓝 缎袍，团花黑马褂，态度自然大方。

**周** **氏** **(焦虑地)明轩!**

〔周氏是觉新的继母，和他的生母是堂姊妹。嫁来高 家很有些年，前室留下的孩子们对她感情都很融洽。 她年龄与诸弟妇相仿佛，性情端重温厚，也颇知事 理。弟妇们都认为她有手腕，实际上她十分怕事，遇 事迁就，才获得家人们的相安。她晓得长嫂难处，继 母更难做，为着不肯使外人说下闲话，对死去的姐姐 的子女们宁肯失之过宽，为诸弟妇们责备，不肯严待 了引起公公和丈夫的不满。认真说，她是爱护他们， 自己从来没生养过小孩，对他们的指望倒也确实殷 切的。她生得一副老诚持重相，大耳朵，大眼睛，丰 满的鼻翼，宽正的额鬓，下腮圆圆的。人已略微有些 发胖。她穿着绣花红裙，和玄色袄子，稍稍戴了一点 翠饰，正是一个大家主妇的仪态。

高克明 (十分严厉地)明轩哪，你听着! 觉 新 是，三爸。

周 氏 (忍不下)明轩，你现在好一点了么? **觉** **新** (回首)好些了。

高克明 (自己正说着齐家治国的大道理，认为大可不必顾及 这些私人的琐碎，匆忙地)那就好极了!(又突然严 重起来)明轩哪!你是长房长孙，以后比你小的弟妹

们要拿你做榜样。而且你的父亲在病，日后这样大 的家庭，固然要你这个做长孙的来撑持，现在的责任 又何尝不该由你来担负呢?

**觉** **新** (一直应声)嗯，是。

**周** **氏** (关切)明轩，你吃了药还是不好过吧? **觉** **新** 好，(忍耐着)没有什么。

**高克明** (不值一顾，并未停嘴，依然——)现在爷爷既然是退 休养老，以后家里可以说有出无进，弟弟妹妹们都还 年幼，你应该“入则孝，出则悌”,上可以侍奉父母祖 宗，下可以抚爱弟妹诸幼——

**觉** **新** 嗯，是， —

**高克明** ( 滔滔然)你的责任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

**周** **氏** (看见觉新站着吃力，又不便使克明不说，忍不住插

进话)明轩，你的脸色还是不好，躺一会儿吧。

**高克明** (更正重，提高声音)所以，从今天起—— **周** **氏** (对觉新)你一定是太累了。

**高克明** (连次话被打断，也耐不下)大嫂，我前面还有许多客 人要应酬。大嫂让我说完好不好?

**周** **氏** (陪着笑，解释)我怕明轩不舒服， 一会花轿来 了，—

**高克明** (忽然一愣，对觉新)你是不舒服么?

**觉** **新** (勉强地笑着)没有什么,还好。

**高克明** (对周氏)他还好。(急切地)大嫂，我要把这一段话 说完。这话是爹前天叫我说给明轩听的，(连忙补 充)叫我告诫，告诫明轩的。我忙，忙，就忙忘了，现 在——

周 氏 花轿就要到了。

高克明 现在我要完全对他告诫清楚!(回头对新)所以从今 天起，你就是大人了，并且你以后要对新娘子也如此 的告诚，教导。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一个 长房孙媳妇最难做。公婆弟妹，里里外外，口舌是 非，在在都需要当心，在在都需要克己。而这种(非 常得意地)以夫君而又兼父师的教导责任也是该由 你负的。我们家凡事都有根据，都合乎古法，我们做 人处世——

〔苏福由正门上，说完话即下。 苏 福 三老爷，冯老太爷在客厅——

高克明 (不耐烦)晓得，晓得!呃，呃，我们做人处世(好像堵 塞)——……呃，呃，(突然又流畅)所以明轩，你的责 任是大的，你的希望也是无穷的。做得好，齐家治国 平天下，做得不好，默默无闻，老死转乎沟壑，为万人 羞，千夫耻，也有可能!(益发严肃地)所以结婚娶 亲，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大世家里是一件应该非常戒 慎，非常恐惧的事，你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 冰，不可有一丝懈怠，忘却自己做长房长孙的责任 哪!(一口气说完，十分快慰)好了!我说完了，(不

关痛痒地)你病好一点了么? 觉 新 好点了。

高克明 (拿出手帕擦擦嘴角)那么你去吧，客人来得更多了， 你也出去应酬应酬。

觉 新 是，我就去。

〔袁成由正门上。

袁成 冯老太爷要先到后院看一看新房，老太爷说，叫三老 爷 — —

高克明 知道了，就去。明轩，你记着我的话，休息一下，赶紧 出去再给客人们道谢。

**觉** **新** **是** **。**

〔克明和袁成由正中门下。觉新才找一把椅子坐下， 扶着头额。

周 氏 明轩，你吃了点东西没有? 觉 新 没有，没，——不怎么想吃。

周 氏(和蔼地)明轩，不要老这么愁眉苦脸的，什么了不得 的事，值得人在接亲的日子还要挂在心上呢?

觉新(摇头)没有，我没有什么事啊!

周 氏 看淡点，不要老觉得天要塌下来的样子。万事总有 一条归路，娶妻生子，就是一条人生的大路啊!

觉 新 (苦痛地)是啊，妈，我是在走着呢。

周 氏 (仁慈地笑着)那又何必皱着眉头去想呢?

觉 新 (忽然也闪着一丝苦笑)不是想，我倒是替这要嫁过 来的小姐难过呢。

周 氏 (体贴地)明轩，你的心我明白，不过早晚你就会懂 了。夫妻呀就要挑那个能做夫妻的做夫妻。这位李 小姐性情温和，也生得是个有福的相，真比你那梅表

妹，一年到头地病——

觉 新 (忽然立起来)唉!(踱步)

周 氏 (同情地)不，明轩，我就怕看你这个受委屈的样子。

我不是没有替你想过，不过你也知道钱家大姨妈，我 那位姐姐，是那么古怪的脾气!其实你跟梅表妹一 小就在这书房里读书，她难道不晓得，可是她偏偏



〔鸣凤拿着一束梅花由正中门上。

**鸣** **凤** **太太，管事的说花轿就要到了，请太太出去照应照**

应 。

周 氏 就去。(对新)你钱大姨妈偏偏为 一点小事把这么 一 件大事情回绝了。我有什么法子呢?(恳求地)明 轩，你看着你正在病的父亲身上就委屈这一次吧，你 可千万别叫钱家姨妈老远听着笑话，叫四房五房的 人们看着你为梅表妹——

〔陈姨太忽然像一只猫似地从正中门溜进来。

**陈姨太** (连连招手，故意大惊小怪，做出万分关心的神色，低 声急促地)大太太，大太太，快来，我告诉你一句话。

周 氏 (连忙走过来)什么?

**陈姨太** 不得了啦，她，她来啦! **周** **氏** **谁呀?**

**陈姨太** (更低声)钱，钱大姑太太! **周** **氏** **哦** **。**

**陈姨太** (机密地)现在就在大太太屋里坐着呢。

周 氏 (心里不安，却不敢露出，镇静地)我去看看，(走出一 步，忽然回头，恳切地，低声)陈姨太，您可千万别告 诉明轩呀!

陈姨太 (不大满意地笑了笑)当然，我知道。

〔周氏匆匆由正中门下。鸣凤一直在梳妆台前插着 花。

陈姨太 (转望觉新，不觉露出含蓄的刻薄，尖笑)你的病真好

**一点了么?**

觉 新 (烦恶，却抑压着，强勉地)好，谢谢您。

陈姨太 (仿佛觉得讨了没趣，反身对鸣凤，诘难地)鸣凤，谁 叫你插的这花。

鸣 凤 (笑着)三少爷!他叫我先把这几枝梅花插在新房里 添添新，他一会儿还要——

陈姨太 别插了，什么花不能插，偏偏要插梅花?来吧，大太 太屋里有钱家送来的双喜字的红绒花，你拿来插上。

鸣 凤 可是三少爷——

陈姨太 (一股怨气都发泄在——-)你来!

〔鸣凤只好放下还未插好的梅花，望望觉新，无奈何 地随着陈姨太由偏门下。

觉 新 (沉浸在苦痛的思索里，几乎未留心她们已经出去， 恍恍惚惚地踱来踱去，顺手取起一枝梅花，望了望， 又苦痛地掷在桌上，沉闷而忧郁的声音，低低地说出

来 )

〔 叹 气 。

啊，如果一万年像一天，一万天像一秒， 那么活着再怎么苦，

也不过是一睁眼一闭眼的工夫。

做人再苦，也容易忍受啊!(略顿) 因为这一秒钟生，下一秒钟就死； 睁眼是生，闭眼就是死，

那么“生”跟“死”不都是一样的糊涂? 就随他们怎么摆布去吧!

反正我们都是早晨生，晚晌死， 连梦都做不了一个的小檬虫。 唉，由了他们也就算了。

〔到此仿佛完全静止，但突又提起精神。

不过既然活着，就由不得 你想的这么便宜。

**几十年的光阴，**

**能自由的人也许觉得短促，**

**锁在监牢里面的，** **一秒钟就是十几年**

见不着阳光的冬天哪!

(深沉地)活着真没有一件如意的事； 你要的是你得不到的，

**你得到的又是你不要的。**

哦，天哪!

〔觉慧抱着一大束梅枝，由正中门生气勃勃地走进 来。他比大哥小三岁，而一身是青年磊磊落落的朝 气。他带进来春天，也带来了夏，因为他有炎夏一般 的火躁性情， 一触即发，对一向他所深恶痛绝的伪 善，丑恶，卑鄙，自私和顽固，总是毫不吝惜地施以攻 击。出自衷心地认识了是非，即使是见着长辈们也 无所顾忌。他较一般的弟妹们入学都早，很久他就 感到周围空气的毒恶，应该削株除根，彻底地铲绝。 但他也晓得羽翼未丰，自己还正需要培植。他有一 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气魄，决不为一个问题苦 恼，悲伤，气沮，终于毫无善策，不了了之。他记得 住，也忘得下，知道什么是那最有利的时机能给敌人 一个致命的打击。但他并不只是等待，时时刻刻在 磨砺自己，他知道他的生活决不在一个狭小的圈子 里。他需要更深更厚的准备，抵挡来日的风雨。同 时他也明白自己的弱点，譬若感情太盛，易于冲动， ……他尽量地克服，努力用功，不过本性如此，有时 总免不了性情发作，虽然闹到后来，受了长辈们的责

**罚，都没有一毫后悔。**

**〔他穿着短短的黑色学生服，头发没有十分梳理，眼** **睛亮晶晶的，非常精神，面色红润，一张有筋有力的**

嘴，嘴角微微带了一点善意的嘲讽。 觉 慧 大哥，鸣凤呢?

觉 新 出去了。(长嘘一声)

觉 慧 (笑着)大哥，我就怕看你做成这么一副受苦受难的 耶稣相。

觉 新 (苦笑)是做么?

觉 慧 (鼓动地)那么,你为什么不闯一下呢?

觉 新 (沮丧地)有什么事值得?死就死了，我们生下来就 为着死的。

觉 慧 (不觉放下梅花，同情而兴奋地)就这么悲观?大哥 你就这么看得透?生下就为着死?(突然愤慨地)我 们活都没活够，祸都没闖够，我们——

〔远远忽然鞭爆大发， 一阵非常热闹的唢呐声，夹杂 远远人们的喧嚣。

觉 新 (不觉立起)这是什么声音啊?

觉 慧 (讽刺地)这就是活着的声音，大哥的新娘子大概是 到了。

〔门外女眷们乱嘈嘈的，笑声足步声和说话闹成一 团，仿佛一窝蜂，由正中门外走过。

女仆们 花轿到了! — — 新娘子来了! — — 快去看!走啊! 到了!到了!

王 氏 (立在正中门外，对仆役们打着招呼)关门，快关门。

**陈姨太** (也在外面笑喊着)是啊，应该关门，先压压新娘子的 气性!

**沈** **氏** **(也在忙着喊)喜儿，快去，快去，快去叫四小姐来看。**

〔黄妈 大房的老女仆——十分兴奋地由正门拿 着一大朵绢制的红花，匆匆走进。她穿着新衣服，为 人厚道可靠，对大房的子女们十分忠诚爱护。

黄 妈 ( 一 路嚷嚷着)好了，好了，新娘子到了，花轿到了。

(对觉新笑嘻嘻地)大少爷，这可该吃你喜酒了。快 出去，快戴上花，接新人吧。(走近要为觉新戴上)

觉 新 (不觉闪避着)黄妈，我，我有点闷气，你，你先出去给 我倒杯茶来。

黄 妈 (连忙)也好。(立刻由偏门下)

觉 慧 ((方才已跑到正门外望，现在忽然跑回来，急促而痛 切地)大哥，大哥，你再想想吧!这是你一生的事情 啊!(急切)你，你，你就闯一下吧!我劝过你四次 了，我给你预备过!(匆促地望了一下)你，你现在决 定走，还来得及——

〔由正中门跑进觉民和琴小姐。两个人也都是气愤 愤的，觉民——大房的二子——比觉新小两岁，态度 稳重，天生一种乐观的性情，眉峰间总微微带着愉快 的笑态。他同样对这个家庭感到不满，但他并不深 恶痛绝。他也不想随遇而安，却非待事到临头，唤不 起他奋斗的精神。力量来得缓，却持得住。不若觉 慧明快，但比他厚重。他的相貌也丰满，宽前额，圆 下巴，健康的面色，戴一副眼镜，勤勤恳恳，一望而知 是个勤勉的学生。他穿一件蓝布长衫罩着的棉袍， 下面是学生制服裤，旧皮鞋，手里拿着一件崭新的黑 缎马褂。

〔琴小姐，是姑奶奶张太太的女儿，较觉民小一岁，性

情温和聪颖，有胆量，在亲戚中，她是最先进学堂读 书的女孩。生得端正清丽，长圆脸，细秀的眉，大大 的黑眼睛，鼻子不低也不算高，不厚不薄的唇，嘴角 稍稍向上弯，总是微笑的样子，特别显着和气，说话 时露出一排小而整齐的雪白的牙。皮肤微黑，前额 不高，梳一条乌亮的辨子垂在背后。她穿着月白闪 光缎的上身，浅蓝绸裤沿着花边，举止落落大方，没 有一丝矫揉造作的女儿态。

觉 民 (欣喜地)大哥，你在这儿!我们到处找你，你好一点 了么?

**琴小姐** (踌躇地)大哥，新娘子已经在大门口啦，你，你还不 去?

**觉** **慧** (认真地)琴表姐，你忘了跟我们一块儿在这屋里读 书的人啦?

琴小姐 (诚挚地)我，我怎么会忘记梅姐姐?(深切的同情， 望着新)不过事情已经延迟到现在，我，我简直看不 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觉 慧 (固执地)有，有办法，有!只要有决心!(忽然)大 哥，你不能再犹疑了，(恳切地)这不是人家的事啊!

觉 新 (仿佛自语，长嘘一声)怎么样呢?

觉 慧 (冲动地)走，走，现在还不太晚，还来得及。你可以 先到我的同学家里——

**觉** **民** (忍不住叫出)这是不可能的，觉慧，你这是——

**觉** **慧** 什么叫不可能?世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你—— (突然——)

沈 氏 (由正门探出身来)新郎官预备好了么? 琴小姐 (连忙)好了，就好了。

王 氏 (也探出身)快出来吧，外面人等着呢! 觉 民 是啊，就出来。

〔沈、王二氏立刻匆匆又走开。 觉 慧 怎么样，大哥?

觉 新 (立起)不，没有这种办法。

**觉** **民** 觉慧，你那是纯粹小孩子的话，这件事只有慢慢—— 觉慧(性急)慢慢，慢慢，现在事情都逼到头上，你还叫大

哥——

〔克明仓促由正中门上，后随袁成与苏福，衣服穿得 十分整齐，袁成手中捧着一顶两边各插一朵金花的 博士帽。

**高克明** 明轩，你怎么还不出来? 觉 新 就来。

〔外面老太爷的声音：克明啊! 高克明 是，爹!

〔克明立刻由正中门下。 觉 民 (不得已)大哥，你去吧!

觉 慧 大哥，你不去!(更激烈地)大哥，你要大胆，大胆，大 胆，永远的大胆!

觉 新(苦笑)大胆，大胆?我要想到这个家呀，觉慧，我不

能够随便一个人大胆的。

〔黄妈端着一杯茶由侧门上。

黄 妈(叨叨地)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好好一个茶碗偏偏

叫四少爷碰碎了，碰碎了。 高克明 (探出头)明轩，你 —

〔高老太爷的声音：新儿呢?

觉 新 (高声应诺)是，爷爷!(向门口走)

〔老太爷的声音：(庄重地)你出来! 觉 新 是，爷爷!

〔袁成和苏福，跟随觉新出去，觉新无精打采地垂着 头 。

黄 妈 (放下茶杯)不要啦?(看见新出门)花?(拿起方桌

**上的大红绢花)大少爷!(下)**

觉 民 (摇头)唉!

觉 慧 (望着)你看这像不像上法场?

〔外面鼓乐嚣然，屋内悄悄的，鸣凤由侧门持一只大 红绒双喜花走进。

鸣 凤 (涩涩地)三少爷，陈姨太说不插梅花插喜花。 觉 慧 (不语，鸣凤停住)

觉 民 (望了半天，对觉慧)钱大姨妈来了。 觉 慧 (沉思)知道。

琴小姐 大哥前天在路上看见梅表姐。 觉 慧 嗯 。

**觉** **民** 我，我跟琴妹正想着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 觉 慧 哦 。

鸣 凤 (犹疑地)三少爷，这——花?

觉慧(爆发)随他们爱插什么插什么!

鸣 凤 (不知究竟，依然拿着红绒花喊)三少爷!(连忙跟 出)

〔觉民和琴小姐互相望了望。

〔高克定——五老爷，高老太爷最幼的儿子-  由正 中门进，他一身是阔公子哥儿的习气，自幼被母亲溺 爱，昏天黑地，整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身体好， 脸上胖圆圆的，衣服也穿得华丽，却远不若克安整

洁。性情较克安憨厚，在二人同做不正当的事情时， 吃亏受害的总是他。他一路呶呶着立在门口，后面 随着四老爷，仿佛在劝着他，一路说：“走吧!走吧!”

**高克定** 真讨厌，真讨厌!真真讨厌! **觉** **民** 五爸!

**高克定** 你们两个还在这儿干什么? **高克安** 觉民，你还不去招待客人? **琴小姐** 五舅!

**高克定** 琴姑娘，你妈正找你呢! 〔民、琴二人由正中门下。

高克定 (烦厌地)好好儿的，我刚刚认识这个唱花旦的薛月 秋，偏偏要我去陪冯乐山这个老混蛋，真讨厌，真讨 厌!

**高克安** (一面走， 一面推他出去)去吧!去吧!克定，爹吩咐 的，有什么法子!

〔王氏由正中门上，后随克明。 **王** **氏** 快去吧，爹叫你呢!

**高克定** 真，真是- (一眼望见克明，没有说完，长叹一声) 嗯 。

〔克定沮丧地由正中门下。 **高克安** 婉儿!

〔婉儿声：嚷!

〔婉儿由偏门上。她是四房的丫头，年约十五六，相 貌端正，性情十分忠厚温顺，进来就立在门口，克明 望望克安。

高克安 (对王氏)新娘子大概还有一会儿才能拜堂，冯老太 爷要看看洞房，你们女眷先避一下。

王 氏 (机警地)走吧，婉儿! 〔明咳嗽一声。

**高克安** 你把婉儿留在这儿。 **王** **氏** 那不成。

**高克安** (无法，对婉儿)你给我倒碗茶来。 〔婉儿由偏门下。

**高克安** (对王氏)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你听我说话，没有 错。把婉儿留在这儿，人家不会吃掉她。

王 氏 (严重地)不，四老爷，你可别做孽，我的丫头宁可送 给一个要饭的，不能这么毁了她，活活当一辈子的冤 鬼!

**高克明** 四弟妹，人家冯老太爷是个有道德，有品格的人，你 千万不要——

王 氏 三哥，您不知道啊!陈姨太刚从冯家过来的时候，不 还是疯疯癫癫的么?她那个时候可说过这位老太 爷，(激出来的话)那，那简直不是人哪!这是他们冯 家人传出来的，没错呀。

高克明(固执地)不要听人胡扯!一个人人品太高， 一般人 就不容易明了。他子孙满堂，膝下只少女儿，在外面 多收几个女弟子，那也是——

**王** **氏** 不是的呀，人，人家背后骂他是个—— **高克明** (庄重地)不要说了!

〔克定由正中门上。

**高克定** (仿佛在引客)冯老伯，请进!

〔大家很恭谨地望着。从正中门缓缓走进来冯乐山。 高老太爷略略在后，陪伴着他。

〔冯乐山年约五十六七，中等身材，面容焦黄枯瘦，须

眉稀少，目光冷涩，鹰钩鼻子，削薄的嘴唇里有一口 整齐的黄牙齿。他体质强健，却外面看不出来，像他 的为人一样，一切都罩在一种极聪明，极自然的掩饰 的浓雾里。至于他掩饰些什么,他自己埋藏在最深 的潜意识的下层中，也绝无勇气来担承。惟有真正 接近过他的，揭开那层清癃而端重的面形，才看见那 副说不出来的令人厌恶，令人颤惧、自私、刻毒的神 色。他不是“伪善”,他一点不自觉他“伪”。他十分 得意地谈些有关道德的文章。确实相信自己是一个 方方正正的君子。他敬孔而又佞佛，他一直本着这 两位圣人的慈悲心肠，才拯救那些他认为沉溺在苦 海，却需要他来援手的人。他穿着雅致的瓦灰色呢 袍，宽宽大大，自觉飘逸脱俗，举止动作非常缓慢，一 切都是自觉地做着他认为的好态度。时常和蔼的微 笑，笑容里带着一点倨傲。他缓缓地踱进来，手里拿 着一束诗稿。

〔高老太爷，年龄较长，约六十一二岁，体格魁梧，如 今微微有些伛偻，浓眉大眼，目光四射。他穿一件团 花的丝绒马褂，罩在古铜色的缎袍上。红光满面，头 顶秃秃的，光可鉴人。他一生辛苦，造成这样大的家 业，神色间自然带来一种自信，坚定的气象。他察言 观色，十分敏锐，平素倒也落落拓拓，并不是一个过 分拘谨的老人。

〔大家肃然。

冯乐山 (似乎沉浸在崇高的冥想中，握着诗稿，连连作声，像 在自语)嗯，嗯，我就爱它一片潇洒，一片灵气，一种 神清骨寒的气象，不见一点肉，而温柔尽致，绝代销

魂!

**高克定** (不知为什么连连应声)是，是，是!(忽然忍不住搔 首弄耳)您说这是——

**冯乐山** (目光忽然冷澈如水)你们令尊大人的诗!

**高老太爷** (望了克定一眼，转对冯)评价太高了，评价太高 了!

**冯乐山** (十分端重而含蓄地)真是“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 城”。(四面观望)

**王** **氏** (近前，略带窘状)爹!(叫完就走)

**高老太爷** 不要回避了，都是自家人。这是冯老伯。 **王** **氏** 冯老伯!(施礼，冯也略略点头)

**高老太爷** 倒茶来! **高克安** 是 !

〔克安由侧门下，王氏连忙随下。

**高老太爷** 哦，明轩呢?叫他快来见见冯老太伯。 **高克定** (找着一个出屋的机会，立刻)是，爹!

〔克定由正中门下。

**高老太爷** (对冯)这次承冯乐老为舍下长孙作伐，又拜领这 么重的厚礼，真是——

冯乐山 (十分豁达)你我多年友好，总是应该的，应该 的。——(微笑)人老了，万事都看得淡，独有为人 忙儿女的心，老而弥切。

高老太爷 (笑着)这也是一种积功积德的事。(忽然想起) 哦，前些天听说冯乐老又收下一个女弟子，呃，呃，是 么?

冯乐山 (似乎在支吾)啊?——哦，是的，不错，有这么一件， (稍停，庄重起来)还算有慧根的。还好，还好，一个

女孩子最难得有灵性。(高老太爷点头)

冯乐山 (非常字斟句酌地)遇见一个有慧根的孩子，我不忍 看她堕入污泥。佛说“慈悲”,孟子曰“不忍”,都是一 片爱惜好生的心肠。世上断没有眼看着人要落水而

不肯援之以手的道理。 **高老太爷** 是的，透彻，透彻。

〔克安由侧门进，鸣凤随着端茶进来。

**高老太爷** ( 指着)这边!(鸣凤走到冯乐山身旁，把盖碗放 下 )

**冯乐山** (点点头，见鸣凤转身欲出，忽转首，很慈祥地问)这 个小丫头，你，你叫什么呀?

(鸣凤感到一阵恐惧，立刻低下头) **高克明** 凤 。

**高老太爷** (对冯，有些夸傲地)这个小丫头的父亲据说还是 个很读过书的人呢!

冯乐山 (忍不住赞赏，而又非常淡雅地)这个小孩子倒是生 得不俗。

**高老太爷** (做笑话说)怎么,冯乐老，老当益壮，有此豪，豪兴 否?

冯乐山 (十分怕人误会)不，不，“老树婆娑，生意尽矣”。我 倒是觉得这个孩子不要糟蹋了。(对鸣凤，目光逼 人，像鉴赏一件古玩，冷冷地端相着，微微点头，又像 自言自语)很有点灵气，很有点灵气，可惜太，太小了 点 。

**高老太爷** (有意无意地)嗯，嗯。

〔远远细乐奏起，克定由正中门上。

**高克定** 爹，外面都预备好了。请爹出去受礼。

**高老太爷** (颔首)请吧。(二人向正中门走)

**冯乐山** (回顾)这洞房布置得还精雅，可惜外面少一片竹子。 (悠然自喜)“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 ”

〔冯一边说，一边与高老太爷偕出。后随克定。王氏 立刻由侧门进来。

**高克安** (对克明，故意想讨他的喜欢)他老人家真风雅!

〔克明方要答话。 **王** **氏** 哼，看着吧!

〔侧门外女人声：(直腔直调地)客还没有走?

〔周氏声：(温顺地)大概走了吧! **高克明** (对王氏)谁呀，这样恶声恶气?

**王** **氏** (淡淡地)钱大姑太太在外边等半天啦 **高克安** (伸舌)她呀!

**高克明** (也立刻)走吧!

〔二人匆匆由正中门下。

**王** **氏** (走到侧门，对外面，非常和气地)请进来吧，大姐! 〔钱太太上，后随周氏，沈氏和陈姨太。

〔进来这位陌生的妇人是周氏的堂姊，鬓发斑白，高 颧骨，双目炯炯，眼皮凹落，瘦长脸，细高鼻梁，薄削 的唇，一双露出青筋的瘦手。全身骨棱棱的，似乎非 常脆弱。但和她稍稍来往，听她几句不知情面的强 硬话，便会感到她精力的坚强。她孀居多年，将近五 十岁，性情乖僻，时冷时热，令人摸不清头脑。亲友 们受她的忤犯的很多，司空见惯，也就不和她计较， 只是离她远远的，好少惹像她这样一个不知人情世 故的老人。事实上她很拙直，待人也热诚，只是习惯 与人不同，说话不知委婉而已。她穿着青绸裙，深蓝

缎袄，式样较周氏她们穿的还要老旧。她扶着一只 男人用的十分精细的拐杖，急躁却又走不得快步，踱 进来。

**钱太太** (指着，一字一字地)方才出去的是谁?(大家等着看 笑话，除了周氏，都在幽默地互相望着)

**王** **氏** 冯，冯乐山冯老太爷!

**钱太太** (厌恶地)哦，那个老混账! **沈** **氏** (笑问)怎么?

**钱太太** ( 翻 翻白眼)干干净净的屋子，不提这种人!(回首四 面打量洞房，不理沈氏)

**王** **氏** (低声)大嫂，你还不出去，花轿抬进来了。

**周** **氏** 你，你先去，我就来。(小心地)我还是招呼招呼我这 位老姐姐好。

**王** **氏** 那我就先去看看啦。 〔王氏由正中门下。

**钱太太** (愣了半天)哦，这就是新房!

**周** **氏** (陪笑)是啊，老太爷叫拿书房改的。

**钱太太** (撇撇嘴)我看不大像，哪有新房不严紧，一边尽开窗 户的?

**周** **氏** (解释)亮点。

**钱太太** 亮有什么好?到了晚上还不是要点灯! **沈** **氏** (多嘴)对呀!

**钱太太** (又对沈翻翻眼，对陈姨太指窗子外，似乎自言自语) 哦，这外面就是那片淹死过人的湖?(陈不敢置答，

钱转对鸣凤)鸣凤，是不是? 鸣 凤 是，钱大姑太太。

钱太太 (对周)你看，这有什么好?

陈姨太 钱大姑太，你看你送的花瓶，放在这儿啦。 周 氏(连忙)放的地方不大好吧?

钱太太 好，好。(细看)怎么不插花啊?这，这不是——? 沈 氏 这是梅花。

钱太太 (半天才露出一丝硬强的笑容)梅花就插不得?

陈姨太 对呀，鸣凤插好!(鸣凤插花)

〔王氏由正中门忙上。

王 氏 (匆匆地)快点，快点，大嫂!新人都在拜天地了，快 来吧!婆婆!

周 氏 大姐，我去啦。

王 氏 快来吧，大嫂，就等着见婆婆呢! 〔王氏与周氏由正中门下。

沈 氏 (对钱)您不看看去?

钱太太 我不去，吾不想看，现在大门开了锁啦吧?我也要走 了 。

陈姨太 好——(钱走了两步)不过出门还要走喜堂过的。 钱太太 (停住了脚)那我就再坐会儿。(坐下)

沈 氏 鸣凤，你跟我去吧。 鸣 凤 嚷 。

〔沈氏和鸣凤由正中门下。 〔 半 晌 。

钱太太 陈姨太，你不去看看去? 陈姨太 (献殷勤)谁爱看这个! 钱太太 怎么?

陈姨太 (恶毒地)哼，住这屋子的人好不了的。 钱太太 哪个说的?

陈姨太 (支吾)嗯，嗯- 梅小姐好一点了么?

**钱太太** 好，自然好，我的女儿不会病一辈子的。

**陈姨太** 不是的，钱大姑太太，我说大家，他们大家都没有想 到你今天能来呀!

**钱太太** 咦，我为什么不来?要不是梅芬病了，我还要带她一 块儿来呢。

**陈姨太** 就是说呀，你说我不来，我偏要来，我偏要来给你们 看看。

钱太太 (冷冷地)我倒是没想到给人看，不过——(忽然想 起)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得回家照应梅芬吃药去。 (向外走)

〔这时外面细乐渐奏渐近。 **陈姨太** 还是吃点点心再走吧!

**钱太太** 不吃，不吃!

**陈姨太** 那么等着新娘子行过拜见礼再走吧?

**钱太太** 不等了，不等了，不等了!(一面戴上在那时还算时 髦的黑绒帽子)陈姨太，请你叫他们预备轿子。(一 面向正中门走)

**陈姨太** 好，你先慢走，让我嚷他们。(向门外)袁成，抬轿子， 钱大姑太太的轿子!

〔陈与钱走到门口。 一群亲友们庄严而欢喜地簇拥 着一对新人进门，里面有周氏、王氏和其他的长辈 们，喜气盈盈的细乐徐徐传来。 一个俊俏的喜娘搀 扶着新娘子慢步走进。新人一身都是大红，头上蒙 着红绸子盖头，身上穿着红缎礼服，红裙，脚上，是大 红缎鞋。新郎穿着品蓝缎袍子，青缎马褂，戴着一朵 红绢花，黑缎鞋。

高克定 (一眼望见钱姨妈，大声)钱大姑太太，原来你躲在新

房里!

〔觉新蓦然抬头望见，惊痛万状，钱太太也愣住，说不 出话来。

〔幕开始徐落。

〔一对新人被众人簇拥着走向床前，人声嘈杂。似与 外面唢呐声相应和。

**—** **—** **幕** **闭**

**第** **二** **景**

午夜后，依然在那间洞房里。许多贺喜的亲友 已经意兴阑珊，大半归去。但是高家的老少，尤其是 四房五房的人们，兴犹未足，像是都醉了酒似地利用 这一对从未谋面的男女尽量打趣开心。反正“闹房 无大小”,多年被压抑的各种秽恶的情感都在今夜对 一个处女的调笑中，代替地发泄出来。满屋是不自 然的笑声，男人厚着脸皮，胡说八道，女的掩着嘴笑， 皱着眉听，又想走，又舍不下丢开那些撩弄人的谑语 和举动。此时丝毫看不见高家素来夸豪的教养，在 这了无忌惮的闹房的夜晚，这些子女们才显露出平 日用种种虚文浮礼所掩饰的丑恶。丫头老妈子们站 在门口笑，主子们更兴高采烈地卖弄自己打情骂俏 的本领，为着满足平日不得不压制的某种情感，对新 人几乎不知羞耻地胡调起来。

宾客们都倦了，告辞了，而右面正对湖山的那排 长窗外还站了有一些看热闹的仆役，偷偷从窗幔的

隙缝向里探望，不住叽叽喳喳地说笑。新房的摆饰 已经有些凌乱，盖碗，酒杯，果盒里的糖食散放四处， 随地都是花生瓜子的壳皮。八仙桌上龙凤蜡烛已经 燃剩一半，有些暗淡了。那对锡灯盏里灯草上结了 个大灯花，只有房中悬的一盏电灯，辉芒四射，照着 满屋通亮，绢制的橙黄色灯罩，垂着穗子。伴新人的 喜娘忙了一天，早被闹房的人们逗弄得筋疲力尽，现 在还强打精神笑着讲着，站在新人旁边替她维护着， 费尽唇舌，为了使这个茫然若处在一群了无人性的 猢狲中的少女少受一些折磨。

新娘子穿着粉红缎绣花服，蓝色的团花镶着银 线边，大红洋绉百褶裙子，周围镶着各种颜色杂在一 起的花边。两鬓与发髻上戴满了红绒花，右鬓还插 一支镶金点翠凤，垂着颤颤巍巍一排珠穗子。耳上 戴一副碧绿的长坠翠耳环，衬着她白嫩的脸，黑黑的 眼睛，娇艳而端庄。此时她坐在床前一张红漆方凳 上，没奈何地含羞低眉，任人逗弄。身旁围着嘻嘻哈 哈胡言乱语的人们，其中以四老爷克安和喝醉了的 五老爷克定闹得最凶。女眷们有四太太、五太太、陈 姨太。琴小姐仿佛等待什么,十分焦急地立在老远 望着。洞房的挂钟快到十二点了，前院大庭上的戏 早已停锣，远远有呼唤预备轿子送客的声音。

〔开幕时，五太太沈氏立在新人背后，两手高高地举 起一块薄薄的红纱“盖头”,其余的人都翘望着。 一 阵哄笑，就看见她把那“盖头”罩在新人头上，但新人 的面目依然由艳红的薄纱里闪约可见。

**沈** **氏** (得意地)这下成了!

**高克安** (叼着半支香烟，连连拍手)好啊!

**大** **家** ((杂乱地)对呀!——唱吧!——新娘子唱吧!—— 真好!

陈姨太 (做出老长辈引大家玩的神气，却掩不下那造作下面 的尖刻)对呀，新娘子当着人不好意思，遮上盖头，就 好意思唱了。

**大** **家** (你言我语)对，唱，唱! **王** **氏**

(同时)大家静静，唱!唱!听新娘子唱!

**沈** **氏**

高克定 (一直靠在方桌前面斜摆着一只圆凳上，歪歪倒倒 的，此时忽然乘着大家略微安静的时候，拿起桌上的 酒壶茶盅，摇摇晃晃地立起)不成，先喝!非先喝我 这杯不可!

**大** **家** (抗议)不，先唱，听新娘子唱!——唱!先唱——唱 吧，少奶奶!

**刘四姐** (四面求情)新娘子实在不会唱!

**沈** **氏** (把喜娘一推)哎，去你的吧，新娘子没有不会唱的， (对大家，滔滔地)要当新娘子，不会唱，不会唱，临上 轿也得学两段。我当新娘子的时 —

高克定 (听不下，突把酒壶递给身边的婉儿，厌恶地)啊呀， 我的五太太，你又想当新娘子啦!算了，你留着下辈 子吧!(连说)得了，得了，听这个新娘子唱吧!

沈 氏 (被抢白得直翻眼，不住地)你，你，——(低声)你管 我呢!

大 家 (连忙凑趣，又你一句，我一句)唱!唱!——新娘子

不害臊!——唱啊，听，快听!——新娘子要张口 了!

〔新人刚刚抬了抬头，大家哄一声“好啊”!她像个困 在一群狼虎之中的小羊似地又低下头。

刘四姐 (弯身对着新人耳边咕唧了两句。 一刹那的沉静中， 就听见窗外面的丫头忍不住“咯吱”一声暗笑。新人 在大家翘望的眼里还是羞怯怯地摇了摇头。喜娘长 叹一声，直起身子，笑着解说)我们小姐实在不会唱!

**大** **家** (又潮水似地)唱!唱! — 不会唱也得唱!

高克定 (忽然)哼，不唱!(走到新人面前，对着喜娘，笑眯眯 地威吓着)不唱，我就硬揭。(伸手揭去那艳红的薄 纱 )

**高克安** (拍掌欢呼)好，好。

**高克定** (嬉皮笑脸)揭了盖头新娘子还得唱!

**刘四姐** (实无法，打着笑脸)五老爷，新娘子今天真累了。要 不，(不觉有些羞涩)我，我来替新娘子唱吧。

**高克安** 不，不——

高克定 (早就看着喜娘俊俏，对克安挤挤眼，走上前一本正 经地)也好，新娘子不唱喜娘唱。(对喜娘，用一副 “专家”的眼光打量)好，你给我唱个(到喜娘耳边低 语)……

**高克安** (情不自禁)对，对，对!(里外的男人们笑，女人们没 有做声)

**王** **氏** (觉得过火，出来解围)得了，都不唱了，新娘子喝五 爸这杯酒吧。

大 家 好，好!——也好!(王氏斟酒)

高克定 不，我们要新郎官亲手端给新娘子喝。

〔窗外仆役们在哗笑。琴小姐厌恶地转过头。

**高克安** (由王氏手里接过酒杯，四面找)咦，新郎官呢?新郎 官呢?

**王** **氏** (同时)明轩呢?

**陈姨太** (同时)大少爷呢?(大家四面找)婉儿，你去——

**琴小姐** (看见有人要出去找，立刻)不要去了，大哥刚，刚到 上房，看大舅父的病去了。(又回头望门)

**王** **氏** (刻薄地)真是孝顺儿子! **高克定** 那么叫新娘子再喝一杯!

**高克安** (接下去)替孝子新郎官喝一杯。

**大** **家** (七嘴八舌)喝!——还是喝!——新娘子喝!

**刘四姐** (望势头不对)新娘子实在不会喝酒，还，还是让我来 替吧?

**高克安** (想难倒她)你替也可以，要喝个双双杯! **刘四姐** (爽快)好，就双双杯!

**大** **家** 好!——喜娘好，痛快!(于是大家围着这俊俏的喜 娘，拿出四个银酒杯，就一杯一杯地慢慢斟满)

〔在大家笑着讲着斟酒的当儿，觉民由正面墙的门慌 忙走进。琴立刻迎上去，二人立在墙角边。

觉 民 (对琴低声埋怨)你怎么在这儿等?

琴小姐 (沉稳地)我怕有人找大哥，我好说话。

觉 民 (匆促地)快走吧，我偷偷把轿子预备好了。 琴小姐 大哥写的信呢?

觉 民 在这儿。(掏出一封信递给她)里面有还梅表姐的东

西 。

琴小姐 (像是在说闲话，其实是十分警惕)大哥没有什么话 对梅表姐说?

觉 民 没有，都在信里。(哀痛地)不过万一梅表姐已经不 在的话-—

琴小姐 (惊恐)怎么——(忍不住要流泪)

觉 民 (安慰)你别哭!这，这多半是谣言。你先快去看看。 大哥在梅林里，不知道。觉慧跟鸣凤陪着呢!你送 了信就回来?

〔琴频频点头，匆促由正面的门走出，觉民随在后面。 此时喜娘被大家强勉着一杯一杯地灌下去。每喝尽 一杯，周围的人连声乱叫。

高克定 (一直是亲手递给喜娘的酒，邪声邪气地)一杯，两 杯!——三杯!——四杯!(待喜娘喝干，忽又一脸 正经，凑近喜娘的耳朵)喂，你这也替，那也替，一会 儿(挤挤眼)我们都走啦，你——

**刘四姐** (红了脸)您这是说的什么呀? 〔全屋哄笑，新娘低头皱着眉。

大 家 (同时欢笑)好——啊! 高克安 喜娘也想配鸾凤啊!

大 家 (拍掌)好啊!

沈 氏 (一手把喜娘硬按在床上)坐下吧! 刘四姐 (挣起，又被按下)五太太!

高克安 喜娘——(没说完，觉得有人进来，回头顺嘴一扯)眼 看着进来了小新郎啊!

〔三老爷克明道貌岸然地由侧门走进来。 大 家 (喊了一半)好——(忽然停止)

刘四姐 (才由沈氏手中挣脱，又气又急，跑上前喊)姑少爷，

**您看这些老爷太太们闹——(一看不对，不由——)**

啊!(回身扶新娘立起)

高克明 (严肃地)客人们都要睡了，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样 拉拉扯扯没老没少的，成什么样子。(对克安等，沉 重)大哥病又不大好，你们还不看看去?

**陈姨太** (立刻收起兴头，乖巧地)那可怎么好呀，我快去看看 去 。

〔陈姨太立刻由侧门下。

**高克安** (有点丧气，对王氏)走吧。(王氏点头) **高克定** (摇摇晃晃)我也去。

**高克明** 你不要去，(厌恶地)你这一脸酒气!

**高克定** 奇怪，喜事喝点酒就犯禁不成?(不服气)我要去，我 去!

**高克明** (冷冷地)爹现在在大哥房里。 **高克定** (嗒然)—— 哦!

〔克明与克安，后随王氏走出侧门。喜娘把新人搀到 床上坐下。

**高克定** (愤愤然)真是活见——

〔克明又由侧门探出身来。

**高克明** (对大家)回头不要告诉觉新他们三弟兄，省得他们

要去，病人看着难过。老太爷吩咐的。 〔克明下，后面随着走散一两个女仆。

高克定 (十分不满)就他怪相!动不动就把爹搬出来!(眼 看着这场热闹要散，格外振起精神在仆人面前争回 “面子”)哼，三天不分短和长，拉拉扯扯又何妨!(又

不由自主睨视着喜娘)

〔剩下的女仆们掩着嘴笑。

刘四姐 我看不早了，五老爷该歇歇了。

高克定 (不理，精神更抖擞)新人原来生得乖!

**〔墙外忽然一小孩声：(清脆地)胸前生对大奶奶!** **〔克明的声音：谁呀?**

**沈** **氏** (低声暗笑)报应，三老爷自己的四少爷!

〔克明的声音：你说什么?(盛怒， 一把掌打下去，立 刻听见哭声)混账，你哪里学来的这种下流腔!

〔黄妈似乎半推着觉新由正中门走进。

〔觉新痛苦地皱着眉，丰满俊厚的脸有些苍白，紧紧 地咬着下唇，压下内心的哀怨。眼睛仿佛茫无所视， 对这新房里耀目的颜色与亮光似乎感到一阵昏眩。 他已脱下了马褂，还穿着那件深蓝洋绉新袍子，态度

大方，却毫无精神地踱进来。后面随着觉慧。 **刘四姐** (欣喜地)姑少爷，您可来啦。

沈 氏 (拉着觉新)你看大少爷，都是你，都是你，你接亲舒 服，我们受气!

黄 妈 (拉出一把椅子)来吧，大少爷，坐下吧，陪陪新姑娘

吧 。

**高克定** 来，来，坐坐，这边坐!(硬拉觉新和新娘子坐在一 块)坐，坐，(把觉新按在床上，颠颠倒倒地)明轩，你 得受我五爸这一杯酒!

觉 新 (苦涩地)我，我实在不想喝。 沈 氏 (伶俐地)咳，眼前一枝花! 高 克 定 ((指手画脚)柳腰一掐掐!

觉 慧 (看不下)我看五爸回去睡吧。五爸酒喝多了。

**高克定** 胡说!谁说我喝多了，明轩，你，你们坐近点。(拉着 觉新向新人边推移)再坐近点!

女仆们 我们大少奶笑了。 大 家 笑了，新娘子笑了。

〔新人更把头低下。

**觉** **新** (要立起)五爸!(外面更锣声)

**高克定** (按下)坐下，坐下，我给你们唱个喜词。 **黄** **妈** 哎呀，都三更了。

**觉** **慧** (早看不顺眼，又强忍下去)五爸，您不要喝了吧! **高克定** (把嘴角一揩)那么,喝酒!

**觉** **慧** (指新，有些气愤)您没有看见大哥喝不下去? **黄** **妈** (圆场)好，新娘子代一杯，五老爷就回去了。 **沈** **氏** 好，也好。

**刘四姐** (对新娘子不得已)我看二小姐就喝了吧。 **高克定** (端起银酒杯，挤到新人面前)新娘子喝!

〔新人依然端凝地坐着，抬一抬头，一对沉挚的眼睛 似乎很痛苦地闪了一闪又低眉不语。

**高克定** (嬉皮笑脸地)新人为何闷恹恹，莫非就想当神仙? 眼前若要能称意，(干咳一声)呃哼，不成!(摇头摆 尾)还得过你五爸这一关!

〔全屋哄笑。 **觉** **慧** 五爸，您——

〔由侧门兴高采烈地又跑进来克安、王氏。

**高克安** (看见大家还在哄堂大笑)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 **王** **氏** (同时)怎么啦?怎么啦?什么那么好笑?

**觉** **慧** (不等克安、王氏说完，立刻对大家，气愤愤地)我们 都走，都走，就让五爸一个人在这儿吵去。

**沈** **氏** (突然着恼)好，走吧，走就走吧!

**高克定** (得意非凡，全未注意，又把想要站起来的觉新按在 床上)明轩，好日子，别站起来。(对新娘子摇手)哎， 新娘子别急，说走就走，再也不留!

〔克明又由侧门上。

**高克明** 五弟，快一点了，你怎么还不—

**高克定** (蓦地举起一双纤巧的绣花枕，在觉新面前摇晃)一

个枕头两朵花!(转对喜娘，嬉皮笑脸地)什么花? **刘四姐** (也感到厌恶，不耐烦地)海棠花!

高克定 (慢悠悠)不对，梅——花!(觉新忽然低下头，觉慧 满腔愤懑，克定依旧指指点点)新人的容貌就像她! (把绣枕塞到觉新眼前，觉新苦闷地握着拳，不动)才 郎今夜来共枕，明年——

觉 慧 (再忍不下，跑到克定面前， 一把抢过枕头，扔在床 上，愤怒地)五爸，你这是什么闹房，你简直是折磨 他，苦他，害他，杀他!

|  |  |  |
| --- | --- | --- |
| **高克定** |  | 老三，你这个东西，你? |
|  | (同时) |  |
| **高克明** |  | 老三，老三，你怎么啦? |

觉 慧 (并未停止，一直接着自己的话，畅快地控诉)你们老 老少少在一旁明明晓得他难过，痛苦，你们在一边打 哈哈看戏，看戏打哈哈!你们没看见大哥急得要流 眼泪!大哥，你，你是一条牛啊!

高克明 (插进)觉慧!觉慧!

〔苏福突由侧门上。 苏 福 (警告)老太爷来了!

〔全屋立刻肃然，鸦雀无声，喜娘扶着新人立起。大 家望着，陈姨太扶着高老太爷由侧门进。

**高老太爷** (立在门口，和蔼里带着威严)你们在闹什么啦?

**高克定** (晓得老太爷没听见，立刻打起欢喜的笑容)我， —— (支吾，指觉慧)他，他们在闹房呢!

**觉** **慧** (忍不得)爷爷!(觉新立刻示意止住他。慧才耐下)

**高老太爷** (温和地)觉慧，闹房也要斯文点，粗声粗气，外面 听着像打架，这就不合古礼了。

**陈姨太** (随声，得意地)就是啊，哪有这么闹的?

**高老太爷** (对着克明，克安，克定并在一排的兄弟们)不走的 亲戚们还没有睡的，打牌的，你们这做长辈的人也该 再去看看啦!

**高克明等** 是，爹，——是!——就去，爹! **高老太爷** (回头)不早了吧?

**陈姨太** 可不是不早了!(电灯光渐渐黯淡)

**高老太爷** (对大家)你们大家也该让他们歇一下子。电灯快 熄了。

**高克定和几个女人们** **是** **!**

〔仆人们先静静出门，主子们还等待着。

**高老太爷** 好，好，走啦!我们都走吧，(望觉新)新儿，你也不 必出来了。

〔陈姨太扶着高老太爷由正门下，大家随下。屋内只 剩下一对新人，黄妈和喜娘。电灯熄灭。黄妈拨亮 锡灯盏。喜娘去剪掉烛花。洞房顿觉寂静，不过依 然明亮温暖。

〔觉新走到方桌前，瑞珏——新嫁娘的名字——还立

在原处。黄妈望了一下，轻轻走到喜娘面前。 黄 妈 (笑着，低低地)大少奶奶，该换换衣服了吧? 刘四姐 是啊!(回头)二小姐，好吧?

〔瑞珏微颔首。

〔喜娘扶着新娘子走进床头右面的幔帷里。

黄 妈 (走到觉新前面，诚挚地)别想了，大少爷，睡吧，累了 一天了。我去打水去了?

**〔觉新点点头，出神地望着黄妈提起一只粉红的洋瓷** **水罐由侧门走出去。**

**[独白** **倦怠而失望的神色，低沉的声音。缓缓**

地，自在地，像幽咽的泉水暗暗流出来。每句的语 脚，和语助词，绝不着重，轻轻滑过。随着情绪变成 各式语调说出。

觉 新 (点头，沉重地一声长嘘) 嗯，牛，我是牛啊!

**啊，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我成了**

不能说话的牲口，

被人牵来牵去， 到处作揖叩头?

**天哪!难道真是为着死了心，**

就从此分手?

甘愿同另一个人

锁在一处， 挨到了白头?

**甘愿?谁肯说出这“甘愿”!** **不过是前天，我远远**

望见了她，此刻我还听见 她在低声地哭，

她的眼望着我，说不得一句话! 她不再希望了，就等着死!

(望望门窗)信送去了这半天， (急促)怎么,我的心忽然好跳； 别是现在——

**她，她已经不在人间!**

哦，梅呀，我来，我来陪你一道。

我一刻也不能在这间房里待! 〔他立刻昏昏茫茫地向正门跑。

〔黄妈提着水由正门走进，淑贞随在她后面，立在门 口，天真地微笑着，十分好奇地窥望着这夜半的新房 和新人。

黄 妈 (惊愕)大少爷，你又上哪儿去? 觉 新 (失神)不上哪儿。

淑 贞 (怯怯地)大哥! 觉 新 嗯 。

黄 妈 睡吧，快睡吧!(一面拿出脸盆倒水，一面低声，笑眯

眯地)大少爷，你说她俊不俊? 觉 新 (愣在门口)啊，谁?

黄 妈 (快慰地)现在中意了吧? 觉 新 ( 茫 然)哪个?

黄 妈 新娘子，大少奶奶啊!

觉 新 (走回来，冷冷地)我没有看。

黄 妈 (倒好了水，指着笑)这个小傻子啊，你怎么还不看? 个个人都说你没接钱家的梅表妹才真福气呢!(回 头喊)大少奶奶，洗脸水打好了。

**刘四姐** (由幔帷里探出身来)劳驾您，黄奶奶，放在那儿吧。 **黄** **妈** (拉着淑贞)走，四小姐。

〔黄妈与淑贞由侧门下。 觉 新 (来回踱步)

都是我的仇人!

一个个都夸这新娘子好，

**可(愤愤地)我为什么要看，** **为什么要看!**

**她跟我有什么相干?**

**就一生，** **一生要守在我身边?** **天，见着阳光的**

如今要钻到地洞里躲， 我丢弃了一个神仙，

换来的命运， 至多不过是

和 一 个平凡的女子过。

不，我闭上眼，再也不看— 我走，还是走，再也不回头!

〔他立刻向门走去，刚走了一两步，喜娘和瑞珏从幔 帐中步出。

〔瑞珏换了轻便的衣装： 一身天蓝色的软缎短袄和长 裙，裙子下沿绣着黑白两色的花朵，红缎鞋屏着金 花。新嫁娘是圆圆脸，洁白微带红晕的两腮，高高鼻 梁，衬托着不大不小的一对双眼皮的眼，厚厚的嘴唇 十分敏感。她虽只有十七岁的年龄，却举止十分端 凝，端凝中又不免露出一点点孩提的稚气。黑黑的 眸子闪着慈媚的光彩，和蔼而温厚。 一头乌黑的发， 梳得光光地拢到后面，挽着一个低低的松松的发髻， 髻上插一支珠花。她微颦着眉，柔和的脸上浮泛一 脉淡淡的愁怨。

刘四姐 (和颜悦色)姑少爷，您还到哪儿去?不早啦! 觉 新 (不觉停足)嗯， ——嗯。

刘四姐 您真该歇歇了，姑少爷，辛苦了一整天了。(瑞珏走

到梳妆台前，侧着身子，凝视着上面的烛光)姑少爷， 您，您也宽宽上衣吧?

〔觉新摇头。

**刘四姐** (指着床边的椅子)您不这儿靠靠?

〔新点头，但是不动。 刘四姐 不要什么啦，您?

觉 新 不要。(回身向左面长窗走去。他走到窗前，掀起窗 幔挂在钩上，推开了一扇窗子，背着手伫立凝神，望 着窗外的景色。月光照着那一片莹白的梅花，湖光 澈滟，庄严而凄静)

刘四姐 (瞟了觉新一眼，走到瑞珏面前)二小姐，我，我走了。 瑞 珏 (低声)不。

刘四姐 (体贴地)饿了吧?

〔瑞珏摇头。 **刘四姐** 喝口茶?

〔瑞珏摇头。 **刘四姐** 那么,我——

**瑞** **珏** (望望觉新，恳求地的神色)不，别走吧!

**刘四姐** (同情却像玩笑的口气)小姐，你，你们也该睡了。 (立刻转身)

**瑞** **珏** (忽然拉着她的手，低声，紧促地)别，别走，我—— **刘四姐** 怎么?

**瑞** **珏** (怯怯地)我怕!

**刘四姐** (低笑)怕什么?(安慰地)老太太不嘱咐过?这不就 是自己的家?

**瑞** **珏** (恐惧地四面望了一下)家?这儿?(闭上眼，把手帕 放在眼角上)

**刘四姐** (低声，警惕地)不要再哭了，人家忌讳! 瑞 珏 (手抵着唇，哀婉地抑止)我，我没有。

**刘四姐** (劝慰)快别哭了， 一会儿姑少爷看着不高兴。(替珏

擦泪)二小姐，你福气呀，新姑爷人才好呢。

**瑞** **珏** (摇头)这些人——可怕，(不觉露出孩子气)我，我真 想回去呀。

**刘四姐** (扑嗤一声)回去?(不觉回头望望还在窗前伫立的 觉新)

**瑞** **珏** (泪又流下来)妈一个人在家里可怜!

**刘四姐** 别哭啦，二小姐，你今天是孩子，明天就是大人了。 (娓娓地)后天回门，不又看见老太太啦?老太太不 是说了又说，叫你——

**瑞** **珏** (点首，慢慢压下心中莫名的恐惧)我知道，知道，你 走吧!

刘四姐 (高兴)啊，这就对了。(转身向觉新走了两步)姑少 爷，睡吧，我走了!(请了一个安，觉新点点头，她又 回到新娘子面前)二小姐，这我可——

**瑞** **珏** (不禁又——)不，你还是别走?

**刘四姐** (埋怨里含着怜惜)二小姐，你看你，哪有这样的! (低声哄着)你看新姑爷性情才温存呢，相貌才大方 呢，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才像你呢!小姐!

**瑞** **珏** (听了，忽然抬起头觑一下觉新的背影) **刘四姐** 闹了一天，二小姐你还没看见吧?

〔瑞珏摇摇头，又默默地望着喜烛。 **刘四姐** (倒不相信了)真的?

〔瑞珏天真地点点头。

**刘四姐** (笑着)我的二小姐，那你就快看吧，我可要走了。

瑞 珏 (匆忙)刘四姐!

〔黄妈由侧门上。

黄 妈 (对喜娘)刘四姐，睡去吧。(意在言外，望着这对新 人)再待一会，天就要亮了，新娘子新郎还要到上房 送茶请安呢。

刘四姐 (笑笑)晓得了，黄奶奶。(对珏)这我可出去了，二小 姐 。

瑞 珏 (迫不得已，低声)你，你就来。

刘四姐 (笑着敷衍)嗯，就来的。(忙忙和黄妈检拾一下睡前 用的物事)

黄 妈 (到灯前，对新，笑喝喝地)吹灯吧，大少爷? 觉 新 (回身)

(都有些慌张，低声)不。 瑞 珏 (抬头)

〔珏立刻又低下头，新复望窗外。

黄 妈 好，就不吹灯。(到新面前，善意叮咛，低声)大少爷， 懂事点!别再出去了。太太直怕你真出来睡，还在 院子外面守着呢。

觉 新 (望望她，苦恼地，低声)哎，我不会的，你请她老人家 睡吧。

黄 妈 (到门口，回头)我关门啦? 觉 新 (不顾)嗯。

黄 妈 ( 四面望一下)咦? 刘四姐 找什么?

黄 妈 四少爷不在这儿? 觉 新 不在这儿。

黄 妈 (唠叨地)这下我们可走啦，(对新)关门啦。(又望望 珏)真是，可该睡了!(对喜娘)走吧。

**〔黄妈与刘四姐由正门走出。**

**〔瑞珏抬头又想再叫刘四姐，刚“呃”出一声，立刻觉** **到新也回头，于是变成一声轻微的咳嗽，又低下眉。**

觉 新 (望望珏，又转过身长叹)唉!(走近窗前较远的一 头，把另一扇窗扇又打开，屋子里渐渐浸进深夜的寒 气。外面杜鹃在湖滨单独而寂寞地低低呼唤了一两

声，又消歇了) 〔 半 晌 。

瑞 珏 (缓缓地抬起头，漆黑的眸子怯怯地向四面觑视，闪 露出期待抚慰的神色。 一种孤单单的感觉袭进她的 心里，使这离开了家的少女，初次感觉复杂到不可言 状的情怀。她低声叹了一口气，一时眼前的恐惧，希 望，悲哀，喜悦，慌乱，都纷杂地汇涌在心底，终于变 成了语言，低低地诉说出来。她的声音亲切温婉，十 分动听，如湖边一只小鸟突在夜半醒来，先还凄迷地 缓缓低转，逐渐畅快而悲痛地哀歌起来)

好静哪!

哭了多少天，可怜的妈， 把你的孩子送到

这么一个陌生的地方， 说这就是女儿的家。

这些人，女儿都不认识啊。 一脸的酒肉，

尽说些难入耳的话。 妈说那一个人好。

他就在眼前了，妈! 妈要女儿爱，顺从，

**吃苦，受难，** **永远为着他。**

**我知道，我也肯，** **可我也要看，**

**值得不值得?** **女儿不是**

**妈辛辛苦苦** **养到大?**

妈说过，

做女人惨，

要生儿育女，

受尽千辛万苦， 多少磨难

才到了老。 是啊，女儿懂， 女儿能甘心，

只要他真，真是好! 女儿会交给他

**整个的人，**

一 点也不留下。

哦，这真像押着宝啊， 不知他是美，是丑，

是浇薄，是温厚；

也不管日后是苦，是甜，

是快乐，是辛酸， 就再也不许悔改， 就从今天，

·61 ·

**这一晚!** **觉** **新** **(缓缓摇首)**

唉 ! — 一

**梅呀，为什么这个人不是你?** **瑞** **珏** **(** **翘** **盼** **)**

他——他想些什么? 这样一声长叹!

天多冷，靠着窗

还望些什么哪? 夜已过了大半!

**觉** **新** **(同情地)**

这个人也，也可怜， 刚进了门

就尝着了冷淡! 就是对一个路人，

都不该这样，

我该回头看看她， 哪怕是敷衍。

可就在这间屋， 这间屋，我哪忍?

我不愿回头， 为着你，梅， 我情愿一生

**蒙上我的眼!** **瑞** **珏** **(期盼地)**

他怎么还不转过头来? 什么事啊

**引他想得这样深?** **这神情，仿佛**

**在哪里见过。** **像渔船进了**

**避风的港，**

**我的心忽然** **这样宁静。**

**一个人能这样** **深沉地叹息，**

我懂，总该有些性情!

**觉** **新** **(犹豫)**

可我还是该回过头去吧?

**瑞** **珏** **(纳闷)**

他在念着谁? 不说一句话。

**觉** **新** **(又转过去)**

不，我情愿再望望月色，

这湖面上的雾， 雾里的花。

**瑞** **珏** **(猜测着)**

他像要来怎么又不来?

别，别他也是像我 一样地怕吧?

〔夜风吹动窗帷。

**觉** **新** **(** **抖** **颤** **)**

啊，好冷! 这一阵风!

**〔转过身拉掩窗帷。**

**瑞** **珏** **(脸上不觉显出欣喜的希望)**

啊他——

**〔觉新又回头靠着窗槛。** **瑞** **珏** **(失望)**

**他又转回头去啦!** **觉** **新** **唉** **!**

**瑞** **珏** **(无望)**

**又一声长叹!**

他像忘记了

**背后还有个人。**

(忽然惊恐地)啊，难道他—— 他已经厌恶了我?

**天!(急促)这屋里好冷，** **我要喊哪!**

**妈，我说过，** **我不愿意嫁，**

**(哀痛地)接我回去，** **女儿想回家!**

**觉** **新** **(又打了一个寒噤，缓缓闭上一扇窗，回转身，珏立刻** **低下头。他冷冷地端详着她)**

**怎么她还在那儿不动，** **像一尊泥塑的菩萨。**

这是什么孽! 要我一生

陪着这个人，

眉都不会皱一皱，

**一块会喘气的石头!** **瑞** **珏** **(侧过脸，含羞，紧张地)**

他在看着我，

我心又在跳，

他是什么样子?

仿佛那么凶地盯着我。 我好怕呀!

哦，我只要抬一抬头， 抬一抬头!

天!为什么头像千斤重啊!

**觉** **新** **(踱到火盆旁)**

她在想些什么?

一个纸糊的美人! 等谁?

要等到天亮?

我不，决不和这个女孩 睡在一房。

随她!

任凭她坐，她睡， 她哭，她闷，

我知道她不是我的人。

〔夜半湖边上传来杜鹃的欢叫，非常清脆的声音，跳 动着生命的活泼。

**瑞** **珏** **(轻微地)哎!** **觉** **新** **(谛听)**

**这是什么鸟在唱?**

瑞 珏 (迎着杜鹃的歌声，才抬头，正望着新的侧面，半晌，

欣喜地)

妈，真的，您没有骗我。 他是个人!

女儿肯!

(远处杜鹃声更清快地传入耳鼓)怪，这相貌， 仿佛在梦中见过，

像曾经在画里，

在春天—— (低首寻思) 觉 新 (闪出 一 丝笑容)

啊，这是杜鹃， 耐不住寂寞，

歌唱在春天的夜晚。

〔迎着杜鹃的酣唱，新向窗前走。珏不觉也抬头谛 听 。

瑞 珏 (含着天真的喜悦) 啊，什么鸟，

叫得这样好?

怎么一会儿

我的心好暖!

(一面听一面徐徐立起。远远一两声木梆传来， 不禁又缓缓地低下头)半夜里唱，

好自由! 不像我， 为着谁?

苦苦地守候! (长叹)唉!

觉 新 (回头)

**谁在叹?**

〔二人目光相遇，刹那间愣住。又各自低头转身。 是她?

(惊愕地)那纸糊的美人，

**可她的眼睛分明** **放着光，**

这是谁呀? 这眼神!

**哦!不，我是在做梦，**

我当是我的梅，

**借着她，**

对我说话。

**瑞** **珏** **(回望着他，焦灼而怜悯地)**

**好好的，为什么** **又皱起眉头?**

这个人像永远过着秋天，

**可怜，心里不知藏满** **多少忧愁!**

**觉** **新** **唉!(坐下)** **瑞** **珏** **(** **关** **怀** **地** **)**

**啊，他又在叹气!**

(忽然)是不是我来先叫他睡? (摇头)不，新娘子冒失了，

日后就会追悔。

**觉** **新** **(拨弄火盆)**

唉，梅，我怎么还不见你的信， 知道么?我现在牢里受罪。

**瑞** **珏** **(偷偷望望他，无限的怜惜)**

多少心思啊，压着眉头! 他也累了，我看得出，

这一天的跪拜够他的受! 真该歇歇了，

让我去叫他吧，(走了两步)或者 他比我还不好开口。

**觉** **新** **(不安地)**

这个人是怎么?

她仿佛要到我身边， 像是要说话，又在走。

**瑞** **珏** **(欲行又止)**

不，女儿家总该腼腆。 可，怪，为什么一见面 就觉着这样投缘?

**觉** **新** **( 转头，厌恶地)**

我不爱，我恨!

是她赶走了我的梅。

好急人哪，这死沉沉的， 真地这样默默地苦到老?

**瑞** **珏** **(踌躇)**

去!说!为什么我的腿总是不肯?

瞎，怕什么,他要明白的， 就知道我不是没有分寸， 不然就随他想，我

不是放荡啊，反正! 觉 新 (感到)

**天，快来个人吧!**

我真忍不住这静!

**瑞** **珏** **去吧，(鼓起勇气)**

我就去，去叫他。(走近他旁边) 〔觉新蓦抬头。

〔瑞珏想要张口。

〔忽然床下砰唧一声，有了响动。

**瑞** **珏** **(** **惊)啊!(回头)** **觉** **新** **(嘘出** **一** **口气)**

谢谢天!

受难的有了救星!(立起)

〔床下有猫，似乎被一件重物压着，尖尖地大叫一声。

**觉** **新** **谁** **?**

瑞 珏 (自然地)

为什么不早? 又来了人!

又来了人! 觉 新 (到床边)

谁呀?出来?

〔由床下爬出一个穿袍子马褂，却满脸泥污约有十三 四岁的孩子，手里抱着一个硕大的猫，十分狼狈地立 起来。

觉 新 (才看出)四弟。

觉 英 ((气极，对猫)死猫，死猫，叫你别叫，你偏叫! 觉 新 (诧异)你怎么进来的?

觉 英 (顽皮地)我从幔子(指床头幔子)背后小窗户爬进来 的。(扫兴地)可憋死我了!(指他们)他们真成!这

**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觉 新 谁叫你跑到床底下藏着?

觉 英 陈姨太!(狡猾地)她说在床下面就听得见天上的牛 郎织女打喳喳。

觉 新 (微叹)天上的牛郎织女是见不着面的!

〔房外黄妈的声音：四少爷，你在哪儿呢?三老爷找 你呢!

〔房外克明的声音：觉英!觉英哪! 觉 新 (对英)你听，三爸!

觉 英 (同时，面无人色)我爹!(手足失措)怎么办?怎么办? 觉 新 (笑着)快去吧，走边上的门!(指通里院的门)

〔英立刻跑到门口，忽然“哎呀”一声又跑回来。 觉 新 怎么?

觉 英 有人，还有人!(急慌慌对床下低促地喊)你，你怎么 还不出来呀?

〔床下的声音：(缓悠悠地)能出来啦? 觉 英 嗯!(手向床下乱摸)快出来吧!

〔果然由床下蠕蠕爬出一个穿绛紫色袍子，戴着红疙 疸瓜皮帽的小孩，年约八九岁，手里还提着一双有带 子的鞋。

觉 新 (吃了一惊)五弟，你也在这儿?

〔黄妈的声音：(同时)四少爷，你倒是藏在哪儿啦，你

再不出来，三老爷要拿皮鞭子打你呢! 〔克明的声音：(严厉地)觉英!

觉 英 (屏气静听， 一听见父亲又喊，立刻)糟了!快跑! (狠命地一把拉起五弟就跑)

觉 群(被拖走了两步，窘迫地举着那双鞋，不肯再走)鞋!

**鞋!没穿鞋!**

**〔觉新连忙由五弟手中拿过鞋，慌慌地蹲下为他穿。**

觉 英 (同时暴躁)你看你!你看你!

觉 群 (狼狈回头解释)光着脚，要挨打，挨打!

**〔克明的声音：(仿佛更近)觉英!**

觉 英 你看!你看!(急躁)快，快，快穿!

**〔王氏的声音：(尖锐地)老五，老五啊!**

觉 群 (也恐慌)啊呀，我妈也来了!(突低头对新)快，快， 大哥!快!(新愈着急愈穿不对，五弟的脚更急得乱 蹬)大哥，不对，不对!这不对，不对!

瑞 珏 (一旁看着，一直想动手帮忙，此刻忍不住走上前)穿 反啦!

觉 新 (抬头望了她一下，笑着)哦!(又低头为五弟穿鞋) 觉 群 (连叫)不对，不对!

觉 英 (插嘴)大哥，你不会穿，还是让，(指珏)让她来吧! 觉 新 (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立起，羞涩涩地)好，好，你来吧!

〔珏微笑着立刻蹲下为五弟穿鞋。新如释重负地立 起来。

**〔王氏的声音：老五啊!老五啊!**

〔觉群要应声。

觉 英 (立刻堵住他的嘴)别答应，老五!别答应。 〔王氏的声音：老五啊!老五!

觉英(放下手，对五弟，警告地)别!别!

**瑞** **珏** **(立起)好了。**

觉 英(拉着五弟蹑手蹑脚，神气活现地)我们偷偷回去! 〔两个孩子连忙蹑足走到门口。

觉 群 (忽然想起)哎呀，不成，四哥，床底下还有。

**觉** **新** **(出乎意外)还有?**

觉 群 (没有办法)六弟!

〔两个孩子又忙回床前。 觉 英 (对床下)出来，快出来。

觉 新 (望望珏，颇为不安，转对床下)出来吧，六弟! 觉 群(不得已)他睡着了!

觉 新 ((有些着急)你们这两个孩子!他会冻着的!

〔新立刻到床前蹲下，珏上前撩起床帷，新弯下腰伸 手向里面摸。此时五弟已爬进去，觉英也跪下去， 正 ， —

〔黄妈的声音：四少爷!四少爷!

〔王氏的声音：老五，你这么晚把老六带到哪儿去了? 你这个死东西!

觉 群 (由床下伸出头，对英)都是你!都是你!

〔两个孩子生拉活扯地从床下拖出一个更小的孩子， 只有六七岁，衣服臃肿，穿得像圆球，脸睡得红喷喷 的，还没有睁开眼睛。新立起来。

觉 英 (没轻没重地)起来!快起来!

瑞 珏 别拉他，别这样拉他!(连忙蹲下去扶起，轻轻拍着 还在揉着眼睛的孩子，衷心的喜悦，温和地抚爱着) 醒了!醒了!呃—— (不觉望望新)

觉 新 (在一旁望着珏逐渐发觉她的可爱，连忙答应)六弟， 六弟。

瑞 珏 (温厚可亲地)醒醒，醒醒，妈妈叫呢!

〔屋外克明的声音：(怒喊)觉英!觉英!不学好的东 西!你滚到哪儿去了?

觉 英 (对那最小的孩子狠命一摇)你还不快走!(拉起六

弟就跑)

觉世(没醒清楚，十分委屈，哇地一声哭出来)妈啊!

觉英(顿足)小鬼!叫你不来，你偏要来! 觉 群 (助威)下次闹房再也不带你。

瑞 珏 (低声恳求)不骂他!不骂他!(对六弟，天真地，小 大人一般，温存地)就好了，不哭了!

〔黄妈忽然推开正中的门进来，三个小孩吃一大惊。 黄 妈 (笑着指他们)啊!我猜你们就是到这儿捣乱来了。

(走向觉世)

觉 英 (恨恨地)讨厌!坏鬼!

黄 妈 (指着那抽噎着的孩子，笑着骂)哎，六少爷啊!(拉 着他，回首对觉英，恨得牙痒痒地)快走吧!快去挨 打去!(笑着抱歉)哪有这么晚还来闹房的!(指点 那最小的孩子的头额)你呀，也会找地方哭!(忽然 转对珏)真是哭得好，哭得妙，生个娃娃成年地笑!

都好都好!风调雨顺的，越哭越发!

〔黄妈赶着孩子们唠唠叨叨地走出侧门。 〔 半 晌 。

觉 新 (仿佛抱歉地)我们家的孩子真多!

瑞，珏 (出她的意外，愣了一下，诚挚地)我，我喜欢!

〔湖边的杜鹃一声声酣快的低唱。 瑞 珏(低声怯怯地)天快亮了吧?

觉 新 (很温和地)嗯，还早吧?第一遍鸡还没有叫呢。 〔 杜 鹃 声 。

瑞 珏 (望新，谛听)这是什么叫?

觉新(渐渐觉她可亲)杜鹃。这外面是一片湖。

瑞 珏 (欣悦)一片湖?(不觉走到窗前，杜鹃声)今年杜鹃

叫得这么早。

觉 新 (望着她的背影)嗯，湖边上有梅花。

瑞 珏 (扶了窗槛向外望，天真地)好多的梅花啊，像一大片雪。 觉 新 (也跟过去)嗯。(忽然)你，你喜欢梅么?

瑞 珏 (感到一阵强烈的快乐，声音几乎是抖抖地)我喜欢。

**(羞怯地回过头望着床)那床上不是?**

觉 新 (立刻走到床前，向帐檐凝了一刻，回头)你绣的? 瑞 珏 (低头腼腆地)嗯。

觉 新 (不由得低声称赞)好。(望望窗户迟疑一下，忽然去 把妆台上油灯吹熄，像是征问她的赞许)吹了灯?

〔灯熄了，窗外月光如水，泻进屋内。屋里只有桌上 龙凤烛的低弱的光，照着一角。

瑞 珏 (没有惊讶，自然而宁贴地)嗯，吹了灯好看月亮。

〔觉新十分快慰，仿佛遇见一个故友，而又不敢冒认， 那样欣欣然，涩涩然地，微微点头，望着她。然后走 到窗前，把整个一排长窗窗幔完全拉开。窗扇是新 方才就开开了的，此刻在一片迷离的月光下，湖波山 影，和远远雪似的梅花像梦一般地从敞开的窗里涌 现在眼前。

〔月明如画，杜鹃轻快响亮地在湖滨时而单独，时而 成双，又时而一先一后地酣唱。

〔半晌。二人不语。

瑞 珏 (望着窗外这仙境一般的夜色，颤抖地)啊!

**觉** **新** **(感叹)春天了!**

**瑞** **珏** **(不觉接下)像梦!**

**〔觉新咳了一声。**

瑞 珏 (低声，温和而自然地)冷了吧?

觉 新 ( 微 笑 ) 不 。

〔瑞珏忽然低低哭起来。

觉 新 怎么?

瑞 珏 我——怕!

〔远远有一个小女孩哀哀地哭泣声。 瑞 珏 (抬头)有人在哭啊!

觉 新(谛听)大概是四妹淑贞，五婶又给她裹脚呢。 〔正中的门有人轻轻地敲。

〔觉民的声音：(低声)大哥!大哥! 觉 新 (走向门)二弟?(立刻打开)

〔觉民由正中的门走进。

觉 民 (低声)琴妹从梅表姐那里回来了。 觉 新 怎 么 样 ?

觉 民(点头)好，不过—— 觉 新 (等不及)怎么?

觉 民 ( 慢慢拿出他的信)这是你给她的信。 觉 新 (魂出了壳)什么,她?

觉 民 (安慰地)没有，她好好的。不过她母亲已经带她下

了乡。(递出那信) 觉 新 (徐徐接下)下了乡? 觉 民 嗯，走了。

觉 新 (低头望着手中的信微叹，缓缓地)走了——也好! (泪流下来)

〔觉民悄悄由正中门下。珏慢慢转过头来，望着新， 微笑的面颊上闪着莹莹的泪光。

**——幕徐落**

**第** **二** **幕** **第** **一** **景**

离第一幕有两年半的光景，夏夜，在高家一个小 庭院里。

月色溶溶，照着这小小的院落，幽闲而静谧。院 左修竹蓊郁，竹影零乱地掩映在正房的纱窗下。房 前是宽畅的走廊，离地尺许，廊上两根黑漆圆柱在磨 砖的廊道上拖着两道长而渐细的影子。廊正中屋檐 下挂着一盏红牛角灯，暗暗的红光投射在两正屋中 间一条昏黑的宽甬道上。这甬道代替了一般正房的 堂屋，深长得如同隧洞。甬道的尽头即是湖滨，远远 望得见夜雾笼罩着的湖水。月黑时湖水愈发明亮， 象一片熠熠发光的黑缎。甬道两旁的正屋，右面住 着觉慧，左面住着觉民。各有一门通甬道；靠走廊上 都开着一面轩敞的立窗。二屋寂黯，没有灯影，主人 都出去了。廊前是石阶，和铺砌成花纹的石子路，引 入院中的细草坪上。院中靠左疏疏落落摆着石桌石 凳，更左是一片荫密的竹林，竹林后仿佛隐约着一座 老旧的亭榭。院中靠右有一棵修剪得矮矮的棕榈 树，树前有一条长藤椅和矮凳。更右横一道垣墙，爬 满绿荫荫的长春藤。墙正中开一个小月门，通觉新

住的小院。墙外有一株高大古老的杨柳，细长的枝 条从墙外垂进来，在右面屋檐前摇曳着。走廊右端 是正房的墙基，有一小门。由门下石阶可以沿着右 垣墙与正房外墙的夹道向屋后走，通着其他的院落。

时当盛暑，十点钟了。仍未退凉，几乎还和午热 一样的闷燥。四处是虫声。没有一丝风，只有荫密 的竹林里才透出一点点微凉。

院外不断有低低的木鱼声，时而夹杂一两声清 澈的铜磬。

〔开幕后静了一刻，觉新跟随三老爷克明由走廊小门 走进来。克明穿着一套淡青的官纱衫裤，换了一副 玳瑁边的眼镜，须髭略微改了样式，神态依然腐朽自 得。摇着一把椭圆形的宫扇，手持一份《黎明周报》。 觉新穿白夏布长衫，面容略形削瘦，神色忧郁，时常 微微地闷咳。克明踱到右面窗前。

**高克明** (向窗内喊)觉慧!觉慧! **觉** **新** 三弟!

**高克明** (又走到左面窗前，新随后，明用扇轻轻叩着窗棂)觉 民，觉民哪!

觉 新(低低地)二弟!二弟!

高 克 明 (望望觉新)不在，都不在!(走到廊中，望着月光，嘘 出一口长气)这两个孩子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摇 着扇子，下了走廊，走向石桌前放下报章，拿出手帕 擦额前的汗)

觉 新 (随着克明走入院内立在月光中，委婉地)这么晚他 ·77 ·



们不会到哪里去的。

高克明 (严厉地)明轩，你不可一味这样的袒护他们。“长兄 若父”,你们父亲故去将近三年，我但看你在放纵，就 没有看见你管束过他们。

觉 新 (强笑着)也，也是因为弟弟们有时也有他们的道理。

**高克明** (轻视地)有什么道理?专做些危险，可怕，不安分的 事!上次为着演戏闹事，这已经离奇，现在又办什 么,什么,(拿起报章对月光望一望)《黎明周报》。这 些督军省长我们小百姓平时叩头敷衍还来不及，他 们这些学生动不动就请愿，写文章，开口乱说话，这 真太不知死活了。

觉 新 (依顺地)三叔，您放心，我一会儿就说他们。

**高克明** (大不喟然)说他们?你应该痛骂，告诫!严加告诫! 刚才我跟你说过老三的一句非常非常糊涂的话，(指 着)就在这个报里面，是-  (用力回想)是什么?一 句(冷笑)白话文?

**觉** **新** “口是为着说话的”。

高克明 (侃侃然)那就放屁!你告诉觉慧，口是为着吃饭的。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老三这孩子我最不放心，说 不听，打不听，早晚必闯大祸。闯下了祸，祸及全家， 看你这个做长兄的如何得了!

〔婉儿由走廊小门走进来。她较以前更出落得俊秀， 依然是忠厚可喜，并且是很懂事的样子。举止说话 虽然不免偶然仍有点孩子气，然而也沉稳多了。她 穿着白底子小蓝花裤，浅蓝夏布短褂，背后垂一条稍 长的发辫。

婉 儿 (对明)三老爷，老太爷叫您。

**高克明** 晓得了。

婉 儿 大 少 爷 ! —

**高克明** 明轩!(把周报递给觉新)这张《黎明周报》交给你， 由你负责对老三告诫。(回身向走廊小门走)

婉 儿 (连忙)三老爷，老太爷跟客人到湖心亭去了。

高克明 (望望婉，又转身向正中甬道走，走了两步，又对新) 哦，少奶奶究竟年纪太轻，还是孩子气重，一个做长 嫂的，———(忽然变做一种非常不满而又不愿再说的 神气)唉，怎么可以想起来出去看什么文明戏呢?好 了，你总应该知道如何对她讲。(对婉，不经意地)在 湖心亭?(不等回答即由甬道下)

〔觉新低头看一下手中的报章，嘘出一口气，向左面 月门走。

〔木鱼声渐歇。

婉 儿 (望望新，同情地)大少爷，五太太说请您现在过去打 牌。

**觉** **新** **(烦厌得——)又找我?(无可奈何地)不是姑太太在**

打么?

婉 儿 姑太太家里来了客人，要走，五太太请您去接她的

*手。*

觉 新 (皱着眉，向走廊小门走去，后随婉儿，但未到一半 路，忽然听见垣外传入小儿的啼声，不觉笑着转对婉 儿，踌躇地)好，你先去，我就来。(向小月门走)

婉 儿 (追上前，急促地)大少爷! 觉 新(停住)什么?

婉 儿 (走近新，轻轻地)冯老太爷又来了。

**觉** **新** **哦** **。**

婉 儿 (戒惧地)我怕又是为鸣凤来的。

觉 新 (怜悯地)鸣凤早知道么? 婉 儿 她知道一点。

觉 新 (关心地)她怎么样?

婉 儿 她大了，不是个小孩子了。 觉 新 (不大明白)怎么?

婉 儿 (暗示地)她不言不语，倒像心里挺有打算的样子。 (忽然恳切地)大少爷，您千万救救她吧。她性子烈， 脾气犟得很，逼紧了，说不定会出事的。

觉 新 我明天去跟太太讲，不过就怕冯老太爷说并不是要 她当姨太太——

婉 儿 (忍不住抢说)可那还不是——(望见瑞珏由垣墙小 月门进来)少奶奶!

〔瑞珏较前两年略瘦，眼睛水汪汪的；微微含蓄着别 人看不出的忧愁，望着觉新总是那样诚挚地期待着 什么似的，脸上依然是一团天真而和气的笑容。她 穿着淡青洋纱上身和长裤，白鞋，发髻戴一朵白绒线 花，一身素净，正为着公公戴孝。她小指上挂着一把 细芭蕉扇，左臂夹着一本洋装书，一手持着蚊香盒， 一手端着一碗绿豆汤，茶盘上斜放拧好的凉手巾，看 着手里的碗，怕撒出来，一步一步耽心地走进来。

瑞 珏(笑着斜转身，眼看书要从臂里滑落，忙对新)明轩， 快点!书!

觉 新 (微笑，埋怨地)你看你!(立刻拿下书，婉儿也笑着 想上前帮忙——)

瑞 珏 (对新呶嘴，指手上的东西，欣悦地)手巾!(新忙为 拿起，茶碗又歪在一边要溜，珏情急，低低嚷着)绿豆

汤!(婉儿连忙上前取下茶杯)

觉 新(把书与手巾放在藤椅上，摇头对珏笑着)你呀!

婉 儿 (也笑嘻嘻地将茶碗放在藤椅扶手上)我可要走了， 大少爷，一会儿去呀。(由走廊小门下)

瑞 珏 (心不在焉地)哪去呀?(转过身，把茶碗、蚊香盒放 在石桌上，对新，天真地)我知道你准在这儿!(一面 走回藤椅边取起手巾把，放下扇子)

觉 新 你怎么出来了?

瑞 珏 (散开手巾，给新)屋里热。(扬头诚挚地望着他的 脸 )

觉 新 (一面擦脸，一面关切地)海儿睡着了么?

瑞 珏 (点头)嗯，刚刚把他哄着了。(接下新的手巾)刚才 他还直叫你找你呢。

觉 新 (立刻向小月门走，忽然停了脚，回头笑着)你说我去 不去?

瑞 珏(亲切地)干什么?

觉新看海儿。(欣喜而又有些恒怩地)我想去，我又怕把 他亲醒了。

瑞 珏 (一直母亲似的不忍拂他的意，温柔地)不要紧的，去 吧!亲醒了，我再哄他。

觉 新 (几乎是孩子一样地顽皮而纯挚的神情)他哭了呢? 瑞 珏 (睁大了“吓人”的眼睛，笑着说)哭了我就打他的小

手心!(诚挚地)不会哭的!他断了奶这半年，不大 好哭了。

觉新不，等一会，等他睡得再熟一点我再看。你把蚊帐给

他掖好了么? 瑞 珏 掖好了。

**觉** **新** **(忍不住)他，他现在什么样子?**

**瑞** **珏** **(笑望着新)他?(新连忙点头)头发乱稀稀的，脸上**

笑眯眯的，身上汗津津的，——(笑出来)怪!你为什 么不自己进屋去看呢?

觉 新 (走了一步，又转过身来，温良地对珏笑着)不，还是 不。(说不出来的那样轻微的一种不好意思)我一去 就要亲他，亲了他就要抱他，抱醒了他，又不让我放 下；海儿会热出一身的痱子的。

瑞 珏 (天真地笑)你为什么这样不好意思啊!

觉 新(面上浮起快活，激动地)有了孩子，真像前后左右都 有了希望似的。(忽然紧紧握着瑞珏的手，满眼感激 的目光，低声)瑞珏!

瑞 珏 (仰起头，诚挚地)明轩!(又低下头，转身端起茶碗) 你喝点绿豆汤吧?

觉 新 嗯!(接下喝了一口，坐在藤椅上)

瑞 珏 (顺手拿起扇子，轻轻为他挥摇，低低地)热不热? 觉 新 有一点。(拍一下打在自己的小腿上)

〔瑞珏放下扇子，把放在石桌上的蚊香盒拿过来，放 在新的脚下。

觉 新 什么?

瑞 珏 蚊香。你的书拿来了，我给你拿灯去吧! 觉 新 现在不想看，你也凉快一会儿吧。

瑞 珏 (怜惜地)明轩，你累了!办了一天的公，坐累了吧? 这么热的天。

觉 新 (慢慢苦恼又爬上眉头)累倒不。

瑞 珏 (笑着搭讪)就是——

〔远远又是木鱼声，铜磬声。

觉 新(聆听)这是谁在念经? 瑞 珏 陈姨太。

觉 新(警觉地)大后天又是父亲的阴寿了，父亲生前喜欢

吃的菜你记得吧? 瑞 珏 (点头)记得。

觉 新 今年早一点预备吧。省得陈姨太在爷爷面前挑剔。 瑞 珏 ( 低下头)嗯。

觉 新(勉强地笑着)你知道么?前一次三弟邀我带你出去

看他们演戏的事不知谁告诉三爸了。 瑞 珏 (抬头惊望)哦!

觉 新(幽默的样子)三爸刚才又大大告诫了我，我们一顿。 瑞 珏 (不觉握着觉新的手，同情地)明轩!

觉新他说爷爷不久也会晓得的。

瑞 珏 (焦切地)爷爷不会又骂你吧? 觉 新 那 倒 — —

瑞 珏 (愧恨得要流下泪，安慰着)不要气，明轩。都怪我， 都怪我，那天要不是我说去，就不会去的。——(忽 然立起，诚恳地)让我现在到爷爷面前认错去好不 好?

觉 新 (拉住她)不，你别去，去了，陈姨太更要说俏皮话了。

(困难地)她现在不大高兴你。 瑞 珏 (莫名其妙)怎么?

觉 新 因为，(顿了一下)现在爷爷有时不舒服，总喜欢你在

旁边伺候，她就说你会在爷爷面前献殷勤。

瑞 珏 (不知若何是好，迷惘地)我不该么?(缓缓地)孝顺

爷爷?

觉 新 (沉静地点点头)该，当然应该。

瑞 珏 (脸上立刻浮出欢喜肯定的笑容)该，我们就不管这 些 。

觉 新 (被她的勇敢所鼓动)对，不管。

瑞 珏 (望着他，笑起来)明轩，你现在真高兴吗? 觉 新 (点头)高兴。

瑞 珏 (天真地)真高兴?(新还未答，她又摇头，微笑望着 新)我说你是假的!

觉 新 我 ?

瑞珏(微微颦眉，望着前面)嗯，你总是皱着眉头，像想什 么心思的样子。(忽又转头望着新，企慕地)明轩，我 老觉得你有许多许多话都没对我说!

觉 新 (叹一口气)瑞珏，话有什么用呀!

瑞 珏 (恳切地)你为什么不把我当做你的朋發呢?我知道 你心里头是非常不快活的!

觉 新 (突然改了语气，提起精神笑着)珏，你现在还教鸣鳳 么?

瑞 珏 (立刻接下新的语气，又活泼地)教。(赞美地)她真 聪明，真懂事!你知道么?她还会讲佛经呢。这么 一点大的孩子!

觉 新 那是死了的大妹教给她的。(嗟叹地)都太早熟了。

〔远处木鱼声渐低渐缓，随后一声清脆的磬，翳入空 间消逝。

瑞 珏 嗯，鸣凤不像我刚来的时候那么活泼了。

觉 新 (沉思地)我也常看见她站在湖边上望着莲花发愣。

瑞 珏 嗯，是怪，她有一次跟我谈起舍身爱人的道理，讲得 才透彻呢!(无意地)有人讲，她有点像梅小姐小时 候那么聪明。

**觉** **新** **(吃了一惊)谁说的?** **〔婉儿由走廊小门上。**

**瑞** **珏** **(坦白地)五婶。**

**婉** **儿** **大少爷，您还没去呀?姑太太都等急了，客人在姑太** **太家里派人催过好几道了。**

**觉** **新** **(笑着)什么客人，这样不客气?** **婉** **儿** **听说是钱，钱——**

**瑞** **珏** **( 仿佛来了灵感)钱大姨妈?**

婉 儿 (点头)对啦。 觉 新 (惊愕)真的?

瑞 珏 (欣喜地)那么梅表妹一定也跟着来了?

觉 新 (一半自语)她——她们忽然进省来干什么? 瑞 珏 (关切地)明轩，走，我们就去问问去。

〔甬道外，远远觉慧的声音：“四妹!四妹!”

瑞 珏 (高兴地)听了两年的梅表妹，这回可要见着了。走

吧，明轩!(新似乎在发呆)

〔远远淑贞喊着：“三哥!三哥!”

婉 儿 说不定梅小姐的姑老爷也一块儿来了。 瑞 珏 明 轩 。

觉 新 (指着)大概是三弟从湖边上来了，我还要跟他——

瑞 珏 (温和地催促)姑妈不还在等着你吗? 婉 儿 大少爷快去吧，大家都在等着呢。

瑞 珏 (委婉地)待一会儿再找三弟说话，好不好? 觉 新 (点头)也好。

〔觉新，瑞珏，和婉儿由走廊小门下。

〔觉慧的声音：(渐呼渐近)淑贞，淑贞，你还不快来? 〔移时，觉慧由甬道进。他现在较前两年又高大多

了，周身的力量，神采奕奕，迈着大步，轻快地踱进 来。他穿汉灰色的学生制服裤，白衬衫，宽大舒适， 一手拿着鱼竿，一手提着鱼笼，走到廊正中立住，对 着月光，迎着吹来的快意的风。

觉 慧 (扔下钓竿，叉腰跨步， 一手提起胸前的衣服，畅适 地)喝，好痛快的风!(回头)鸣凤!你还不快来，鸣 凤!

〔鸣凤声：(低低地)嚷!

〔鸣凤由甬道走进。她比以前消瘦得多，面色苍白， 眉目间神情异常冷漠沉静。美丽聪灵的大眼睛早已 消失了活泼焕发的光彩，贮满了忧愁。从她的目光 神态里，看得出她对人对事的明了，与对自己的意见 的肯定。确是显得十分成熟了。她穿着洁白细洋布 衫裤，长长的发辫缠着淡黄头绳。手里拿着刚由湖 里采来的半开的素心莲，还水淋淋地闪着莹莹的水 珠 。

觉 慧 (拉过鸣风，吹着过堂风)好不好，凤? 鸣 凤 (立在月光下，望着慧微笑)好。

〔淑贞声：鸣凤，慢点走，你在哪儿啦! 鸣 凤( 很自然地和慧分开)这儿呢，四小姐!

〔淑贞声：好黑呀。

觉 慧 (对甬道)四妹，你走过那段黑路就好啦。

〔淑贞声：(怯惧地)鸣凤，你扶我一把吧!(凤要去) 觉 慧 (拦住她，低声)鸣凤，别扶她，让她自己走。

〔淑贞声：(恳求地)三哥!

觉 慧 (鼓励地)三哥说，你自己走，你要学习自己走黑路。 〔淑贞声：(颤颤地)我怕!

鸣 凤 (怜惜地)我去吧?

觉 慧(拉住她，低声)先别去。

〔淑贞声：(更怯怯地)我真怕! 鸣 凤 ((低声)不，我去接她!

觉 慧 (按住凤的手，故做未听见)啊?

〔淑贞声：(恐惧地)我实在怕!

觉 慧(放开凤的手，示意让她去接淑贞，口里仍大喊)怕也 得自己走。

〔鸣凤放下莲花，走进了甬道。 〔淑贞声：三哥!

觉慧(故做粗声粗气地)三哥在睡觉呢! 〔淑贞声：(忽然大喊)三哥! ——

〔慧也吓了一跳，立刻向甬道走。忽然由黑暗里传出 笑骂——

〔另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什么三哥，什么猴儿三哥! 不要叫他。

〔琴小姐领着淑贞由黑甬道走出，鸣凤在一边扶着， 手里又举着两三朵莲花。琴较在第一幕时更丰满 些，落落大方，穿一身女学生装，上身白洋布短衫，下 面黑绸裙，短短的两个小辨拖在背后。淑贞和昔日 迥异，面庞依然保持小女孩儿的丰润，却完全失去前 两年的活泼，态度文静，行动困难，脚裹得很小了，穿 着小绿花衫裤。

觉 慧 (急切地)四妹怎么啦? 鸣 凤 四小姐叫石头绊倒了。

琴小姐 (安慰地)四表妹，不要紧吧!

淑 贞 (掸掸身上的土，怯怯地)不要紧的。

〔鸣凤放下手，又拿起方才放下的莲花，微笑着走进 甬道，开了右边觉慧的房门踱入。

觉 慧 (笑着)我就气你这一点。没有人扶就会跌跤， 一个

*人——*

琴小姐 (揉着淑贞的小手)你还说呢，方才四表妹都急得要 哭了。

觉 慧 (近淑贞，诚挚地)真对不起，四妹，你——

淑 贞 (诚心诚意)不，不要紧的。只要三哥以后不甩下我 就成了。

〔右面窗中透露出灯影。

觉 慧 (有意义地)可你以后得跟我走啊。 淑 贞 (腼腆地)跟，跟三哥走。

觉 慧 (故意撩惹)跟我走，你还听五婶的话要裹脚? 琴小姐 (警告)三表弟，你怎么又提起这个啦?

觉 慧 (一半严肃， 一半调侃)你不知道我多气!从大哥结 婚那天起，五婶就硬把(指着)她关在屋里半年!我 跟五婶闹，跟五爸吵，(笑着)她在屋里一声不哼，仿 佛天下太平，这不是她的事。好，等半年，我们四小 姐斯斯文文地出来了，就成了这个要命的闺秀相! (说得琴和淑贞都笑起来)你说我气不气?

淑 贞 (委屈地)谁说我不想哼，可后来妈不许我哼，—— 觉 慧 那你就不哼，你就不——

琴小姐 (讽笑地)三表弟，这不是开会，你又在布道了。

觉 慧 (爽快地)我知道得不多，现在我还没有道可布，不过 我就恨胆小，怕东怕西，畏首畏尾，不肯自己走一条 明白路的人。

〔在慧的话还未说完的时候，觉民静静地由甬道走

进，他看见觉慧正激昂地说着，和琴对望一眼，便微 笑地倚着圆柱谛听。他换了一副当时算是很时髦的 眼镜，穿着瘦裤腿的制服下身，上衣拿在手里，衬衫 的袖子卷起来，露出茁壮的臂膊，显得十分的魁伟。 神色依然那样纯厚可喜，有时甚至于有些羞涩。

琴小姐 (辩护地)四表妹还小呢。

觉慧 琴表姐!(瞥了觉民一眼)如果有一天，我要发现你 也是胆小的，明明看着一条大路在眼前，而没有勇气 去走，那我就不理你们，(笑着)不理你，也不理他!

觉 民 (静静地笑)怎么把我也拉进去啦?

琴小姐 (有一点羞，对觉民)二表哥，你懂他说的是什么吗? 觉 民 (含糊)不，不懂。

**琴小姐** (对淑贞)你懂三哥说什么? **淑** **贞** (摇头)我——

**琴小姐** (得意地对慧)你看，四表妹也摇头 —

**淑** **贞** (忽又天真地点点头)我懂! **琴小姐** (惊愕)你懂?

淑 贞 嗯。(望望觉慧，又转对琴)

琴小姐 (望着觉慧笑)那就是我不懂了。

觉 慧 (大笑起来)谁懂谁不懂，心里总是明白的。(转对觉

民)二哥，你把船拴好了么? 觉 民 拴好了。

琴小姐 那么我们快走吧，说不定妈妈已经打完了牌，要回家

了 。

觉 民 鸣凤呢? 觉 慧 鸣凤!

鸣 凤 (在窗内应声)嚷。

觉 民 (对窗)琴小姐那本英文书你放在哪儿啦? 鸣 凤 (在窗内)在石桌上，我去拿。

觉 民(对窗)不用了，你做事吧。(觉慧已经到石桌前，把

**书和书袋都拿过来递给觉民)一块去吧，三弟?**

觉 慧 (望着琴和民，笑嘻嘻地摇头)不，我还要送四妹回去

呢 。

琴小姐 那就让我—

淑 贞 (勇敢地)我要一个人走，不要人送。(觉民为琴收拾

书籍和书袋，琴随后也过来整理) 觉 慧 千金小姐哪能一个人走路呢?

淑 贞 (急了)不，我不是千金小姐，我不愿意当千金小姐! 琴小姐 (回头)我看还是——

觉 慧(同时)好好，不是千金，(指着)那你是不是我的小信 徒?

淑 贞 (点头，稚气地)是!

慧 觉 (得意地)是，就让我今天送你回去。 淑 贞 不，不。

琴小姐 (笑着)还是我送四妹一道回去吧。

觉 民 (无意间不自觉地)嗯，我们也可以再走走。

觉 慧 (知趣地)那(望望他们)也好。(琴看了觉民一眼，觉 民低下头)

淑 贞 ((娇痴地)不——好。

觉 慧 (做出吓人的神气)再不好，先生就要发脾气了，发大 脾气了。

淑 贞(偎依在觉慧身旁)不发脾气，不发脾气，三哥! 觉 慧 (笑出)那你就让琴表姐带你回去。

淑 贞 (依顺地)嗯，嗯，(忽然对着觉慧的耳边)可你明天要

带我到湖边上钓小螃蟹。 觉 慧 好 。

淑 贞还有鸣凤，她才会钓呢。 觉 慧 一 定!

淑 贞 (高兴地)以后我们三个人每天在湖边上钓!我们三 个——

觉 民 四妹，快走吧，(望着竹林的后边)天边上乌云都起来 了 。

**琴小姐** **走吧，有风啦。(拉着淑贞)四表妹，快走吧!(对慧)**

走啦，我们。(慧点点头)

淑 贞 (一面走着，一面回头)三哥，你一会儿告诉鸣凤啊! 觉 慧 (愉快地)嗯，就告诉。

〔琴和淑贞一同由走廊小门走出，觉民随后。夜风习 习，从湖边吹来一阵阵的凉气，通过甬道。树阴里的 蝉早已停止了令人烦厌的噪叫。水畔青蛙还不断地 酣唱。慧走向甬道两步，忽然压不下心底的喜悦，轻 轻追在觉民的背后。

觉 慧 (低声)二哥!你回来。

觉 民 (走回来，挚爱地笑着)你又想捉弄谁?

觉 慧 (热烈地)不，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觉 民 什么?

觉 慧 (眼里浮出快乐的光彩，低声，感动得颤抖地)我爱了 一个人。

觉 民 ( 惊愕) 呃——谁?

觉 慧 ( 赞叹地)世界上最可爱的。

觉 民 (笑着)那当然。可是，是谁呀? 觉 慧 (神秘地)不在我们的亲戚里。

觉 民 (猜着)那么会是谁呢?

觉 慧 (喜悦地)回头我告诉你!(仿佛忽然来了灵感)你知 道么?泥土里生米，水底下出珍珠，沙漠里埋黄金，

(忘却一切)天哪这都是造物的恩惠呀! 〔琴的喊声：二表哥!

**觉** **民** **嚷** **!**

〔民立刻由走廊小门下。

觉 慧 (全身充溢着不可阻塞的生命的力量)我活着，我活

着，我在活着!(大叫)鸣凤!

〔鸣凤由黑暗的甬道里沉静地踱出。

鸣 凤 (缓缓低低地)我在这儿呢!(步入月光中)

觉 慧 (快步走到她的面前)好长的时间，你不知道我多想 念你。

鸣 凤 (温挚地)您还要去钓鱼么?

觉 慧 不，不，先不，(拉着她的手)我要在月亮下面看看你。 (拉她到藤椅前。像一枝月下的水仙，她安静而凄恻 地立在慧前)

鸣 凤 (微微含羞，却一点也不拘泥。 一双明慧的大眼睛蓄

着无限的情感，凄惘而企慕地)三少爷! 觉 慧 (温和而急切地)鸣凤，你想明白了?

鸣 凤 (低头)嗯，想明白了。

觉 慧 (希望地)那么你——

〔凤摇头。

觉 慧 (不懂)怎么?

鸣 凤 不，我还是不，(一腔的深情)您知道我多，多爱，可是 (微微叹一声)——

觉 慧 (宽解，怜爱地笑着)鸣凤，你这个小小的人儿，你的

**小心里哪装得下这么多忧愁?别再想了，我们中间**

并没有什么障碍的。

鸣 凤 (沉郁地)有的，在上面的人是看不见的。(忽然热烈 地)为什么非要想着将来呢?为什么非要想着将来 您娶不娶，我嫁不嫁这些事呢?(委婉地安慰)三少 爷，能象现在这样待一天，就这样待一天多好呢?

觉 慧 (焦灼地)不，鸣凤，这样待下去，太闷了，我不愿意瞒 着。我要叫出来，我要喊，我要告诉人。

鸣 凤 (恳求)不，三少爷，千万别!那您就把我毁了，(低

声，迷惘地)把我这场梦给毁了。 觉 慧 (肯定地)这不是梦。

鸣 凤 (誠切地)这是梦啊，三少爷!您喊不得呀!(情急的 哀求)三少爷，我求您!求求您!您别喊，您一喊，梦 醒了，人走了，就剩下鸣凤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您再 叫我怎么过呀!

觉 慧 (真挚地)鸣凤，我不会走，我永远不会走。陪着你， 我会永远陪着你的。

鸣 凤 (凄笑)三少爷，这不是梦话吗?(忽又天真地)可是 三少爷，我真爱听哪!(凝望慧)您想我肯醒么?我 肯叫您喊醒么?(欣悦地)我真愿意月亮老这样好， 风老这样吹，我就听，听，听您这样说下去。

觉 慧(不觉微叹)鸣凤，我明白你，在黑屋子里住久了的， 会忘记了天地有多大，多亮，多自由!

鸣 凤 我怎么不想?怎么不想?我难道尝不出苦是苦，甜 是甜，我怎么不想一个自由的地方?

觉 慧 那你就该闯一下啊!

鸣 凤 (苦笑)您要我这么去闯呀!(惋惜地)要是您不是

您，我不是我，我们就是一块儿长大的朋友，兄妹，多 好啊!

**觉** **慧** (摇头)那也许不相识呢，不认识呢。

鸣 凤 (微微点头)就是说呀，常在一起，反倒会不认识了。 都是主人就不稀奇了，都是奴婢就不稀奇了，就因为 是您是您，我是我，我们——

觉 慧 (耐不住)鸣凤，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为什么还是 “您”哪“您”的称呼我呢?你不觉得——

鸣凤(温婉地)我说惯了，您就让我这样称呼吧。(不自觉 地流露)我就是一个人在屋里，低低地叫您，喊您，跟

您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这样叫呢。 觉 慧 (惊讶)你一个人在屋里说话?

鸣凤(寂寞愁苦地)没有人跟我谈您啊! 觉 慧 (感动地)你，你说些什么呢?

鸣 凤 (又笑着)见着了，又说不出来了。(天真里透着凄凉 之感)我真是有好些好些话，我一个人在屋里，真是 说不完的话呀!说着说着，就觉得您对我笑了，说着 说着，我又对您哭了，(眼泪流下来)我就说，说，一个 人说到半夜——

觉 慧 (哀怜地)鸣凤，你就这样地爱!

鸣 凤 (点头)嗯。(凝视着月光，眼里闪着晶莹的泪) 觉 慧 (矜怜地)这样太苦啊，你!

鸣 凤 (摇头)不。

觉 慧(悔痛)都是我，你才这样苦，是我害了你!(蕃然) 不，鸣凤，我还是要告诉人，我要去跟母亲说。这样 隐隐瞒瞒的，就等于是欺负你。我要跟太太说，我 要，要娶你的。

鸣 凤 (欣喜，但又抑遏住更深的悲痛)不，不，您千万别去 说呀，(衷心地倾诉)您不要觉得您害了我，您叫我 苦，您欺负我，一样都不是。我是这样的犟脾气，只 要是真好的，真正好的，不能再好的，我都甘心!不 管将来悲惨不悲惨，苦痛不苦痛，我都不在乎。我在

公馆这几年，慢慢我也学得能忍啦。 **觉** **慧** 一个人不该这样认命的。

鸣 凤 (诚恳地解释)我不是认命呀!譬如说太太要我嫁 人，那我就要挣了。(仿佛自语)这也许就是命，命叫 我这样我干，叫我那样我就不干了。我知道我们的 身分离得多远，我情愿老远老远地守着您，望着您， 一生一世不再多想。(安慰而肯定地)您别难过，您 放心吧，我愿意就愿意定了，不，就不定了。(孩子一 般的请求)就这样好不好?求您答应了吧，您不要告 诉人，您谁也不要告诉。

觉 慧 (沉思)也许，也许我想得太早了，不过早晚我要对太 太讲，我要——

鸣 凤 (没奈何地)您为什么老想着那做不到的事情呢?现 在不已经很快活么,为什么为着想将来，先把眼前这 一点快乐就毁了呢?(提起精神，像哄着一个任性的 小弟弟似的，快活而温和的口吻)您不是说今天晚上 要教我一段讲月亮的词么?(拉着慧)走吧，您给我

讲吧?我们进去找书来讲吧，好不好? 觉 慧 (也快活起来)好，好。

鸣 凤 (谛听甬道外有足步声，笑着)走，走，快进屋去，有人 来 了 。

〔鸣凤和觉慧进了甬道右面的门。

〔周氏，克明，和王氏由甬道缓缓踱进。周氏穿着灰 官纱短衫。黑洋纱裤子，小小的发髻上别着银发针。 面容和两年前差不多。手里拿着一把细芭蕉扇。王 氏穿着浅蓝纺绸褂，藏青纺绸裤子，她较两年前毫无 差别，只是因衣服穿得少，更显得单薄就是了，她拿 了一把桃形扇子，不住地扇。

**周** **氏** (沉吟)三弟，你说怎么办呢?

**高克明** (不愉快)我没有什么意见。不过这是父亲的意思， 他说——

**周** **氏** (急辩)三弟，我不是不送，不过

**高克明** (烦躁)不要多听外面的闲言闲语，冯老太爷既然说 明白了要她侍候太老太太，而且要叫她读书念佛，每

天做些上等人的事，吃的好，穿的好，这，这—— **周** **氏** (强笑)就是有人讲，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高克明** 所以就要多陪几年了，哪怕，哪怕—— **周** **氏** (缓缓地)到了老，也不许她嫁?

**高克明** 那也没有什么呀，反正一进了冯家的门，就升了一 级，从这以后，就叫“凤姑娘”了-

王 氏 (一直冷眼望着，忍不住插嘴)就是说呀，谁的姑娘 啊?是太老太太的姑娘啊?还是冯老太爷的姑娘 啊 ?

**高克明** (含含糊糊)这就不管她啦。譬若当姨太太呢?这总 比当姨太太又高一层了。

王 氏 (尖锐地)三哥，这话不是这么说，当姨太太也是姨太 太，也有个名分哪。(对周)这样我倒没听说过。这 叫什么呢?这样，明着是“凤姑娘”为着尽孝，暗着是 ——(用劲地扇着)

高克明 (着恼)人家冯家以孝起家。冯老太爷既然说要鸣凤 为着侍奉老母，那自然就是。我们不要以妇人之见 来揣测这样一个博大的君子。(向甬道走了两步，又 停住，对周氏)大嫂，送在你，不送也在你，就有这三 四天的期限。反正，四弟妹，你我方才都是老太爷叫 去的，也听见老太爷亲口答应冯老伯的。

**〔明由甬道下。**

〔 半 晌 。

周 氏 四弟妹，你说怎么办好呢?

王 氏 (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我，我不说，我妇人之见!

周 氏 按说呢，自己真想弄一个人侍候侍候，肯说出来倒也

叫人放心。

王 氏 可是他跟他的太太举案齐眉呀，他祖上世世代代都 是道学君子。君子不二色呀，你没听见他方才说



周 氏 (在石凳上坐下)怪不得冯老太太一提起他，就像敬 神仙似的样子。

王 氏 (扇子一挥)是啊，所以说这老东西本事大呀。(尖刻 地)世上丈夫是个什么猴儿相，太太哪有不知道底细 的。可是这位冯老太爷就从早到晚，整年的都是天 上文曲星降凡的样儿，仿佛刚出了佛堂就进了孔庙， 你想——(忽然看见周氏立起来要走)大嫂，你到哪 儿去?

周 氏 我找鸣凤去。

**王** **氏** **哦。**

周 氏 (不得已地)想想，也只好把她送去。 王氏(有些气愤)听三哥，送给冯家?

**周** **氏** 嗯。(老老实实地)不过我要对她说明白，冯老太爷 是要她当姨太太的。

王 氏 (赌气地)哼，还是三哥利害! 〔王氏随周氏由走廊小门下。

〔慧由卧室门轻步走出，后随鸣凤。

〔天空湛清如水，月亮静静地仿佛悬在古柳的颠上。 风吹着竹叶与柔软的柳条摇摇不定。时而有一片乌 云，迟缓地踱过，遮住了明月，乌云过了又露出皎洁 的月光。

觉 慧 (喜悦地)她们走了。(想着方才读的词)你爱不爱? 鸣 凤 (微笑)爱!

觉 慧 (望着她)你真喜欢么?

**鸣** **凤** (睁了美丽的大眼睛)真喜欢。

觉 慧 记得么?

鸣 凤 (点头)记得。

**觉** **慧** (快意地)“明月几时有”,

鸣 凤 (低声，自然地)“把酒问青天”。

觉 慧 (惊异地望望她)“不知天上宫阙”,

鸣 凤 (望着月)“今夕是何年”。……(月光照着她苍白的 脸，湛静而清丽，梦一般迷惘的眼，露出内心的渴望)

**觉** **慧** (也举头仰望)“起舞弄清影”, **鸣** **凤** (缓缓地)“何似在人间”。

**觉** **慧** (回首惊望)天，你怎么读了一遍，你就——(忽然)你 顶喜欢哪一句?

鸣 凤 (含着深沉的情感)末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

**觉** **慧** (感动得几乎要抱着她，热烈地)真对啊，我的聪明的

女孩子!我为什么早没有看见你呀!

鸣 凤 (沉浸在快乐里，天真地)三少爷，您怎么不早教我 呀?真好，这词，怎么世界上有这样可爱的人哪!

觉 慧(感奋)有，有，所以人活着，人活着。 鸣 凤 三少爷，我真想好好地活着啊!

觉 慧 (肯定地笑着)我也是，所以——(不愿又使她难过)

你快活么? 鸣 凤 快活。

觉 慧 (望着她)真快活?

鸣 凤 (活泼而喜悦地)真快活呀!

觉 慧 (拉起她的手)那么,走，我们钓鱼去!

〔凤欣快地点头，二人方转身，黄妈从走廊小门上，后

随觉民。 黄 妈 鸣凤!

鸣 凤 (回头)啊!

黄 妈 (严肃地)太太叫! 鸣 凤 (低声)太太叫!

觉 慧 (诧异)太太现在叫她干什么?

黄 妈 不知道，说找她有话说。(匆忙的样子，回身就走) 觉 慧 (对凤，宽解地)你先去吧。

鸣 凤 (悲哀地望望他)是，三少爷! 〔鸣鳳随黄妈步出走廊小门。

〔觉慧望她转了弯不见影，立着发愣。 觉 慧 (没有转身，怅悵地)琴表姐走了?

觉 民 走了。(微笑)你的话呢? 觉 慧 ( 漠 然 ) 什么话?

觉 民 (老实地)你不是说要告诉我一个人，她——?

〔觉慧摇摇头。

觉 民 (诧异)怎么啦，你? ——

**觉** **慧** (莫名其妙地怅惘)没有什么,——不说了。奇怪，我 心里忽然有点别扭，说不出来的一种不舒服—

觉 民 (同情地)有困难么? **觉** **慧** (深沉而慢慢地)有。 **觉** **民** 我能帮忙么?

**觉** **慧** (仿佛失了凭借)你不能。 **觉** **民** (笑着)又痛苦啦?

**觉** **慧** (忽然)哪个说?

觉 民 (鼓励地)那你还不快赶你的稿子?《黎明周报》后天 又要发稿了。

觉 慧 (自语)嗯，工作，工作。 〔天边上隐约闪着电。

觉 民(诚挚地)只有工作，才能救出自己。你说过，人不是 完全为爱情活着的。(手搭着觉慧的肩膀，一面说， 一面向甬道走，亲切地)进去吧，打闪了，一会儿就要 凉快了。

〔觉慧沉默地伴着觉民一同迈上了走廊。由黑

的走廊小门，悄悄现出陈姨太，像一个魅影，后面王 氏伫立小门中不动。

陈姨太 (鬼祟地)鸣凤不在这儿?

觉 慧 ( 惊 顾 ) 谁 ? 陈姨太 我 。

觉 民 鸣凤我母亲叫去了。

〔陈姨太回首和王氏二人互相诡密地狞笑。

(舞台全暗)

**〔再明亮时已过了一个钟点。院中放着的小物事都** **收捡起来。**

〔天空逐渐弥满了乌云，月亮为浓厚的乌云所遮，透 不出一点光。随着一阵阵的闪，院里也时明时暗，风 吹着竹叶刷刷地急响，古柳的细枝与柔条也吹得向 一边斜倾。是大雨欲落以前的情景，左右正房两窗 都射出通亮的灯光。

**〔婉儿提着个小灯笼，沿黑暗的小道边，送着鸣凤由**

**走廊小门旁侧走出。鸣凤低头，沉郁阴暗的神色。** **婉** **儿** **(喉咙有些哽，说不出话来)不，别难过，鸣凤。**

鸣 凤 (平静，无表情地)不。

婉 儿 (同病相怜)我们都是苦命，落下地就注定了要服侍 人，挨打挨骂。服侍够了，就当做人情一送，不管以 后是死是活——

鸣 凤 (苦痛)不，不，你不要提了。

婉 儿 (敬重地)鸣凤，你是个有见识的人，就看远点吧。不 要害怕，也许到了冯家那边，那老头子真把你当做亲 人看，疼你，宝贝你——

鸣 凤 (听不入耳)不，我不害怕，你放心，我一点不害怕。

**婉儿(安慰地)这就对了，好在还有两三天，说不定太太会**

回心转意，又—— 鸣 凤 ( 苦 笑 ) 不 会 的 。

婉 儿 你求了太太么?

鸣 凤 嗯。

婉 儿 她——?

鸣 凤 (绝望)没有用。

婉 儿 (又劝慰)那你就不要胡思乱想，学随和点，你真叫人

不放心哪!

**鸣** **凤** ( 沉静地)我不会走错路的。

**婉** **儿** 那就好了，我走了。(不知情)其实你现在何必

再给三少爷打水呀，过两天——

**鸣** **凤** (含忍地)也是侍候惯了。你走吧!

婉 儿 (难过，依恋地)是啊，我怕一会儿就要下雨了。灯给

你留下吧? 鸣 凤 不用了。

婉 儿 路黑了，一个人走不好。

**鸣** **凤** (惨笑)惯了，我总是一个人走黑路的。

**婉** **儿** 好，我走了。 **鸣** **凤** 嗯 。

〔婉儿由原路下。

〔一阵闪电，照亮了鸣凤，她头发微乱，衣服被风吹得 贴着身子，伶仃地站着。檐上的红灯也被吹得轻轻 摇摆，从甬道望过去，可以看见远远发光的湖水。湖 滨的青蛙急躁地喧叫。

鸣 凤 (回身向石阶走，抬头望见慧已立在走廊中)三少爷! **觉** **慧** (亲切地)鸣风!(到凤前)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鸣** **凤** (悲促地)我要来的，我要来的，我要来再看您一面 的 。

**觉** **慧** (不安地)太太叫你有什么事? **鸣** **凤** (闪避)没有什么。

觉 慧 真地没有什么? 鸣 凤 (抑遏)嗯，没有。

觉 慧 我刚才不知为什么这么烦躁，等了一个钟头你没有 来，我以为 — —。(忽然)方才同你来的是婉儿么?

鸣 凤 (诺讪着)嗯。不早了，三少爷，您要睡了吧?

觉 慧 不，不想睡。鸣凤，你的声音怎么发抖，我看不见你 的 脸 。

鸣 凤 (掩饰)我好好的，您听，青蛙在湖边上叫呢。 觉 慧 现在还是闷热呀。

鸣 凤 (向往)湖底下一定清凉得很呢。(忽然)三少爷，您 以后会记得我么?

觉 管 (诧怪)怎么,为什么不记得?你为什么这样问? 鸣 凤 (淡淡地笑)我真怕您忘记了。

觉 慧 (诚恳地)我不会忘记你，永远不会!你相信么?

鸣 凤 (点头)相信。

觉 慧 (望着她)你呢?

鸣 凤 (凝视，迷惘地自语)我会想着，想着，一直到我死。 (深挚地)就是死后，我还是会想着您的。

觉 慧 (笑着)不，我要活着想念你，死了就不能想了。

鸣 凤 (长叹)爱一个人是要为他平平坦坦铺路的，不是要 成他的累赘的。

觉 慧 (惊异)这句话你讲的?

鸣 凤 不，少奶奶。(完全忘记了自己，深情地流露)想着 吧，三少爷，想着有一个人真，真从心里爱。她不愿 意给您添一点麻烦，添一丝烦恼。她真是从心里盼 望您一生一世地快活，一生一世像您说过的话，勇 敢，奋斗，成功啊。

觉 慧(倾听着，欣喜而又奇怪地)你今天话真多呀。

鸣 凤 (望着他灵巧的目光)您不是说有一种鸟一唱就一夜 晚，唱得血都呕出来了么?

觉 慧 (点头微笑)是呀，那是给人快乐的鸟。

〔风声，四处的虫声，远远有轻微的雷声还未滚近，又 消逝了。湖滨上一个闪电，照亮了对岸的梅林，旋又 暗下去，青蛙不住地叫。

鸣 凤 三少爷(仰望他，哀慕地)我就想这样说一夜晚给您 听呀!(啜泣)

觉 慧 (拍拍她的肩，怜爱地望着她，安慰着)不，不哭，不 哭 。

鸣 凤 (轻轻摇着头，睁着苦痛绝望的眼睛)我真，真觉得没 活够呀，(忽然)您，您亲亲我吧!

**觉** **慧** (惊奇)鸣凤，你——?

**鸣** **凤** 您不肯!(低头)

觉 慧 (忙解释)不是，我就是觉得你今天—— 鸣 凤 (可怜地)三少爷，我不是坏孩子呀。

**觉** **慧** (迷惑地)不，当然不——

**鸣** **凤** (坦白地)这脸只有小时候母亲亲过，现在您挨过，再

有—— **觉** **慧** 再有?

**鸣** **凤** 再有就是太阳晒过，月亮照过，风吹过了。 **觉** **慧** (感动地)我的好鸣凤!(抱着她)

**鸣** **凤** (第一次叫出口)觉慧! **觉** **慧** 嚷 !

**鸣** **凤** ( 激动地)我，我真爱你呀。

**觉** **慧** (忽然听见足步声，轻轻推开她)有人来。

〔凤立在一旁。王氏和陈姨太由走廊小门侧进。

王 氏 (对风)陈姨太到处找你呢。(对慧，递出一封信)这

是你们学校来的信，送到我屋里去了。

觉 慧 谢谢您。(接下，忙忙一面拆一面喊着)二哥，黄存仁

有信。

〔觉民由左面的正屋跑出。

觉 民 哪儿?哪儿?(二人共同就着窗户透出的灯光看信) 〔同时鸣凤缓缓踱到陈姨太面前。陈立着有若一具 僵尸。

**陈姨太** (假意)鸣凤，我本来不爱管这些闲事的。不过 —

**王** **氏** 是太太对你说过了么?要你—— **鸣** **凤** (情急，恳求)您轻一点说吧!

**陈姨太** (呶嘴)那边说去，垣墙后面!(鸣凤随她们二人走向 小月门)

王 氏 ( 一 边走 一 边低声)冯家这个门槛不是随便进得的， 那个老头子啊，你小孩子不明白呀，那才是个——

〔陈姨太，王氏，和鸣凤走进小月门。

觉 慧(放下信，切齿)哼，我早就知道这种军阀要查封《黎 明周报》的。

觉 民 不管他，反正黄存仁已经找着另外的地方印刷出版。

觉 慧 不过现在他突然提前改成明天一早发稿! 觉 民 有什么法子，那只好赶了。

觉 慧 (肯定地)对，大家赶，现在几点? 觉 民 十 一 点。

觉 慧(兴奋地)好，我们今天不睡，锁上门赶它一夜，赶! 〔二人立刻各自跑进屋内。

〔木梆更锣声由湖边渐走渐近。风萧萧，黑暗的天空 不时打着闪电。 一个更夫提着灯笼，敲着木梆由甬 道踽踽踱进。

老更夫 (苍老的嗓音)不早了，各位老爷太太，小姐少爷们， 不早了，请睡了，请睡了，请睡了，不早了，请睡了!

〔克明和周氏由走廊小门侧上。

**周** **氏** 真是奇怪，这孩子跑到哪儿去了?

**高克明** 真麻烦，真麻烦，(对更夫)你见着鸣凤没有? **老更夫** (茫然)啊?

**周** **氏** 这个打更的，疯疯癫癫的，你问他，他也不清楚。

〔老更夫敲着更锣由小月门下。

高克明 (严重)大嫂，刚才又有人报告外面风声很不好，说不 定今天夜晚城内就会出事，你要特别小心。鸣凤的 事快快办吧，爹说明天一见早就把她送到冯家，省得 日后麻烦，这件事大嫂快点办吧，我还得到爹那儿 去 。

〔克明由甬道下。

周 氏 (有点慌张)晓得，晓得。

**〔王氏由小门出。** **王** **氏** **大嫂!**

**周** **氏** **四弟妹!找着鸣凤了么?**

王 氏(狡猾地谎说)找着了，我也说了，叫她早早预备，明 天一见早就抬到冯家。

**周** **氏** **她呢?**

**王** **氏** **从湖边回去了。**

周 氏 ( 有点怜惜地)这孩子!

〔周氏和王氏由走廊小门下。

〔鸣凤由小月门上，面色惨白，如同中了魇魔，恍恍惚 惚地踱进院中，后随陈姨太。

陈姨太 (假殷勤，缓缓地)这也都是为你好，才叫你知道个底

细，现在你明白了? 鸣 凤 (冷冷地)明白了。

陈姨太 明白就成了。不是我说的，听见没有? 〔陈姨太由走廊小门下。

〔凤茫然若失，踱到觉慧窗前。 鸣 凤 (敲着窗棂)三少爷!

觉 慧 鸣凤? 鸣 凤 我。

觉 慧 你怎么还没有睡?

鸣 凤 (安静地)我睡不着，您出来吧?

觉 慧 (推开窗户门笑着)不，现在不成了，我要赶着写东西

了 。

鸣 凤 (望着窗里，期盼地)您不能出来一会儿? 觉 慧 (坚决)不，不!

鸣 凤 (哀恳)就一会儿!

觉 慧 (温和地)不，实在不成了。

鸣 凤(苦求)听我说一两句话吧，(挣扎着)让我再——

觉 慧 (急促地)明天吧，都留着明天吧。

鸣 凤 明天?

觉 慧 (安定)你看打更的都来了，走吧，明天，我的鸣凤。 (慢慢关上窗户)

〔老更夫敲着更锣由小月门上。鸣凤昏惑地走到院

中。 **老更夫** 谁?

**鸣** **凤** (硬而颤抖的声音)我。

**老更夫** (老苍苍地)你怎么还不睡呀? **鸣** **凤** (冷冷地)我要寻死去。

**老更夫** (愣了一下)真的? 鸣 凤 嗯，我去跳湖。

**老更夫** (疯疯癫癫地)好，好，湖里有莲花，湖里的水凉快，去

吧，去吧，没有人拦着你的。 **鸣** **凤** (哀伤地)您不拉我一把?

**老更夫** (硬生生地)不拉，不拉，死了好，死了好，活着没意

思 。

鸣 凤 (哀哀地)我去了。

**老更夫** 去吧，湖里面有人等着你。

〔鸣凤缓缓由甬道走出。天空打着闪，远远隐约有轻 微的雷，风声飒飒。

老更夫 (自言自语)小娼妇!公馆的丫头没有好的。打扮得 像妖精!(雷声隐约)还要跳湖，跳神，跳鬼!(忽然) 各位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睡吧，不早了，把窗户关 紧啦，要下雨啦!下雨啦!

〔大雨点开始落下来。风声逐渐峭厉。柳竹骚骚然 ——舞台渐黑。

〔黑暗中大雨声，风声，树叶声。

〔舞台渐明，雨渐缓，满院是淅沥的雨声，从屋檐滴到 石阶上。黑暗的甬道中慢慢走出鸣凤，周身湿淋淋 的，头发散开披在后面，发里有草叶水藻，手里握着 残落的莲花。昏昏的红檐灯照着她一副失神凹陷的

眼。她路过甬道，推了推觉慧锁上的门。 鸣 凤 (走到觉慧窗前，低低地)三少爷!

觉 慧 (以后一直在窗内答应，诧异地)鸣凤，你怎么还没有 走?

鸣 凤 (平淡里埋着失望的声音)我又来啦。

觉 慧 ( 烦闷地)怎么又来?你? 鸣 凤 (沉痛)我舍不得你。

觉慧(委婉地)鸣凤，你不要再搅我吧!我有事!

鸣 凤 (轻声，哀哀地)我不是来搅你，我就想再看你一眼!

觉 慧 (温和而肯定)不!

鸣 凤 ( 凄恻地)就一眼。

觉 慧 (恳求地)不，我真是有事啊!鸣凤，你好好地回去 吧，走吧!

鸣 凤 (含泪)那么我走了。

觉 慧 (安慰地)睡吧，不要再来了。

鸣 凤 (冤痛)不来了，这次走了，真走了。 〔鸣凤绝望地向甬道走下。

〔天空不断打着闪，淅沥不停的雨落在空空的庭院 中，檐灯凄惨暗红，在风雨中轻轻摇晃着。

**——幕落**

**第** **二** **景**

离第一景闭幕时约有两个钟点，半夜二时许。 雨落了一阵又停了屋外黑漆漆的，景是在觉新的卧 室内。

照一般说来，这还可以算是新房，他们——觉新 与瑞珏——住在里面有两年多了。这屋子的陈设虽 然没有大的改动，但较之两年前的新房已然迥异。 左墙的炕椅与屋中间的八仙桌子都已移去，现在靠 左墙放着一张大书桌，桌上放着笔筒，砚台，纸，与一 些洋装线装的书籍， 一个半旧的台灯。桌前一把有 靠背的楠木椅子，桌右端靠敞窗放一把在那时比较

新式的大摇椅。散窗前放一张小圆藤桌，桌上放着 那假龙泉窑的花瓶，瓶里插着白夹竹桃。瓶边一个 竹编的小小细致的针线簸箩，里面有还未做好的婴 儿的小鞋。正面墙门左手花架边，在那墙上挂的镜 框下面，放一把藤躺椅。右墙侧门边小条桌上，只放 着茶壶与几只茶杯。那葫芦形扁瓶移挂在这小条桌 墙角处，里面插了拂尘。床上外层那些多余的雕花 框饰因天热已经拆去，踏板也除去，两端的小坐柜只 留下一只，放在床前左边。床上换了雪白珍珠罗帐， 床右的幔子还是那米色绸子的，墙上的喜屏喜联等 皆已取下，现在在书桌那面墙上挂着一小条幅山水 画。敞窗上挂着两条上下卷的细竹帘，左边一条卷 了一大半，右边的一条完全垂下来。

〔开幕时，觉新默默地坐在书桌前，眼前摆着一册日 记之类的抄本，他看了看，又推在一旁，有点不安地 立起，仿佛向窗外谛听，却听不出什么动静。于是索 性阖上了那抄本，轻轻地向床边走去，立在床前，静 静地凝望着瑞珏和海儿。在雪白的罗帐中，母子二 人安详地酣睡着。他的脸露出慈蔼欣慰的微笑。远 远有一两声凄凉的犬吠，湖边的蛙声还不时传入耳 鼓。他似乎听见正墙外有人走近，回转身候望。

觉 民 (在门外，轻声)大哥睡了没有? 觉 新 没有，觉民吗?进来吧。

〔门开了，觉民走进来。

觉 新 (表面平静地)你怎么起来了?

觉 民 嗯，大哥你也没睡?(警惕地)你听见刚才东面一声 枪响么?

觉新(点头)听见了。

觉 民 (有一点担心地)我怕今天夜晚不大对吧!

觉 新 (沉重地)嗯，方才三爸来了，叫警醒点，说城里张督 军的军队不大稳。

**觉** **民** 是听说，(望着新)是不是要想个办法?

**觉** **新** 等等看吧，(摇头)半夜里，也没什么法子可想。 **觉** **民** 几点钟了?

**觉** **新** 有两点多了，雨不下了吧? **觉** **民** 雨住了好半天了。

觉 新 (抚慰地)你还是睡去吧。 觉 民 不，我还有事。嫂嫂呢?

觉 新 (用头指了指)床上，陪海儿睡呢。 觉 民 (谨慎地)不用叫他们起来吧?

觉 新 (镇静地)不用。海儿醒了又要哭。瑞珏为着侍候爷

爷的病有三夜没怎么睡了。觉慧呢? 觉 民 在屋里，为《黎明周报》赶稿子呢。

觉 新 (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哦，(立刻走到书桌前拉开抽

屉，取出一束钞票，递出)觉民，这是五十元。 觉 民 (跟随觉新走近书桌，莫名其妙地)做什么?

觉新(微笑)你们要的印刷费。(十分友爱地)以后别再糊 糊涂涂弄得三爸又知道了。

觉 民 (笑嘻嘻地接下)晓得。(诧异地)大哥你怎么忽然又 有钱了?

觉 新 (静静地)方才我跟瑞珏谈了谈这情形，她说她的积 蓄里可以拿出来用。

**觉** **民** **(犹豫地)那好么?嫂嫂的钱?**

**觉** **新** **(坦挚地)她喜欢为你们花钱，你们就拿着用吧。**

**觉** **民** **(感激地向床上望望，又转过头，无意中看见桌上那** **个抄本)这是什么?写得这么好**。

**觉** **新** **(又翻了翻)大概是瑞珏的日记。(幽默地笑着)我方** **才看了一两句，还写的是白话文呢。**

**觉** **民** **(也笑着)你不要笑，嫂嫂常跟我们借新书看**。 **觉** **新** **看什么?**

**觉** **民** **你看的她都看。** **觉** **新** **(惊异)真的?**

**觉** **民** **今天她又从我那里拿了一本《安徒生童话》**。

觉 新 (不信地)哦?(蹑足走到床前，轻轻拿起她枕边的一 本书，欢忭地)可不是?她真在看。

觉 民 (感叹地)就因为你爱看。 〔新望着书，又望望珏。

觉 民 (低声)大哥，你放回去吧，她叫我们不告诉你的。 〔新悄悄放归原处。

觉 民 (赞美地)女人真怪，爱起来，自己什么都忘了。(低 声)她对我们说是怕你知道笑话她，可是觉慧真聪 明，他的解释——(忽然远远有一声枪响，回顾)你 听，大哥，这是不是又一声枪?

觉 新 (谛听)听不大见。(走到窗前望望)外面漆黑!(踏

实地)不要紧，等等再看。 〔远处断续犬吠声。

觉 民 (忽然)大哥，是明天一见早就把鸣凤送到冯家去吗? 觉 新 (沉郁地)我也听说。我正想找母亲谈谈呢。(希望 地)不过也许不会。要是今天半夜真地出了大事，那

明天早上还送什么人?

觉 民 (深沉地)刚才黄妈可是到处找她呢。

觉 新 (沉吟)这半夜了，(有点关心)她会跑到哪儿去?

觉 民 (无端地)不会是 ?(远远有一声清晰的枪响)你

听，又一声枪! 觉新这回倒真是了 。

〔近处也有枪声响应，枪弹由空气穿过“呜呜”的金属

声，一声，两声，—— 觉 民 (不安地)我有点担心。 觉 新 怎 么 ?

觉 民(焦虑地)枪声的来处大概正是琴表妹住的地方。 觉 新 (沉重地)嗯，我也正想到这一点。

觉 民 (无意中)真是，大姨妈跟梅表姐也住在她们那儿呢。 觉 新 (徘徊长叹)不幸仿佛永远是跟着不幸的人走。

〔周氏匆匆忙忙由右墙侧门上，后随黄妈，提着灯笼。 周 氏 (低声，紧张地)你们听见枪声没有?

觉 新

(同时)听见了。 觉 民

**周** **氏** 传说外面已经在抢东西了。老太爷都起来了。三爸 把手枪也都拿出来了。老二，你赶快告诉老三，叫他 起来。

**觉** **民** (点头)我看看去。 〔觉民由正中门下。

周 氏 明轩，你还不快把瑞珏叫醒，先把海儿抱好。 觉 新 是，是。

周 氏 (匆促地)我还是到觉慧房里看看。(转身)

觉 新 (忽然追上前)黄妈，鸣凤找着没有?(周氏回头)

**黄** **妈** **没有。**

**觉** **新** **(迫问)母亲，鸣凤的事——**

**〔远远突然传来一声炮响，声震屋宇。**

周 氏 (着了急)明轩，什么时候了，还谈这些丫头们的事。 〔周氏和黄妈忙由正中门下。立刻又有炮响，附近也 陆续有了枪声。

觉 新 (跑到床前)瑞珏，瑞珏，起来，快起来。

〔珏早为炮声震醒，却还在朦朦胧胧的睡意中。 瑞 珏 (起来，坐在床上)什么?怎么?

觉 新 (缓和地)先起来一下吧，怕兵变，炮声很重，不知是 不是轰城。(一面为她拿过衣服，珏接下，连忙穿上)

瑞 珏 (笑着，一面穿，一面立起)真奇怪，我刚才还以为是 打雷呢。

〔外面又一声巨响。

觉 新 (有些慌急)是像城外的大炮向城里轰，你快把海儿 抱起来，我要到爷爷屋里看看去。

瑞 珏 (连忙从床上抱起睡着的海儿)不，不，你等我，我陪 你一道去。

觉 新 不。(向外走) 〔又轰一声响。

**瑞** **珏** **明** **轩** **!**

觉 新 不，我还是得去，瑞珏。

〔沈氏头发散乱， 一手抱着一个红漆首饰盒， 一手拉 着还未清醒明白的淑贞。大叫大喊，十分狼狈地由 侧门跑进来。

**沈** **氏** **(不知道是真害怕，还是找个机会可以吵叫)啊呀，明**

轩，不得了啦，要死啦，我屋子的玻璃都震破了。明

轩，怎么办，怎么办哪!

觉新(无可奈何地)五婶，不要紧，您先在我屋里坐一下。 我要看爷爷去。

沈 氏 啊呀，去不得呀，外面走不得呀!(拉着他)你不能去 呀，你那死鬼五爸也不知死到哪儿去了，这半夜了还 没回来。

〔苏福由正中门匆匆上。

苏 福 大少爷，老太爷叫您快去。(沈氏不觉放下手) 觉 新 (到珏面前)瑞珏!

**瑞** **珏** (望着他，诚恳地)你去吧，明轩。

〔外面又一声巨炮响，枪声续续断断。

沈 氏 (大叫)明轩，你别去，你别去，(新不顾，由正中门疾 步走出)明轩!(孤立无助的神色)这屋没有男人怎 么成?(对瑞珏，埋怨地)你怎么能放他走哇?

瑞 珏 (镇定地)他走了好，去了总可以为大家拿个主意。

**沈** **氏** (急了)可我们叫谁拿主意呀?(望着珏抱孩子徘徊， 立起拉着她)啊呀!少奶奶，你还不快收拾收拾你的 细软首饰金货，银货?

**瑞** **珏** 我要等明轩回来。

**沈** **氏** 好利害，明轩查你查得这么凶啊。

**瑞** **珏** (无法使她明白，只好笑笑)不，不是的，我就是要等 他回来。我现在没有心思收拾这些东西。(对淑贞， 和蔼地)四妹，别怕，坐下吧，不要紧的。

〔轰又一声巨响，淑贞大叫一声“妈”扑在沈氏怀内。 海儿也惊醒大哭，珏低低地拍着哄着，轻轻走来走 去，时而在窗口望着。

沈 氏 (厌人的数落着)哎呀，菩萨呀，救苦救难吧，不好啦，

完了，今天夜晚(拍着淑贞，哭哭啼啼地)我们娘儿俩 都要死在这儿啦，你那鬼爹爹呀!——(忽然望见瑞 珏不做声向正中门疾走)少奶奶，少奶奶，你要上哪 儿去?

**瑞** **珏** **(回头)我要看看明轩去。**

**〔珏抱着海儿由正中门下。** **沈** **氏** **真是做死啊!做死啊!**

〔同时由右墙侧门慌慌张张拥进来王氏等。她臂里

夹着一只小皮箱，一手领一个孩子，觉群和觉世—— 在第一幕第二场和三房的觉英一同闹新房的两个小 孩——婉儿臂里抱着一个未断奶的女孩，还提着灯 笼 。

王 氏 快，快，快点进来吧。婉儿，快，小心抱好六小姐。 沈 氏 四嫂，怎么啦，怎么啦?

王 氏 完了，完了，我们的屋脊都中了炮弹了。

沈 氏 哎呀，(吓得一时都想不起称呼)谁，谁呢?哦，四哥 呢?

王 氏 在上房老太爷屋里，就要来。五弟呢? 沈 氏 哎，我那死鬼呀!

〔五老爷克定急急忙忙由正中门上。

高克定 (指手顿足，似乎急于要找着沈氏母女的神色)唉，你 们在这儿啊，在这儿啊!快，快，快，快把首饰盒子给 我!快!

沈 氏 ( 翻 翻眼)你跑到哪儿去了?这半夜——

高克定 (顿足)哎，我早回来了，在爹屋里!不得了，(伸手) 快交给我吧，(非常着急的样子)万一乱兵进来 了，——

沈 氏 (刚递出首饰盒子，又缩回手，翻翻眼)给你?

王 氏 得了，五弟妹，这倒也是。这时候你不信男人，也得 信男人了。你就交给他吧!

**高克定** (欲擒故纵)这样说，我还不愿意要呢。

沈氏(忽然双手把首饰盒硬塞在他面前，仿佛不耐烦要的 神色)哎，你拿去吧，拿去吧!

〔枪声渐密，四老爷克安由正中门上。

**高克安** (对王氏)你怎么躲在这儿?(连说)这屋子待不得，

待不得，太危险。快到三嫂屋里去，走，走!

**王** **氏** (欲反对)不过，四老爷——

**高克安** (作揖)唉，我的四太太，今天你听我一次话好不好?

**王** **氏** (毅然)好，走，走，走!

沈 氏 (附和着，干脆地)走!走!

〔大家又都向右墙侧门拥出。 **沈** **氏** (盯着定)你怎么不走?

**高克定** (连忙支吾)我渴，我要喝一口茶，我就来。(走向小

条桌上倒茶，沈氏还在犹豫) **高克安** 五弟妹，快走吧。

〔都走出，屋里就剩下克定。他立刻放下茶杯，忙忙 打开首饰盒窃看，顺手就抓了一把金饰珠链，放在袋 内。克安又由右面侧门走进。

**高克安** (走到克定身后，并非故意吓他)你到哪儿去了?

**高克定** (惊顾)你呀!(黠笑，忙忙地)礼拜一，礼拜一那儿。 烟烧多了，幸亏我没有住下。翠玉还直问你呢!

**高克安** (指着)这首饰——

〔忽然又一声巨响，方才走出的女人孩子们又惊慌失 措地从侧门拥挤着跑进来。后面又跑来三房的觉

英 。

王 氏 (埋怨)我说不去吧，不去吧。三老爷院子差一点落 了一个炮弹，墙都快震倒了。(对吓得大哭着的觉 世)不哭了，不哭了。

沈 氏 (连声)菩萨保祐!菩萨保祐!好险!好险!

王 氏 (唉声叹气)哪里都不安全，现在只有听天由命了。

〔周氏由正中门推着觉慧进来，后随觉民。周一壁回 首急呼。

**周** **氏** **(失了声音)少奶奶，你还在外面干什么?快进来呀，** **你还不抱着孩子进来，少奶奶!**

〔瑞珏满脸焦虑期待的神色，不声不响，抱着海儿慢 慢地踱进。

觉 慧 (紧张地，低声向着婉儿)你，你看见鸣凤没有? 婉 儿 (苦痛地)没，没有!

〔觉慧忽然回头又向外跑。

周 氏 (着急)老三，你又上哪儿去? 觉 慧 (头也不回)我有事，我有事。

〔觉慧冲向正面墙，夺门而出。 周 氏 老三，老三!

沈 氏 (立在窗前大喊，指着窗外)啊呀，糟了，糟了，东边又

起火了，烧起来了。 王 氏 (惊问)什么?什么?

〔大家都拥到窗前，遥远的天空上，果然燎起 一 片吓 人的红光，熊熊然吐着无数的火舌，中间夹杂着爆 炸，房梁倒塌声和远远人们的呼喊声。

沈 氏 菩萨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女人们开始呜 咽 )

**〔克明由正中门紧张地走进，手里拿着手枪。**

高克明 (严重地)好，你们在这儿也好，前街的当铺已经叫乱 兵抢了。现在沿街地开门进户要来，(一边说，一边 来回踱步，紧握着手枪，四面莫名其妙地探望，同时 还忘不了文绉绉地)好，大家守在一起，现在是男人 们要尽忠，女人们要尽节的时候了。

〔大家瞠然相顾，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周** **氏** 三嫂呢?

**高克明** (大公无私地)我叫她在上房陪着爹，我也不管妻子 儿女的死活了。

〔沈氏哇一声大哭起来，枪声不断。 沈 氏 啊呀，这可怎么好哇，天哪!

**高克明** ((忽然声色俱厉)哭什么,听着!不要哭了!

〔大家突然静寂无声，就看见克明一个人紧握着手 枪，在屋中踱来踱去。

〔砰轰，又一声炮响。 王 氏 哎呀!(又不敢出声)

〔正中门外，觉新和陈姨太扶着老太爷急忙走进。

**高老太爷** (立在门口颤巍巍地)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快散

开!这样子一炮下来不都完了? **高克明** 爹 !

**高老太爷** 快走，快散开，先跟我到湖边上来。 **高克明** (抗议)爹，这不成!

**高老太爷** (愠色厉声)什么不成!快来!你的妻子我已经叫 她先去了。(转身欲行)

**觉** **新** 爷爷，我一个人先守在这儿吧? **高老太爷** 怎么?

觉 新 万一有乱兵进来，前院也有个主人可以支吾一下。

高老太爷 (点头)也好。(对大家)你们快来!(立即出门，陈 姨太扶着)

〔大家原来还在犹豫，看见克明受了申斥，就随着老 太爷，在乱枪声中慌慌地走出。只有大房的人留在 后面。

周 氏 (十分不放心)觉新，你还是走吧? 觉 新 (安慰着)不要紧的。

〔瑞珏暗暗地凝神望着他。

觉 民 ((勇敢地)大哥，你们都去，我在这儿守。 觉 新 ((友爱地)不，你去，让我在这儿。

周 氏 (苦劝)觉新，去吧，这里太危险。

觉 新 (催促)快去吧，母亲，不要惦记着!(紧张地微笑)世 上哪有这样多的危险?

瑞 珏 (沉静地)母亲，走吧，还是走吧!

觉 新 对，快走。(忽然)三弟呢? 觉 民 出去了。

**觉** **新** **那还不快找?走，你们走!**

周氏(毅然)好，走，走!(拉着瑞珏)少奶奶。 瑞 珏 (摇头)不，我不去，我陪着。

周 氏 (没有办法)那我们就都不走。 瑞 珏 (祈求地)明轩!

觉 新 (坚决)不，你去!

瑞 珏 (几乎是哀恳)明轩!

觉 新 (沉重而委婉地)瑞珏，你要想着我们的海儿。

**周** **氏** **少奶奶!** **觉** **民** **大嫂!**

瑞 珏 ( 黯 然，镇定地)好!

〔瑞珏望了望觉新，随着周氏和觉民走出正中门。外 面黑暗中枪炮声逐渐轰响。觉新紧张而哀痛地望着 窗外。舞台渐黑，表示经过一段相当短的时间，又明 亮起来。屋外枪声渐稀，时有流弹呜地一声从空气 中穿过。窗外火光渐微，觉新把躺椅搬在窗前，靠着 默想，膝上摊开一本书，仿佛很安闲的神气。

〔由正中门匆匆走进瑞珏。

瑞 珏 (一眼望见觉新，就立在门口，微喘着，感谢的目光， 低声)明轩!

觉 新 (回头，惊异地立起)你，你怎么回来了?

**瑞** **珏** (缓缓走到新面前，温厚地凝视着)我，——我要陪着

你 。

觉 新 海儿呢?

瑞 珏 交给妈了。(忽然扑在觉新的肩上哭泣)明轩! 觉 新 (抚慰)珏，不哭，不哭，不哭!

瑞 珏 (感动地)怎么这一会儿好像有一生那样长。

**觉** **新** ( 缓缓推开她，微笑)你看，快没事了，哪里有危

险?——爷爷他们呢? 瑞 珏 都好，都在朱楼歇着呢。

觉 新 (谛听)你听，仿佛枪声稀多了。 瑞 珏 (点头)嗯，(转身向右面侧门走) 觉 新 你上哪儿去?

瑞 珏 (自然而宁静地)我去到厨房给你拿冰糖莲子。

觉 新 (忍不住笑着拉回她)你别发疯，外面还放着枪呢。 瑞 珏 (温顺地)那你就躺躺吧，好不好?我替你守着。

觉 新 (恬静地)不，我一点也不累。(微笑)这一会儿我才

**觉得真舒服，真自在。**

瑞 珏 怎么?

觉 新 (愉快地)你知道么?这是第一次，这个大家——

**瑞** **珏** **(忽然领悟，笑着)这么清静!** **觉** **新** **(点头，慢悠悠地)嗯!都走了。**

**瑞** **珏** **(一脉深情)就我同你!(快慰而天真地)这才是我们** **的家呀，明轩!**

**觉** **新** **(感觉到从来未有的轻松)嗯，没有人，没有任何别的**

*人!*

瑞 珏 (共鸣着同样的心情，欣喜地重复着)仿佛这个世界 上只有你同我。

觉 新 (笑着举起手里的那本书，却又带几分悲哀的口气)

你说这个世界，真像这本童话里说的世界吗?

瑞 珏 (娇嗔地伸手要抢回)啊，明轩，你看了我的书! 觉 新 (活泼地，像质问一个小孩子)你为什么要瞒我?

瑞 珏 (腼腆地，低下头又抬起来，笑着说)因为我，我就喜 欢看这种小孩看的书。

觉 新 (爱怜地，望着她)珏，你会老么? 瑞珏(天真地)怎么不会?

觉 新 (打趣地)老到七十八十的，头发白了，嘴癟了，变成 个没有牙的小老太太。

瑞珏(不让他，笑着伶俐地)你也拄着棍儿，整天唠唠叨 叨，变成个颠三倒四的老头子。

觉 新 ( 点 头 笑 ) 那 个 时候—

瑞 珏 (想着惊笑起来)啊，那个时候海儿都长大了。 觉 新 (故意地)不，我们的女儿长大了。

瑞 珏 ( 懵 懂)女儿?

觉 新 (暗示地，笑望着珏的身上)不就在这儿? 瑞 珏 (羞涩地低下头)明轩!

觉 新 (做着梦)那时候我们也有姑少爷了。

瑞 珏 (又明爽地微笑起来)嗯，我们也有儿媳妇了。 觉 新 老头子老太婆坐当中。

瑞 珏 (也愉快地和他同样做着欢喜有趣的梦)儿子儿媳妇 站在这边。

觉 新 (凑趣地)姑少爷跟女儿站在这边!

瑞 珏 (忽然满心的期望，叹了一声)明轩，我们为什么不能 像二弟跟琴表妹似地再——

觉 新 再 — —

瑞 珏 (沉挚)再从新认识，恋，恋爱一次呢? 觉 新 为什么?

瑞 珏 (再恳切温厚地望着觉新)不要以为我没见过人哪， 明轩!(说不出来那样深的情感)换了地位，我能像 琴表妹进学校，有机会看许多许多人，(鼓着勇气，但 是非常快乐地说出来)我谁都不会要，我还，还是要 挑选你呀!

〔新正欲说话。

〔袁成由正中门上。

袁 成 大少爷，姑太太跟钱大姑太太逃难来了。

瑞 珏 (欣喜地)梅小姐呢? 袁 成 也来了。(即下)

瑞 珏 (回顾新，喜悦地)梅表妹来了。 〔觉新惊愕地立在那里。

〔门外黄妈的声音：这不是梅小姐吗?快进来吧!

〔正中门开，黄妈满眼同情地让进来一位穿着素衣的

消瘦女子。她立在门口，迷惘哀痛地望着屋内这一 对少年夫妻。

瑞 珏 (迎上前，亲热地)是梅表妹吧?

〔那女子凄恻地微笑，点了点头。觉新目不转睛地呆 望着她，琴穿着一件雨衣，提着一只小箱子，由正中 门背朝观众退进来。

琴小姐 (对外)妈，钱大姨妈，快进来，先在大表哥屋里坐坐 吧 。

〔黄妈连忙为她提拿衣箱，琴转过身，惊望着这还未 开始说话的三个人。

(舞台全黑)

**——幕落**

**第** **三** **景**

又过了十几天，城内的乱变已经逐渐平定。外 面落着阴雨，一连几天不放晴，气候忽然转凉，有若 早秋。依然在觉新和瑞珏的寝室里，早晨八时左右。 觉新的书桌上放着小皮箱和路菜盒子，桌旁立着一 只精细的网篮，一把老人用的黑绸雨伞斜在篮边。

〔开幕时，钱太太立在桌前正从皮箱里找着什么,刘 四姐在一旁撑着箱盖。钱太太穿着宝蓝绸上身，黑 绸裙，除了额上多添几条皱纹外，旁处都不见老。身 骨依旧十分硬实，眼神仍然那样饱满而强傲。刘四 姐——微笑着，小心翼翼地侍候这位老奶奶，一手替

她拿着那只精细的旧拐杖。周氏正撩开窗帘，探望 窗外的雨。沈氏离钱太太不远，拿着金耳挖子剔牙， 一面好奇地伺望着她。

〔半晌。

钱太太 (从箱子里取出一条摺好的白手帕，由刘四姐手里拿 起拐杖，对刘)成了，关上!

刘四姐 (关好箱盖，殷勤地)还要什么不，钱大姑太太? 〔钱望望她，理也不理，转了头。

〔刘四姐晓得她的脾气，就笑着把箱盖掩好，走到右 面床前收拾堆起的被褥和床前小桌上的零碎。

沈 氏 (客气地)一会儿还是由大嫂跟我一块儿送送吧。

**钱太太** (爽快地)不，别送。我上路就不喜欢人送，哭哭涕涕 的，不痛快。

**沈** **氏** 要不，叫明轩送送吧。

**钱太太** (摇头)谁都用不着，麻烦!(坐下来)

〔周氏由窗前走过来。 **钱太太** (望周)雨还在下么?

**周** **氏** (点头)嗯。(惜别地)真是的，住了这几天就要走了。

**钱太太** 瞎!(难得说句笑话)就是一辈子的夫妻，到了(做 “终结”讲)还不是各走各的路。

**沈** **氏** (看她今天兴致好，又凑趣地)我看再打八圈再走吧? **钱太太** (幽默地)不打了，再打我就该找鸣凤去了。

沈 氏 哎呀，好快呀!(望周)一晃鸣凤死了十来天了。 **周** **氏** ( 有些凄怆)嗯。

**钱太太** (衷心赞叹)好，好，这孩子死得好!有志气的孩子! 说不去，就不去，不像那个丫头，(鄙夷地)那个叫什

么的丫头，那个四房的——? **周** **氏** (怜惜地)婉儿。

**沈** **氏** 您看，您一来都赶上了，这个死，那个嫁。

**钱太太** (不满意，翻着白眼)嘻，什么嫁?那叫“嫁”?替死 鬼!送到冯家去当什么大姑，那叫“嫁”?

**沈** **氏** (勉强解释)也是四人轿抬去的，不叫“嫁”叫什么呢? **钱太太** “活埋人”!这个老鬼真不知害了多少小姑娘啦!

沈 氏 (顺口说)大嫂，四太太今天还在气呢。

周 氏 唉!有什么法子?老太爷的吩咐，说叫婉儿去替，太 太还不是只好听着。

〔瑞珏拿一件薄织贡呢的黑坎肩由右面侧门走进来。 她穿着一套淡蓝色隐约织了一点灰丝的羽纱衣裙， 夹上身滚着灰边。胸前插一根穿着线的针，中指戴 一个银顶针，神色悒郁，但尽力不使心里的忧愁露在 面上，像是很欢忭地走进来。

**瑞** **珏** (微笑着)大姨妈，改好了。(持起夹坎肩)您穿上试 试吧?

**钱太太** (快慰地)好快呀。(一面穿一面喜爱地望着珏。珏

低头为她系着纽扣)好，好。 **沈** **氏** 我们少奶奶的针线怎么样?

钱太太 (满意)好，好!你看，正合适!(望周，夸赞瑞珏)改 得多巧啊。(不觉拉起瑞珏的手，握在自己手内)四 妹，我可喜欢你这个儿媳妇!(抚摸着，笑着)你看， 她的手多“肉头”(“丰满”的意思)啊!

周 氏 (说笑话)那就给你做干女儿好不好? 钱太太 (爽快)好，自然好。(对珏)你愿意不? 瑞 珏 (羞涩地点点头)愿意。

钱太太 (不由摸摸她的丰润的面颊)哎，这哪像生过孩子的 母亲哪!(和悦地)你自己都是个孩子喔!(忽然眨

眨眼)怪，那一天是你么? 沈 氏 哪一 天?

钱太太 (嫌她记性坏，不耐烦的口气)就那天，他们结婚那 天。我在新房里碰见的(望周)是她么?

周 氏 (笑着)不是少奶奶是哪个?

**钱太太** (回头又端相瑞珏，十分正经地)怎么看着比那一天 倒小了呢?(指着珏笑)你呀，好，好，胖胖答答的，是 个有福的相。(对周，忽然板起面孔说)我可不喜欢 我那个女儿，脾气古怪，这第一就不像我。

周 氏 (想起来，对珏)你梅表妹呢?

瑞 珏 在走廊上抱着海儿跟琴表妹说话呢。

〔刘四姐正抬头谛听，知晓了海儿的去处，就走出侧 门去找。

**钱太太** (又拉起珏的手)你喜欢我那女儿么? **瑞** **珏** (诚挚地)嗯，喜欢。

**钱太太** (指着她，似乎是责备，其实是喜爱)你昧良心说话。 **瑞** **珏** (老实地)不，大姨妈。

**周** **氏** (打趣地)少奶奶，你得小心哪，你大姨妈的脾气!你 可得顺着我这位老姐姐讲。

**钱太太** (横顺是瑞珏有理)不，不，她对，她对，她有什么说什 么。(望着沈)就这点逗人爱，逗人喜欢。

**沈** **氏** (助兴)大姐，快点把城外的房子修好，接她去住吧。 **钱太太** 一定，一定，就是那个地方太僻静，离城远，(对珏)要

过好几道桥才到啊。 瑞 珏 (笑着)好。

**钱太太** 旁边还有一大片坟地。 **瑞** **珏** (温和地颔首)好。

**钱太太** (高兴地)那就成了，等我下半年一从外县回来就催 我那些佃户们帮着修，再盖两间新房子，盖好了就来 接你。

**沈** **氏** 快盖吧，快为你这干女儿盖吧。 **钱太太** (笑嘻嘻地)嗯，盖，盖。

〔黄妈由右面侧门上。

**黄** **妈** (对钱)姑太太在三太太房里说您早点吃得太早了， 再去吃碗面吧。

**钱太太** 还吃面，不是就走么?

**周** **氏** 多少吃 一 点也好。你这趟路很远呢! **钱太太** (对周、沈)好，那么我们去吧。

〔黄妈抢前打开侧门，钱、沈、周走出，屋内留下瑞珏。 瑞 珏 (半晌，渐渐脸上浮现出深沉的哀怨，望着侧门，低微

地长叹一声)唉!(缓缓向书桌走去，右手搭在网篮 上，对着它怨慕地注视一下)

〔由正中门走进来觉新，穿着半旧淡灰夹袍，黑皮鞋， 拿着雨伞，面色憔悴，神气有些沮丧，却强自打起若 不在意的笑容。

瑞 珏 (望着新)轿子预备好了? 觉 新 (放下伞)就好了。

瑞 珏 哦。(关心地)你不冷吧?

觉 新 不。(不自觉地长叹一声，望着珏和网篮)大姨妈呢? 瑞 珏 刚出去，在三婶屋里。

〔新缓缓由右面侧门下。珏抬头望着他的背影，眼里 浮起哀怨的泪。她缩回右手，取出手帕微微揩擦一

下 。

〔觉民穿着黑制服由右面侧门进。

**觉** **民** **(低低地)嫂嫂。**

瑞 珏 (转身，立刻掖起手帕，微笑)二弟。 觉 民 (亲切地)你好一点了么?

**瑞** **珏** **(不明白)我?**

觉 民 (同情地)你不舒服了吧? 瑞 珏 (诧异地)没有。谁说的? 觉 民 (迷惑)陈姨太。

瑞 珏 (摇头)没有。(烦恼地)她老人家为什公总好对人说 我不舒服呢?

觉 民 (怜悯)嫂嫂，你嫁到我们家里来，真是委屈了你。 瑞 珏 (慰解地)别这么说，二弟，我很快活呀。

觉 民 (关心地，指着侧门)怎么刚才大哥，ℴ

瑞 珏 (哀伤地)他一向是这样，痛苦的时候多，快乐的时候

*少。*

〔琴由右面侧门上。

琴小姐 大嫂，海儿哭着找你呢。

瑞 珏 ( 露出母亲的慈爱)在哪儿? **琴小姐** 陈姨太房里，刘四姐抱着呢。

〔珏由侧门下。

**觉** **民** (讶异)梅表姐呢?

**琴小姐** 一个人又到湖边上去了。 **觉** **民** 怎么让她一个人，你?

**琴小姐** (悯恻)让她一个人到梅树林子再看一遍吧，这次她 见着大表哥跟大表嫂，她更要想着从前在这儿的好 日子了。

**觉** **民** 我真不愿意看她穿那么素的衣服。

**琴小姐** (万分同情)就是啊，怎么嫁过去半年丈夫就死了呢?

**觉** **民** (担忧)我怕她也活不长啊，身体这么坏，尤其现在大 哥仿佛完全把她忘记了的样子。

琴小姐 (爽朗)不会的，不会的。大表哥那个人，连鸣凤死了 都难过许久，一时放不下的，他怎么会——(忽然)三 表弟这两天怎么样了?

**觉** **民** (皱眉)还是那个样，简直不说话。

**琴小姐** (点头)嗯，我都怕看他，冷冷的，仿佛谁都恨似的。

**觉** **民** (伤心地)我问他，他不理我。尸首从湖边上捞出来 以后，我只听见他哭过一次，至今他跟谁也不提鸣 凤。(不觉拉起琴的手)琴，我难过，他事前不告诉 我，事后又不许我来安慰他。他忘记了我是他的哥 哥。我爱他爱得跟，跟爱你一样，可他不理我，简直 地不理我，把我看成路人，(呜咽起来，两手蒙着脸， 伤痛地挨到床前)看成路人!

**琴小姐** (追过去，拿出手帕递给民，同情地)不，不难过，不难 过，让我们一块来安慰他。

〔淑贞拉着觉慧的手打开右面侧门的一半，探出身 来。

**淑** **贞** (回头)三哥，我们从大哥屋里穿过去吧? **觉** **慧** (还在门外)没有人吧?

**淑** **贞** (拉进来觉慧，活泼地)你看哪有人?

〔觉慧穿着藏青的旧制服，裤管沾染了许多湿湿的黄 泥点，皮鞋满是土污，头发有些蓬乱，面容消瘦，眼内 藏蓄着强压下去愤怒的火。淑贞穿一身花衣服，提 着一个精细的小鱼笼。

淑 贞 (娇嗔)三哥，你答应过我到湖边上钓小螃蟹! 觉 慧 (沉郁)不。

**淑** **贞** **(希望的目光)那么明天吧?**

觉 慧 (依然)不。

**淑** **贞** **(恳求)后天吧?**

觉 慧 (摇头)不。

椒 贞 (最后的请求，切切地)等着天晴吧? 觉 慧 (爱怜而怅恨地苦笑，摇着头)不。

〔他们一边说，一边走，到了正中门前。觉民忍不住 由床前跑出来。

觉 民 (痛苦地)三弟!(琴随在他身后) 觉 慧 (回头望见，冷冷地)你们在这儿。

觉 民 (拉着他的手，热热地握着，摇着，怨望地)觉慧，你不 能这样，你不能对我这样，对我们这样，你——

〔由正中门踱进来钱梅芬。 琴小姐 梅表姐!

觉 民 (回头，放下觉慧的手，转对梅)回来了?

〔那苍白瘦弱的女子微微地点点头，清秀的脸上掠过 一丝悲酸的笑影。她低着首，整个浸沉在徘徊追念 的凄恻的情怀中，沉默地踱到书桌前面，放下手中一 把深绿的油绸雨伞，用手帕揩揩额前的雨珠，把眼前 一绺为雨水淋湿的发撩开，轻轻拢在后面。她有二 十三岁，较觉新只小几个月；神色举止看来比她的年 龄应有的更为成熟老干。一种忧伤、沉闷、悒郁、哀 苦的情绪似乎永远在她的心底滞留不去，使人见着 她不由得抑制住自由的呼吸，感到她身边带来的那 样沉重的气压。比她的母亲通晓人情，生性也纤细

聪明，因之整日处在母亲那横冲直撞，忽冷忽热的母 爱中，确实有一种不为人了解而又无法解释明白的 苦痛。她穿一件银灰色的夹衫，镶着素白的滚边，一 条较上身尤淡的灰白色薄薄的毛织品长裙，几乎拖 在脚面。微微有些咳嗽，不时抚着胸口，仿佛里面是 堵塞着的。

**觉** **慧** (望望屋里的人，怨艾地叹了一声)唉!(拉着淑贞走 出 )

**觉** **民** (追去)三弟!

〔觉民追着觉慧和淑贞，疾步走出正中间。 **琴小姐** (近梅，低声，同情地)看了么?

**梅小姐** (低首打开了书桌上的皮箱，拿起一件背心望望，凄

楚地)看了。——要走了吧，我们? **琴小姐** (怜悯地)大概还有一会儿呢。

〔外面觉民声：琴，你来一下!

**琴小姐** 嚷。(回首对梅)你坐坐，我就来。

〔琴由正中门下。

〔梅独自立在桌前，慢慢把背心放回箱里，哀伤地四 面望着，追忆着，留连着，目光渐渐停留在那张寂寞 的空床上，不觉低下头，关上箱盖，推开皮箱，再也无

心收拾，缓缓向右面侧门走。 觉 新 梅 !

〔她抬起头，望见新正立在侧门门口怆然注视着。她

愣在屋中，半天，二人说不出一句话。 觉新(低声)轿都快预备好了。

梅小姐 (缓缓)那么,就要走了。

觉 新 (依依不舍)外面还落着小雨呢。

**梅小姐** (沉滞地)妈说要走就得走的。

觉 新 (半晌，又——)天气忽然变凉了，你，你们的衣服带 够了么?

**梅小姐** 够了，表嫂借给我衣服了。

觉 新 (微叹)唉!快得很，到底还是要走了。 **梅小姐** (望着新)嗯，住了也有十几天了。

觉 新 (悄切地凝望着)回到乡下，每天干些什么呢?

**梅小姐** (摇摇头，悒悒地)乡下没有什么事情。夜晚睡不着 呢，躺着等天亮；天亮起来了，就坐着等天黑。

觉 新 (愀然)你，你也许还要回到他们家里去吧?

梅小姐 (片刻，才—— )也许不必去了，人既然是不在 了。——他们家里的人并不喜欢我。(微微咳起 来，抚着胸口)

觉 新 (疚痛)身体要紧呀，梅，你不能老这样地病，病下去。 梅小姐 (凄笑)也许幸而有这一点病陪着我，不然，日子会觉

得更长了。 〔 半 晌 。

觉 新 (忧虑地)姨妈还是那个样子吧? **梅小姐** (绝望)嗯，她是不会改的。

觉 新 (长叹一声)你走了，还会想，想着我么? **梅小姐** (低首)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觉 新 (哀伤地)这次分开了，真不知什么时候再见面了。 梅小姐 (低声)嗯。

觉 新 (忽然激动地)我们就像隔在两个坟墓里的虫一样， 谁死谁生，谁也不会知道，永远见不着天日，永远出 不了头。(隐泣起来)

梅小姐 (哀痛地抚慰)你真爱哭啊!不要哭了，让我们再看

一看这外头的梅林吧!(踱到窗前)

觉 新 (随着)嗯。(凝望窗外一片凄迷的雨)雨又下起来 了 。

**梅小姐** (伸出苍白的瘦手点指着)我们一小就在那块地方玩 大的呀。

**觉** **新** (逐渐沉浸在回忆里)嗯，我们在这间书房里读过书， 谈过话。

**梅小姐** 照着一个小油灯，——

**觉** **新** (渐近梅)做着同样的梦，同样的 ~~·~~  **梅小姐** (哀怜地望着他)你又喝酒了，大表哥! **觉** **新** 嗯。(低头)

**梅小姐** (诚挚地)不要再喝酒吧，你该想着表嫂，她真是个可 爱的妻子啊。

**觉** **新** (领会，沉闷地)嗯，我知道她好。

**梅小姐** 那你就不要顾虑得太多了，(沉静地)我会过得很好

的 。

觉 新(冲动地)梅，让我们再通通信吧! 梅小姐 不——(心痛)何必再惹些烦恼呢?

觉 新 (迫急地)让我再知道一点你的消息!我，我结婚那 一天，我托琴表妹带给你一封信，在那信里，我喊，我 叫，我要你听，听着我，我，——(顿住，慢慢转入低缓 失望的声音)可你当天就走了，一声不响就走了。

梅小姐 (哀怨)走得好啊!佛说最痛苦的地狱的冤魂是没有 喊叫的。

觉 新 (激切)可我们是人哪!我们是活着的人哪!梅，我 想过，我想过，我们要互相知道一点消息。(把梅拉 到书桌前)来，来，梅，你听我的话，你必须听我这一

次话。你写下你的通信地址。我去拿我上次没送到 你手里的信；你看了，你不写，也会写的。

〔觉新把她按在书桌前椅子上，就匆忙由正中门跑出 去 。

〔梅被这一阵激动弄得有些昏眩，稍微静了一下，持 起毛笔，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个字，忽然一阵刺心的 抽痛，忍不住掷下笔扑在桌上哀泣起来，这时由右面 侧门慢慢踱进来瑞珏，抱着熟睡了的海儿凄恻地望 了一刻，悄悄走到床前，把海儿放好，由床前小桌上 倒了一杯水，端起来，轻轻走到梅的身旁。

瑞 珏 (温和地)梅表妹。

梅小姐 (一直在低声隐泣，突然听见耳边的声音，仓促坐起) 哦，大表嫂。

瑞 珏 (递出)喝一点水吧。

梅小姐 (立起接下)哦，谢谢你。(喝了两口，珏又接在手里)

瑞 珏 (把杯子放在书桌上，同情地)不要回去了，再多住几 天吧。

**梅小姐** (涩涩地)我，我也想回去的，大表嫂。

瑞 珏 (恳切)梅表妹，我是真想留你多住几天呢。

梅小姐 (点头)我知道，大表嫂。(凄笑)就是住在人家家里 总有些不惯的。

瑞 珏 (微顿，哀怜地)你住了这几天，连海儿都舍不得离开 你了。

梅小姐 (沉挚地)嗯，我真喜欢海儿。(忽然微笑)你说要给 我他一 张相片的。

瑞 珏 真是的，我几乎忘了。(走到床前，举起梳装台前一

个小镜框)就拿这一张吧，你走得太仓促了。

梅小姐 (随到床边，低头疼爱地望着熟睡的海儿，微笑)睡着 了 。

瑞 珏 (慈爱地俯视着)嗯。(举起相片)你要这张么?

梅小姐 (接下，一面看相片， 一面望着床上的小孩，欣慰地)

真乖，那一双眼睛才像爸爸呢。

瑞珏(快乐地指点)你看那鼻子不像么? 梅小姐 (赞美)嘴也像。

瑞 珏 还有这一对大耳朵!

梅小姐 (欣悦)都像，都像，有了这么一个孩子才真快活呢。

瑞 珏 (忽然为梅感到一种悲戚)是啊，有了孩子就不寂寞 多了。

〔梅垂首无语。

瑞 珏 (拉起梅的手)梅表妹，(天真地)真的，有时我真想把 海儿送给你呢。

梅小姐 (黯然)不，不，我有一张相片就成了。

瑞 珏 (愧赧地)我知道我说的是空话。不过，梅表妹，我看 你要走了，(深厚地)我真恨不得把什么都给了你，只 要你能快活一点，他——(愿然)他也能快活一点。

梅小姐 (惊愕)大表嫂!

瑞 珏 (悲戚)你们哭了。 梅小姐 我们?

瑞 珏 (低头)他跟你。

梅小姐 (俯首，痛苦地)大表嫂!

瑞 珏 (抬头望着梅，坦挚而温婉地)梅表妹，你千万不要弄 错了我的意思，我，我——

梅小姐 (无可奈何地)表嫂，我知道你晓得。(低首)可我是 要走的人了。(缓缓)并且我以后不会再来的。

瑞 珏 (焦灼)梅表妹，你，你——(绝望地)人的话真是不中 用呀!我不是要你那么想我。如果我，我要你那么 想，我何苦在你要走的时候，提起这件事呢?

梅小姐 (岔开，低声)大表嫂，你听，别是我母亲来了吧?(欲 行)

瑞 珏 没有，她没有来，轿子还没有预备好呢。 . 梅小姐 是吧?(又要走)

瑞 珏 (恳切地)不，梅表妹，你不要走。(拉着她)我真有话 讲，我也是——(几乎是乞怜地)有许多话没有人可

以讲，我也苦得很呢。

梅小姐 (缓缓地)我知道，我知道。

瑞 珏 不，梅表妹，你不要想远了啊。我，我说不出。(哀 切)我真不是专替自己想的人。(鼓起勇气)我替你，

你们想过多少次啦，我真是—— 梅小姐 大表嫂!

瑞 珏 你让我说完吧!(泫然流下泪来)我真是好几次想回 自己的娘家，—一

梅小姐 (惊愕)你——

瑞 珏 把他跟海儿交，交给你——

**梅小姐** (哀痛)大表嫂，你真不知道你自己说的什么,我，我 就要走了。

瑞 珏 (恳挚而沉痛)梅表妹，他真苦啊。我看他苦，我的心 都痛了啊!(哀望)你不笑话我吧?这个家里没有人 真懂得他，没有人真爱他，我知道你是懂得他的，你 也是真爱他的。所以我老觉得我的话你懂，你明白。

梅小姐 (凄然)表嫂，你叫我懂什么呢? 瑞 珏 我，我真爱他呀!

**梅小姐** (低首)我知道，表嫂。

瑞 珏 不，你没有明白。我真是爱他，真是说不出的那样 爱，那样爱啊!他快活了，我才快活。可他这么苦! 这么苦!他从来没有畅快地大笑过一次啊。所以梅

表妹，我才想—— **梅小姐** 想什么?

**瑞** **珏** 我才想着我方才说的话，ℴℴ **梅小姐** 你 — —

瑞 珏 (诚恳地)说来你不会信，我真是认真的，我不是说假

话讨巧，我不是造作呀。你会明白一个女人爱起自 己的丈夫会爱得发了疯，真是把自己整个都能忘了 的 。

**梅小姐** (坦白)大表嫂，你真福气，一个人嫁出去，能这样爱 自己的丈夫，才真幸福啊。

瑞 珏 (挚切)梅表妹，你想想吧，你就要走了。你应该好好

为着他想，也为着你自己 — **梅小姐** (悲哀地笑)不要说笑话吧。

瑞 珏 (诚挚地)我不是说笑话啊。

梅小姐 (望着她，缓缓地摇着头)那么,你离开他不痛苦么? 瑞 珏 (压制)嗯，——不。

梅小姐 你家里看你回来不痛苦? 瑞 珏 (低首蹙眉)嗯，——不。

梅小姐 (声音颤抖)海儿离开了你不痛苦?

瑞 珏 (泫然)呃，嗯——

梅小姐 你离开了海儿不痛苦?

瑞 珏 (哀哀哭起来)我是痛苦啊，我是痛苦啊!可我有什 么法子，我真是不忍再看他那样苦啊!

梅小姐 (憫恻地)大表嫂，苦是尝不尽的。你想得太多了。 (抚慰她如同自己的妹妹)大表嫂，你，你比我小吧? 你有—

**瑞** **珏** (抬头)二十。

**梅小姐** (惊讶)二十!(笑着)大表嫂，你还是我的小，小妹妹 呢。不要再想了，不要这样苦自己，为什么想起那么 怪，那么怪的念头呢?

**瑞** **珏** (纯真地)怪么?

**梅小姐** (爱怜地)你能说不怪么?(感叹)人世间的事情复杂 起来真复杂，简单起来也是真简单的。(诚挚地)大 表嫂，你什么都对我说吧，我告诉你，我这次来了，看 见了你们，我真是替他高兴哪!

**瑞** **珏** 真的?

**梅小姐** 我现在知道了他真有一个人在他旁边

**瑞** **珏** (真挚地)我老觉得我配，配不上他呢。

**梅小姐** (微笑着)我倒是觉得他有点配不上你呢。(又转为 忧愁地)不过，他身体不大好，他——

**瑞** **珏** (温和恳切)我会照护他的。我真，真恨不得拿出我 的性命来，来——

梅小姐 (安慰地)我知道你会。大表嫂，好好照护他吧，我也 尽量使你快活呢。

瑞 珏 (忽然稚气地)你不是说过你要看他小时候的相片 么?

梅小姐 嗯，是啊。

瑞 珏 (忙走到书桌边，由抽屉里取出一束零散的相片，欣 喜地)你看这都是。(一张一张地挑出来)这是他跟 我死去的公公一块儿照的。你看多好玩，他的眼睛

**多像海儿，你看，(笑起来)还穿着开裆裤呢。** **梅小姐嗯** **。**

瑞 珏 (像一只复苏的小鸟止不住地欢唱起来)这一张是跟 大姨妈照的。哦，这张还有你呢。(赞美地)那时你 多小啊!多好看哪!就在这书房门口照的吧?你看 还有爷爷，有二弟，有琴表妹还有他。你看，你还扎 着两条小辫子，一双眼睛，多大，多美啊!多聪明，多 快活啊!真是——

〔梅听着听着瑞珏的话，不由得低低哭泣。 瑞 珏 (才觉出——)梅表妹，你——

〔觉新由正中门走进，拿着一封旧信。

觉新(惊讶)你在这儿!快去告诉大姨妈说轿子已经预备 好了。

**瑞** **珏** **好** **。**

〔珏低头由右面侧门下。 觉 新 (焦灼地)她说了些什么! 梅小姐 没说什么。

**觉** **新** **真的?** **梅** **小** **姐** **嗯** **。**

觉 新 (举起旧札)这就是那天你没有收到的信，你看吧? 梅小姐 (摇头)不，不看了。

觉 新 怎么?

梅小姐 (无望地)看了又怎么样呢?

觉 新 (迫切)那么以后寄给你吧。(伸手)你写的地址呢? 梅小姐 (缓缓地)我没有写。

觉 新 没有?

梅小姐 (悲哀而肯定地)不想写了。

觉 新(迷惑地)为什么?

梅小姐 (哀切)我写不下去。(瞥见方才放在书桌上的海儿 的照片，满腹说不尽的叮咛，希望，和哀痛)大表哥，

忘了我，想着自己，想着海儿，还想着她吧。我—— 觉 新 梅 ! —

〔陈姨太推开右面侧门进。

陈姨太 (望了一下)哟!(回头笑说)他们俩在这儿呢。

〔梅和新远远分开，梅转身低头把海儿相片缓缓放进 皮箱里。

〔由侧门走入钱太太、周氏、沈氏、瑞珏、黄妈和刘四 姐都提着钱太太和梅小姐的物事。周氏用手帕擦着 眼角。

钱太太 (望了珏一眼，笑对新)明轩，你这个小傻子，你不知 道你手里有多大一个宝贝呀。梅芬，你跟各房的长

辈们都辞过行了么? 梅小姐 都辞过了。

周 氏 (十分矜恤地)梅姑娘，你这两天病好一点了么? 梅 小 姐 好 。

周 氏 胸口还痛么? 梅小姐 (低声)不。

周 氏 (嘱咐)以后——

钱太太 (不知体贴地)哎，我这个女儿啊，成年地病，成年地 就是苦痛，苦痛，不知一年到头，哪儿来的这些苦痛! (望珏)可不像我这个干女儿，成天地笑笑眯眯——

陈姨太 (似乎是打趣地)别夸了，您的干女儿现在也是有病 啊 !

**钱** **太** **太** **病** **?**

沈 氏 (笑望珏)你吃梅子不?我屋里还有呢。 钱太太 (莫名其妙)吃梅子干什么,够酸的!

陈姨太 (尖笑，望着新)酸了才能治病啊!

钱太太 (恍然)哦，哦，哦。(转向周，欣喜地)什么时候?什 么时候?

瑞 珏 (羞赧地)妈!(低下头) 〔周笑着附耳告钱。

钱太太 (连连点头)哦，哦，哦。(笑出声)我来的，我来的，到 时候我一定来的。

〔梅痛苦地立在桌前凝望着。 觉 新 (悲痛地)该走了吧?

〔琴由正中门匆忙走进，后随袁成。 琴小姐 走吧，大姨妈，我母亲在外面等着。 钱太太 好，走吧，走吧。

〔黄妈，袁成和刘四姐都忙着把东西拿出门。 沈 氏 一路顺风啊!

钱太太 顺风，顺风，准顺风!

陈姨太 (顺嘴人情)我们到码头上送送吧。

钱太太 (一面拿伞，提包袱， 一面翻眼)送?谁也不许送。 周 氏 (笑着)是，不送，不敢送。

〔大家说着讲着向正中门口走。

周 氏 (对钱)说定了，老太爷过生的时候， —

钱太太 (快活而肯定地)一定来， 一定来，为着我这干女儿，

我也要来的。(回首)梅芬! 陈姨太 梅姑娘。

梅小姐 (揩拭泪水)就来了。

〔大家都走出正中门。外面有轿夫的脚步声和吆喝

声，屋内只有珏和梅。

瑞 珏 (诚挚地)梅表妹，下次你来，你一定要来呀!

梅小姐 (泫然)我想来， — (悲痛的预感)我就怕，不能来 了 。

〔新由正中门上。 觉 新 (低声)上轿吧。

梅小姐 (望着新和珏，沉缓地)再会啦，大表哥，大表嫂。

〔珏充满了对梅的怜悯，不觉哭泣起来。 〔琴由正中门跑进。

琴小姐 (喊叫)梅表姐!——(望出这三个人的神情，低声， 同情地)上轿吧!(缓缓地)该走了。

〔梅徐徐转身。新沉默地凝望着，眼里又浮起泪光。 琴也低下头，紧握着珏的手。珏悲哀地望着觉新凄 恻的脸。

〔门外有人高声叫“梅小姐”。梅开始走出正门。

**——幕徐落**

**第** **三** **幕** **第** **一** **景**

是草木又将凋落的暮秋，离第二幕有三个多月 了。高家太翁庆寿三日，现在是第三天的傍晚，主客 们都已疲惫，到处都显出一种曲终人散的空气。尤 其是在花园里，此时夕阳欲下，右面那一片山影与暮 色渐深时湖面升起一层漠漠的寒霭，萧条空疏，令人 感到凄寂而荒凉。近居室湖滨上的水阁也那样静静 地立在夕阳里。沿着湖滨望过去，远远的在山脚下， 是一片红透了的枫林，在秋天日落时的金色的映照 中，说不出的凄艳。右面近前有两三株年代老而挺 拔高耸的白果树立在由右方通着居住的房屋曲折引 来的小径旁，那扇形的小叶都变成金黄色，远望斑斑 点点，衬着后面的枫林，美丽而华贵。树后绕着矮矮 的竹篱，正中开着篱扉，由篱外湖边引进一条鹅卵石 砌成的小路，直领到左面水阁的石阶前。水阁是一 所精致的楼榭，初建成时曾经是金碧辉煌，如今罩上 了一层时间的尘衣，在这满眼萧瑟的秋色中，黯然默 立着，犹如迟暮的佳人。阁后山涧里的水淙淙然由 蔓生着紫藤、青苔的岩石中流下来，成为一道小溪， 从阁下竹篱间，流进湖里。这水阁是两层，下层离地

有四尺许，矮矮的栏杆绕着四周。楼上的雕窗虚掩 着，楼下四面卷起竹帘，窗扇门福都收藏起来，四面 通风，轩亮明敞，可以穿过去望见阁后的青山。阁内 的炕床，桌椅，字画都非常清楚地露出。炕床后有一 小屏，屏后是上楼的木梯。门楣上悬着一块泥金字 乌木匾，篆书“水云乡”,两旁悬一对崭新的黑漆楹 联。阁前是一片平坦的草坪，坪上放着石桌、石凳和 藤椅，桌上摆着纸烟烟具等等。

〔开幕时，夕阳淡淡射在草坪上，秋风吹过，白果树瑟 瑟作响，扇形的黄叶悄悄地落下一些来。觉新和克 安在竹篱后徐徐跟在冯乐山后面，由正中篱门走进。 冯乐山穿着袍子马褂，神色泰然，仿佛眺望着四面的 湖波山影，悠悠自得。将近两三年的工夫，在他的面 容上留不下一丝时间的痕迹。他依然清高脱俗地对 着身边两个后辈们应酬，微笑中依旧抑不住一种冷 冷的倨傲。他手里握着一张红帖，进门时，刚刚把鼻 上一架玳瑁边的远视镜取下来，缓缓放在一个老旧 的镜盒中。克安和觉新都穿着招待宾客的衣服，克 安又把秋天最讲究的衣装展披在身上，态度恭谨，在 冯乐山身旁忽前忽后地侍应着。觉新眉宇间露出深 重的忧郁，劳累和焦灼使他较三月前显着憔悴瘦损， 仿佛带着病，在客人不留意时就皱起眉头。客人转 过身，他又打起精神含笑应付。

**觉** **新** (在篱外)请这边走吧，太老伯。

〔冯微微颔首，新侧身引着他们走进草坪。

**冯乐山** (四望)这一带还算清雅。

**高** **克** **安** (殷勤)是，是，比方才在寿堂里，跟那帮俗不可耐的 客人们应酬，要舒服多了。

**觉** **新** 太老伯累了吧?

**冯乐山** (蔼然)还好。(找一个石凳坐下，克安在一旁分外小 心地服侍着)

高克安 家父在前面唱戏的地方跟几位拜寿的客人招呼一 下，送完了客就到此地来陪老伯的。(回头对新)明 轩，你快去叫下人们给太老伯倒茶。

**冯乐山** (赏玩着四面的风光，回顾)不用了。倒是这“水云 乡”里，纸笔都有么?

觉 新 (有些不大懂)您说这水阁里面?(冯点了点头)有， 有，文具都在楼上预备好了。

冯乐山 (十分考究地)你先看有否古墨?最好是你们府上藏 的“古渝糜”。

**觉** **新** 是，我看看去。

**冯乐山** (追嘱一句)楼上若有绿端砚就更妙。

〔新又应了一声，迈上石阶，步入阁内，踏着屏风后面 的木梯，踱上楼。

**高克安** (同时，讨人喜欢地)我去叫婉大姑来给您研墨吧?

**冯乐山** (仁爱地)不必了，第一次回到府上给她的老主人拜

寿，让她多玩玩也好。(转题)这两天你们府上的喜 事很多啊。

**高** **克** **安** (谄笑)这都是仰仗老伯的恩德。以前明轩的婚事蒙 您成全，现在老二的婚事更要高攀了。

**冯乐山** (客气而傲岸地)谈不上这么客气的话，只要舍侄孙 女日后嫁过来，应对进退，都融融和和，像明轩的夫

人似的，我就放心了。

高克安 (格外殷勤)那是万万不会错的。(临时堆砌着许多 奉承话)老伯目光如炬，洪福齐天，明轩若不是老伯 当初为他作月老说媒，现在早已死了太太，有鼓盆之 戚①了。

**冯乐山** (莫名其妙)怎么?

**高克安** (以为冯当然知晓，不觉亲昵地)您不知道，钱太太的 梅小姐因为病重，从外县又搬到城里治病来了。

**冯乐山** 梅小姐?

**高克安** 嗯，病得都快要死了，这位钱太太的梅小姐。 **冯乐山** (傲慢地眨眨眼)钱太太?

**高克安** (笑嘻嘻地)钱太太，就是那位有名的钱大姨妈呀! **冯乐山** ( 睨目)钱大姨妈?

**高克安** (非常希望得到热烈的反应)呃——啊，—— **冯乐山** (冷冷地摇摇头)不认识。

**高克安** (半晌无语，才想起踱到石阶前，朝着那一对悬在阁 门两侧的楹联，慢慢神气活现地)好，好!真好!(待 冯回过头)老伯这副对联真做得好。这三天来给家 父拜寿的客人没有一个不夸赞好的。

**冯乐山** (才化开了冷冰冰的面孔，似笑非笑地)还不错么?

**高克安** (觉得渐渐抓住了冯的心窍，更入神地朗诵出来)“翁 之乐者山林也。”好!“客亦知夫水月乎?”好，真好! (回望冯，谄媚地)真是一望而知就是老伯这样的大 手笔!



① 妻死谓鼓盆之戚。鼓盆，敲击瓦器。《庄子 · 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 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冯乐山** **(逐渐释然，得意而又不肯尽露地微笑一下)也没有**

什么,不过是巧思而已。 〔新由阁门走出。

觉 新 (微咳，压下了烦恶，勉强地笑着)墨是好的。已经研 好了，请太老伯上楼动笔吧。

冯乐山 好，好。(走上石阶)哦——(回望克安，仿佛有话)

高克安 (一听觉新的话，立刻更全神贯注地赏鉴这两句杰

作，哼哼唧唧地摇头摆尾，似乎到了完全忘却了物我 的境界)“翁之……乐者……山林也!……客亦 …… 知夫……水月乎?”

〔冯望见他这样地入神，仿佛又嘉赏却又轻藐地微笑 一下，随着觉新上了楼。克定从右面小径蹑足走进， 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绸夹袍，缎坎肩，悬挂着有翡 翠坠子的金表链。

**高克定** (轻飘飘地走到克安背后，诙谐地)先生! **高克安** (吓了一跳，回首)怎么?

**高克定** (讽刺)先生可谓善养浩然之气! **高克安** 你又在开我的什么心?

**高克定** 我笑，我笑你在他面前摇头摆尾地欣赏得有趣!

**高克安** (又气又笑)不欣赏他这两句鬼东西，我又得跟觉新 一块陪这个老家伙进去。你愿意?愿意，我就进去。 (立即走上石阶)

高克定 (慌张，连忙拦着他)别，别，我真等急了。为着这场 堂会戏忙了三天，礼拜一偷偷打发人不知催了多少 趟了。

**高克安** (故意)你去就是了，何必等我?

**高克定** 就是说呀，没你不成，她要你也去!翠玉还等着你

·148·



呢!(忽然文绉绉地)“独乐孰与众乐?”大家凑个热 闹吧，这三天真把我在家里憋得苦够了。

**高克安** (稳稳地)去是可以，就是我囊中惭愧，没有钱!翠玉 前两天又跟我要金鐲子，——

**高克定** (豪爽地)走，走，走，我有!你放心!也许为这个鬼 戏，我还得照应一下，你，你现在先去，免得——

〔沈氏由右面小径上走入。她穿着吉服，头上手上却

没有展览着那些珠宝，怒气冲冲地走进来。 **沈** **氏** (对定)你要上哪儿去?

**高克安** (狼狈，代定说)看，看戏去!到前头看戏去。今天的 戏都是克定调派的。走，五弟妹，我们一同看看去 吧!

**沈** **氏** 我不去!我不爱看那些骚婊子引臭男人的戏!

**高克定** (爆发)你这叫什么话?你这叫什么话?我问你，你 这叫什么话!

**高克安** (见风头不对，望着克定)我，我走了。

**高克定** (回头)好，你先去吧。你先到进德社去吧! 〔安由正中篱门仓促走下。

高克定 (振振有词，责难着沈氏)你怎么能够当着四哥对我 这样说话?你怎么一点没有眼色，怎么能够当着人 说这么难听的话!

沈 氏 (横顺说不过他)我不管，我不管，反正你把我的首饰 还给我!

**高克定** (急了)谁说不还?谁说不还?

**沈** **氏** 我现在没有的戴，你看爹过生，(逼近)我现在戴什 么?戴什么?

**高克定** (气急)你戴个××!

**沈** **氏** (不等他骂出来，尖声高喊)你要骂什么?

**高克定** (缩住嘴，却依然倔强地)反正我是拿去抵押做了生 意。无论如何，也得等生意做完，钱赚出来，才拿得 回 来 。

沈 氏 我不管你做生意不做生意，反正我要我的首饰，我的 首饰!

**高克定** (顿足)活见鬼!首饰我现在没有! **沈** **氏** 我现在就要!

**高克定** (硬横)我现在没有! 沈 氏 (更横)我现在就要!

〔觉慧由左边小径携淑贞上。他穿着一身蓝布长袍， 较前略为沉静，目光炯炯。淑贞穿着浅色的衣服，婉 顺地跟随着觉慧，似乎方才谈完了一段话。

淑 贞 (吃惊)爹!

**高克定** (恶声恶气)你来干什么? **淑** **贞** (怯怯地)三哥带我去玩玩。 **高克定** (对沈)走，回去说!

**沈** **氏** (气咻咻地)回去说就回去说!(对淑贞，也怒汹汹 地)淑贞，你也来!(拉着淑贞回头就走)

淑 贞 (乞怜)三哥!

觉 慧 ( 悯恻地)先去吧，不要紧的。

〔克定，沈氏，淑贞由右面小径下。

觉 慧 (切齿，愤愤地望着他们)哼! 〔觉新由阁门走出来。

**觉** **新** **三弟!**

觉 慧 (低沉)那个老头在楼上干什么?

觉 新 (嗫嚅)给，给二弟写喜帖呢。爷爷说的，爷爷已经答

应那件事了。

觉 慧 (开始诘难)冯乐山的孙女? 觉 新 不，侄孙女。

觉 慧 (沉缓地点点头)那个又丑又矮，脾气又大的那个? 觉 新 (困难地解释着)三爸说她诗文好，家——

觉慧(抢说，讥讽地)家教高明，性情温雅，女德完美，为人

觉 新 (为难)三弟，你究竟有什么意见呢? 觉 慧 (冷冷地)我没有意见，我跟你没意见。 觉 新 (痛苦地)你——

觉 慧 (望着新)大哥，我真是看不惯你。(愤愤地嘘了一声 向右踱步)

觉 新 (恳求地)不要走!你!

觉 慧 我不走，我还等二哥过来呢。(毅然)这一次，我决不 许二哥学你，“不了了之”地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害 人害己!

觉 新 (担心)你要怎么样?

觉 慧 ( 轻 藐)跟你说有什么用?你只知道跟恶势力妥协屈 服，一天一天走上庸俗昏聩的路。(痛心地)大哥，你 知道不知道你一天比一天老，暮气，迟钝?你难道看 不出这件婚事会害了二哥一生，你自己也是受过害 的人!

**觉** **新** (气短)可，可是你嫂嫂并不坏呀。

**觉** **慧** (锋利地)不过你说，她快活么?她不!你快活么? 你也不!你想着那个，又丢不下这个。你弄得两个 人都为着你苦痛，而你自己也没有得到快乐。你放 不开，丢不下。这难道不怪你三年前踌踌躇躇，敷

敷衍衍，糊里糊涂结了婚造成的错误。

**觉** **新** (乞求他的同情)觉慧，你知道当时我也是为着这个 家庭，才勇敢 —

觉 慧 (奚落地)勇敢?你不要再提勇敢!你以为你在上次 闹变乱的时候，你敢一个人在前面应付，那，那就勇 敢么?先生，那不是!只是不怕死，并不够叫做勇 敢。勇敢的人是有冷静的理智，正确地下了判断，长 久地支持他的行动的。(愤恨地)我告诉你，梅表姐 现在病势沉重，进城找医生，医生都说希望很少，这 条快死还未死的性命就是你害的，你三年前那点“勇 敢”害的!而你现在还要随他们逼二哥走上你的路， 逼琴表姐走上了梅表姐 —

觉 新 (低声啜泣，忍不住——)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苦 得很哪，苦得很哪!

**觉** **慧** (愤慨)你就会哭!哭有什么用?流眼泪在你是个享 受，哭完了你觉得舒服。

觉 新 (有些气恼)三弟，你不该这样说我，你该了解，我从 头至尾，一直是为着你们，为着这个家。

觉 慧 (更兴奋)不要跟我谈这个家!我爱这个家比任何人 都深，比任何人都切。我知道我该服从父兄，但是他 们的行为也要做得值得我们尊敬!

觉 新 (同情地)我知道鸣凤死后，你整个都变了。你恨! 你不相信。

觉 慧 (凝望着前面)恰恰相反，我更信!我更爱!(忽然热 烈地)大哥，你不要完全拿鸣凤的死解释我将来的种 种。我爱她，(着重)真爱!我丢了她，我才知道我丢 得多么多!这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刚一死，我只想

到她的死，现在我才慢慢看出她死后给我启发的问 题有多严重。(肃敬地)我起过誓，我不再有我自己。 我以后能活一天就活一天，也许我会失败，也许我会 死，也许我受尽人们的笑骂污辱，(哀痛而勇敢地)但 是我只有实行我的决定，我的思想，我没有什么顾 虑。

觉 新 (担忧地)觉慧，你要弄些什么?你最近成天在外面 闹些什么?你不要以为鸣凤的死都是这些人的责 任，难道你自己——

觉 慧(悔恨地)我有!当然有!我的错误是糊涂，愚蠢； (悲愤)然而他们的罪过是行凶，杀人!(目光里突 然闪出愤怒的火焰)看看你自己的手吧，难道这双 手没有沾上一点杀人的血?

觉 新 (恐惧地盯望着觉慧眼里怖人的目光)你，你这样太 过分了，你真会有一天，像三爸说的——

觉 慧 (爆发)大哥，你偷偷躲在你的情感里面整天去哭吧! 你永远感觉不到我所感到的压迫。(冷冷地)过去我 们是弟兄，现在我们是路人。

觉 新 (惊惧地)你，你——

〔冯在楼上的声音：(悠然自得地)明轩，明轩哪! 觉 新 (抬头谛听)嚷!

〔冯在楼上的声音：(得意地)你来，你来看看我这首 七绝。

觉 慧 (讥刺)去吧，去看诗去吧! **觉** **新** (恼怒)你——!

〔冯在楼上的声音：明轩!

〔觉新答应一声，叹一口长气上楼。觉慧同情而又友

爱地望着他的背影，也沉痛地叹了一声。由右面小 径上觉民和琴隐秘地走出来。觉民拿着大衣和帽 子，提一个小帆布包。琴随在后面，似乎刚刚哭泣 过，湿湿的手帕还缠绕在手指上。

琴小姐 (对走近身旁的觉慧，低低地)方才是大表哥吧? 〔慧点点头。

觉 民(小声)我们没有进来，怕大哥在这儿，不，不大—— **觉** **慧** (坦挚)其实大哥倒没有关系。

**琴小姐** (小心地)还是秘密一点好。

觉 民 (气愤)你知道么?姑妈不许我再到她家里教琴的英 文 了 。

**觉** **慧** 为什么?

**觉** **民** 说怕人说闲话，说，说——(望琴，琴也低头不语) **觉** **慧** ((急恼)唉，这时候，还吞吞吐吐，顾忌些什么。

琴小姐 (鼓起勇气)怕，怕——(又顿住)

觉 民 (连忙)怕人家笑话姑妈非要抢着把女儿嫁给我。

觉 慧 这有什么,让这群好管闲事的说去得了。(对民)你 的东西都预备好了?

觉 民 好了。 **觉** **慧** 书呢?

**觉** **民** (指着)在帆布袋里。 **琴小姐** 换洗的衣服呢?

**觉** **民** (感激地微笑)裹在行李里。

觉 慧 哦，你的行李我已经给你运到黄存仁家里了。 觉 民 (缓缓掏出一封信)那么这信?

**觉** **慧** (伸手接下)交给我。你怎么写的? 琴小姐 (温和地)你看呢?(慧抽出信看)

觉 民(瞥琴一眼，望着慧)琴表妹看过。

觉 慧 (一面看，一面摇头)不，不，不，这口气太软了。 琴小姐 (破涕而笑)难道要用信来杀人?

觉 慧 (收起信)也好，就这样吧。(对民，鼓励地)放心吧， 二哥，我相信你这一次一定成功!不过(笑着)我有

一点意见，—— 觉 民 什么?

觉 慧 (煽动地)我主张你一出去就不要回来，到外边读书，

过了两三个月，再偷偷把琴表姐也接出去。

觉 民 (稳健)不好。

琴小姐 我看也不妥当。

觉 民 (笑着)这是你这个危险分子做的，太不安全。

**觉** **慧** (也笑起来)好，快走吧。在这一点，不听我这个危险 分子的话也好。走吧，二哥，别再留恋了。

**觉** **民** (依依不舍)嗯，我走啦，三弟。——琴，走啦! **琴小姐** (泫然)觉民!

**觉** **慧** (忙忙摇手)不要哭，不要哭，千万不要哭!(鼓励地

微笑)琴表姐，你该拉着他的手，笑着送他出门。

**琴小姐** (不好意思)三表弟。(但不知不觉地牵着民的手) 觉 慧 (低声)笑，笑，笑着一块儿走出去。

〔琴泪眼中浮出微笑，随着觉民由正中篱门向左走 出。瑞珏焦灼地由右边小径踱入。她穿着深米色哔 叽夹袄，周身滚着蓝，灰，白三色的绣花边，胸前两颗 玛瑙扣子，黑绸裙，黑线呢软底鞋，神色忧急不安。

瑞 珏 (低促)三弟!

觉 慧 (忽然想起，在竹篱边上追喊)走后门，小傻子!(转 身)大嫂。

瑞 珏 (忧愁地)大哥呢?

觉 慧 在楼上陪着冯老头呢。

瑞 珏 (跑上石阶)明轩!明轩!(喊了两声，忽然回头)三 弟，你看叫不叫他?

觉 慧 (武断地)当然可以叫!(对上面)大哥! 〔新从阁门走出。

觉 新 什么事?(瞥见珏的哀痛的眼神)怎么啦?出了什么 事?

瑞 珏 (忧痛地)明轩，你听了，千万不要太，太着急。 觉 新 是怎么,怎么?

瑞 珏 大姨妈打发人请你就去，梅表妹已经快，快不成了。 觉 新 (昏眩)她——

瑞 珏 (急切地)我已经叫他们把轿子预备好，你，你—— 觉 新 (似乎瘫了一样)他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不

早?——(感到一种难忍的抽痛，几乎要跌倒) 觉 慧 (忙去扶持)大哥，大哥!

瑞 珏 ((忧急)我跟你去吧?(新又立好，神志逐渐清醒)

觉 慧 (同情地)不好，大嫂，你想你去了，你跟大哥一同去 了，梅表姐她心安么?

瑞珏(诚挚地)可我真想见她，真想再见她一面。

觉 新 (忍住哀痛)不，你不要去。你现在的身体不宜于再 悲伤了。

瑞 珏 ((抚慰)不要太难过了，明轩，你，你快去吧! 觉 新 我走了，(疾走两步)不过楼上冯老太爷，—一 觉 慧 ((顿足)我的天，大哥!你看我来侍候他!

〔新才匆匆地由正中篱门向左走出。 觉 慧 (同时，愤极)梅表姐，你好冤枉啊!

瑞 珏 (揩拭眼泪，哀痛地)三弟，是我害的梅表妹。

觉 慧 不，大嫂，你是最温厚，最无辜的。杀了梅表姐的也 是他，是大哥要我来侍候的人。

〔陈姨太由右面小径匆匆上，后随王氏和婉儿。婉儿 穿着藏青的衣裙，式样老旧，紧紧箍在身上像桎梏。 头发梳成髻，扎着暗色的头绳，形容枯槁，人也瘦损 得可惊，低首敛眉，和三月前的活泼生气大不相同。 她持一串细小的念珠，缠绕在手腕上，见着人，多少 有些惊恐神色，王氏和陈姨太都穿着喜庆时的衣服。

陈姨太 (匆促)孙少奶，快来吧，老太爷又叫你呢。(同情地) 是觉新去看梅表姐去了吧?(对王氏)你看这多怪， 到外县三个月又病成这个样子了。

**王** **氏** (无言)嗯。

**陈姨太** (对珏)快走吧!(尖刻地)老太爷真是离不开你呀， 走吧!(先走)

〔珏随着陈姨太由右面小径下。

王 氏 (一根短短的黄像牙烟嘴里还燃着半支纸烟，她轻轻 吸了一口，慢声慢气地)婉儿，这儿也清净，你坐下谈

吧。(觉慧惊愕地望着婉儿) 婉 儿 (低头)不，太太。

王 氏 现在你总是冯家的人了。

婉 儿 (无限的恨痛)太太!(叹息)

王 氏 (坐下)唉，也不知谁做的孽，三个月的工夫硬把个人 逼成这个惨相!(邀人同情)老三，你看她变成什么 样儿?

婉 儿 (见礼，低声)三少爷。

觉 慧 (凄恻)坐，坐下谈吧。(婉儿坐在石凳一个角上)

王 氏 (又吸一口烟)这件事叫三少爷听听也好。(对婉)你 说吧，三个月见不着你的面，我好几次派人去看你。 侯门似海，总是东推西托地见不着你的面，究竟是怎

么回事? 婉 儿 太太!

王 氏 你说吧，现在你总算是回到娘家了。

婉 儿 (突然跪下来哭泣着)您再收回我吧，我实在不能再 回去了。

王 氏 (放下烟，扶她立起)你起来，你起来，你光哭也不济 事。我现在也是做不了你的主，你已经不是高家的 人了。

婉 儿 (呜咽)太太，你救救我吧，再要我回去，我至多再活 半年就会死的。

王 氏 可你总得说是怎么回事呀!(不耐烦地拿起烟嘴，把 烟取下，放在烟盘内，任它燃着，吹了两下烟嘴，将它 放好)

〔婉怯惧地摇摇头。

王 氏 (回头)老三，你是个公平人，你看她现在像不像地狱

里的冤鬼? 觉 慧 (矜怜)说吧。

婉 儿 我怕，我老觉着四下里都是他的影子似的。 觉 慧 他究竟是怎么一个人?

婉 儿 (恨极，低而狠地)他，他不是人!(突然伸出手腕)您 看我的手!我的胳膊!(慧愤怒地盯望着那手臂上 斑斑点点的伤痕，王氏气得发颤)他叫我在佛堂旁边 睡，白天陪着太老太太念经，下午研墨收拾屋子，晚 上又陪太老太太吃素念经，可一到了夜晚，他，他就

——(恐惧地低下头)

**觉** **慧** **怎么?**

婉 儿 (痛苦地)您看，这是我的手，我的胳膊，我的身上，他 每天夜——

王 氏 (止住她)你不要提了，我明白。 觉 慧 婉儿，是怎么回事?

婉 儿 太太，我从来没睡过一夜的好觉。(哀求地)我的好 太太，你叫我回来吧，回来吧，侍候您一辈子，磨成碎 粉我都情愿，可是我再也不回去。您不知道在那佛 堂里面照着油灯，阴风惨惨的，半夜里，他来了!天， 天!您救救我吧!积积德吧!鸣凤真聪明，死得对， 我这不死的才活着报应呢。(恐惧地)我真怕他又来 了，又要把我，——(不觉屈膝，又低声乞怜地)救救 我吧!救救我——。

〔冯乐山由阁门缓缓现出。

冯乐山 (和蔼可亲地)婉姑!(婉儿吓得立刻站起，面无人

色)婉姑在这儿跟旧主人叙家常了么? 王 氏 (立起)冯老伯。

冯乐山 (自然地转到觉慧身上)这是觉慧吧?你怎么多久没

到我家里去玩哪? 〔 慧不语 。

冯乐山 (微笑着)过些天，我也给你说一门亲事。(举起两份 红喜帖)好，你先去把这份喜帖交给你母亲看看。这

一份呢，交给你三爸为你祖父代存。 〔慧默默伸手接下来。

王 氏 (怕觉慧在她面前惹事)老三，你先去吧。(慧才缓缓 由正中篱门向左踱出)

王 氏 (回首对冯，尖锐地)冯老伯，婉姑太笨，怕不大合太 老伯母跟您老人家的意思吧。

冯乐山 还好，还好，总算是还有些慧根的。她在我家里没有 几个月，全部《金刚经》已经能读能诵了，太老太太很 喜欢她的。

王 氏 冯老伯呢?

冯乐山 (若不经心)我也还喜欢。很好，很好，究竟是高家用 过 的 。

王 氏 (尖酸，表面上依然十分有礼)真是承您夸奖了。婉 姑，你再到我屋里去坐坐。

冯乐山 (不便拦阻)也好，也好，去谈谈去吧。不过现在又是 老太太要烧香的时候了吧?你是否该回去了呢?

王 氏 (机警地)别，好容易才来一趟。就多说一会儿话，老 太太那么个慈悲人，也不会见罪的。走吧，婉姑! (拉着她就走)

〔婉姑一直恐惧地望着他。

冯乐山 (一面是峻厉可怖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她，示意叫她 留下，一面又——)去吧，去玩去吧。平日也真是太 苦了婉姑了，(非常温和的声音)去吧!

婉 儿 ( 不由得止步)太太! 王 氏 (回头)怎么?

婉 儿 ( 颤抖 地 ) 我——

**冯乐山** (和颜悦色)去吧，去吧。

婉 儿 (怯怯地)那我去了?(与王氏一同转身) **冯乐山** (又是冷峻森森的目光)去吧，去谈谈去吧。

婉 儿 (回首望着他，只得又——)太太! 王 氏 (笑着)怎么啦，这孩子?

冯乐山 (慈祥地)是啊，真是个孩子，去吧，快去吧! 婉 儿 (晓得不能走，对王)我不去了。

王 氏 来吧!

婉 儿 您先去，我就来。

冯乐山 (洒脱地)也好，你先给我到楼上研研墨，我索性把那 幅长条写了吧?

婉 儿 (点头，哀恳地)太太，您去吧。

王 氏 (叮咛)好，你就来呀。 婉 儿 嗯 。

〔王氏由右面小径下。

冯乐山 (半晌，感到四面无人，沉静地)哪个叫你出门的? 婉 儿 (怯惧)太老太太说的。

冯乐山 (低声)你方才对他们说了些什么? 婉 儿 没，没有。

冯乐山 你说了。

婉 儿 实在没有。

冯乐山 (淡淡地)你忘记了一会儿回了家——

婉 儿(恐怖地)没，没有忘。

冯乐山 (低声)那你就说，说实话。

婉 儿(失了魂)我只说了一点，一点，—— 冯乐山 (额上冒着汗)一点什么?

婉 儿 (畏怯地摇头)没有什么!

冯乐山 你不说!(猝然拿起桌上还在燃烧着的烟蒂头，吹了 一下，抓着婉儿的手腕，就按在上面，婉儿痛极欲 呼，——)

婉 儿 (强压着自己)啊!我说，我说。

冯乐山 (汗珠像黄豆一般大流下来，嘴唇痉挛地颤抖着，冷

**冷望着婉儿痛苦的脸)不许喊，不许你喊!**

〔觉慧早已立在篱外，再也按捺不下，疯狂了似地跑 到冯的面前，拉开冯的手。

觉 慧 ( 粗野地)放下手，你在干什么? 冯乐山 (惊愕得说不成语)你，你，ℴℴ 觉 慧 (愤怒)你为什么欺负她?

冯乐山 谁，谁欺负她?

觉 慧 不要脸，你还赖什么?你看她叫你苦成什么样子?

(痛恨地)你这个假善人，伪君子。你在我们年轻人 的面前装的什么道学面孔?

婉 儿 三少爷!

冯乐山 (才气出一句话，颤抖地)你，你简直目无尊长!

觉 慧 (直望着冯的脸)我的眼睛没有你，我的拳头也不会 有你!我不跟你说废话，我要你立刻把婉儿放出来。

冯乐山 (逐渐恢复他的冷静倨傲的态度)你这种毫无教养的 子弟，你纵然不知家法，你也应该知道国法呀!

觉 慧 哼，国法不保护你这种东西!

冯乐山 (傲慢)无家教，无修养，你不值得计较。回头我就告 诉你祖父来管你。

觉 慧 (一眼望见)我的祖父已经来了，我希望你现在就对 他说!

冯乐山 哼!(阴沉无语)

〔由右面篱外望见高老太爷和高克明走来。高老太 爷穿着古铜色夹袍，外面套上丝绒黑马褂，精神有些 衰退，而兴致还佳，他拿一本装璜得异常精美的木版 诗集，笑微微地踱入篱门，旁边克明扶掖着。克明一 身袍子马褂，戴一朵小小绢制红寿花，十分忙碌的样

子 。

高老太爷 (见冯立在那里出神笑着)冯乐翁又在神思些什 么?又想出什么佳句?(举着那诗集)大作真令人拜 倒。真是字字珠玑!

冯乐山 (快快)笑话!笑话!

**觉** **慧** 冯太伯，您方才不是要跟家祖谈——

**高老太爷** (十分有兴味地)谈什么?又推敲什么?

**冯乐山** (愠怒，狞笑着支吾过去)哦，没什么,没什么, 一 两 个，一两个字句间的斟酌。

高老太爷 冯乐翁。现在学生们又在闹事了。(回首)克明， 方才你说此地的学生又开什么会，又什么爱国示威

运动，—一

**高克明** (恭谨)是，是。

**高老太爷** 这真是昏聩糊涂，ℴℴ **高克明** 是，犯上作乱的行为。

**高老太爷** (慷慨)真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冯乐山** (阴沉沉地)嗯，人人得而诛之!

**高老太爷** (对慧)你在这儿候着干什么?还不出去! 觉 慧 是 。

〔慧由右面小径下，冯渐复旧状。

冯乐山 (对婉儿，慈祥地)咦，婉姑，你对你的老主人叩头拜 贺了没有?

**高老太爷** 叩过了，叩过了。冯乐翁，那喜帖——?

冯乐山 (一时忘记)哦，那，那，—一 婉 儿 交给三少爷了。

高老太爷 哦，是，是。(客气地)屡次承情，这次二小孙又来 高攀，可以说是——

〔沈氏突然由右面披头散发，哭哭啼啼地拖着吓昏了 的淑贞跑进来。后面跟着陈姨太，仿佛出了大事，大 惊小怪地劝阻着沈氏，连喊：“不要去!不要去!”后 面还随着丫环仆妇们。

沈氏(大喊大叫)我不活着了，不活着了，我就跳湖死去。 **高老太爷** (厉声)你在闹什么!

**沈** **氏** (瞧见老太爷，就扑跪地上，大哭)爹，您给我做主吧! 媳妇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高老太爷 (一壁望着立在一旁的客人， 一壁焦急地看着这不

懂事的沈氏)你，你——

**冯乐山** (见机)小弟先要告辞一下。

**沈** **氏** ( 拉着高的袍襟)爹呀，您做主呀!您做主呀! **高老太爷** (狼狈)好，克明先送冯老伯到南花厅坐一坐。

〔克明随冯出篱门。 冯乐山 (回首)婉姑!

〔婉儿只得随着走出去，三人同向篱外右面步出。同 时沈氏不断地哭嚎，陈姨太一边装模做样地耐着性， 絮絮叨叨地劝。

**高老太爷** (见客出去，厉声，对沈氏)你怎么这么糊涂?在客 人旁边，也这么横吵横闹!

沈 氏 (吓住，又委屈地哭起来)爹，媳妇冤枉啊!好冤枉 啊!

**高老太爷** 是怎么回事情?

**沈** **氏** (急得说不出，捶着胸口)我的首饰啊!爹呀!礼拜 一 呀!爹啊!我的首饰啊!

**高老太爷** (望着陈姨太，焦急地)这说的些什么?

**陈姨太** (源源本本地)是这样，老太爷，您听了，千万别生气，

生了气，我就——

高老太爷 (烦厌)瞎，快说吧。 陈姨太 是这样 — —

沈 氏 (哭泣着)是这样，爹，他—— 陈姨太 (气了)好，你说吧!

沈 氏 (一愣，又大哭)我见着爹，我，我又说不出来了。

陈姨太 (不耐烦地叹了一声)是这样，老太爷，上次不是闹兵 变么?克定就在那时候把她的首饰都骗去了，说是 为她，为淑贞做了生意，可是啊，他就把首饰换了，在 外面租间小房子啦。

**高老太爷** (不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小房子?

**陈姨太** (得意地)啊，在外面妍了一个礼拜一! **高老太爷** (莫名其妙)礼拜 一?

沈 氏 (切齿)就是那骚婊子的名字!

**陈姨太** 是啊，礼拜一。那些换不去的珠宝，他也通统送给这 个礼拜一了。刚才她还从克定身上摸出来这个女人 的相片。

**高老太爷** 拿来我看。

沈 氏 (由怀中掏出一张几乎揉碎了的相片，递上去)爹，您 看，还是两个人一块儿照的!

**高老太爷** (看完相片，愤极)该死!真该死!(对右面站着的 一个仆妇)叫他来!

**陈姨太** (指着那仆妇，狐假虎威地)你叫五老爷快来!(那仆 妇下)

**高老太爷** (厉声对着右面立着的仆婢们)你们这些人站这儿 干什么?滚走!(对沈氏等)到屋里来!

〔右面仆人们悄悄走开。沈氏拖着淑贞，陈姨太随着

**老太爷向水阁走。袁成匆匆由右面篱外持一封信，**

两封红帖走进来。

袁 成 老太爷，两封喜帖，还有一封信，三少爷叫拿上来的。

**高老太爷** 他怎么自己不拿给我? **袁** **成** ( 说不出道理)他，他，——

〔高不听他说完就走进阁内，气咻咻地由陈姨太扶着 坐在迎门的炕床上，沈氏和淑贞立在一旁。

〔克明慌慌地由右边篱外走来。 **高克明** (连问袁成)怎么啦?怎么啦? **袁** **成** ( 摇头，低声)不知道。

〔从右面小径那仆妇领着克定走进。克定神色仓皇， 头发散乱，一面系着撕脱了的纽襻，一面用手帕擦揩 脸上抓破的伤痕。他望着克明严重的脸。

**高克定** (逡巡)爹呢?

**高克明** (指着，森严地)在上面。

〔克定望见父亲一副铁青的脸，一声不响地端坐，就 硬着头皮一步一步跨上石阶，步入阁内。在他们父 子的对话中间，仆妇们和家里的晚辈们又四下偷偷 地逐渐聚来窃听。

**高克定** (低声，几不可闻)爹，爹叫。

**高老太爷** (半晌，掷出相片，冷冷地)这张相片是怎么回事? **高克定** 呃，嗯——

**高老太爷** (厉声)问你是怎么回事? **高克定** (支吾)是，是——

**高老太爷** (喘息)你还有什么话讲?

**高克定** (慑伏)没，没有。(不觉跪下)

**高老太爷** (切齿)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下流事情?居然想出来

把妻子的首饰骗出来换了，在外面，在外面，——(恨 极)你，你，你哪一点像我的儿子?你哪一点像高家 的子孙?

**高克定** (笔挺挺地跪在地上)儿子 一 时糊涂，交友不慎，才， 才做出这样不规矩的事情。

沈 氏哼，你要懂得一点规矩呀， —

高老太爷 (对沈)不用你说他!(沈嘿然，高对克定)我问你：

除了这以外，你在外面还做了些什么? **高克定** 没，没有。

**高老太爷** (知子莫若父，目光森严可怖)你不用骗我，你说!

**高克定** 那，那就是—— **高老太爷** 什么?

〔觉英偷偷拉着觉慧由右面小径走来窥望，觉慧的面 色露出极端的烦恶。王氏也抱着极大的兴趣潜密地 悄悄进来。渐渐阁外栏杆处也躲着人向内觑望。

**高克定** (不得已地)那就是借，借了一点钱。 **高老太爷** 你借了多少?

**高克定** 有，有差不多一万元的样子。 **高老太爷** (惊愕)什么? 一 万元?

**高克定** 还，还不到。

**高老太爷** 你跟谁借的?谁肯借给你?

**高克定** 崔七借了四千，黄宝昌借了三千五，还有两，两千五 的样子是——

**高老太爷** 这么多!你拿什么来还?

**高克定** (懵懂)他们都说等爹百年归山之后，我分到田产就 来还债。

〔高怒极，由炕床上一跃跳下，对着克定身上一脚踹

下去。外面的人看见老太爷盛怒立起，迅速地各自 蹲下藏匿。

沈 氏 (拉过克定，大喊)爹!爹!

陈姨太 (拉住高，劝慰着)老太爷!老太爷! 高老太爷 (厉声)外面是克明么?

高克明 是，爹!(壮着胆走进去)

高老太爷 你管的什么弟弟?你成天在家里管了些什么? (指定)你给我打他!(陡然转对定)不，你自己打! 你自己打你自己的嘴吧!

高克定 (望着四周围的人，哭声地)爹! 高老太爷 打!

觉 英 (躲在阁外角落里，碰一碰觉慧的臂肘，低声)要挨打

了，这么大的人! 高老太爷 自己打!

觉 英 (奚落地)哼，他昨天还考我写字呢!

〔定果然一只手连续“劈啪”地打在自己的脸上。 高老太爷 (愤恨)两边打!

〔定于是又左右开弓地继续下去。

陈姨太 老太爷，歇歇吧，别生气了，气病了值不得!(扶高又 坐在炕床上)

高老太爷 我问你，教你这些坏事情的还有谁? 高克定 (放下手)没，没有谁了。

高老太爷 (一怒跃下，跳到他面前)我问你，还有谁? 〔窃视偷听的人又慌忙蹲藏下去。

高克定 还，还有四哥，这些事情，他，他也有份的。

〔王氏大吃一惊，立刻转身欲行。

高老太爷 (惊愕)还有克安?(苦痛地)天哪，我怎么生了这

么一群宝贝呀!(对克明)叫克安来。 **高克明** 四弟出去了。

**高老太爷** 叫你四弟妹来! 〔克明出阁门。

高克明 (对着正在偷走的王氏)四弟妹，爹叫你。 〔王氏只得随着克明进去。

高老太爷 克安呢? 王 氏 出去了。

**高老太爷** 晓得他出去了!我问你他到哪里去了? 王 氏 我，我不知道。

高老太爷 你真糊涂，真糊涂!你丈夫的这种事情怎么会不 知道。你们跟我一道到上房来!(拿起那两份喜帖 和一封信，一面走，一面对克明吩咐。后面人们随他 下了石阶，克定立起，王氏暗擦着眼泪，偷听的人们 见老太爷要出阁门，也各自散开)克明，这两份喜帖， 你一份交给大嫂收起，一份为我收起来，明天一见早 你再到冯家-  (忽然瞥见里面夹着一个白信封)这 是什么?

〔觉慧突想阻止，不料袁成——

袁成这是二少爷留下来的信，三少爷叫我送给老太爷看 的 。

**高老太爷** (匆匆看信，颤抖)这，这说的是什么?觉民，觉民 跑了?(递与克明，克明匆促看了一下)

**高克明** (惊愕得几乎说不出话)怎么老二不肯订婚逃走了? (转身)老三!(递出信)这是怎么回事?

**觉** **慧** (上前接信，倔强地)我不知道，他房里桌上就留了这 一封信，铺盖也没有了。

**高老太爷** (迭连不幸的打击使他声音都变成喑哑)叫新儿 来!

**觉** **慧** (低声)哼，大哥——

**高克明** (喊叫)明轩!明轩!(正欲去找) 〔瑞珏由右面跑出。

**瑞** **珏** (哀痛地)爷爷!爷爷!出去了，他出去了。

**高老太爷** (转对克明)我限你今天就把觉民这个反叛给我找 回来!你先跟我到上房去。(向右走)

**陈姨太** (使人烦躁的劝解)老太爷，别生气了!气病了，多 ——(一面伸手去扶掖)

高老太爷 (烦恶地)走开!(对瑞珏)孙少奶!(珏上前扶持 着他向右走，后面跟随克明，克定，陈姨太，沈氏，淑 贞和袁成)

**陈姨太** (嫉恨而轻藐地连连咂着嘴，叹了一声)嗯! **沈** **氏** ( 对拖在后面的淑贞，恨恶地)别老跟着我!

〔除了淑贞，觉慧和觉英，大家都由右面小径下。

〔暮色渐浓，远处山霭和湖上的雾逐渐溶成一片渺 茫 。

觉 英 (嘲讽地)淑贞，你说“家”字怎么写?你父亲说—— 淑 贞 (羞愤)你不要提我父亲!

〔觉新缓缓由竹篱后左面，整个失了魂魄似地踱来。 觉 英 三哥，你说“家”字，——

觉 慧 ( 愤极)“家”是宝盖下面罩着一群猪! 〔珏由右面小径跑进。

**瑞** **珏** 三弟，你二哥的信呢，爷爷还要看! **觉** **新** (立在篱门中，悲痛地)珏!

瑞 珏 (回头)新!(立刻跑到他面前)怎么样?

觉新(低声)没有见着，已经 — — 死了!(半晌，珏忍不住

握着新的手哀哀地哭泣) 〔袁成由右面小径跑来。

袁 成 (气咻咻地)快来吧，少奶奶，老太爷没进院子就晕倒 在地下了。

〔觉慧、觉英和淑贞惊恐地随着袁成由右面小径跑 下。珏和新还痴立在竹篱门前眩惑地凝望着右面。 〔暮色昏黑，逐渐看不清他们的脸。

**—** **—** **幕** **落**

**第** **二** **景**

〔冬天的薄暮，距第一景约有两个多月，依然在 那题名为“水云乡”的水阁前面。湖边的树木秃落殆 尽，山空水浅，四望都是一片萧索的气象。坪上的白 果树还挂着一些经过无数次风霜的黄叶，晚风吹过， 枯透了的叶子随风簌簌落下，铺在篱边的小径与树 下的石桌石凳上。阁上的楼窗闭得严严的，下面的 门窗福扇也都装上掩好，只有斜朝观众的一面略略 敞开，隐约可以瞥见侍病的女人们偶尔轻悄地踱着 步。阁上高老太爷正在做临终的挣扎，四周沉寂，只 有从楼上透出病人微弱的呻吟，开幕后片刻逐渐静 歇 。

〔篱外立着袁成和苏福，不时翘望着楼门，听候驱遣。 石凳上坐着疲倦困惫的觉新，穿一件淡灰的长袍，扶 着前额，斜倚着石桌出神，手里拿着纸包草药和西药

水等，像是刚由外面回来不久。

〔克明轻轻推开阁门走出，用手帕揩擦着眼角，微微 咳一声，又把手帕放好。

**觉** **新** (立起，低声)爷爷现在怎么样?

**高克明** (摇头，叹息)没有转机，大概是希望——很少! 〔 半 晌 。

**觉** **新** (举起买来的药)这些药?

**高克明** 过一会儿看看再吃吧。他今天已经吃了两种药了。 **觉** **新** 他老人家还肯说话么?

**高克明** ：就前两个钟点把老三叫了去，说了几句话。现在一

直昏昏沉沉的，似乎—— **觉** **新** (诧异地)跟老三说什么?

**高克明** (无兴趣地)不知道，那时大家都在楼下。 〔黄妈由右面小径端来一碗食物。

**觉** **新** 黄妈，你端着什么? **黄** **妈** 燕窝。

**高克明** (低声，烦躁地)端回去，端回去，别进去了，让老太爷

好好睡一会儿吧。 觉 新 楼上有人守着么?

高克明 (怜悯)有，还是少奶奶。真是!就要生产的人!她 已经累了好几夜了。

觉新(低低叹一声，缓缓地)爷爷的寿衣我已经取来了。 高克明 (绝望地)也许今天用不着吧?(忽然)四爸呢?

觉 新 不知道。

高克明 五爸呢?

觉 新 这一天没见着。

高克明 ( 愤恨而悲痛地)这个混账东西，大概又不晓得跑到 什么地方找他那个礼拜几去了。(哭泣顿足)我真不 明白父母要养儿女干什么?要养儿女干什么?

觉 新 (劝慰)别难过，三爸，别太难过，您先回屋睡一会儿 吧 。

**高克明** (比以前体贴多了)我倒是睡了 一会儿。你也熬了几

夜了。你自己也要小心哪! 觉 新 是，是。

〔周氏面容愁惨，由阁门走出，手里捧一个橡皮热水 袋 。

**周** **氏** (低声)袁成。

〔袁成由正中篱门走进。

周 氏 (递给他热水袋)快去再换点热水来。 袁 成 是 。

〔袁由右面小径下。

**觉** **新** (走近周氏)您看爷爷现在——

**周** **氏** 还在发烧。(摇头)年纪大了， 一病就是两个多月，老

人家哪吃得住?幸亏现在是冬天，不然—— 〔瑞珏在楼上悄悄打开窗户。

瑞 · 珏 ( 探出头来，低声对着下面)母亲!

〔周氏点点头进了水阁的门，珏又掩闭了楼窗。 觉 新 三爸，我怕爷爷从上房搬到这儿来搬坏了。

高克明 (嘘出一口长气)气数!陈姨太说有鬼!陈姨太请来 的端公道士们也说有鬼。到处都有鬼，就此地没有 鬼。闹到后来，连爹这么一个有主意的人自己也想 搬，谁又敢去做这个主?

〔陈姨太由竹篱后右面匆匆上，虔诚异常地捧着一个

黄布包，一路嘴里咕噜咕噜不知念些什么。

**陈姨太** (瞥见克明，止住脚，愁容里露出自得)好了，好了，大 仙的神药也请下来了。

**觉** **新** (忙上前拦住)陈姨太，这种香灰不能乱吃的呀。

**陈姨太** (被他打断兴头，不高兴地)你们什么都不相信，爷爷 的病就是这么耽误的。

**高克明** (奈不得她)好，好，好，只要不吃就成了。

**陈姨太** (仍不免悻悻然)我也没说一定要吃呀。我叩了三天 三夜的头，才把这点宝贝请下来，就放在病人身上搁 一搁也是灵验的。

〔陈面现愠怒，赌气扭身走进阁门。

高克明 唉，就让她闹去吧，只要别又跟老三吵起来就好了。 (忽然)嚷，老三呢，你叫他把他二哥找回来，你说了 没有?

觉 新 说了，他还是不肯。

高克明 (失却了昔日的气概，气短地)真是家门不幸，都是些 说不听、管不成的子弟!他在哪儿?这两个月冯家 人找了我无数次了。

觉 新 (忽然看见篱外左面——)哦，那不是三弟?

〔果然在篱外湖滨上觉慧正独自蹀躞，像是在等待着 谁，克明对他喊了一声就走出去。

〔周氏由阁门悄悄出。

**周** **氏** **(低声)明轩。**

觉 新 ( 近 前 ) 怎 么 ?

周 氏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方才就想同你说了。 〔袁成由右面拿进水袋来。

**袁** **成** **大太太。**

周 氏 你拿进去吧，走路放轻点。

**〔袁走入阁内。**

觉 新 什么事?

**周** **氏** (忧急)少奶奶的肚子怎么办? **觉** **新** (不懂)怎么?

**周** **氏** 我怕没有几天了。 觉 新 (还是不清楚)嗯?

周 氏 (小心地)按着迷信说(为难地)如果，如果，——其实 这话我是不该现在说的，不过是——

觉 新 您说吧，自己家里的人还怕什么呢?

周 氏 (吞吞吐吐地)我怕万一老太爷就在这一两天归了 天， -按着老话说，家里死了老的，产妇要在家里 生小孩，那产妇的血光会冲在死人身上，尸首就会周 身冒血的。

觉 新 (皱眉)哦。

周 氏 (稍痛快)这叫做血光之灾，为着孝顺老的，产妇非避 一下不可。

觉 新 (担忧)那么是不是必须要瑞珏在外边生，另，另找房

子 。

周 氏 (点头)嗯，我怕。唉，老人死了，连小辈子生小孩都

觉 新 (得过且过)唉，反正现在家里都还平平安安的。

周 氏 (叮咛)不过你心里总得预备着，(低声)昨天大家谈 闲话，提起别人家的事，陈姨太嘴上可露出这么一 句。

觉 新 (低头)真要到那一天，ℴℴ 周 氏 (忧虑地)你怎么办呢?

觉 新 (烦躁)我心里乱得很，到时再说。我现在简直怕听 死这个字。

周 氏 (摇摇头，也没奈何)唉!

〔瑞珏缓缓由阁门踱出，形容悴憔，穿一件宽肥的深 蓝布袄，并看不出身体有多显明的异样。她依然打 起精神笑着走向觉新。

周 氏 (望见珏，非常怜惜，低声对新)先别跟她说呀。

觉 新 知道。(悲戚地凝望珏) 周 氏 ( 对珏)你怎么出来了?

**瑞** **珏** **我想回屋看看海儿。**

周 氏 (温和地)好，你也该看看去了。

**〔周由阁门入。**

瑞 珏 (笑着)是婉儿已经从冯家出来了么? 觉 新 嗯。听说(沉郁地)不过——

**瑞** **珏** **又病了?**

〔新摇摇头。

瑞 珏(恐惧地)死了?

觉 新 (打了一个寒战)不，不，我们不谈这一类的事情。

(抚慰地)你这两天身体怎么样?

瑞 珏 我还好。明轩，你自己倒是要当心呀，这两天我一点 也没有照护你了。

觉 新 (祈祷地)爷爷的病会好的，会好的，好了，我们两个 一 定找 一 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

瑞珏(脸上掠过淡淡的笑影)嗯，山明水秀的地方，我们也

做一场好梦，好梦!

〔刘四姐由右面小径上。

刘四姐 快来吧，少奶奶，海儿又哭着找你呢。

**瑞** **珏** **好，我来了。**

〔忽然楼上开了一扇窗，陈姨太伸出头来。

**陈姨太** (烦厌地)来吧，少奶奶，老太爷叫你呢。(倏地把窗 门关上)

瑞 珏 (为难)怎么办?

觉 新 (温和地)你去吧!我看海儿去。

〔珏不得已地缓缓向阁门走。

觉 新 (追上去)瑞珏，你要小心呀，陈姨太那个人——

瑞 珏 (痛苦地)我知道，除了对她尽量客气还有什么别的

办法?老人家病得这样沉重，难道为着怕她生气，就 不顺着病人的意思么?

〔克明与觉慧由篱外踱来。珏和新望见他们进来，就

各走各的路：珏进了阁门，新随劉四坦由右面下。 **高克明** (最后的规诚)怎么样?老三，你说不说?

〔 慧摇头 。

**高克明** 你为什么不说?

**觉** **慧** (黠巧地)理由我已经跟三爸说过了。 **高克明** (愤愤地)那不成其为理由。

**觉** **慧** (淡淡地)那就算了。

**高克明** 那么你二哥究竟在什么地方? **觉** **慧** 不知道。

**高克明** (执拗)你知道。

觉 慧 (翻翻眼)知道我不说不是等于不知道。

**高克明** (严重地)那么你是成心地不顾爷爷的死活。 **觉** **慧** 哪个说的?

**高克明** 你情愿做一个不孝的子孙。

觉 慧(愤懣)三爸，您不要用这些话来压我。您明明晓得

爷爷这次病并不是为的二哥。哪几位长辈闯的祸， 三爸也是亲眼看见的。(热烈地)我爱爷爷，为着爷 爷的病，我不知挨了多少次骂。我求大家早一点找 西医看，可是没有人听我，胡乱地找些医生。

**高克明** (气闷地)你懂得什么,爷爷的病重，多请些名医也是 尽人子之道。

觉慧 那么为什么找了些跳神跳鬼的端公，满家满院地赶 鬼，硬把病人搬到这么一个小地方来?

**高克明** (语塞)你晓得的，那，那是陈姨太的主意。

觉 慧 (诘问)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主意?我们为什么倒要 听这个无知无识的人，她的愚蠢糊涂的主意?难道 您也相信这一套?您真信?

高克明 (留着自己的体面)我自然不信。然而这是你爷爷的 命啊。不随她，万一出了什么事?谁能负起这个责 任?谁能担当这个不孝的罪名?

觉 慧 (愤激)对了，罪名!责任!三爸，到底哪个是真孝

心?一个人还是不怕人骂，真为着老的打算，是孝 心?还是怕背上一个不孝的罪名，就随着人搬神弄 鬼，把老人家害得吃惊受怕，病势更重是孝心?

高克明 (气得连连地)你小孩子，小孩子，你不配跟我说话， 你快把老二找来，了结冯家这段亲事，叫爷爷放心， 不然——

觉 慧 (看他不讲理，也硬起来)我就是不找!

高克明 你非找来不可。

觉 慧 (重重地)我不找。

高克明 (走上前)老三，你这个! 〔周氏突由阁门疾步走出。

周 氏 (向篱外喊)老二!老二!

〔觉民由左面篱外和王氏匆忙走进。 **周** **氏** 快点，快点，爷爷正等着你呢!

**觉** **民** (笑嘻嘻地)三爸!(快步和周氏走入阁门内) **高克明** (莫名其妙，对慧)这是怎么回事?

**觉** **慧** 方才爷爷对我说，他很后悔，只要见二哥一面，冯家

婚事不提了。

**高克明** (不了然)不提了? **觉** **慧**(微笑)不提了。

〔克明掉头就走进阁门。

**王** **氏** (对慧)是你叫老二回来的吧? **觉** **慧** 嗯 。

王 氏 (紧张)外面好乱， — **觉** **慧** 怎么?

**王** **氏** 又抓学生了。我在轿子里看见的，捉了好些人，拉着 在街上走。

觉 慧 哦，哦。(蓦然转身就向外走) 王 氏 老三，你要上哪儿去?

**觉** **慧** 到学校，找朋友。 王 氏 现在你不能去。

觉 慧 现在我才该去!(立刻由右面小径跑下)

王 氏 老三，(对右面，警惕地)你可要小心冯乐山，这个老 东西你太得罪他狠了。

〔慧由右面戴好帽子，披着围巾匆忙走出。 觉 慧 再见，四婶!(向篱外走)

王 氏 老三，老三!(慧不理，仍走) 〔陈姨太突由阁门出。

**陈姨太** (尖声)三少爷!

**觉** **慧** (不觉停步)什么?

**陈姨太** 你爷爷叫你! **觉** **慧** 叫我?

**陈姨太** (肯定)叫你!

〔慧只得丢下帽子，依然戴着围巾走入阁内。

陈姨太 (四面望望，对王氏狠恶地)你看老太爷又叫大房的 人围住了。大房的人一直是欺负我不要紧，现在他 们又要谋算老爷子了。(恨极)这样没有良心，不知 孝顺的人早晚没有好结果的。

**王** **氏** 怎 么 ?

**陈姨太** (恶毒地)你看着吧! 〔瑞珏由阁门跑出。

瑞 珏 (悲痛地)陈姨太，快来!爷爷不成了。

〔突然听见楼上一片嚎哭声，陈姨太和王氏哭着跑进 去。瑞珏痛极，倦极，痴颓地倚在门框上，手抚前额， 没有一点声音。

〔舞台全黑，立即明亮。

〔再明亮时，是当天午夜一时。四面漆黑。水阁下层 的窗户完全敞开，阁内光明如画。老太爷的死尸，穿 好了寿衣，停在屋当中。灵前燃着素烛，摆满各种死 人应用的钱纸，金银锭，魂幡种种。篱外和右面小径 上隐隐约约立着许多仆妇，像一堆一堆的鬼影。石 阶上和栏杆外分站着克安、克定、王氏、沈氏以及孩 子们等等。周氏、克明和瑞珏立在阶下。栏杆上摆 着“孝子”们的缞麻衣冠和丧棒。觉新正跪在灵前叩 首，陈姨太面对着死尸，阴沉不语。大家肃然无声。

觉新叩毕，由门内退出阶下。陈姨太缓缓由灵前走 在门当中，栏杆上的烛光倒射在她惨青的脸上，望着 有若煞神。

陈姨太 (声音冷涩喑哑，阴郁庄严地)现在老太爷已经归了 天，大家也都在这儿了。这件事关系老太爷死后的

神灵，血光之灾，这是千灵万验的。 高克明 怎，怎么样呢?

陈姨太 (望着瑞珏)若果孙少奶在家里生产，那产妇的血光 会冲犯死人，老太爷的尸体就会周身冒血，以后再念 多少经文也升不了天堂。

高克安 (望望克定，回首向陈)那么按说该怎么办呢?

陈姨太 (冷酷地)那只得委屈孙少奶赶紧在外面找房子!

〔珏低头，忽然紧紧握着觉新的手。 高克明 (吃了一惊)出去生产?

陈姨太 嗯，可是要出城十五里，ℴ 沈 氏 (点头，低声)对的，对的。

陈姨太 还得过了三道河水，才能破解。 高克定 (也应声)嗯，有这么 一说。

陈姨太 不然，还是没有用，死尸冒了血就再也不能升天。

(四顾)都在这儿了，大家看看怎么办吧? 〔大家嘿然。

高克明 (想不出应付的办法，对周氏，低声焦灼地)老三呢?

周 氏 (低促地)到处找，找不着。 高克明 老二呢?

周 氏 也出去找他去了。

陈姨太 (目光歇在克明身上，缓缓地)三老爷，您看，— 高克安 (忽然)三哥，我看这件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高克定** (从旁附和)嗯，嗯，是的，是的。 **陈姨太** (阴沉)大少爷?

**觉** **新** (望一望低着头的瑞珏，转对克明，苦痛地)三爸，您 看——(克明毫无勇气地低下头来。新转对周)母 亲，您——(周氏用手帕擦着眼角。新缓缓转头，哀 视着瑞珏，——)

瑞 珏 (哀痛中抚慰着觉新)不要着急，明轩。(对陈姨太， 沉静地)我就搬，(转对周氏)城外总可以找，找着房 子 的 。

(舞台全黑) — — 幕 落

**第** **四** **幕**

高老太爷死后一个星期，下午三时许，在城外钱 太太的旧屋内。这屋子许久没有人住过， 一进来就 有一种浓重的霉气窒息人的呼吸。屋顶很低，屋梁 露在外面，泥土砌成的薄墙也没有涂饰。潮湿的土 地成年没有人扫过，凡是角落里都满布了蜘蛛网，几 样破旧的木器也堆上了厚厚的灰尘。现在窗外层的 木板窗是敞开的，空气和阳光由那方方的破烂的纸 窗栏间透进来，但是这屋子里可怕的腐闷的气味却 一时不易驱尽。屋左右各一小门，通着更黑暗更潮 湿的小屋，正中一木门，通外面一片平坦的磨场。门 两旁有窗，门窗完全敞开时，可以望见对面的青山、 田野和凋秃的柳树。在左面露出一片荒凉枯寂的坟 堆的一角，和两三间佃户住的更狭陋的土屋。屋里 摆着一张旧木床，光光的没有上面的框架，一张黑漆 八仙桌，几张旧凳，靠床添了一张帆布躺椅。地上摆 着网篮，桌上放着箱子，行李和洗脸用具都堆在空空 的木床上，一只炭盆架斜斜放在床边。

〔开幕时，刘四姐在床边收拾东西。黄妈立在正中门 栏对外面吆喝驱赶着正要挤进来的一只颜预的母

猪，母猪在门外叫，黄妈拿一根竹竿在猪身上乱打。 外面不时有牛在低低的鸣吼。窗前站着一个干瘦、 面无表情的老农人，默默地糊着新窗纸。

**黄** **妈** (舞动着竹竿)去!去!去! **刘四姐** (回首)您这是干什么?

**黄** **妈** (逼急地)赶猪!(指门外)这个死猪要进来。(又乱 打，猪在外面乱叫)去!去!

**刘四姐** (对着那老农人)喂，老人家!你的猪进屋了，要进屋 了。(希望他来驱赶)你还不—

**老农人** (望望刘)进来不要紧的。(又忙忙地糊他的窗户)

**黄** **妈** (重重打了一下，猪大叫一声，就再也没听见叫，黄松

了一口气，自语)走了，可走了，这个讨厌的猪! **老农人** (回头望望)你不赶也是会走的。

**黄** **妈** (不满意的瞥了他一眼)唉，这个地方我可不爱，说乡 下也不像个乡下，离城远不说，四面还不见什么人 家，这叫少奶奶一个人怎么住啊?

**刘四姐** (不愿提起，岔开)您说这床放在什么地方呢?(指 着)这边窗外靠着荒坟，这边窗外是田地。

**黄** **妈** ( 指着靠田野的窗户)自然还是这边好。

**刘四姐** 那就不用动它得了。(从床上移下东西，一面想打开 行李，用手抹抹床沿上)咦，床都洗干净了?

黄 妈 嗯，我进门就洗了。(十分关切地)少奶奶有动静没 有?

**刘四姐** 没有，我看也就快了。(同情地)要不是为着海儿病， 今天也就来了呢。

黄 妈 (料想)怎么陈姨太他们今天又催着少奶奶搬出去

啦?

刘四姐 (气愤)还不是?把 一 个有肚子的人像当成瘟神似 的，恨不得立刻就赶她走。(不平地)有两个钱的人 家忌讳就多，老的死了，下一辈子人生孩子都是罪 孽。

黄 妈 (也愤然)出去生，出去生，可一时也得找着房子啊。 刘四姐 是啊，我早就说过，谁肯把房子租给人生孩子?有房

子的人都有这个穷讲究啊。(无意中沾着了墙上的 水珠)哎呀，这屋子好潮啊，您看，大白天，墙上直滴 答 水 。

黄 妈 我昨天一进来，就看这屋子不成。满屋的霉味，就像 埋在坟里似的。(忽然察觉)哎，我这说的是什么呀。 不过(低声)也是，这屋子好久好久没有人住了。

刘四姐 (又去收拾东西)哼，要是我呀，我情愿一辈子搬出来 住这种破屋子，再也不在那个大公馆里住。我们小 姐嫁过来没过过一天舒服日子，可怜，她在娘家哪受 过这种罪呀!

〔外面一个小孩的声音：(清脆地)爷爷，稻草来了。 **老农人** (放下浆糊)嚷，我来看看。

〔老农人由正中门走出。

黄 妈 (嗟叹)清水里待过的，谁肯在浑水里待?老太爷一 死，就整天听着上上下下为着分家吵架，谁也不顾 谁。到了(“了”做终结讲)什么都是假的。(嘲讽地) 我看只有钱，钱是真的。(喟叹)哎，真是浑水了，浑 水了!

〔袁成由正中门上。

袁成(对黄)喂，不早了，冬天天短，说黑就黑。等他们看

看梅小姐的坟回来，你催太太跟钱大姑太太快进城 吧。早一点，从大路上走，免得担惊受怕的。(客气 地)黄奶奶今天还不走吧。

**黄** **妈** 走，太太叫我回去帮着赶孝衣呢。 **刘四姐** (对袁)我在这儿看屋子。

**袁** **成** 刘四姐，您知道婉儿也埋在这儿附近么? **刘四姐** (摇头)哦，不晓得。

**袁** **成** 您不晓得?还是我们四太太出钱修的坟呢。

〔周氏与钱太太由正中门上。周氏穿着重孝。钱太 太也是灰暗色的衣服，她较前苍老，神态未变，头发 却完全灰白了。

周 氏 (对刘)你们都收拾好了没有? **刘四姐** 您看，就这样行了吧?

周 氏 嗯，可以了。(又想起)哦，待会儿别忘了把炭盆生起 来，这屋子潮气大，要先烤两天。

**刘四姐** 嗯，是得生上火，太湿，又冷，坐月子的人受不了。

**钱太太** (立门侧，面对门外)快点，快把稻草抱进来铺上。真 是死人!(回首望见袁成)袁成，你站着干什么?还

不快去搬稻草来。 袁 成 是，钱太太。

〔老农人跄踉地抱着一大堆稻草走进，袁成出去。

钱太太 (指着)放在床上。(一面走到窗前查看新糊的窗纸)

你这糊的是什么?是什么?(几下把纸都撕下来，对 老农)重糊!

老农人 (望着糊好了纸又被撕去的窗子)嗯。

〔袁成从正门也抱着稻草进来，放在床上。黄妈和刘 四姐看见钱太太又发了脾气，连忙各自紧张地收拾

起来。

钱太太 (从凳上拾起一把扫帚，指点地下)你看，你这是怎么 扫的，还尽是土，尽是土，回头叫你那个斜眼孙子重 扫!

**老农人** (又望望地下)嚷，太太。

**钱太太** 炭灰呢?

**老农人** 在，在外边。

**钱太太** 快拿进来先把床底下这块湿地方垫好。

**老农人** (从另外一张方凳旁拿起一只簸箕)嚷，我拿去。 **钱太太** 回来!叫你四下给我买的母鸡呢?

**老农人** 买了，已经收了三十只了。 〔老农由正中门走出。

**钱太太** 袁成，你替我叫木匠没有?

**袁** **成** 明天见早就来。

**周** **氏** (诧异)叫木匠干什么? **钱太太** 赶紧修理房子。

**周** **氏** (笑着)那来不及了。

**钱太太** (倔强地)来不及也得修理，我不能叫瑞珏住这么惨 的房子。

**周** **氏** 可是———

钱太太 (摇手)你别管!哎，这也怪我那没福的女儿，要不是 因为她一直大病了这么几个月，我老早就派人把这 几间破房子修理好了。(回头对黄、刘)你们两个谁 留在这儿?

**刘四姐** 我，钱大姑太太。

〔老农铲了一大簸箕炭灰走进，缓缓地铺在床下面。 钱太太 你要什么东西，就跟(指着)这个老佃户要，他们有四

代租我们家的田了。 **刘四姐** 是，钱大姑太太。

**钱太太** 要是他们不听话，不周到，你告诉我，我可以打他们。 **刘四姐** (笑着)不会的。

钱太太 (翻翻眼)客气什么?听着就是了。(对周)我这都是 “老太爷佃户”,一年到头都是懒声懒气的。(转头) 哦，刘四姐，要是一两天少奶奶来了，你就叫那个斜

眼的孩子进城到我家里找我，听见没有? **刘四姐** 听见了。

**钱太太** (对那佃户)喂，我问你呢? **老农人** 听，听见了。

**钱太太** 还有，红糖、糯米、香烛、黄钱，同催生的些东 —

**周** **氏** 这些都带来了。

**钱太太** 哦，那接生婆!(对老农)张二，你叫你媳妇请了没 有?

**老农人** 请好了，随叫随到。(走出正门)

周 氏 不过，大姐，(嗫嚅)明轩的意思说要找个西医，西

**钱太太** (固执地)西什么?我不相信西医。我欢喜接生婆。 我们钱家——

**周** **氏** (勉强)可是明轩说——

**钱太太** (有些悻悻)媳妇是你们家的，也不是我的，你们要西 医接就西医接。

周 氏 (只好敷衍)照我看，也，也是接生婆好。

钱太太 (才露出 一 丝笑容)就是说啊，那就成了。(逐渐兴 奋)我看这次一定还是个儿子!昨天我去看她，从后 面还是看不出有肚子，不是那么满腰宽。还是男孩

子好。我这块地方专生男孩，你看张二这个佃户家 里就没有一个姑娘。(回头)黄妈，你看呢?

黄 妈 嗯，一定，一定，准又是个少爷。

周 氏 (走到右面小门前，向内探望)哦，这里面还有一间屋

子呢!

**钱太太** 里面更小，比外面还潮湿。瞎，都是陈姨太出的鬼主 意，什么要出城啦!要过桥啦!她一天不害人她心 里不舒坦。

**周** **氏** 这两天她倒又跟我们大房的人拉拢起来了。 **钱太太** 为什么?

**周** **氏** 还不是要大房的人替她说说，好多争点产业啊。可 现在她祸也闯下来了，大家都暗暗催着少奶奶搬，都 觉得非搬出去不可，明轩这两天到处找房子又找不 着，——

**钱太太** (越想越恼)瞎，你们为什么早不对我说?不对我 说?不对我说?

周 氏 少奶奶倒是想到了，就是明轩觉得梅表姐刚刚故去，

你 心 里 — —

. **钱太太** (叹气)瞎，梅芬这孩子也是真没福啊!咦，怎么明 轩还没有来，老在她坟上干什么?

黄 妈 (同情地)大少爷一定还在梅小姐坟上难过呢。

钱太太 (落泪)梅儿命苦，命真苦啊!跟着我这个妈，没过过 一天的痛快日子。一生只有一件事对得起她，我把 我的棺材让给她睡了。

周 氏 (也陪着流泪)不要再伤心了，以后就把少奶奶当做

你的女儿看吧。她生下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外孙了。 钱太太 (擦着泪)嗯，嗯。

**袁** **成** **( 对周)太太，不早了，回去吧。**

周 氏 (对钱)大姐，回去吧，我们一块儿进城吧。

钱太太 不，你家里有事情的人，你先回去吧。我还要在这儿 再照料一下。

〔觉新由正中门上。他穿一件灰布棉袍，白布鞋，手 里拿着孝袍和麻绳腰带。他走进门，顺手把这些放 在一边。满眼沉重的悲痛，颜色较前些天更暗淡，脸 上的胡须也长深了。他依然强打着精神应付着眼前 的琐事，时时有些微咳。

黄 妈 大少爷回来了，梅小姐的坟——(周示以眼色，黄住 了口)

觉新 母亲，乘太阳还没有落，您先快回去吧。我还想在路 上绕到督军署再打听一下三弟的消息。

钱太太 怎么,老三还没有消息?

周 氏 唔，自从他们爷爷断了气那天晚上起，觉慧这个傻孩 子，听见他们同学为着爱国游行出了事，就不顾死 活，跟这群同学们一块去混闹，从那天晚上起，七天 了，四处托人找，找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见着。

觉 新 这些衙门里的人说话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天天去打 听，他们总推说没有这个人。

钱太太 (惊愕)怎么,老三入了监了?

觉 新 他的同学们都这么说，并且说这跟冯乐山有关系，是 这个老东西陷害的。

**钱太太** 倒是像这个人做的事。

**周** **氏** 可他到了我们家，给老太爷吊丧，哭得才痛呢。

**钱太太** 别听他这个，他做得像。昨天你们家婉儿这坟上他 还派一个人来烧纸，对了，还有祭文呢。

**周** **氏** **祭** **文** **?**

钱太太 他那祭文还不是狗屁!从前我用过一个丫头，也叫 他写过一篇祭文，这个苦命的丫头也是他弄去—— 瞎，不提他，不提他，干干净净的房子不提他。明轩， 你倒是赶快想法找老三吧!也叫你(对周)这个做继 母的好放了心。

周 氏 他父亲临死之前，就把这三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托给 我，连指着觉慧说“老三!老三!”就是不放心他，你 看现在——(哭泣)我怎么对得起他的父亲!

觉 新 (安慰)母亲，不要难过了，快回去吧。我一定设法把

三弟找着的。(为她拿着大衣预备送她出门)

周 氏 (痛苦中经验过来)再要回来，我真是要天天守着他， 真跪着求他再也不要出门闹事，我真是叫这个孩子 吓伤了。(走到门口，回对新)明轩，你别忘了，就回 来，爷爷的假坟要等着你开工呢!时候都看好了。

(黄妈和刘四姐也一同出门) 觉 新 嗯，记得，记得。

钱太太 (对周)我也送送你。(对新)你就在屋里歇歇等着 我，回头跟我一块走。我先去看看叫他们买的母鸡 肥不肥。

〔周、钱和三个佣人一同走出。觉新愣了一刻，望望 这四周凄惨零落的景象，百感交集，一种说不出的酸 痛像一只铁掌紧紧抓牢他的心，他忍不住扑在方桌 上呜咽起来。正中门推开，缓缓走进来觉慧，他换了 衣装，穿着一个短短的蓝布旧棉袄，青夹裤，手里拿 着一顶破毡帽，头发散乱，脸上沾了尘垢，目光炯炯， 十分小心地悄悄走近觉新。

觉 慧 (低声)大哥!

觉 新 (抬头，半晌，惊愕地)三弟，你——(立起)

觉 慧 ( 深挚地)我特为跑来看看你。

觉 新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你怎么来的? 觉 慧 (沉静地)我同几个同学想法跑出来了。 觉 新 (惊诧与关切)这么说你是给关起来了? 觉 慧 (点点头)嗯。

觉 新 (紧紧拉着他的手)你吃了苦头了吧?

觉 慧 ((愤恨激成的冷静的微笑)还好，没有什么。 觉 新 (急切)那么你——

觉 慧 ((不想提起)不提这个。他们恐吓我，说我扰乱治安， 要枪毙我。前天夜晚，他们已经把我推出去了，一排 枪都对准了我的头——

觉 新 ( 急 迫 )你 —

觉 慧 (微笑)别着急，大哥，你看我现在不是在你眼前了。 觉 新 (追问)那么,什么证据呢?

觉 慧 (冷笑)这些军閥们杀人还用得着什么证据? 觉 新 怎么,快要放枪以前又把你赦免了?

觉 慧 嗯。(忽然感动地)我在要死的前一刻，我第一想起

的人就是你!大哥，我才知道我多么爱你!

觉 新 (热烈握着他的手)三弟!

觉 慧(友爱地)大哥，我上次说错了，我们是弟兄啊，好弟 兄啊!

觉 新 (眼泪流下)是啊，弟弟。

觉慧(激情)大哥，好大哥，那一会儿我真想见你，我要对 你说许多许多话。我要把我得到的认识完全告诉 你。大哥，所以在我临走以前，我非要见你一面。

觉 新 (略惊)你上哪儿去?

觉 慧 ((长嘘一声)我要离开家乡了。我方才明明看见母亲 进来，我不能见她，我怕她拉着我，不放我。这个家 不需要我，我更不需要这个家，而且这个地方对我是 危险的。

觉新(担心)他们是不是还在追着你?

觉 慧 (冷静地)逃出来的人自然还有进去的可能。 觉 新 (愤恨)那么冯乐山这个混账东西——

觉 慧 (不屑一理，微笑地)我现在倒不那么恨他了。这几 天我才渐渐认识，我的敌人不是一个冯乐山，而是冯 乐山所代表的制度。他伪善，他怕人说他伪善；他诬 陷了我，他得了意。可是，我绝不会让冯乐山跟冯乐 山类似的这一群东西终生得意的。大哥，我好后悔 呀!

觉 新 你后悔什么呢?

觉 慧 ( 悔痛)我在临死的那一刻，我才想起我过去浪费了 多少时间，为着梦想，为着错误，为着不晓得怎么活 着，为着不知道时间的宝贵，耗费了我多少生命啊! (恳切地)大哥，生命真好啊，你真要积极地热烈地活 下去呀!只有失过了自由的人才知道，只有尝过快 死的经验的人才明白。我现在不懂为什么鸣凤会死 得下去。对于一个要死而真想活着的人，一分钟的 自由都像藏着无限的幸福似的。

觉 新 那么你来告诉我就是——

觉 慧 (有力地)我来告诉你不只在这个，我要比这个具体。 我要你答应我，你要勇敢，你真需要振起精神，重新 为人。(恳求地)这次嫂嫂生了小孩，你就把她接出

来吧，让她帮你一同去闯。嫂嫂真好啊，你现在还能 说你所得到的是你所不要的么?

**觉** **新** (摇头)不，这句话我早忘记了。

**觉** **慧** (诚恳地)你要给她幸福，你不能再叫她为你牺牲下 去。

觉 新 嗯，我答应你。

**觉** **慧** 再五婶跟五爸打了架以后，第二天就答应我把四妹 的脚又放了。

觉 新(同情地笑)我知道。

**觉** **慧** 这孩子又可爱，又可怜，你必需把她送出去读书，最

好将来送到我那里。 觉 新 嗯，好。

**觉** **慧** 最末一件你现在该把大嫂送到医院生养，你不能再

听陈姨太他们的摆弄，为着死人，害了活人。

觉新(嗫嚅)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太，太晚了!

**觉** **慧** 那么你至少不能把嫂嫂送到城外这个可怕的地方 来。

觉 新 (叹了一口气)太晚了!

**觉** **慧** (逼起他的怒火)太晚了，太晚了，(大声)我跟你说 过，没有太晚的时候!

觉新(挚爱地)觉慧，如果你真地要走了，为什么我们分别 以前还要吵架呢?

觉 慧(愧赧地)不，大哥，我是舍不得跟你再吵了。不过我 真是相信世上任何事，要做，都没有太晚了的时候。 你不要消沉哪!你一直是被这个“太晚了，太晚了' 误了的。

觉 新 可是——

觉 慧 (诚恳地)你真得听哪!(看表)啊，我真要走了。我

明天一见早要同几个朋友一同离开此地的。

觉 新 (忽然拉住他)不，三弟，你别走，你还是回家吧。我， 我可以把你藏起来。

觉慧(决然)不，我不肯躲躲藏藏。我也不能丢开我的朋 友们不管。

觉 新 那么你也应该见见二哥。 觉 慧 我已经看见了。

觉 新 (不舍)你出去干什么呢?

觉 慧 我也许读书，也许做别的。好，我走了。 觉 新 不，你别走，三弟。

觉 慧(谛听)让我走吧!我仿佛听见外面又有人来。 觉 新(向外走)那么,你的通信处?

觉 慧 我到一个地方就会写信告诉你 觉 新 我好给你寄钱。

觉 慧 也好吧。走了，大哥。

觉 新 (又拉住他)三弟，你明天一早再要见我一面。 觉 慧 好，看吧。(走近窗前外望)

觉 新 (望着慧)你一定要来，我好给你路费。

觉 慧 (望着外面，急促地)好，好，(惊愕)咦，怎么嫂嫂又来 了?

觉 新 (惊惧)怎么她来了，别是已经——?

觉 慧 我倒是想见见嫂嫂，可惜现在不成了。(握着觉新的 手，满眼的泪光)再见了，大哥，记着我的话，没有太

晚的时候! 觉 新 再见，三弟!

〔门外人声嘈杂。钱太太推门进来，觉慧低首从她身

边走过，出了房门。 **钱太太** (匆促地)这是谁? 觉 新 一个乡下孩子。

钱太太 快点!快点!来了，把床铺好!

〔刘四姐扶着瑞珏进来，后随陈姨太。瑞珏穿着大 衣，里面是孝服。陈姨太身服重孝，做出一种走了长 路，风尘仆仆的样子。

瑞 珏 (悲痛地)明轩!

**觉** **新** (低声)瑞珏!

**陈姨太** 好容易，可送到了，好长的路!快点，大少爷，快去找 接生婆吧!快点去叫 —

钱太太 (冷冰冰地)早都预备了。陈姨太，你坐下歇歇吧，不 用再张罗了。(陈嘿然)真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到城 外生孩子?(一边埋怨，一边和刘四姐收拾床和其他 的用具)现在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挤一块啦。(陈找

一个方凳坐下，气得半晌无语) 觉 新 (对珏，低声)肚子痛得很吗?

瑞 珏 (点头)嗯，有点。(四顾，恐惧地)明轩，这个地方怎 么这个样子?沿着小路都是一堆一堆的坟哪?

觉 新 不要紧的。(抚慰)你看窗户外面不是田么? 瑞 珏 (怯惧)明轩，我们这屋子怎么——

觉 新 (望望钱，对珏示意，叫她不要说)珏，不要怕，ℴ 瑞 珏 (找话说)我刚才路过梅表姐的坟了。

觉 新 (不安)谁指给你看的? 瑞 珏 陈姨太。(新回顾陈)

陈姨太 (不好意思)也是轿夫说的。 瑞 珏 明轩，你别回去吧。

觉 新 (为难地)我，我——

瑞 珏 (温和而肯定地)不，明轩，你还是回去好。(微笑)明

轩，这儿倒是有一点像在家里呢。 觉 新 (顺着她，安慰地)是啊，多好啊! 瑞 珏 有杜鹃叫。

**陈姨太** (立起)不早了吧?(卖功地)觉新哪，刚才大家都忙 着给老太爷盖假坟的事，孙少奶奶肚子痛，简直没有

人送，幸亏我在旁边才送来了。 觉 新 谢谢您，陈姨太。

〔苏福由正中门进。

**苏** **福** 快回去吧，城门要关了。 **陈姨太** (望新)怎么样，走吧?

**钱太太** (放下了“活路”,慢慢走来，像是客气地)您不再坐一 坐?

**陈姨太** (不知究竟)不坐了。

**钱太太** (看见新在拿帽子，诧异地)你也走? **觉** **新** (低头)嗯。

陈姨太 (歉意的解释)没法子，本来老太爷的假坟今天就要 动工，现在孙少奶要生了，赶紧就得立刻开个头了，

所以呀，非得他去不可。 **钱太太** 为什么非得他去?

**陈姨太** (理由充足地)他是承重孙哪!

**钱太太** (愈问愈有气)为什么非要盖假坟?

**陈姨太** 这也是为着死了的上人好，不然老太爷身上还是要 冒血的。

瑞 珏 (看情形不对)明轩，你走吧。 觉 新 嗯，走。(却提不起脚，——)

**钱太太** (倔强地)哦，我倒想起来了。瑞珏，你来了，路上你 数过过了几道桥?

瑞 珏 (不明白)啊?

**钱太太** (气愤)我数过，只有两道半，靠我门口的这个是半 道，桥塌了。两道半，陈姨太，您说这成么?还有，我 这儿离城门口至多也不到六里，您说，这不会出事 么?

**陈姨太** (又气又怕)走，走，走，大少爷。 **钱太太** 哦，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

**陈姨太** (忽然硬起来)你说，什么吧?

**钱太太** (冷冷地)你这一辈子当姨太太，你下一辈子还当姨 太太不?

**陈姨太** (气极)你呀，你是个疯子!走，大少爷! 〔陈姨太一怒而下。

**觉** **新** (愧惭)您，您不一同回去么?

**钱** **太** **太** (瞪眼)我跟你说过，不去!我要陪(望珏)我的干女 儿，走吧你们!

觉 新 (温和地)瑞珏，我知道大姨妈会在这儿守着你的。 瑞 珏 (安慰地)你放心，走吧。

觉 新 嗯，走，(慢慢向门走)走了。

〔新由正中门出。

瑞 珏 (到窗前)明轩! 觉 新 (在外面)珏!

**瑞** **珏** (忽然转身，皱着眉头)干妈，我又痛，痛起来了。 **刘四姐** 怎么,怎么,少奶奶?

**钱太太** (对外大呼)张三，快去叫接生婆来! 〔舞台全黑。

〔再明亮时已是翌日的清晨。两窗都用花布床单严 严遮上，只从那隙缝间透露出微光。瑞珏面容惨白， 沉默无声，躺在床上，旁边多了一个借来的木制摇 床。屋正中燃起熊熊的炭火。房中添了许多东西， 如木盆，水壶等等，但现在都摆好，已经不十分零乱 了。屋内很暗，桌上还点着昨夜的残烛。钱太太拿 着一碗鸡汤呆呆立在床边，望着瑞珏的脸。旁边是 刘四姐，正持着一件婴儿的衣服，怜悯地凝视着。二 人都一夜未睡，头发有些散乱，却都紧张地探望着， 没有一丝倦容。四周寂静，微闻远远有鸡鸣声。

〔 半 晌 。

**刘四姐** (低声),我想，不要紧吧? 〔 钱 不 答 。

**刘四姐** (对珏低声)二，二小姐。

**钱太太** (低声)不要叫她。(对刘)那个接生婆呢? **刘四姐** 到张二屋里歇着了。

**钱太太** (压着声音，气愤地)她还歇着?(又欲出门)

**刘四姐** 您别去啦?乡下人!再叫她来也是没用。这整整一 夜她已经把少奶奶摆弄坏了。

**钱太太** (揩擦着眼角)可怜，瑞珏!(慢慢走开，哀痛)要真有

个三长两短，我要陈姨太赔命。 **刘四姐** 您方才叫人催大少爷来了吧?

**钱太太** 嗯，天刚亮，城门也就是才开，也许觉新已经在路上 了 。

**刘四姐** 唉，钱大姑太太，您一夜都没有合眼，您去睡一会儿 吧?

**钱太太** (摇头)不，我不睡。(和刘四姐共过了一夜的苦难使

**她对刘体贴起来)你把这碗鸡汤喝了吧，我看她现在**

也吃不下。

刘四姐 我也吃不下。(把鸡汤又倒在炭盆边上的小锅内，焦 虑地)怎么会产后的人不能吃东西?

〔床前摇篮中小儿啼声，刘走过来，摇了两声，啼声渐

止 。

钱太太 (回头望一下)唉，这才不值呢， 一个丫头!为着生一 个丫头，这才不值呢!(沉思)刘四姐，(刘悄悄过来) 我看这样子不成，还是赶紧请一个洋大夫来看看吧。

**刘四姐** **洋大夫?**

〔正中有人叩门声。

张 二 (在门外)刘四姐，开水来啦。

刘四姐 (走到门前)哦。(由门缝取进水壶，和颜悦色地)劳 驾您张二爷，您进来把这窗户再弄严点吧，这面还是 进风。

张 二 (在外)不要紧，没有风，外面下着大雪呢。 **刘四姐** (恳求地)您进来弄弄吧，我够不着。

**张** **二** 我们不进月母子房。(仿佛说完就走了) **钱太太** **张二!张二!**

〔钱喊着走出正中门。刘四姐拿起一张方凳放在窗

前，预备上去，重掖严紧这临时的窗幕。

瑞 珏 (似由昏昏沉沉中醒来，微弱地)不用弄了。 刘四姐 (连忙下来)二小姐，您，您好些么?

瑞 珏 (失望地)不要弄了，弄不弄都一样。

**刘四姐** (摸摸珏的前额)二小姐，您觉得怎么样?仿佛烧得 比刚才还利害些。

瑞 珏(没有答应刘的话，满心期望着觉新来)他还没有来

么 ?

刘四姐 (安慰地)就来了，要不，再叫人催催吧?

瑞 珏 (低促)不，不要催。(体贴地)外面下了雪，路上不好 走 呢 。

刘四姐 奇怪，大少爷怎么还没有来?

瑞 珏 (哀痛地希望着)他，他会来的。他能早来就早来了。

我能等，能等，就怕这个身体，由由不得我，—— 刘四姐 二小姐，您别这么想，别这么想。

瑞 址 (低弱地)孩子呢? 刘四姐 (把孩子抱起)这儿。

瑞 珏 (望了一下)可怜哪，这个小孩儿!(抓着刘四姐的

手)对四姐，你日后好好替我看着她呀。 刘四姐 (凄然)二小姐。

瑞 珏 (微笑)一会儿大少爷会把海儿带来吧? 刘四姐 一定，一定会带来看妈的。

瑞 珏 (摇头)不，不会，海儿还病着呢，我都忘了。(忽然眼 泪流出来)哦，妈!妈!女儿想你呀，想你呀!

刘四姐 (也忍不住流下泪)是啊，要是老太太在身边，看见二 小姐生儿育女，吃了这么多的苦，她，她老人家—-

瑞 珏 (含泪自语，声音低弱得几乎听不见)生儿育女，吃苦

受难，都是应该的，就是—— 〔钱太太由正中门上。

钱太太 (掸着身上的雪)好了!来了，来了! 刘四姐 (期望地)大少爷吗?

钱太太 (高兴地，连连)大少爷，大少爷。

〔觉新慌慌由正中门上，满身都是雪。一进门就立在 门前，望着珏，满腔的情感使他说不出一句话。

**钱太太** (低声，对刘)走，我们先出去。 〔 刘 点 头 。

〔钱与刘出了门。 瑞珏(悲喜交集)明轩!

觉新(感动地)珏，我的可怜的珏!(走到床前)我来了， 珏!

瑞 珏 (凄婉)我等着你呢，我的明轩，你好么?

觉 新 (点头，温和而感动地)好。(一面忧凄而爱怜地凝视 着她，不觉缓缓摇头)

瑞 珏 (痛苦地微笑)我一直在祷告，千万等我见着了你， 我，我才能走。

**觉** **新** (忍住要流下来的泪)不，别这样说!瑞珏，你不走 的，你不离开我!不!(蹲跪在她的床前)

瑞 珏 (沉痛地凝望着)我是不肯离开你，我的好人!可我， (微弱地叹了一声)我不成了!

觉 新 (悔恨)他们为什么不昨天就告诉我这情形。

瑞 珏 (抚慰)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怕他们找你，逼你回 来。

觉 新 (痛切)不，珏，你会好，你就会好的。可你真该告诉 人叫我昨天晚上就来的。

瑞 珏 (哀凄地)你不能得罪家里的那些人哪。 觉 新 (说不出的苦痛)瑞珏，我的瑞珏——

瑞 珏 (摸着新的手)不，不要说了，明轩，我的人，我懂，你 不要难过。你待我好，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是我怕

那些人又为难你，我才不愿意叫人找你去的。 觉 新 (紧紧握着她的手)珏!

瑞珏(微笑)你看我能等，我能等，你来得再晚，我还是能

等，能等。“死”再利害，再催得紧，“死”也不能够把 我 —

觉 新 (急切)珏，你不要提到死，你不要

瑞 珏 (断断续续地)现在你到底来了，我看见了你，我的 人。我知道，不成了，我，我要走了。(苦笑)别太难 过呀，我的好人，我真是不愿意提，我怕看你伤心，我 怕看你那伤心的样子，新!可我舍不得糊糊涂涂地 跟你分开，分开， (新哭出声)明轩，你不要哭啊， 我一想到以后没有人照护你，我的心好痛啊，好——

觉 新 (泣不可抑)珏，不分开，不分开，你不会走的，你不能 走的。

瑞 珏 (如同抚慰孩子似地)是，我不走，我要为你，为你还 留一会。(看觉新忽然立起，急切地拉着他)明轩，你

要上哪儿去?

**觉** **新** 我要去找医生去。

**瑞** **珏** (急切地)不，你不要再走，我没有多少工夫了。(苦

闷地)好黑呀，明轩，你把两个窗户的幔子都拉下来 吧 。

**觉** **新** (犹疑，哄着她)不，珏，那冷啊!

**瑞** **珏** (哀恳)我要亮，我要亮光。明轩，你听我一次话吧。 **觉** **新** (低声，哀痛)好。

〔新走到两个窗前把幔子都拉起。 一片银光反射进 来，屋内突然明亮。窗外浩浩无际的大雪洒落下来， 盖满了远处的坑谷和高陵，雪压低了树梢，左面的坟 堆也渐渐平坦，大地是一片皓白。

瑞 珏 (望着那孩子睡的摇床，慈爱地)明轩，你还没有看看 这个小孩呢?

觉 新 (愧惭地)嗯，珏!(跑来俯视小摇床)她真像你呀， 珏!

瑞 珏 (凄恻地微笑)你猜对了，她是个女孩。

觉 新 (忽然)珏，你记得我们说的笑话么?等我们到了七 十，八十了——

瑞 珏 嗯，我也正想着这个呢。(脸上浮出悲哀的笑)到了 七十，八十了，儿子儿媳妇站在这边，—

觉 新 (不觉随着她)女儿跟姑爷——

瑞 珏 (似乎是高兴地接下来)——站这边。(突然意识到， 哀痛地)可现在我——(低低哀泣起来)

觉 新 (抚慰她而又像急切的恳求她)珏，不，不，你一定要 活下去的。

瑞 珏 海儿好了点么?

觉 新 好多了，他说明天就要来看妈妈了。

瑞 珏 (仿佛自问)明天?(泫然绝望)可怜，都这么小，这两 个孩子。

觉新(大恸)珏，你好苦啊，你真不值得呀，嫁了我。

瑞 珏 (凄婉而哀切地)不，不苦，我爱，我真爱，我值得。明 轩，你一生太委屈了，以后，我真希望你——

〔觉民护着琴由正中门走进，二人面上都冻得通红， 带着紧张而悲戚的神色进来。

觉 民 (望望她，同情地)嫂嫂。 瑞 珏 你们来了。

琴小姐 (近床前)你好吧。

瑞 珏 (藏起她绝望的悲哀)好。

琴小姐 (鼓励)你，现在精神并不坏呀。

瑞 珏 (回光返照，微笑)我现在是觉得精神忽然好起来了。

琴表妹，姑妈已经答应你们了吧?

琴小姐 嗯，答应我跟二表哥一同出去读书了。

瑞 珏 (一双苦痛凹陷的大眼望着他们，像望着天上的飞鸟

一般美幕)真好，你们真幸福。 觉新(对民)三弟呢?

觉 民 他走了，他给我一个纸条带给你。(把一张纸条交给

新，新默默看着) 瑞 珏 三弟回来了。

觉 民 嗯，又走了。

瑞 珏 (温和地)什么话，念给我听听吧。

觉 民(由新手中取回纸条读)“大哥，我走了，生活是要自 己征服的。你应该乐观，你必须做一个顶天立地的 汉子。任何事情都没有太晚的时候，你要大胆，大 胆，大胆哪!”

瑞 珏 (望新，恳求的目光)明轩，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呀。

〔正中门推开，刘四姐携带淑贞走进。淑贞渐渐又恢 复从前的活泼，脚又放得能自由跳动了。

刘四姐 少奶奶，袁成把四小姐送来看你了。 淑 贞(跑到床前)嫂嫂!

瑞 珏 你怎么来了?

淑 贞 (微笑)我，我要来看你。

琴小姐 (惊讶)你怎么一个人就敢- (望着她的脚) 淑 贞 (欣然)你看，我现在可以自由走路了。

瑞 珏 (拉着贞的手)你快活么?

淑 贞 快活。嫂嫂，(天真地)你呢? 瑞 珏 我，我也快活。

淑 贞 好大的雪呀，嫂嫂，外面才好看呢! 〔外面杜鹃啼声。

琴小姐 (低声，对民)这不是杜鹃?怎么下着大雪杜鹃还

刘四姐 (笑着)这是那个佃户的斜眼孙子学的。 〔不断的杜鹃啼声传来。

瑞 珏 (忽然)明轩，你记得我第一天来的夜晚，杜鹃在湖边 上叫么?

觉 新 (泫然)记得，那时候是春天刚刚起首。 瑞 珏 (梦一般地迷惘)嗯，春天刚刚起首。

觉 新 (绝望袭进他的心，凝视着她，沉痛地)现在是冬天 了 。

瑞 珏 (声音低弱而沉重)不过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逐 渐闭上眼)

淑 贞 (忽然)大哥，你看，嫂嫂闭上眼了。 觉 新 珏 — —

〔大家匆忙却是静静地围上去，钱太太也推门走进。 〔外面杜鹃一声声凄婉而痛彻地鸣唱着。

〔窗外正落着漫天的大雪。

**—** **—** **幕** **落**

**日** **出**

曹 禺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 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 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道德经》①七十七章 “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 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 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 ……行这样事的人是当 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新约 · 罗马书》②第二章



① 老子，据《史记 ·老庄申韩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后乡曲仁里人也，姓 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春秋时代的思想家，道家的创始 人 。

《道德经》,系老子所著,又称“老子五千文”,全书共81章，前37章为《道经》, 后44章为《德经》,故名《道德经》,此书被奉为道家的经典。

在《日出》所引《道德经》第77章的语录中“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一句，则是作者借它暗喻那个人剥削人的社会。曹禺说：““现实'也许可以用‘损 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点出。因为这戏里一切现象都归根于这句话。”(《日出 · 跋》)

② 《新约》或称《新约全书》,对《旧约全书》而言，都是基督教的经典。(新 约》为公元1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徒所记述，原为希腊文，共27卷。内容包括《福音 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四个部分。

《罗马书》,又称《致罗马人书》,是《新约》中的一卷，传说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 城传教时(约在公元1、2世纪间)写成，共16章。

“ … … 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 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 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连络不绝。 因为全地荒废。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 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 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 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 一 切城邑 … … 都被拆毁。”

— 《旧约 · 耶利米书》①第五章

“ … … 弟兄们 … … 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 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我们在你 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 ， 未尝白吃人的饭 。 倒是 辛苦劳碌，昼夜作工。 … …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

— — 《新约 · 帖撒罗尼迦后书》②第三章 “ … … 弟兄们，我 … … 劝你们都说 一 样的话，你

们中间也不可分党。是要 一 心 一 意，彼此相合 … … ” — 《新约 · 哥林多前书》③第 一 章



① 《旧约》,也称《旧约全书》,是《圣经》的前一部分。原书为希伯来文，共24 卷(英译本为39卷),包括《津法书》、《先知书》、《圣录》三部。

《耶利米亚》,系《旧约 ·先知书》中的一卷，共52章。相传为先知耶利米亚所 述，由他的助手巴录传下，约在公元前626~585年之间。它记述耶路撒冷被毁， 巴比伦灭亡，以色列复兴的预言，以及耶利米亚本人生活的回忆。用散文体记述。 讲演词则富有韵律。

② 《帖撒罗尼迦后书》,也称《致德撒洛尼人书》,《新约》中的两卷。相传为 保罗早期在哥林多传教时所写，写作时间在公元1世纪后半期。

③ 《哥林多前书》,亦译《致格林多人书》,《新约》中的两卷，属《保罗书信》。 相传为保罗所作，成书时间在公元1世纪末期。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 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 ”

—— 《约翰福音》①第八章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 也必复活。 …… ”

—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 过去了!”

—— 《启示录》②第二十一章



① 《约翰福音》,是《新约》中的一卷。相传为使徒约翰所撰，共21章。

② 《启示录》,《新约》中的最后一卷，以启示文学体裁写成。相传为使徒约 翰被放逐于拔摩岛时所写。

人 物

陈白露 在××旅馆住着的一个女人，二十三岁。 方达生陈白露从前的“朋友”,二十五岁。

张乔治 留学生，三十一岁。 王福升——旅馆的茶房。

潘月亭 ×× 银行经理，五十四岁。

顾八奶奶 一个有钱的孀妇，四十四岁。 李石清-  ×× 银行的秘书，四十二岁。

李太太 ~~·~~ 其妻，三十四岁。

黄省三 ~~·~~  ×× 银行的小书记。 黑三(即男甲) ~~·~~  一个地痞。

胡四 ~~·~~ 一个游手好闲的“面首”,二十七岁。

小东西——一个刚到城里不久的女孩子，十五六岁。 ( 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内)

**时** **间** **：早** **春**

第一幕 在××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

——某日早五点。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

——当日晚五点。

第三幕 在三等妓院内。

— 一星期后晚十一时半。 第四幕 景同第一幕。

时间紧接第三幕，翌日晨四时许。

**第** **一** **幕**

是××大旅馆一间华丽的休息室，正中门通甬 道，右——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与观众左右相反 通寝室，左通客厅，靠后偏右角划开一片长方形 的圆线状窗户。为着窗外紧紧地压贴着一所所的大 楼，所以虽在白昼，有着宽阔的窗，屋里也嫌过于阴 暗。除了在早上斜射过来的朝日使这间屋有些光明 之外，整天是见不着一线自然的光亮的。

屋内一切陈设俱是畸形的，现代式的，生硬而肤 浅，刺激人的好奇心，但并不给人舒适之感。正中立 着烟几，围着它横地竖地摆着方的、圆的、立体的、圆 锥形的小凳和沙发。上面凌乱地放些颜色杂乱的座 垫。沿着那不见棱角的窗户是一条水浪纹的沙发。 在左边有立柜，食物柜，和一张小几，上面放着些女 人临时用的化装品。墙上挂着几张很荒唐的裸体画 片，月份牌，和旅馆章程。地下零零散散的是报纸， 画报，酒瓶和烟蒂头。在沙发上，立柜上搁放许多女 人的衣帽，围巾，手套等物。间或也许有一两件男人 的衣服在里面。食柜上杂乱地陈列着许多酒瓶，玻 璃杯，暖壶，茶碗。右角立一架阅读灯，灯旁有一张 圆形小几，嵌着一层一层的玻璃，放些烟具和女人爱

的零碎东西，如西洋人形，米老鼠之类。

〔正中悬一架银熠熠的钟，指着五点半，是夜色将尽 的时候。幕开时，室内只有沙发旁的阅读灯射出一 圈光明。窗前的黄幔幕垂下来，屋内的陈设看不十 分清晰，一切丑恶和凌乱还藏在黑暗里。

〔缓慢的脚步声由甬道传进来。正中的门呀的开了 一半。 一只秀美的手伸进来拧开中间的灯，室内豁 然明亮。陈白露走进来。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 色鲜艳刺激，多褶的裙裾和上面两条粉飘带，拖在地 面如一片云彩。她发际插一朵红花，乌黑的头发烫 成小姑娘似的戆髻，垂在耳际。她的眼明媚动人，举 动机警， 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神色不时地露 出倦怠和厌恶；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种漂泊人特 有的性质。她爱生活，她也厌恶生活。生活对于她 是一串习惯的桎梏，她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 这些年的漂泊教聪明了她，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儿 时代所幻梦的爱情。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它自 来的残忍!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是 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幢憬 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如小说电影中时常夸张地 来叙述的),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因为 她试验过，她曾经如一个未经世故的傻女孩子，带着 如望万花筒那样的惊奇，和一个画儿似的男人飞出 这笼；终于，像寓言中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已失掉 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回到自己的 丑恶的生活圈子里。当然她并不甘心这样生活下

去，她很骄傲，她生怕旁人刺痛她的自尊心。但她只 有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她能意外 地得一笔财富，使她能独立地生活着。然而也许有 一天她所等待的叩门声突然在深夜响了，她走去打 开门，发现那来客，是那穿着黑衣服的，不做一声地 走进来。她也会毫无留恋地和他同去，为着她知道 生活中意外的幸福或快乐毕竟总是意外，而平庸，痛 苦，死亡永不会放开人的。

〔她现在拖着疲乏的步向台中走。右手的食指和中 指盖着嘴，打了个呵欠。

陈白露 (走了两步，回过头)进来吧!(掷下皮包， 一手倚着 当中沙发的靠背。蹙着眉，脱下银色的高跟鞋， 一面 提住气息， 一面快意地揉抚着自己尖瘦的脚。真地， 好容易到了家，索性靠在柔软的沙发上舒展一下。 “咦!”忽然她发现背后的那个人并没有跟进来。她 套上鞋，倏地站起，转过身，一只腿还跪在沙发上，笑 着向着房门)咦!你怎么还不进来呀?(果然，有个 人进来了。约莫有二十七八岁的光景，脸色不好看， 皱着眉，穿一身半旧的西服。不知是疲倦，还是厌 恶，他望着房内乱糟糟的陈设，就一言不发地立在房 门口。但是女人误会了意思，她眼盯住他，看出他是 一副惊疑的神色)走进来点!怕什么呀!

**方达生** (冷冷地)不怕什么!(忽然不安地)你这屋子没有人 吧?

**陈白露** (看看四周，故意地)谁知道?(望着他)大概是没有 人吧!

**方** **达** **生** (厌恶地)真讨厌。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人。

**陈白露** (有心来难为他，自然也因为他的态度使她不愉快) 有人又怎样?住在这个地方还怕人?

**方达生** (望望女人，又周围地嗅嗅)这几年，你原来住在这么 个地方!

**陈白露** (挑衅地)怎么,这个地方不好么? **方达生** (慢声)嗯——(不得已地)好!好!

**陈白露** (笑着看男人那样呆呆地失了神)你怎么不脱衣服?

**方达生** (突然收敛起来)哦，哦，哦， ——衣服?(想不起话 来)是的，我没有脱，脱衣服。

**陈白露** (笑出声，看他怪好玩的)我知道你没有脱。我问你 为什么这样客气，不肯自己脱大衣?

方达生 (找不出理由，有点窘迫)也许，也许是因为不大习惯 进门就脱大衣。(忽然)嗯—— 是不是这屋子有点 冷?

**陈白露** 冷? — — 冷么?我觉得热得很呢。

**方达生** (想法躲开她的注意)你看，你大概是没有关好窗户 吧?

陈白露 (摇头)不会。(走到窗前，拉开幔子，露出那流线状 的窗户)你看，关得好好的。(望着窗外，忽然惊喜 地)喂，你看!你快来看!

**方达生** (不知为什么,慌忙跑到她面前)什么?

**陈白露** (用手在窗上的玻璃画一下)你看，霜!霜!

方达生 (扫了兴会)你说的是霜啊!你呀，真-  (底下的话 自然是脱不了嫌她有点心浮气躁，但他没有说，只摇 摇头)

**陈白露** (动了好奇心)怎么,春天来了，还有霜呢。

**方达生** (对她没有办法，对小孩似地)嗯，奇怪吧!

**陈白露** (兴高采烈地)我顶喜欢霜啦!你记得我小的时候就 喜欢霜。你看霜多美，多好看!(孩子似地，忽然指

着窗)你看，你看，这个像我么? **方达生** 什么?(伸头过去)哪个?

**陈白露** (急切地指指点点)我说的是这窗户上的霜，这一块， (男人偏看错了地方)不，这一块，你看，这不是一对 眼睛!这高的是鼻子，凹的是嘴，这一片是头发。 (拍着手)你看，这头发，这头发简直就是我!

**方达生** (着意地比较，寻找那相似之点，但是——)我看，嗯 — (很老实地)并不大像。

**陈白露** (没想到)谁说不像?(孩子似地执拗着，撒着娇)像!

像!像!我说像!它就像!

**方达生** (逆来顺受)好，像，像，像得很。

**陈白露** (得意)啊。你说像呢!(又发现了新大陆)喂，你看，

你看，这个人头像你，这个像你。 **方达生** (指自己)像我?

**陈白露** (奇怪他会这样地问)嗯，自然啦，就是这个。 **方达生** (如同一个瞎子)哪儿?

**陈白露** 这块!这块!就是这一块。

**方达生** (看了一会，摸了自己的脸，实在觉不出一点相似处， 简单地)我，我看不大出来。

**陈白露** (败兴地)你这个人!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别扭，简直 是没有办法。

**方达生** 是么?(忽然微笑)今天我看了你一夜晚，就刚才这

一点还像从前的你。 **陈白露** 怎么?

**方达生** (露出愉快的颜色)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

**陈白露** 你……你说从前?(低声地)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 (她仿佛回忆着，蹙起眉头，她打一个寒战，现实又像

一只铁掌把她抓回来) **方达生** 嗯，怎么?你怎么?

**陈白露** (方才那一阵的兴奋如一阵风吹过去，她突然地显着 老了许多。我们看见她额上隐隐有些皱纹，看不见 几秒钟前那种娇痴可喜的神态，叹一口气，很苍老 地)达生，我从前有过这么一个时期，是一个孩子么?

**方达生** (明白她的心情，鼓励地)只要你肯跟我走，你现在还 是孩子，过真正的自由的生活。

**陈白露** (摇头，久经世故地)哼，哪儿有自由?

**方达生** 什么,你——(他住了嘴，知道这不是劝告的事。他 拿出一条手帕，仿佛擦鼻涕那样动作一下，他望到别 处。四面看看屋子)

**陈白露** (又恢复平日所习惯那种漠然的态度)你看什么?

**方达生** (笑了笑，放下帽子)不看什么,你住的地方，很，很

——(指指周围，又说不出什么来，忽然找出一句不 关轻重而又能掩饰自己情绪的称誉)很讲究。

陈白露 (明白男人的话并不是诚意的)嗯，讲究么?(顺手把 脚下一个靠枕拿起来，放在沙发上，把一个酒瓶轻轻 踢进沙发底下，不在意地)住得过去就是了。(瞌睡 虫似乎钻进女人的鼻孔里，不自主地来一个呵欠。 传染病似地接着男人也打一个呵欠。女人向男人笑 笑。男人像个刚哭完的小孩，用手背揉着眼睛)你累 了么?

**方达生** **还好。**

**陈白露** 想睡觉么?

**方达生** 还好。  方才是你一个人同他们那些人在跳，我 一起首就坐着。

**陈白露** 你为什么不一起玩玩?

**方达生** (冷冷地)我告诉过你，我不会跳舞，并且我也不愿意 那么发瘋似地乱蹦哒。

陈白露 (笑得有些不自然)发疯，对了!我天天过的是这样 发疯的生活。(远远鸡喔喔地叫了一声)你听!鸡叫 了 。

**方达生** 奇怪，怎么这个地方会有鸡叫?

**陈白露** 附近就是一个市场。(看表，忽然抬起头)你猜，现在 是几点钟了?

**方达生** (扬颈想想)大概有五点半，就要天亮了。我在那舞

场里，五分钟总看一次表。 **陈白露** (奚落地)就那么着急么?

**方达生** (爽直地)你知道我现在在乡下住久了；在那种热闹 地方总有点不耐烦。

**陈白露** (理着自己的头发)现在呢?

**方达生** (吐出一口气)自然比较安心一点。我想这里既然没 有人，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

**陈白露** 可是(手掩着口，又欠伸着)现在就要天亮了。(忽 然)咦，为什么你不坐下?

**方达生** (拘谨地)你——你并没有坐。

**陈白露** (笑起来，露出一半齐整洁白的牙齿)你真是书呆子， 乡下人，到我这里来的朋友没有等我让坐的。(走到 他面前，轻轻地推他坐在一张沙发上)坐下。(回头， 走到墙边小柜前)渴得很，让我先喝一口水再陪着

**你，好么?(倒水，拿起烟盒)抽烟么?**

**方达生** (瞪她一眼)方才告诉过你，我不会抽烟。

**陈白露** (善意地讥讽着他)可怜——你真是个好人!(自己 很熟练地燃上香烟，悠悠然呼出淡蓝色的氲氤)

方达生 (望着女人巧妙地吐出烟圈，忽然，忍不住地叹一声， 同情而忧伤地)真地我想不到，竹均，你居然会变



**陈白露** (放下烟)等一等，你叫我什么?

**方达生** (吃了一惊)你的名字，你不愿意听么?

**陈白露** (回忆地)竹均，竹均，仿佛有多少年没有人这么叫我 了。达生，你再叫我一遍。

**方达生** (受感动地)怎么,竹均——

**陈白露** (回味男人叫的情调)甜得很，也苦得很。你再这样 叫我一声。

**方达生** (莫名其妙女人的意思)哦，竹均，你不知道我心里头

——(忽然)这里真没有人么? **陈白露** 没有人，当然没有人。

**方达生** (难过地)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不知道我的心， 我的心里头是多么——

〔——但是由右面寝室里蹒跚出来一个人，穿着礼 服，硬领散开翘起来，领花拖在前面。他摇摇荡荡 的，一只袖管没有穿，在它前后摆动着。他们一同回 过头，那客人毫不以为意地立在门前，一手高高扶着 门框，头歪得像架上熟透了的金瓜，脸通红，一绺一 绺的头发搭下来。一副白金眼镜挂在鼻尖上，他翻 着白眼由镜子上面望过去，牛吼似地打着噎。

进来的客人 (神秘地，低声)嘘!(放正眼镜，摇摇晃晃地指

点着)

**陈白露** (大吃一惊倒吸一口气)Georgy!①

进来的Georgy (更神秘地，摆手)嘘!(他们当然不说话了， 于是他飘飘然地走到方达生面前，低声)什么,心里? (指着他)啊!你说你心里头是多么——怎么?(亲 昵地对着女人)白露，这个人是谁呀?

**方达生** (不愉快而又不知应该怎么样)竹均，他是谁?这个 人是谁?

进来的乔治 (仿佛是问他自己)竹均?(向男人)你弄错了， 她叫白露。她是这兒顶红，顶红的人，她是我的，嗯， 是我所最崇拜的——

**陈白露** (没有办法)怎么,你喝醉了!

张乔治 (指自己)我?(摇头)我没有喝醉!(摇摇摆摆地指 着女人)是你喝醉了!(又指着那男人)是你喝醉了! (男人望望白露的脸，回过头，脸上更不好看，但进来 的客人偏指着男人说)你看你，你看你那眼直瞪瞪 的，喝得糊里糊涂的样子!Pah(轻慢似地把雪白的 手掌翻过来向外一甩，这是他最得意的姿势，接着又 是一个噎)我，我真有点看不下去。

**陈白露** (这次是她真看不下去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方达生** (大了胆)对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两只质问的眼 睛盯着他)

**张乔治** (还是醉醺醺地)嗯，我累了，我要睡觉，(闪电似地来 了一个理由)咦!你们不是也到这儿来的么?

**陈白露** (直瞪瞪地看着他，急了)这是我的家，我自然要回



① 英文名字，即乔治的昵称。

来。

**张乔治** (不大肯相信)你的家?(小孩子不信人的玩皮腔调， 先高后低的)嗯?

**陈白露** (更急了)你刚从我的卧室出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乔治** 什么?(更不相信地)我刚才是从你的卧室出来?这 不对，——不对，我没有，(摇头)没有。(摸索自己的 前额)可是你们先让我想想， …… (望着天仿佛在想)

**陈白露** (哭不得，笑不得，望着男人)他还要想想!

张乔治 (摆着手，仿佛是叫他们先沉沉气)慢慢地，你们等 等，不要着急。让我慢慢，慢慢地想想。(于是他模 糊地追忆着他怎样走进旅馆，迈进她的门，瞥见了那 舒适的床，怎样转东转西，脱下衣服，一跤跌倒在一 团柔软的巢窠里。他的唇上下颤动，仿佛念念有词； 做出种种手势来追忆方才的情况。这样想了一刻， 才低声地)于是我就喝了，我就转，转了我又喝，我就 转，转呀转，转呀转的， ……后来—(停顿了，想不 起来)后来?哦，于是我就上了电梯， ——哦，对了， 对了，(很高兴地，敲着前额)我就进了这间屋子， ……不，不对，我还更进一层，走到里面。于是我就 脱了衣服，倒在床上。于是我就这么躺着，背向着 天，脑袋朝下。于是我就觉得恶心，于是我就哇啦哇 啦地(拍脑袋，放开平常的声音说)对了，那就对了。 我可不是从你的卧室走出来?

**陈白露** (严厉地)Georgy,你今天晚上简直是发疯了。

**张乔治** (食指抵住嘴唇，好来坞明星的样子)嘘!(耳语)我 告诉你，你放心。我并没有发疯。我先是在你床上 睡着了，并且我喝得有点多，我似乎在你床上——

(高声)糟了，我又要吐。(堵住嘴)哦，Pardon me, mademoiselle,对不起小姐。(走一步，又回转身)哦先 生，请你原谅。Pardon,Monsieur①(狼狈地跳了两步， 回过头，举起两手，如同自己是个闻名的演员对许多 热烈的观众，做最后下台的姿势，那样一次再次地摇 着手，鞠着躬)再见吧，二位。Cood night!Good night! my lady andgentleman!oh,good -bye,au revoir, Madame;et monsieur,I-I-I shall-I shall-②(哇的 一 声，再也忍不住了，他堵住嘴，忙跑出门。门关上，就 听见他呕吐的声音；似乎有人扶着他，他哼哼叽叽地 走远了)

〔白露望望男人，没有办法地坐下。 **方达生** (说不出的厌恶)这个东西是谁?

**陈白露** (嘘出一 口气)这是此地的高等出产，你看他好玩不?

**方达生** 好玩!这简直是鬼!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这样的东

西来往?他是谁?他怎么会跟你这么亲近?

陈白露 (夹起烟，坐下来)你要知道么?这是此地最优秀的 产品，一个外国留学生，他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一 类的东西，洋名 George, 在外国他叫乔治张，在中国 他叫张乔治。回国来听说当过几任科长，现在口袋 里很有几个钱。

**方达生** (走近她)可是你为什么跟这么个东西认识，难道你



① Pardon, (英语)意为“对不起”。Monsieur, (法语)意为“先生”。

② Good night!my lady and gentleman!oh,good-bye,(英语)意为“晚安，亲爱 的太太和先生，哦，再见!”

au revoir,Madame;et monsieur,I-I-I shall-I shall-(法语)意为“再会，女士 们，先生们。"

觉不出这是个讨厌的废物?

**陈白露** (掸了撣烟灰)我没有告诉你么?他口袋里有几个 钱 。

**方达生** 有钱你就要……

**陈白露** (爽性替他说出来)有钱自然可以认识我，从前我在 舞场做事的时候，他很追过我一阵。

**方达生** (明白站在他面前的女人已经不是他从前所想的)那 就怪不得他对你那样了。(低下头)

陈白露 你真是个乡下人，太认真，在此地多住几天你就明白 活着就是那么一回事。每个人都这样，你为什么这 样小气?好了，现在好了，没有人啦，你跟我谈你要 谈的话吧。

**方达生** (从深思醒过来)我刚才对你说什么?

**陈白露** 你真有点记性坏。(明快地)你刚才说心里头怎么 啦!这位张乔治先生就来了。

方达生 ( 沉吟，叹一口气)对了，“心里头”,“心里头”,我就是 这么一个人，永远在心里头活着。可是竹均，(诚恳 地)我看你是这个样子，你真不知道我心里头是多么 ——(门呀地开了，他停住了嘴)大概是张先生又来

了 。

〔进来是旅馆的茶役， 一副狡猾的面孔，带着谄媚卑 屈的神气。

**王福升** 不是张先生，是我。(赔着笑脸)陈小姐，您早回来 了 。

**陈白露** 你有什么事?

**王福升** 方才张先生您看见了。 **陈白露** 嗯，怎么样?

王福升 我扶他另外开一间房子睡了。

陈白露 (不愉快)他爱上哪里，就上哪里，你告诉我做什么! 王福升 说的是呀。张先生说十分对不起您，喝醉了，跑到您

房里来，把您的床吐，吐，— 陈白露 啊，他吐了我一床?

王福升 是，陈小姐您别着急，我这就跟您收拾。(露起来，他

拦住她)您也别进去，省得看着别扭。 陈白露 这个东西，简直——也好，你去吧。

王福升 是。(又回转来)今天您一晚上不在家，来得客人可 真不少。李五爷，方科长，刘四爷都来过。潘经理看 了您三趟。还有顾家八奶奶来了电话说请您明天 —嗯，今天晚上到她公馆去玩玩。

陈白露 我知道。回头你打个电话，请她下午先到这儿来玩 玩 。

王福升 胡四爷还说，过一会儿要到这儿来看看您。

陈白露 他愿意来就叫他来。我这里，哪一类的人都欢迎。 王福升 还有报馆的，张总编辑——

陈白露 知道。今天他有空也请他过来玩玩。

王福升 对了，潘经理今天晚上找了您三趟。现在他—— 陈白露 (不耐烦)知道，知道，你刚才说过了。

王福升 可是，陈小姐，这位先生今天就—— 陈白露 你不用管。这位先生是我的表哥。 方达生 (莫名其妙)表哥?

陈白露 (对着福)他一会儿就睡在这儿。

方达生 不，竹均，我不，我是一会儿就要走的。

陈白露 好吧，(没想到他这样不懂事，不高兴地)随你的便。 (对福)你不用管了，走吧，你先把我的床收拾干净。

〔福升由卧室下。

方达生 竹均，怎么你现在会变成这样——

**陈白露** (口快地)这样什么?

**方达生** (叫她吓回去)呃，呃，这样地好客，——呃，我说，这 样地爽快。

**陈白露** 我原来不是很爽快么?

**方达生** (不肯直接道破)哦，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 我说，你好像比从前大方得——

陈白露 (来得快)我从前也并不小气呀!哦，得了，你不要拿 这样好听的话跟我说。我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说我有 点太随便，太不在乎。你大概有点疑心我很放荡，是 不是?

**方达生** (想掩饰)我……我 … … 自然……,我 … … **陈白露** (追一步)你说老实话，是不是?

方达生 (忽然来了勇气)嗯 — — 对了。你是比以前改变多 了。你简直不是我以前想的那个人。你说话，走路， 态度，行为，都，都变了。我一夜晚坐在舞场来观察 你。你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天真的女孩子，你变了。 你现在简直叫我失望，失望极了。

**陈白露** (故作惊异)失望?

**方达生** (痛苦)失望，嗯，失望，我没有想到我跑到这里，你已 经变成这么随便的女人。

**陈白露** (警告他)你是要教训我么?你知道，我是不喜欢听 教训的。

方达生 我不是教训你。我是看不下去你这种样子。我在几 千里外听见关于你种种的事情，我不相信。我不相 信我从前最喜欢的人会叫人说得一个钱也不值。我

来看你，我发现你在这么一个地方住着；一个单身的 女人，自己住在旅馆里，交些个不三不四的朋友，这 种行为简直是，放荡，堕落，——你要我怎么说呢?

陈白露 (立起，故意冒了火)你怎么敢当着面说我堕落!在 我的屋子里，你怎么敢说对我失望!你跟我有什么 关系，你敢这么教训我?

**方** **达** **生** (觉得已得罪了她)自然现在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陈白露** (不放松)难道从前我们有什么关系?

方达生 (嗫嚅)呃，呃，自然也不能说有。(低头)不过你应该 记得你是很爱过我。并且你也知道我这一次到这里 来是为什么?

**陈白露** (如一块石头)为什么?我不知道!

**方达生** (恳求地)我不喜欢看你这样，跟我这样装糊涂!你 自然明白，我要你跟我回去。

**陈白露** (睁着大眼睛)回去?回到哪儿去?你当然晓得我家 里现在没有人。

**方达生** 不，不，我说你回到我那里，我要你，我要你嫁给我。 **陈白露** (恍然大悟的样子)哦，你昨天找我原来是要跟我说

媒，要我嫁人啊?(方才明白的语调)嗯!——(拉长

*声)*

**方达生** (还是那个别扭劲儿)我不是跟你说媒，我要你嫁给 我，那就是说，我做你的丈夫，你做我的——

**陈白露** 得了，得了，你不用解释。“嫁人”这两个字我们女人 还明白怎么讲。可是，我的老朋友，就这么爽快么?

**方达生** (取出车票)车票就在这里。要走天亮以后，坐早十 点的车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

**陈白露** 我瞧瞧。(拿过车票)你真买了两张， 一张来回， 一张

单程，——哦，连卧铺都有了。(笑)你真周到。

**方达生** (急煎煎地)那么你是答应了，没有问题了。(拿起帽 子)

**陈白露** 不，等等，我只问你一句 —

**方达生** 什么?

**陈白露** (很大方地)你有多少钱?

**方达生** (没想到)我不懂你的意思。

**陈白露** 不 懂?我问你养得活我么?(男人的字典没有这样 的字，于是惊吓得说不出话来)咦?你不要这样看 我!你说我不应该这么说话么?咦，我要人养活我， 你难道不明白?我要舒服，你不明白么?我出门要 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难 道听不明白?

**方达生** (冷酷地)竹均，你听着，你已经忘了你自己是谁了。

**陈白露** 你要问我自己是谁么?你听着：出身，书香门第，陈 小姐；教育，爱华女校的高材生；履历，一阵子的社交 明星，几个大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 ……父亲死 了，家里更穷了，做过电影明星，当过红舞女。怎么

这么一套好身世，难道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方达生** (不屑地)你好像很自负似的。

陈白露 嗯，我为什么不呢?我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 乡，不用亲戚朋友一点帮忙，走了就走，走不了就死 去。到了现在，你看我不是好好活着，我为什么不自 负?

**方达生** 可是你以为你这样弄来的钱是名誉的么?

**陈白露** 可怜，达生，你真是个书呆子。你以为这些名誉的人 物弄来的钱就名誉么?我这里很有几个场面上的人

物，你可以瞧瞧，种种色色：银行家，实业家，做小官 的都有。假若你认为他们的职业是名誉的，那我这 样弄来的钱要比他们还名誉得多。

**方达生** 我不明白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名誉的看 — **陈白露** 嗯，也许名誉的看法，你跟我有些不同。我没故意害

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 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 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 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 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 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

方达生 (望着女人明灼灼的眼睛)可怕，可怕——哦，你怎么 现在会一点顾忌也没有， 一点羞耻的心也没有。你 难道不知道金钱一迷了心，人生最可宝贵的爱情，就 会像鸟儿似地从窗户飞了么?

陈白露 (略带酸辛)爱情?(停顿，掸撣烟灰，悠长地)什么是 爱情?(手一挥， 一口烟袅袅地把这两个字吹得无影 无踪)你是个小孩子!我不跟你谈了。

方达生 (不死心)好，竹均，我看你这两年的生活已经叫你死 了一半。不过我来了，我看见你这样，我不能看你这 样下去。我一定要感化你，我要——

**陈白露** (忍不住笑)什么,你要感化我?

**方达生** 好吧，你笑吧，我现在也不愿意跟你多辩了。我知道 你以为我是个傻子，从那么远的路走到这里来找你， 说出这一大堆傻话。不过我还愿意做一次傻请求， 我想再把这件事跟你说一遍。我希望你还嫁给我， 请你慎重地考虑一下，二十四小时内，希望你给我一

个满意的答复。

陈白露 (故做惊吓状)二十四小时，可吓死我了。不过，如若 到了你的期限，我的答复是不满意的，那么,你是否 就要下动员令，逼着我嫁你么?

方达生 那，呃，那，—— 陈白露 那你怎么样?

方达生 如果你不嫁给我— 一 陈白露 你怎么样?

方达生 (苦闷地)那——那我也许自杀。

陈白露 什么?(不高兴地)你怎么也学会这一套?

方达生 不，(觉得自己有点太时髦了)不，我不自杀。你放 心，我不会为一个女人自杀的，我自己会走，我要走 得远远的。

陈白露 (放下烟)对呀，这还像一个大人说的话。(立起)好

了，我的傻孩子，那么你用不着再等二十四小时啦! 方达生 (立起以后)什么?

陈白露 (微笑)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

方达生 (更慌了)现在?——不，你先等一等。我心里有点 慌。你先不要说，我要把心稳一稳。

陈白露 (很冷静地)我先跟你倒一杯凉茶，你定定心好不好?

方达生 不，用不着。 陈白露 抽一支烟。

方达生 (不高兴)我告诉过你三遍，我不会抽烟。(摸着心) 得了，过去了，你说吧。

陈白露 你心稳了。 方达生 (颤声)嗯!

陈白露 那么,(替他拿帽子)你就可以走了。

方达生 什么?

陈白露 在任何情形之下，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方达生 为，为什么?

陈白露 不为什么!你真傻!这类的事情说不出个什么道理 来的。你难道不明白?

方达生 那么,你对我没有什么感情?

陈白露 也可以这么说吧。(达想拉住她的手，但她飘然走到 墙边)

方达生 你干什么?

陈白露 我想按电铃。

方达生 做什么?

陈白露 你真地要自杀，我好叫证人哪。

方达生 (望着露，颓然跌在沙发里)方才的话是你真心说的 话，没有一点意气作用么?

陈白露 你看我现在还像个再有意气的人么?

方达生 (立起)竹均!(拿起帽子)

陈白露 你这是做什么?

方达生 我们再见了。

陈白露 哦，再见了。(夸张的悲戚，拉住他的手)那么,我们 永别了。

方达生 (几乎要流眼泪)嗯，永别了。

陈白露 (看他到门口)你真预备要走么?

方达生 (孩子似的)嗯。

陈白露 那么,你大概忘了你的来回车票。 方达生 哦!(走回来)

陈白露 (举着车票)你真要走么?

方达生 嗯，竹均!(回头，用手帕揩去忍不住的眼泪)

陈白露 (两手抓着他的肩膀)你怎么啦?傻孩子，觉得眼睛 都挂了灯笼了么?你真不害羞，眼泪是我们女人的 事!好了，(如哄小兄弟一样)我的可怜虫，叫我气哭 了，嗯?我跟你擦擦，你看，那么大的人，多笑话!不 哭了，不哭了!是吧?(男人经过了这一番抚慰，心 中更委屈起来，反加抽咽出了声音。白露大笑，推着 他坐下)达生，你看你让我跟你说一句实在话。你先 不要这样孩子气，你想，你要走，你就能随便走么?

**方达生** (抬起头)怎么?

**陈白露** (举车票)这是不是你的车票?

**方达生** 嗯，怎么?

**陈白露** 你看，这一下(把车票撕成两片)好不好?这又一下 (把车票撕成四片)好不好?(扔在痰盂里)我替你保 存在这里头。好不好?

**方达生** 你，你怎么

**陈白露** 你 不懂?

**方达生** (眉梢挂着欢喜)怎么,竹均，你又答应我了么?

**陈白露** 不，不，你误会我的意思，我没有答应你，我方才是撕 你的车票，我不是撕我的卖身契。我是一辈子卖给 这个地方的。

**方达生**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走?

**陈白露** (诚恳地)你以为世界上就是你一个人这样多情么? 我不能嫁给你，难道就是我恨了你?你连跟我玩一 两天，谈谈从前的事的情分都没有了么?你有点太 古板，不结婚就不能做一个好朋友?难道想想我们 以往的情感不能叫我们也留恋一点么?你一进门就 斜眼看着我，东不是，西不是的。你说我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你说了我，骂了我，你简直是瞧不起我， 你还要我立刻嫁给你。还要我二十四小时内答复 你，哦，还要我立刻跟你走。你想一个女子就是顺从 得该像一只羊，也不致于可怜到这步田地啊。

**方达生** (憨直地)我向来是这个样子，我不会表示爱情，你叫 我跪着，说些好听的话，我是不会的。

**陈白露** 是啊，所以无妨你先在我这里多学学，过两天，你就

会了的。好了，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再谈一两天? **方达生** (爽直地)可是谈些什么呢?

**陈白露** 话自然多得很，我可以介绍你看看这个地方，好好地 招待你一下，你可以看看这里的人怎样过日子。

**方达生** 不，用不着，这里的人都是鬼。我不用看。并且我的 行李昨天已经送到车站了。

**陈白露** 真送到车站么?

**方达生** 自然我从来不，——从来不说谎话的。 **陈白露** 福升。

〔茶房由卧室出。

**王福升** 陈小姐，您别忙，您的床就收拾好。

**陈白露** 不是这个，我问你，我走的时候，我叫你从东方饭店 嗯!从车站取来的行李，你拿回来了么?

**王福升** 您说方先生的是不是，拿回来了。我从饭店里拿回 来了。

**方达生** 竹均，我的行李你怎么敢从我的旅馆取出来了。

**陈白露** 嗯 ， 我从你的旅馆居然就敢取出来了。你这不 会说谎的笨东西。(对福升)你现在搁在哪个房间 里?

**王福升** 东边二十四号。

**陈白露** 是顶好的房子么?

**王福升** 除了您这四间房，二十四号是这旅馆顶好的。

**陈白露** 好，你领着方先生去睡吧?要是方先生看着不合适， 告诉我，我把我的屋子让给他。

**王福升** 是，陈小姐。(下)

**方达生** (红了脸)可是竹均，这不像话——

**陈白露** 这个地方不像话的事情多得很。这 一 次，我要请你 多瞧瞧，把你这副古板眼镜打破了，多看看就像话 了 。

**方达生** 不，竹均，这总应该斟酌一下。

**陈白露** 不要废话，出去!(推他)福升，福升，福升! 〔福升上。

**方达生** 在这样的旅馆里，我一定睡不着的。

**陈白露** 睡不着，我这里有安眠药，多吃两片，你就怎么也不 嫌吵的慌了。你要么?

**方达生** 你不要开玩笑，我告诉你，我不愿看这个地方。

**陈白露** 不，你得看看，我要你看看。(对福升)你领着他去看 房子。(一面推达， 一面说)赶快洗个澡，睡个好觉。 起来，换一身干净衣服，我带你出去玩玩。走，乖乖 的，不要不听话，听见了没有?Goodnight——( 远 远 一声鸡鸣)你听，真不早了。快点，睡去吧。

〔男人自然还是撅着嘴，倔强，但是经不得女人的手 同眼睛，于是被她哄着骗着推下去。

〔她关上门。过度兴奋使她无力地倚在门框上。同 时疲乏仿佛也在袭击着她，她是真有些倦意了。 一 夜晚的烟酒和激动吸去了她大半的精力。她打一个 呵欠，手背揉着青晕更深了的眼睛。她走到桌前，燃

着一支香烟。外面遥遥又一声鸡鸣。她回过头，凝 望窗外漫漫浩浩一片墨影渐渐透出深蓝的颜色。如 一只鸟，她轻快地飞到窗前。她悄悄地在窗上的霜 屑画着痕路。丢下烟，她又笑又怕地想把脸猫似地 偎在上面，“啊!”的一声，她登时又缩回去。她不甘 心，她偏把手平排地都放在霜上面。冷得那样清爽! 她快意地叫出来。她笑了。她索性擦掉窗上叶子大 的一块霜迹，眯着一只眼由那隙缝窥出。但她想起 来了，她为什么不开了窗子看天明?她正要拧转窗 上铁链，忽然想着她应该关上灯，于是敏捷地跑到屋 子那一端灭了亮。房屋顿时黑暗下来，只有窗子渗 进一片宝蓝的光彩。望见一个女人的黑影推开了窗

*户。*

〔外面：在阴暗的天空里，稀微的光明以无声的足步 蹑着脚四处爬上来。窗外起初是乌漆一团黑，现在 由深化浅。微暗天空上面很朦胧地映入对面一片楼 顶棱棱角角的轮廓，上面仿佛晾着裤褂床单一类的 东西，掩映出重重叠叠的黑影。她立在窗口，斜望出 去，深深吸进一口凉气，不自主地打一个寒战。远处 传来低沉的工厂的汽笛声，哀悼似地长号着。

〔屋内光影暧昧，不见轮廓。这时由屋的左面食物柜 后悄悄爬出一个人形，倚着柜子立起，颤抖着， 一面 蹑足向门口走，预备乘机偷逃。白露这时觉得背后 窸窸窣窣有人行走。她蓦然回转头，看过去。那人 仿佛钉在那里，不能动转。

**陈白露** (低声，叫不出来)有贼。

**那** **人**(先听见气迸出的字音)别叫，别叫!

**陈白露** 谁?(慌张)你是谁?

**那** **人** **(缩做一团，喘气和抖的声音)小……姐!小……姐!** **陈白露** (胆子大了点)你是干什么的?

那 人 我 … … 我 … … (抽咽)

〔露赶紧跑到墙边开灯，室内大放光明。在她面前立 着一个瘦弱胆怯的小女孩子，约莫有十五六岁的样 子，两根小辫垂在乳前，头发乱蓬蓬的，惊惶地睁着 两个大眼睛望着白露，两行眼泪在睫毛下挂着。她 穿一件满染油渍，肥大绝伦的蓝绸褂子，衣裾同袖管 几乎拖曳地面。下面的裤也硕大无比，裤管总在地 上磨擦着。这一身衣服使她显得异样怯弱渺小，如 一个婴儿裹在巨人的袍褂里。因为寒冷和恐惧，她 抖得可怜，在她亮晶晶的双眼里流露出天真和哀求。 她低下头，一寸一寸地向后蹒跚，手里提着裤子，提 心吊胆，怕一不谨慎，跌在地上。

**陈白露** (望着这可笑又可怜的动物)哦，可怜，原来是这么一 个小东西。

**小东西** (惶恐而恒怩地)是，是，小姐。(小东西一跛一跛地 向后退，一不小心踏在自己的裤管上，几乎跌倒)

**陈白露** (忍不住笑——但是故意地绷起脸)啊，你怎么会想 到我这里，偷东西?啊!(佯为怒态)小东西，你说!

**小东西** (手弄着衣裾)我……我没有偷东西。 **陈白露** (指着)那么,你这衣服偷的是谁的?

**小东西** (低头估量自己的衣服)我，我偷的是我妈妈的。 **陈白露** 谁是你妈妈?

**小东西** ( 望白露一眼，呆呆地撩开眼前的短发)我妈 妈!—— 我不知道我妈妈是谁。

陈白露 (笑了——依然忖度她)你这个糊涂孩子，你怎么连

你妈妈都不知道。你妈妈住在什么地方?

小东西 (指屋顶)在楼上。

陈白露 在楼上。(她恍然明白了)哦，你在楼上，可怜，谁叫 你跑出来的?

小东西 (声音细得快听不见)我，我自己。 陈白露 为什么?

小东西 (胆怯)因为……他们 …… (低下头去) 陈白露 怎么?

小东西 (恶然)他们前天晚上——(惧怕使她说不下去) 陈白露 你说，这儿不要紧的。

小东西 他们前天晚上要我跟一个黑胖子睡在一起，我怕极 了，我不肯，他们就——(抽咽)

陈白露 哦，他们打你了。

小东西 (点头)嗯，拿皮鞭子抽。昨天晚上他们又把我带到 这儿来，那黑胖子又来了。我实在是怕他，我吓得叫 起来了，那黑胖子气走了，他们……(抽咽)

陈白露 (泫然)他们又打你了。

小东西 (摇头，眼泪流下来)没有，隔壁有人，他们怕人听见。 堵住我的嘴，掐我，拿(哭起来)……拿……拿烟签子 扎我(忍住泪)您看，您看!(伸出臂膊，白露执著她 的手。太虚弱了，小东西不自主地跪下去，但膝甫触

地，“啊”的一声，她立刻又起来) 陈白露 (抱住她)你怎么啦?

小东西 (痛楚地)腿上扎的也是，小姐。

陈白露 天!(不敢看她的臂膊)你这只胳膊怎样会这样 …… (露用手帕揩去自己的眼泪)

小东西 不要紧的，小姐，您不要哭。(盖上自己的臂膊)他们

怕我跑，不给我衣服，叫我睡在床上。 陈白露 你跑出去的时候，他们干什么?

小东西 在隔壁抽烟打牌。我才偷偷地起来，把妈妈的衣服 穿上。

陈白露 你怎么不一直跑出去?

小东西 (仿佛很懂事的)我上哪儿去?我不认识人，我没有 钱 。

陈白露 不过你的妈妈呢?

小东西 (傻气地)在楼上。

陈白露 不是，我说你的亲妈妈，生你的妈妈。

小东西 她?(眼眶含满了泪)她早死了。

陈白露 父亲呢?

小东西 前个月死的。

陈白露 哦!(她回过身去)——可是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 他们很容易找着你的。

小东西 (恐惧到了极点)不，不，不!(跪下)小姐，您修个好 吧，千万不要叫他们找着我，那他们会打死我的。 (拉着小姐的手)小姐，小姐，您修个好吧!(叩头)

陈白露 你起来，(把她拉起来)我没有说把你送回去，你先坐 着，让我们想个法子。

小东西 谢谢您，谢谢您，小姐。(她忽然跑到门前，把门关 好 )

陈白露 你干什么?

小东西 我把门关严，人好进不来。

陈白露 哦 -  不要紧的。你先不要怕。(停)可是你方才不 是想出去吗?

小东西 (点首)嗯。

陈白露 你预备上哪儿去?

小东西 (低声)我原先想回去。

陈白露 (奇怪)回去，还回到他们那里去? 小东西 (低头)嗯。

陈白露 为什么?

小东西 饿 ——我实在饿得很。我想也许他们还不知道我跑 出来。我知道天亮以后他们还得打我一顿，可是过 一会他们会给我一顿稀饭吃的。旁的地方连这点东

西也不会给我。

陈白露 你还没有吃东西?

小东西 (天真的样子)肚子再没有东西，就会饿死的，他们不 愿意我死，我知道。

陈白露 你多少时间没有吃东西?(她到食物柜前)

小东西 有一天多了。他们说是要等那黑胖子喜欢之后才许 我吃呢。

陈白露 好，你先吃一点饼干。

小东西 ( 接过来)谢谢您，小姐。(她背过脸贪婪地吃) 陈白露 你慢慢吃，不要噎着。

小东西 (忽然)就这么 一 点么?

陈白露 (怜悯地看着她)不要紧!你吃完了还有。 — (哀 矜地)饿逼得人会到这步田地么?

〔中门呀地开了。

小东西 ( 赶紧放下食物，在墙角躲起来)啊，小姐。 陈白露 谁?

〔福升上。

王福升 是我，福升。

小东西 小姐，(惊惧)他……他 ……

陈白露 不要怕，小东西，他是侍候人的茶房。

王福升 小姐，大丰银行的潘经理，昨天晚上来了三遍。 陈白露 知道，知道。

王福升 他还没有走。

陈白露 没有走?为什么不走?

王福升 这旅馆旁边不是要盖一座大楼么?潘经理这也许跟 他那位秘书谈这件事呢。可是他说了，小姐回来，就 请他去。他要见您。

陈白露 真奇怪，他们盖房子就得了，偏要半夜到这个地方来 谈 。

王福升 说的是呢。

陈白露 那么刚才你为什么不说?

王福升 刚才，不是那位方先生还在——

陈白露 哦，那你不要叫他来，你跟潘经理说，我要睡了。

王福升 怎么,您为什么不见见他呢，您想，人家潘经理，大银 行开着——-

陈白露 (讨厌这个人的啰嗦)你不要管，我不愿意见他，我不 愿意见他，你听见了没有?

王福升 (卑屈的神色，谄笑着)可是，小姐，您千万别上火。

(由他袋里摸出一大把账单来)您听着，您别着急! 这是美丰金店六百五十四块四，永昌绸缎公司三百 五十五元五毛五，旅馆二百二十九块七毛六，洪生照 相馆一百一十七块零七毛，久华昌鞋店九十一块三， 这一星期的汽车七十六元五——还有——

陈白露 (忍不住)不要念，不要念，我不要听啊。

王福升 可是，小姐，不是我不侍候您老人家，您叫我每天这

样搪账，说好说歹，今天再没有现钱，实在下不去了。 陈白露 (叹了一口气)钱，钱，永远是钱!(哀痛地)为什么你

老是用这句话来吓唬我呢!

王福升 我不敢，小姐，可是，这年头不济，市面紧，今天过了， 就不知道明天还过不过——

陈白露 我从来没有跟旁人伸手要过钱，总是旁人看着过不 去，自己把钱送来。

王福升 小姐身分固然要紧。可是——

陈白露 好吧，我回头就想法子吧，叫他们放心得了。 王福升 (正要出门)咦，小姐。哪里来的这么个丫头?

〔小东西乞怜地望着露。

陈白露 (走到小东西旁边)你不用管。

王福升 (上下打量小东西)这孩子我好像认得。小姐，我劝

您少管闲事。 陈白露 怎么?

王福升 外面有人找她。 陈白露 谁 ?

王福升 楼上的一帮地痞们，穿黑衣服，歪戴着毡帽，尽是打 手。

小东西 (吓出声音)啊，小姐，(走到福升前面，抓住他)啊，老

爷。您得救救我?(正要跪下，福升闪开)

王福升 (对小东西)你别找我。

陈白露 (向福)把门关上!锁住。

王福升 可是，小姐 — 陈白露 锁上门。

王福升 (锁门)小姐，这藏不住，她妈妈跟她爸爸在这楼里到 处找她呢。

**陈白露** 给他们一点钱，难道不成?

**王福升** 您又大方起来了。给他们钱?您有几万? **陈白露** 怎么讲?

**王福升** 您这时出钱，那他们不敲个够。 **陈白露** 那我们就——

〔外面足步与说话声。

**王福升** 别做声!外面有人。(听一会)他们来了。 **小东西** (失声)啊，小姐!

**陈白露** (紧紧握着她的手)你要再叫，管不住自己，我就把你 推出去。

**小东西** (喑哑)不，小姐，不，不! **陈白露** (低声)不要说话，听着。

**外面男甲的声音** (暴躁地)这个死丫头，一点造化也没有，放 着福不享，偏要跑，真他妈的是乡下人，到底不是人 揍 的 。

**外面女人的声音** (尖锐的喉咙)你看金八爷叫这孩子气跑 了 。

**外面男乙的声音** (迟缓低哑的)什么,金八看上了她?

**外面女人的声音** 你看这不是活财神来了。可是这没有人心 的孩子，偏跑了，你看这怎么交代?这可怎么交代



外面男甲的声音 (不耐烦地对着妇人咆哮)去你妈的一边去 吧。孩子跑了，你不早看着，还叨叨叨，叨叨叨，到这 时候，说他妈的一大堆废话。(女人不做声)喂，老 三，你看，她不会跑出去吧?

外面男乙的声音 (老三，地痞里面的智多星，迟缓而自负地) 不会的，不会的，她要穿着大妈的衣服走的，一件单

褂子，这么冷的天，她上哪儿去?

外面女人的声音 (想得男甲的欢心。故意插进嘴)可不是， 她穿我的衣服跑的。那会跑哪儿去?可是二楼一楼 都说没看见，老三，你想，她会——

外面男丙的声音 (一个凶悍而没有一点虑谋的人)大妈，这 楼的茶房说刚才见过她，那她还会跑到哪儿去?

外面男甲粗暴的声音 (首领的口气)那么 一定就在这一层楼 里，下工夫找吧。

外面女人声 (猞着)急得，!反，大正跑们!不着，个。死丫头。

**外面数男人声**

〔屋内三人屏息谛听，男女足步声渐远。 **陈白露** 走了么?

**王福升** (啊出一 口气)走了，大概是到那边去了。

**陈白露** (忽然打开门)那么,让我看看。(正要探出头去，小

东西拉着她的手，死命地拉她回来) **小东西** (摇头，哀求)小姐!小姐!

**王福升** (推着她，关好门，摇头，警告地)不要跟他们打交道。

**陈白露** (向小东西)不要怕，不要紧的。(向福)怎么回事，难 道——

**王福升** 别惹他们。这一帮人不好惹，好汉不吃眼前亏。 **陈白露** 怎 么 ?

**王福升** 他们成群结党，手里都有家伙，都是吃卖命饭的。

**陈白露** 咦，可是他们总不能不讲理呀!把这孩子打成这样， **你看，(拿起小东西臂膊)拿烟杆子扎的，流了多少** **血。闹急了，我就可以告他们。**

王福升 (鄙夷地)告他们!告谁呀?他们都跟地面上的人有 来往，怎么告?就是这官司打赢了，这点仇您可跟他 们结的了?

**陈白露** 那么——难道我把这个孩子送给他们去?

**小东西** (恐惧已极，喑哑声)不，小姐。(眼泪暗暗流下来，她 用大袖子来揩抹)

王福升 (摇头)这个事难，我看您乖乖地把这孩子送回去。 我听说这孩子打了金八爷一巴掌，金八爷火了。您 不知道?

**陈白露** 金八爷!谁是金八爷? **小东西** (抬起头)就是那黑胖子。

**王福升** (想不到白露会这样孤陋寡闻)金八爷!金八爷!这 个地方的大财神，又是钱，又是势，这一帮地痞都是 他手下的，您难道没听见说过?

**陈白露** (慢慢倒吸一口气，惊愕地)什么,金八?是他?他怎 么会跑到这旅馆来?

**王福升** 家里不开心，到这儿来玩玩，有了钱做什么不成。

**陈白露** (低声)金八，金八。(向小东西)你的命真苦，你怎么 碰上这么个阎王。 ——小东西，你是打了他一巴掌?

小东西 (憨态地)你说那黑胖子? — — 嗯。他拼命抱着我， 我躲不开，我就把他打了，(仿佛这回忆是很愉快的) 狠狠地在他那肥脸上打了一巴掌!

**陈白露** (自语，严肃地)你把金八打了!

**小东西** (看神气不对，求饶)可是，小姐，我以后再也不打他 了，再也不了。

**陈白露** (自语)打得好!打得好!打得痛快!

**王福升** (怯惧)小姐，这件事我可先说下，没有我在内。您要

大发慈悲，管这个孩子，这可是您一个人的事，可没 有我。过一会，他们要问到我—

陈白露 (毅然)好，你说你没看见! 王福升 (望着小东西)没看见?

陈白露 (命令)我要你说没看见。

王福升 (不安状)可是 — 陈白露 出了事由我担待。

王福升 (正希望白露说出这句话)好，好，好，由您担待。(油 嘴滑舌)上有电灯，下有地板，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陈白露 (点头)嗯，自然，我说一句算一句。现在你把潘经理 请进来吧。

王福升 可是您刚才不是不要他老人家来么? 陈白露 我叫你去，你就去，少说废话

王福升 (一字比一字声拖得长)是，——是，——是，—

〔福升不以为然地走出去。 陈白露 (向小东西)吃好了没有?

小东西 才吃了两块。 陈白露 怎么?

小东西 我……我……没有吃饱。 陈白露 你尽量地吃吧。

小东西 不，我不吃了。 陈白露 怎么?

小东西 我怕，我实在是怕得慌。(忍不住哭出声来) 陈白露 (过来安慰她)不要哭!不要哭!

小东西 小姐，你不会送我到他们那儿去吧。

陈白露 不，不会的。你别哭了，别哭了，你听，外边有人! 〔小东西立刻止住哭声。屏息凝视房门。

[潘经理进。潘经理 块庞然大物，短发已经斑 白，行动很迟缓，然而见着白露，他的年纪，举动态度 就突然来得如他自己的儿子一般年轻，而他的最小 的少爷已经二十出头了。他的秃顶油亮亮的，眼睛 普普的，鼻子像个狮子狗；有两撇胡子，一张大嘴，金 质的牙时常在呵呵大笑的时刻，夸耀地闪烁着。他 穿一件古铜色的貉绒皮袍。上面套着是缎坎肩。那 上面挂着金表链和翠坠儿。他仿佛将穿好衣服，领 扣还未系好，上一边的领子还摺在里面，一只手拿着 雪茄，皱着眉却又忍不住笑。那样尴尬的神气迎着 白露。

潘月亭 白露，我知道你会找我来的!我等了你一夜晚，幸亏 李石清来了，跟我谈谈银行的事，不然真不知道怎么 过，我叫人看看你，没回来；叫人看看你，没回来。你 看我请你吃饭，你不去；我请你跳舞，你不去；我请你 ——可是(非常得意)我知道你早晚会找我的。

**陈白露** (睨视)你这么相信你的魔力么?

**潘** **月** **亭** (自负地)可惜，你没有瞧见我年轻的时候，那时—— (忽然向福)你没有事，在这儿干什么,出去!

**王福升** 是，潘经理。 〔福下。

**潘月亭** (低声)我知道你想我，(自作多情)是不是?你想我。 你说，你想我，是不是?(呵呵大笑)

**陈白露** 嗯!我想你——

**潘月亭** 是的，我知道，(指点着)你良心好。 **陈白露** 嗯，我想你跟我办一件事。

**潘月亭** (故意皱起眉头)又是办事，又是办事。 ——你见着 ·244 ·

我，没有别的，你专门好管这些闲事。 陈白露 你怎么知道的?

潘月亭 福升全告诉我了。 陈白露 你管不管?

潘月亭 (走近小东西)原来是这么个小东西。 小东西 是，老爷。

陈白露 你看她多么可怜。——她——

潘月亭 得了，我都知道，反正总是那么一套。

陈白露 (要抉地)月亭，你管不管? 潘月亭 我管!我管!

陈白露 小东西，你还不谢谢潘经理。

〔小东西正要跪下。

潘月亭 (拦住她)得了，得了。白露，你真会跟我找麻烦。

陈白露 你听!(外面人声)他们好像就在门口。小东西你到

(指右面)那屋去。 〔小东西进右屋。

门外男甲声 是这个门口么? 门外男乙声 是!

陈白露 (向潘)他们大概指着我的这个门。 潘月亭 嗯 !

门外男甲声 别含糊，你是看见她进了这个门? 门外男乙声 嗯。

门外男甲声 没有出来?

门外女人声 你看你，走到门口又犹疑什么? 门外男丙声 不，弄清楚，别走错了门。

〔男人说话混杂声。

陈白露 月亭，你不能等他们进来，你打开门出去，叫他们滚

蛋 。

潘月亭 这帮人他们大概都认识我，叫他们走还容易。 陈白露 好，月亭，谢谢你，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

潘月亭 (傻笑)自从我认识你，你第一次说谢谢我。 陈白露 (揶揄地)因为你第一次当好人。

潘月亭 怎么你又挖苦我，白露，你—— 陈白露 不要吵了，你打发他们走吧。

潘月亭 好。(转门钮正要开门)

陈白露 可是月亭，你当然知道这个小东西是金八看上的。 潘月亭 金八。什么?(手拿回来)

陈白露 她把金八得罪了。

潘月亭 什么,这是金八看上的人? 陈白露 福升没有告诉你?

潘月亭 没有，没有，你看你，险点做个错事。(逡巡退回) 陈白露 怎么,月亭，你改主意了。

潘月亭 白露，你不知道，金八这个家伙不大讲面子，这个东

西有点太霸道。 陈白露 那么,你不管了?

潘月亭 不是我不管，是我不能管，并且这么一个乡下孩子， 你又何必——

陈白露 月亭，你不要拦我，你不管就不管，不要拦我。 潘月亭 你看，你看。

门外男丙声 (粗暴地)敲门，她一定在这儿，一定在这儿。 门外男甲声 怎么?

门外男丙声 你看，这不是大妈的手绢?那孩子不是穿着大 妈衣服跑的么?

门外女人声 可不是，就是我的手绢。

**门外男甲声** 那一定是这个门，她一定在这里。开门，开门。 **陈白露** (揶揄)你不要怕啊!(正要开门迎出)

**潘月亭** (拉住露的手)你别理他们。 **门外人声** 开门，开门，我们找人。

**陈白露** 月亭，你先进到那屋去，省得你为难，我要开门。 **潘月亭** 别，白露。

**陈白露** 你进去。(指左边)你进去，——我生气了。 **潘月亭** 好，我进去。

**陈白露** 快快。

〔潘进左门，白露立刻大开中门。

**陈白露** (对门外)你们进来吧!你们找谁?

**门外男甲** (穿着黑衣服，戴着黑帽子的)你管我找谁呢?(气

汹汹地，对着后边的党羽)进来，你们都进来，搜搜 吧 。

陈白露 (忽然声色俱厉地)站住，都进来?谁叫你们都进来? 你们吃些什么长大的?你们要是横不讲理，这个码 头横不讲理的祖宗在这儿呢!(笑)你们是搜私货 么?我这儿搜烟土有烟土，搜手枪有手枪，(挺起胸) 不含糊你们!(指左屋)我这间屋里有五百两烟土， (指右屋)那间屋里有八十杆手枪，你们说，要什么 吧?这点东西总够你们大家玩的。(门口的人一时 吓住了。向门口)进来呀!诸位!(很客气地)你们 怎么不进来呀?怎么那么大的人，怕什么呀!

男 丙 (懵懵地)进来就进来!这算个什么? 男 甲 混蛋!谁叫你进来的?滚出去!

**男** **丙** **(** **颛预地)滚就滚，这又算什么!**

**男** **甲** **(笑)您别，别多心。您这生的是哪一家子气!我们**

247



没有事也不会到这儿来打搅。我们跑丢了一个小孩 子，一个刚混事由的。我们到这儿来也是看看，怕她 藏在什么地方，回头吓着您。

陈白露 哦，(恍然)你们这一大帮人赶到我这儿来，是为找一 个小姑娘呀!

男 甲 (非常关心)那么您大概一定是看见她进来了。 陈白露 对不起，我没有看见。

男 甲 可是在您门口我们找着她丢的一个手绢。 陈白露 那她要丢，我有什么法子?

男 甲 您不知道，刚才还有人看见她进到您门里来。

陈白露 到我的屋子来，那我可说在头里，她要偷了我的东 西，你们可得赔。

男 甲 您别打哈哈。我们说不定都是一家子的人。您也帮

个忙，我看得出来，您跟金八爷一定也是 陈白露 金八爷?哦，你们也是八爷的朋友?

男 甲 (笑)够不上朋友，常跟他老人家办点小事。

陈白露 那么,好极了，金八爷方才叫我告诉门口的人，叫你 们滚开。

男 甲 怎么?金八爷跟您会说— 陈白露 (索性做到底)八爷就在这儿。

男 甲 (疑惑)在这儿?我们刚送八爷出旅馆。 陈白露 可是你们没看见，他又进来了。

男 甲 又进来了?(停顿，看出她的谎)那我们得见见，我们

得把这件事告诉他。(回向门口)你们说，对不对? 门口人声 对，对，我们得见见。

陈白露 (镇静)不成!八爷说不愿见人。

男 甲 他不会不见我。我要见他，我要见。

**陈白露** 不成，你不能见。

**男** **甲** 不能见，我也得见。(看见露向着右边小东西藏的屋

子走)八爷大概就在这个屋子。

陈白露 (忽然跑到左边潘藏匿的房屋门口。故意用两手抵 着门框)好，你进到那屋子去吧，只要你不进这屋子 来 。

**男** **甲** 哦， ——八奶奶又要跟我们打哈哈，是不是?(向露 走来狞笑。凶恶地)躲开!躲开!

**陈白露** 你大概要作死!(回头向左门)八爷，八爷，你先出来 教训教训他们这帮混账东西。

〔门开，潘月亭披着一个睡衣出。

**潘月亭** (低声指着门内)白露，吵什么,八爷睡觉了。(望着 男甲)咦。黑三?是你，你这是干什么?

男 甲 哦，(想不到)潘四爷，您老人家也在这儿。

**潘月亭** 我刚跟八爷进来，到这儿来歇歇腿，抽口烟，你们在 这儿是要造反，怎么啦?

男 甲 (囁嚅)怎么,八爷是在这儿，(笑)——呃呃，是在这 儿睡觉了?

潘月亭 怎么,你要进来谈谈么?那么,请进来坐坐吧!(大

开门)我烧一口烟，叫金八起来陪陪你好么?

男 甲 (赔着笑)潘四爷跟我们开什么心?

潘月亭 不坐坐么?门口那几位不进来歇歇?不么? 男 甲 不，不，您看我们也是有公事——

潘月亭 好极了。你们要有事，那就请你们跟我滚蛋，少在这 里废话!

男 甲 (服从地)是，潘四爷您别生这么大的气!我们得罪 的地方您可得多担待着点。(忽然回头向门口的人

们)你们看什么,你们这些混蛋还不滚!他妈的这些 死人!(又转过笑脸)没有法子!这一群人!回头， 潘四爷，八爷醒了之后您可千万别说我们到这儿胡 闹来啦。小姐，您得多替我们美言两句。刚才的事 您千万一字不提。方才我对您算开的玩笑，是我该 死!(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该死!该死!

陈白露 好好，快滚吧。

男 甲 (谄媚)您出气了吧?好，我们走了。

〔 男 甲 下 。

陈白露 (关上门)完了，(自语)我第一次做这么一件痛快事。 潘月亭 完了，我第一次做这么一件荒唐事。

陈白露 好啦，走啦，请金八爷归位吧。

潘月亭 哼!“请神容易送神难”。用这个招牌把他们赶走了 倒容易，回头见着金八，我们说不定就有乱子，出麻 烦 。

陈白露 今天不管明天事。反正这事好玩得很。 潘月亭 好玩?

陈白露 我看什么事都“好玩”,你说是不是?(呵欠)我真有

点累了，(忽然瞥见地上的日影)喂!你看，你看! 潘月亭 什么?什么?

陈白露 太阳，太阳，——太阳都出来了。(跑到窗前) 潘月亭 (干涩地)太阳出来就出来得了，这有什么喊头。

陈白露 (对着日光，外面隐隐有雀噪声)你看，满天的云彩， 满天的亮——喂，你听，麻雀!(窗外吱吱雀噪声)春 天来了。(满心欢悦，手舞足蹈地)哦!我喜欢太阳， 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轻，我喜欢我自己。哦，我喜 欢!(长长吸一口冷气)

潘月亭 (不感觉兴趣地)喜欢就喜欢得了，说什么!(忽然 地)白露，这屋子太冷了，你要冻着，我跟你关上窗

*户。*

**陈白露** (执拗地)不，我不关!我不关!

**潘月亭** 好，好，好，不关就不关吧。你这孩子，我真没有办

法，我对我的亲生女儿也没有这么体贴过。

**陈白露** (回过头来)这有什么稀奇，我要是你的亲生女儿，你 还会这么体贴我?你说是不是?

潘月亭 说得好，说得透彻。(恳求)可是你关上窗户吧，我要 着……着……(张嘴翕鼻，要打喷嚏的样子)着…… 着……阿提(大声一个喷嚏)你，看，我已经着凉了。

**陈白露** (忽从窗户回来)这个傻孩子，你怎么早不说?

**潘月亭** (得意地)那么你可以关上窗户吧。

**陈白露** (摇头)不，不，我跟你多加衣服。来，你先坐下，你披 上我的大衣，围上我的围巾，脚上盖着皮袍子，你再 拿着我这个热水袋，你看，这不好了么?(弄得老头 奇形怪状地堆在沙发上)我真喜欢你，你真像我的父 亲，哦，我可怜的老爸爸!你尽在我这儿受委屈了。

**潘月亭** (推开她)白露，(要立起来)我不要你叫我老爸爸。

**陈白露** (推他跌在沙发里)我喜欢叫你是我的老爸爸，我要 叫你是我的老爸爸。

**潘月亭** (抗议地)我不老，你为什么叫我老爸爸。

**陈白露** (一面笑，一面把头猫似地偎过来擦过去)我要叫，我 偏要叫，老爸爸!老爸爸!

潘月亭 (反而高兴起来)你要叫，就随你叫吧，也好，叫吧! 叫得好，叫得好。(眉开眼笑地)

**陈白露** (忽然)月亭，你好好地坐着。(把他身上一堆衣服拢

好，又塞一塞)你这样就像我的小baby,我跟你唱个 摇篮歌吧。

**潘月亭** (莫名其妙)摇篮歌?(摸着自己的斑白胡子)不，不 好 。

**陈白露** 那我跟你念一段小说听，你听着。(拿起一本很精致 的书)

**潘月亭** (读着白露手里的书的名字)《日出》,不好，不好，这

个名字第一个就不好。 **陈白露** (撒娇)不好你也得听。 **潘月亭** 我不听，我不爱听。

**陈白露** (又执拗起来)我要你听，我偏要你听!

**潘月亭** (望着白露，满肚子委屈，叹一口气)唉，你念吧!我 听，我听。

**陈白露** ( 翻阅书本，念)“……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 面。”

**潘月亭** (欠伸)不通，不通，没有一点道理。

**陈白露** (不理他，念下去)“……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 要睡了。”

**潘月亭** (深深一个呵欠)也不通，不过后头这一句话还有点 意思。

陈白露 (不耐烦地关上书)你真讨厌。你再这样多嘴，我就 拿书 …… (正要举书打下去)

〔右边卧室内有个小巴儿狗汪汪着，夹杂着小东西惊 号的声音。

潘月亭 你听，这是什么?(露立起)

〔忽然小东西由卧室拖着裤，提着鞋跑出来，巴儿狗 仿佛就在她身后追赶。她惊慌地关上门，巴儿狗在

门缝儿里吠着。

小东西 (喘着气，非常狼狈的样子。几乎跌倒)小姐， ……小 姐!

陈白露 怎么?

小东西 他。 ……他在后面跟着我。他……他醒了。 陈白露 (失色)什么?谁?谁?

小东西 (惊喘)您的巴儿狗，您的巴儿狗醒了。(回头望)他 咬我，他不叫我在屋里呆着。

陈白露 (定下心)你这孩子!我真怕他们从卧室进来啦! 潘月亭 你看多麻烦!

〔外面有敲门的声音。 小东西 小姐，有人敲门。

潘月亭 别是他们又回来了? 陈白露 (走近门)谁?

〔方达生推门进。

方达生 (穿着睡衣，拖着鞋)是我，竹均。 陈白露 (惊愕)你怎么不睡，又回来了!

方达生 这个地方太吵，睡不着。方才福升告诉我，说你刚认 一个干女儿。

陈白露 干女儿? 方达生 嗯 。

陈白露 (明白了)哦，(指小东西)在这儿!你看，好么?这就 是我的干女儿。

方达生 (有兴味地)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东西。

潘月亭 (从衣服堆里立起来，红红绿绿的围巾，大氅披满一 身)喂，喂，白露，你们不要谈得这么高兴，这位先生 是谁呀?

**陈白露** (故做惊惶状)你不知道?让我介绍介绍，这是我的 表 哥 。

**潘月亭** (惊讶)表哥?

方达生 (这才发现还有一个男人在屋子里)怎么,竹均，这一 会儿这屋子怎么又——

陈白露 (一本正经地)咦，你不认识，这是我的爸爸。

**潘月亭** (愉快地)爸爸! 方达生 (惊愕地)爸爸?

潘月亭 (对露，玩笑地)哦是一家人!(忽然，指着窗户)可是 快关……关……(张口翕鼻，手指指点点地)……关

……阿提!(喷嚏)你看这一次我真着凉了。 〔三人对视小东西，傻傻地立在那里。

**——幕急落**

**第** **二** **幕**

〔景同第一幕，还是××旅馆那间华丽的休息室。

〔天快黑了，由窗户望出，外面反映着一片夕阳；屋内 暗淡，几乎需要燃起灯才看得清楚。窗外很整齐地 传进来小工们打地基的桩歌，由近渐远，掺杂着渐移 渐远多少人的步伐和沉重的石块落地的闷塞声音。 这些工人们在此处一共唱着两种打桩的歌：(他们的 专门名词是“叫号”,一是“小海号”,一是“轴号”。)现 在他们正沉重地呼着“小海号”,一个高亢兴奋的声 音领唱，二三十人以低重而悲哀的腔调接合着。中 间夹杂，当着唱声停顿时候，两三排“木夯”(木夯也 是一种砸地的工具，木做的，两个人握着柄， 一步一 移向前砸。一排多半是四个夯，八个人)哼哼嘹，哼 哼喻，砸地的工作声。这种声音几乎一直在这一幕 从头到尾，如一群含着愤怒的冤魂，抑郁暗塞地哼 着，充满了警戒和恐吓。他们用一种原始的语言来 唱出他们的忧郁，痛苦，悲哀和奋斗中的严肃，所以 在下面这段夯歌——《小海号》 ——里找不着一个 宇，因为用字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是笨拙而不 可能的事。他们每句结尾的音梢带着北方的粗悍。 而他们是这样唱的：

小 海 号

|  |  |  |
| --- | --- | --- |
| 51 ·53 · | 0 。 等 1 | 85-53-55 |
| 嗨咦 | 喂商 喂商 嗨 | 呃 地 |

(6(s

0 0015

;

0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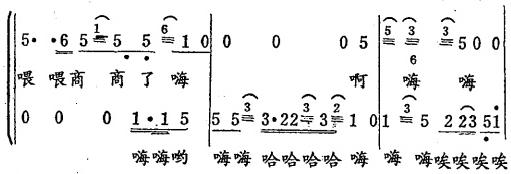
呀呕 5

511231 ·0

32 2116

嗨哟嗨商喂商喂商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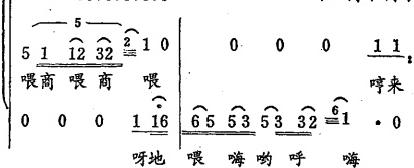
喂 唉 哟 嗬 嗨



0001 ·5 呀呕

11232²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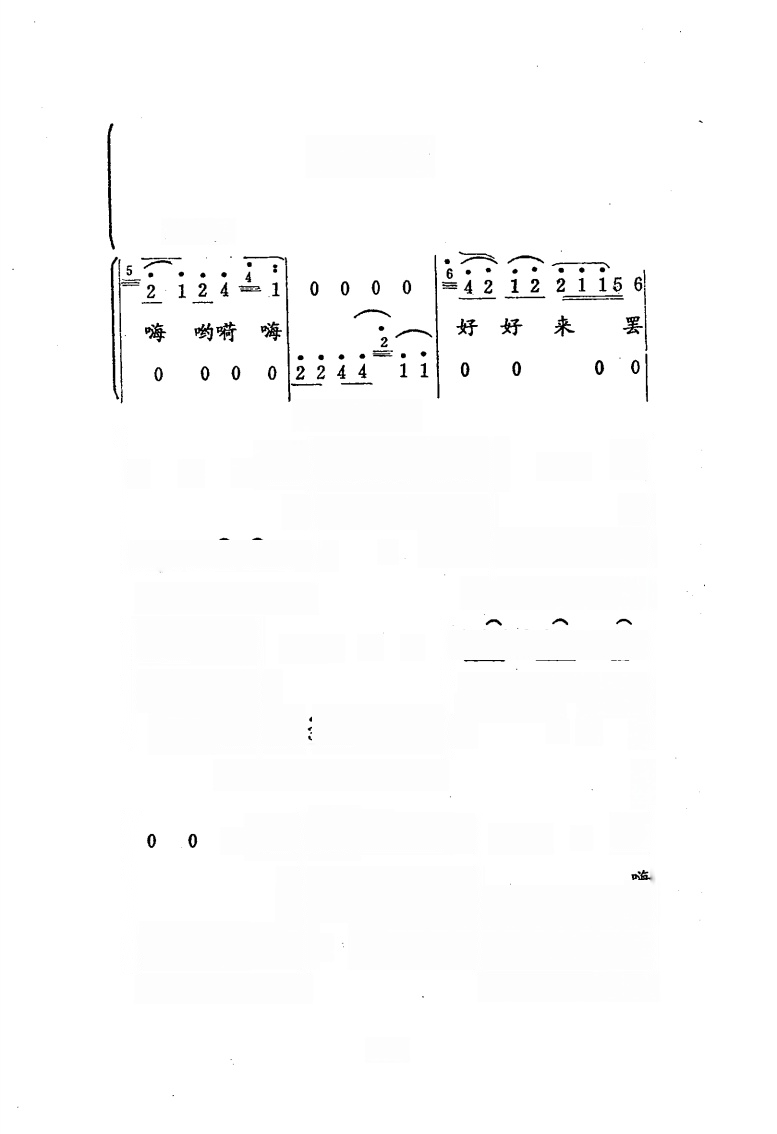
哟 唉 唉 唉 唉 唉 唉 喂 商 喂 商 喂 商 喂



上列谱中，每小节打二拍，第一拍表示重碱，第二拍 表示轻碱。

〔唱了一半，停顿时又听见砸木夯的小工们哼啃哼啃 哼啃地走过去。直到一点也听不见的时候又走回 来。这时福升一个人在房里收拾桌上的烟具，非常 不耐烦的样子，频频向外望出，一面流着眼泪打着呵 欠。但是外面的木夯声益发有力地工作着，Heng- Heng-Hei.Heng-Hei 一排一排的木夯落在湿松的 土壤上发出严肃而沉闷的声音，仿佛是一队木偶兵 机械似地迈着不可思议的整齐的步伐。

王福升 (捺不住了，忽然对着窗口， 一连吐了三口唾沫)呸! 呸 ! 呸 !Hei-Hei! 他妈的Hei-Hei ! 这楼要是盖 好，还不把人吵死。(窗外又听是远远举着“石碱”打 地基的工人们很沉重地唱着《小海号》,他伸长耳朵 对着窗外厌恶地听 一会)听!听!没完了!就靠白 天睡会觉，这帮死不了的唱起来没完啦!眼看着就 要煞黑，还是干了唱，唱了干，真他妈的不嫌麻烦，天 生吃窝窝头就卤菜的脑袋。哼，我有儿子，饿死也不 干这个!呸!(又吐一 口唾沫。然而“叫号”的小工 们越唱越响了，并且也改了调门，这次他们高亢而兴 奋地唱和着《轴号》,用乐谱下一行的词，即“老阳西 落，砸得好心焦，不卖点命，谁也不饶”。)

轴 号

i=C2/2

嗨嗨哟嗬嗨

0 0 0 0i  之5655²65=5 0 00 02 嗨 来罢了咱们又来 嗨

7655567656  0 0 0057655567656

嗨呀哈哈嗨呀嗨

|  |  |
| --- | --- |
| 之ii3620 | 0 0 |
| 来罢了又来 000iiii |

0 0

啊嗨呀哈哈嗨呀嗨

:2532276656

日出 哦嗬 东来哟

老阳 哦嗬 西落哟

:0 0 0 06

啊啊

呀哈嗨嗨呀3i嗨

0

76555

|  |  |
| --- | --- |
| 0i | 56 ii556 65 |
| 嘴  嗬 656 | 注 千 的 大 红 来 吧  砸 得好心焦哇 0 0005 |

0 0 0 0i

嗨嗨

7655567656

海呀哈哈嗨呀嗨 啊嗨呀哈哈嗨呀嗨

258

嗨呀哈哈嗨呀嗨

啊嗨呀哈哈嗨呀嗨

0 0 0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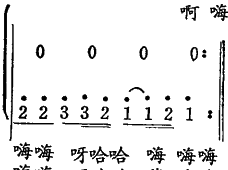
不 ) 艾 付 饭 一点啊命

0 0 0

啊嗨呀哈哈嗨呀嗨

于 嗨 呀哈哈嗨呀嗨

啊 呀哈哈

嗨 嗨 呀 哈 哈 嗨 嗨 嗨

*呀哈*

呀哈

上列谱中，每小节打二拍，每拍表示一轻碱。

王福升 (听了一半，他忽然坐下，把两只耳朵里塞好了的纸 团取出来，挖挖耳朵，挑战地坐下来)来吧!唱吧! 你 hei-hei 吧!你放开嗓子唱吧!我跟你算泡上 啦，我听，你唱，他妈看谁耗过谁!(爽性闭着眼，静 听起来)看谁耗过谁!(当然外边的人们越唱越有 劲 )

〔方达生进。唱声又渐远。

王福升 (觉得背后有人，立起，回过头)哦，方先生，您早起来 了?

方达生 (不明白他问的意思)自然——天快黑了。

**王福升** (难得有一个人在面前让他发发牢骚)不起?人怎么 睡得着!就凭这帮混账，欠挨刀的小工子们——

**方达生** (指窗外，叫他不要说话)嘘，你听!

王福升 (误会了意思)不要紧，我才不怕他们呢，夜晚熬一 宿，我就靠白天睡会觉，他们嚷嚷嚷，嚷嚷嚷，吵了一 整天，这帮饿不死的东西——

**方达生** (又指指窗外，非常感觉兴趣，低声)你听，听他们唱， 不要说话。

**王福升** (嘿然)哦，您叫我听他们唱啊! **方达生** (不客气地)对了。

〔外面正唱着。“老阳西落……砸得好心焦……不卖 点命……谁也不饶。”唱完最后一句，不知为什么窗 外哄然一 阵笑声，但立刻又听见那木偶似地步伐 heug-heug-hei 地远去。

**方达生** (扶窗，高兴地往下望)唱得真好听! **王福升** (莫名其妙)好听?

**方达生** (叹一口气，但是愉快地)他们真快活!你看他们满 脸的汗，唱得那么高兴!

**王福升** (讪笑)天生的那份穷骨头喔。要不， 一辈子就会跟

人打夯，卖苦力，盖起洋楼给人家住喔? **方达生** 这楼是谁盖的?

**王福升** 谁盖的，反正有钱的人盖的吧。大丰银行盖的，潘四 爷盖的，大概连(指左边屋内)在屋里的顾八奶奶也 有份(无聊地)有钱喔!您看，(随手一指)就盖大洋 楼。(阿Q 式地感慨系之)越有钱的越有钱噻!

**方达生** 顾八奶奶?你说的是不是满脸擦着胭脂粉的老东 西?

**王福升** 对了，就是她!老来俏，人老心不老，人家有钱，您 看，哪个不说她年轻，好看?不说旁的，连潘四爷还 恭维着她呢。您看刚才潘四爷不是陪着小姐，顾八

奶奶一同到屋里(指左边)打麻将去啦么?顾八奶奶 阔着得呢!

**方达生** 怎么?我出去一会子啦，(厌恶)这帮人现在还在这 屋子里打牌，没有走?

**王福升** 走?上哪儿去?天快黑了，客来多了，更不走了。

**方达生**(来回走了两趟)这地方真是闷气得使人讨厌，连屋 子也这么黑。

**王福升** 哼，这屋子除了早上见点日头，整天见不着阳光，怎 么不黑?

**方达生** (点头)没有太阳，对了，这块地方太阳是不常照着 的 。

王福升 反正就是那么一回子事，有老阳儿又怎么样，白天还 是照样得睡觉，到晚上才活动起来。白天死睡，晚上 才飕飕地跑，我们是小鬼，我们用不着太阳。

**方达生** 对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沉吟)那么,太阳是谁的呢? **王福升** (不懂)谁的?(傻笑)管它是谁的呢?

**方达生** (替他接下)反正是这么一回子事，是不是? **王福升** 对了，就那么一回子事，哈哈。

〔 敲 门 声 。 **方达生** 有人敲门。

**王福升** 谁?(敲门声，福正要开门)

**方达生** 你等等，我不大愿意见这些人，我先到那屋去。

〔进右边睡房，福开中门。黄省三进。他很畏缩地走

**进，带着惭愧和惶恐的神气。惨白的脸没有一丝血** **色，嘴唇冻得发紫。他只穿了一件鹅黄色旧棉袍，上**

面染满油污；底下只是一条黑夹裤，绑着腿带，手里 拿着一团绒线黑围巾， 一对乞怜的眼睛不安地四面

张望着。人瘦如柴，额上的青筋像两条小蛇似地隐 隐地跳动着，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胆小的人。他笑 得那样凄惨，有时令人疑惑究竟他是在笑还是在哭。 他每说一句话前总要鼓起很多的气力，才敢说出来， 说完了，就不自主地咳嗽两声，但声音很低。他这样 谦卑，不自信，他甚至于疑心自己的声音都是为人所 不耐的。其实，他的年纪不算大，然而这些年的忧 虑，劳碌，失眠，和营养缺乏使他衰弱有如一个老人。 纵使还留着一些中年的模样，但我们会惊讶一个将 近四十的人，他的背怎么会拱成一道桥，受点刺激， 手便如风里的枯叶不停地颤抖起来，而鬓角堆起那 样多白发了。

〔他怯畏地立在房门口，四面望着。

**王福升** 是你呀，你又来了!(见黄并不认识他，忽然板起脸 来)你是干什么的?

黄省三 (不自信的样子，颤声)对不起!(很谦虚地笑出声 来)对……对不起!(吃力地鞠着躬)我……我大概 是走错门了。(咳嗽，他转过身要出去)

**王福升** (一把拉住他)回来!回来!你上哪儿去?

**黄省三** (被福强迫回来，红了脸，额上青筋暴起来，自解地) 先生，我是走错门了，您看，我，我不是……

**王福升** 你走错了门你也得回来。好，这门是你随便走错的 么 ?

**黄省三** 可是，可是，先生我已经走错了，并且我，我已经道歉

了 。

**王福升** 你不知道，旅馆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你为什么不 敲门，一直就闯进来啦?

**黄省三** (神经质地笑着)我，我敲了门了，先生。…… **王福升** (强词夺理地)我怎么没有听见哪?

**黄省三** (实在为难)先生，你要不听见，你叫我怎么办?(可

怜地)要不，我跟您再敲几下子门。 **王福升** 你混人!你究竟找谁?

**黄省三** (不安地揉弄着黑围巾)我，我找李先生。 **王福升** (欺凌地)姓李的多得很，谁是李先生?

**黄省三** 不 ，(忙自解释)不，我找的是五十二号。 **王福升** 这房子就是五十二号。

**黄省三** (禁不住露出喜色)那，那我还是对了。(又向着福， 有礼貌地)我找李石清李先生。

**王福升** 没有来。

**黄省三** (犹疑半天，才挣出这一句话)要是潘经理有工夫的 话，我倒想见见潘经理。先生请你说一声。

**王福升** (估量他)潘经理，倒是有一位，可是(酸溜溜地)你? 你想见潘经理?(大笑)

**黄省三** (无可奈何地)我，是大丰银行的书记。

**王福升** (冷淡地)书记?你祖宗也是白搭。潘四爷在这儿是 串门，玩来的，向来是不见客。

黄省三 可是，(乞怜地)先生，您千万去请他老人家一趟好 吧?

**王福升** 不在这儿!(不耐烦)告诉你潘四爷不在这儿呢!

去，去，去!别讨厌，不知哪家哪院的，开了门就找 人，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黄省三 (一再解白)先生，我，我是大丰银行的书记，我姓黄



王福升 (忽然对黄，指自己)你认识我不认识我?

**黄省三** (看了半天)不，不敢说认识。

**王福升** 那，你就跟我“开路!”(推他)请走! **黄省三** 可是先生，我姓黄 ……

**王福升** (打开门，向外推黄)去!去!去!少跟我添麻烦。 你要再来，我就——

**黄省三** (一面被他推着， 一面回头)先生，我姓黄，我叫黄省 三，我从前是大丰银行的——

王福升 (得意地)我知道，你从前是书记，你姓黄，你叫黄省 三，你找李先生，潘经理，大丰银行的人你都找。你 到处装孙子，要找事。你当我不知道，不认识你?

**黄省三** (气得手发抖)先生，你认识我，(赔着笑容)那就更好

了 。

王福升 (愉快地骂着他)我在这儿旅馆看见你三次，你都不 认识我，就凭你这点王八记性，你还找事呢!(拉着 黄，不由分说，用力向外一推)去你个蛋吧!

黄省三 (踉跄摔在门框，几乎瘫在那儿，干咳)你为什么骂 人?我，我知道我穷，可是你不能骂我是王八，我不 是王八，我跟你讲，我不是。你，你为什 —

王福升 (恶意地玩笑)那你问你家里去，我哪儿知道?(拍着 他的肩，狞笑)好，好，你不是王八，你儿子是王八的 蛋，好吧?

黄省三 (突然好像疯狂起来，他立起来，仿佛要以全身的重 量压死前面这个禽兽，举起手)你这个，你这个东西， 我要 ……

王福升 (活脱脱一个流氓，竖起眉毛，挺起胸脯，抓着黄胸前 的衣服，低沉而威吓的声音)你要敢骂我一句，敢动 一下子手，我就打死你!

〔 半 晌 。

**黄省三** (疯人似的眼睛，惧怕而愤怒地盯着他，他的颈子被 衣服勒住挤成一道一道的青筋，手不自主地颤抖着。 半天——低声，无力地)让——我——走-  ! 让 ——我——走!

〔福升放开手，黄垂头走出门。外面的打夯声又“哼 哼啃”“哼哼啃”抑郁暗塞地哼着，充满了愤怨和不 平。

〔福升施施地正向左面走，不知由哪里传来一阵急迫 的铃声，他回过头，走到沙发旁，由靠近一只小桌几 里取出电话机，擎着耳机，先是暴躁地问答着。

王福升 喂，你哪儿?你哪儿?你管我哪儿?……我问你哪 儿?你要哪儿?你管我哪儿?……你哪儿?你说你 哪儿!我不是哪儿! ……怎么,你出口伤人……你 怎么骂人混蛋?……啊，你骂我王八蛋?你，你才 ……什么?你姓金?啊， ……哪， ……您老人家是金 八爷! ……是……是……是……我就是五十二号 ……您别着急，我实在看不见，我不知道是您老人 家。 …… (赔着笑)您尽管骂吧!(当然耳机里面没 有客气，福升听一句点一次头，仿佛很光荣地听着对 面刺耳的诟骂)是……是……您骂的对!您骂的对! 〔潘月亭由左边门进。

**潘月亭** (向福升)谁?谁来电话?是李石清先生么?

**王福升** (狼狈地拿着耳机，不知应付哪一面好，一面媚笑对 着耳机)……是，我不敢。 ……是，下次我再不敢。 ……是(一面摇头摆手，指着不是李石清来的电话， 分明越骂越不成话了，他有些皱眉，但是-  )唏

……唏……我就是福升!我就是那王八蛋的福升， ……您千万别生气，别气病您老人家。……(似乎对 面气消了些)是我混蛋，……是……是，您找潘经理? (望着潘)您等一下，他老人家来了。(向潘)您的电 话。(把耳机递过去，但里面又补上一句，他急忙又 拿起来)是，您骂的一点也不错，……是，是，是，我是 王八蛋。不是人揍的。(叹一口气，再把耳机递给潘 经理)

**潘月亭** (手按着耳机上的喇叭口，低声)你这个糊涂蛋!是 谁打来的?

**王福升** (气得忘了是谁在骂他)谁?谁?……哦，是金八，金 八 爷 。

**潘月亭** (向福)李石清，李先生还没有来么? **王福升** 没有来。李先生没有来。

**潘月亭** 那么,你进去问问李太太，他先生说什么时候到这儿 来?

**王福升** 是。(福下)

潘月亭 (咳嗽两声)是金八爷么?……我是月亭。 ……是 ……是，你的存款不会有错的。你先维持三天，三天 之后，你来提，我一定拨过去。……是……是……现 在大丰银行营业还不错，我做的公债盐税，裁兵，都 赚了点，你放心，三天，你在大丰存的款项一定完全 归清。 ……什么?……笑话! ……没有的事，银行 并没有人大宗提款!……谁说的?……呃，呃，这都 是谣言，不要信他们，你看，八爷，银行现在不是在旅 馆旁边又盖大丰大楼么?……为什么盖? …… 自 然，也是繁荣市面，叫钱多活动活动的意思。你放

心!现在银行的准备是巩固的， ……三天，看多少年 的交情，你只维持三天，一切还清。 ……对了，(笑) 八爷……公债有什么特别的消息么?……哦，哦， 是， ……也这么听说，看涨。看涨……你没有买点 么?……是，是 ……

**王福升** (由左门进)李太太说李先生就来。(回头看)顾八奶 奶，四爷在这儿。

〔顾八奶奶进——一个俗不可耐的肥胖女人。穿一 件花旗袍镶着灿烂的金边，颜色鲜艳夺目，紧紧地箍 在她的身上。走起路来，小鲸鱼似地；肥硕的臀峰， 一起一伏，惹得人眼花缭乱，叫人想起有这一层衣服 所包裹的除了肉和粗恶以外，不知还有些什么。她 脸上的皱纹很多，但是她将脂粉砌成一道墙，把这些 许多深深的纹路遮藏着。她总是兴高采烈地笑。笑 有种种好处，一则显得年轻些，二则自己以为笑的时 候仿佛很美，三则那耀眼的金牙只有在笑的当儿才 完全地显露出来。于是嘴，眼睛，鼻子挤在一起，笑， 笑，以致于笑得令人想哭，想呕吐，想去自杀。她的 眉毛是一条线，耳垂叮当地悬着珠光宝气的钻石耳 环，说起话来总是指手画脚，摇头摆尾，于是小棒锤 似的指头上的宝石以及耳环，光彩四射，惹得人心发 慌。由上量到下，她着实是心广体胖，结实得像一条 小牛，却不知为什么,她的病很多，动不动便晕的，吐 的，痛的，闹个不休。但有时也仿佛“憨态可掬”,自 己以为不减旧日的风韵，那种活泼，“娇小可喜”之态 委实令人佩服胡四，她的新“面首”的耐性——有时 甚至于胡四也要厌恶地掉转头去，在墙角里装疯弄

傻。然而顾八奶奶是超然的，她永远分不清白人家 对她的讪笑。她活着，她永远那么快乐地，那么年轻 地活着，因为前年据她自己说她才三十，而今年忽然 地二十八了，——然而她还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儿。 胡四高兴起来，也很捧场，总说她还看不到有那样大 的年纪，于是，她在男人面前益发地“天真”起来。

〔门内有一阵说笑声，顾八奶奶推开左面的门，麻雀 牌和吵闹的声音更响。她仿佛由里面逃出来，步伐 极力地故做轻盈，笑着，喘着。

顾八奶奶 (对着里面)不，可累死我了，我说什么也不打了。 (回过头，似乎才看见潘月亭，妖媚地)四爷呀!怎么 你一个人在这儿?

**潘月亭** (鞠躬)顾八奶奶。(指着电话，表示就说完的意思。 福升由中门下)

顾八奶奶 (点点头，又转向门内)不，不，王科长，我累了。 不，白露，我心里真不好受，再打，我的老病就要犯 了。(又回转身，一阵风似地来到潘的面前，向门内) 你们让我歇歇，我心痛。

潘月亭 …… 好，好，再见吧，再见。(放下电话)顾八奶

奶，……

顾八奶奶 ( 滔滔地)四爷，你呀，真不是个规矩人，放着牌不 打，烟不抽，一个人在这里打电话!(低声，故意地大 惊小怪，做出极端关心的机密的样子指着左边)你小 心点，白露就在那边陪朋友打牌呢。(点点潘的头) 你呀，又偷偷地找谁啦?你好好地告诉我，这个女人 是谁?她为什么找到这里跟你打电话?你们男人什 么都好，又能赚钱，又能花钱的，可是就是一样不懂

得爱情，爱情的伟大，伟大的爱情，—— **潘月亭** 顾八奶奶是天下最多情的女人!

**顾八奶奶** (很自负地)所以我顶悲观，顶痛苦，顶热烈，顶没 有法子办。

**潘月亭** 咦，你怎么打着打着不打啦?打牌就有法子办了。

**顾八奶奶** (提醒了她)哎呀，对不起，四爷，你跟我倒一杯水。

我得吃药。(坐下，由手提包取药)

**潘月亭** (倒着水)你怎么啦?你要别的药不要?

**顾八奶奶** 你先别问我。快，快，给我水，等我喝完药再说。 (摸着心，自己捶自己)

**潘月亭** (递给她水)怎么样?白露这儿什么样的药都有。 **顾八奶奶** (喝下去药)好一点!

**潘月亭** (站在她旁边)要不，你吃一点白露的安眠药，你睡睡 觉好不好?

顾八奶奶 (像煞有介事)不，用不着，我心痛!我刚才不打 牌，就因为我忽然想起胡四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的 心又痛起来。你不信，你摸摸我的心!

**潘月亭** (怕动她)我信，我信。 顾八奶奶 (坚执)你摸摸呢!

潘月亭 (不得已地把手伸出去)是，是。(应卯的样子)还好， 还好。

顾八奶奶 (不高兴的神气)还好?我都快死了，我的心都要 跳出来了。我找过多少医生，都说我没有病，我就不 相信!我花二百块钱叫法国的杜大夫检查一下，他 立刻说我有心脏病，我才觉我的心常痛，我有心病。 你不相信，你再摸摸我的心，你听，它跳得扑腾扑腾 的。(拉着潘的手)

**潘月亭** (只好把头也伸过去听)是，是，是，(几乎倒在顾八奶

奶的怀里，频频点头)是扑腾扑腾的。 〔陈白露由左门进，兴致勃勃地。

**陈白露** (不意地见着他们，不知说什么好)咦!月亭，你也在 这儿?

〔潘立起来，走到桌前点烟卷。

**顾八奶奶** (搭讪着)你看!四爷跟我治病呢?

陈白露 治的是你的心病么?(回过头向着敞开的门；门内依 然是说话声与麻将声)刘先生，三番让你和吧。李太 太，我少陪了。要什么东西，尽管跟他们要，千万不

要客气，我得陪陪我的新朋友了。 **潘月亭** 新朋友!

**顾八奶奶** 哪儿来的新朋友? **陈白露** 我以为达生在这儿?

**潘月亭** 你说你那位姓方的表哥?

**陈白露** 嗯，刚才我还看见他在这儿。

**顾八奶奶** 白露，不就是那位一见人先直皱眉头的那位先生

么?决不要再请他来!我怕他。(向窗走)

**陈白露** 他就住在这儿。 **顾八奶奶** 就在这儿?

**陈白露** 嗯，——达生!达生! 〔方达生由右门进。

**方达生** (立门口)哦，你!你叫我干什么?

**陈白露** 你在干什么?你出来跟大家玩玩好不好?

**方达生** 我正跟小东西，你的干女儿谈话呢。(很愉快地)这 个小孩很有点意思。

**陈白露** 你到这里来跟我们谈谈好吧。(走近达)你来一起玩

玩，不要这样不近人情。

方 达 生 (故意地向潘和顾左右打量，仿佛与自己说话)哦，这 儿有你的爸爸，(停，又看看顾)仿佛还有你的妈妈! (忽然对露)不，不，还是让我跟你的干女儿谈谈吧。 〔达回转身，把门关上。

**陈白露** 这个人简直是没有一点办法。

**潘** **月** **亭** 顾太太你看胡四这两天又不到银行办事来了。

**顾八奶奶** 我说过他，他就生气。四爷，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他，他呀—

潘 月 亭 好，我们不要提他吧。(与顾共立在窗前)你看，大丰 大楼已经动了工，砸地基之后，眼看着就可以盖起 来。地势好，房子只要租出去，最低总可以打一分五 的利息。市面要略微好一点，两分多三分利也说不 定 。

顾八奶奶 白露，你听，四爷想得多有道理。四爷，你怎么说 来着?市面一不怎么样，经济一怎么样，就应该怎么 样?

**潘** **月** **亭** 我说市面一恐慌，经济一不巩固，就应该卖房产。

**顾八奶奶** 对呀，白露，你看，我现在要不出钱盖大楼，我的市

面不就不巩固了么?所以，四爷，你这次想法子盖大 丰大楼是一点也不错的。有二分利，每月有三两千 块钱进款，为着贴补点零用就差不多了。

〔福升上。

**王** **福** **升** 四爷，报馆的张先生来了。 **陈** **白** **露** 他忽然来找你干什么?

**潘** **月** **亭** 我约他来的，我想问问这两天的消息。 **王** **福** **升** 就请进来吧?

**潘月亭** 不，你请他到三十四号，先不要请他到这儿来。 **王福升** 小姐，董太太来了，刘小姐也来了。

**陈白露** 都请到那边去。她们是打牌来的，说我一会儿就过

来。 **王福升** 是 。

〔 福 下 。

**潘月亭** 顾八奶奶，好，就这么说定了，在银行那笔款子我就 替你调派了。

**顾八奶奶** 我完全放心，交给你是不会有错的。 **潘月亭** 好，回来谈。

**陈白露** 月亭，你回来，你记得我说的事? **潘月亭** 什么?

**陈白露** 那个小东西，我要把她当我的干女儿看。请你跟金

八说说，给我们一点面子。 **潘月亭** 好，好，我想是可以的。

**陈白露** 谢谢你。

**潘月亭** 不用谢谢，少叫我几声“爸爸”,我就很满意了。(潘 月亭由中门下)

顾八奶奶 (望着潘月亭施施走出，回过头。又滔滔地)白露， 我真佩服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夸你好。你真是个杰 作，又香艳，又美丽，又浪漫，又肉感。一个人在这么 个地方，到处都是朋友。就说潘四爷吧，他谁都不赞 成，他说他就赞成你，潘四爷是个顶能干的好人，用 个文明的词，那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头等出品：地产， 股票，公债哪一样不数他第一?我的钱就交他调派。 可是你看，你一眼就看中了他，抓着他，你说个“是”, 他不敢说“不”字，所以我说你是中国顶有希望的女

*人。*

**陈白露** (燃烟)我并没有抓潘四，是他自己愿意来，我有什么 法子?

顾八奶奶 (想逢迎她)反正是一句话：“王八看绿豆……”哦， 不，这点意思不大对， …… (而又很骄傲地极力掩饰) 你不知道这半年我很交些新派朋友，有时新名词肚 子放得多一点，常常不知道先说哪一句话好， ……我 刚才呀是说，你们一个仿佛是薛发黎，一个就是麦唐 纳，真是半斤八两，没有比你们再合适的。

陈白露 (故意地)你现在真是一天比一天会说话，我一见你 就不知话该打哪头儿说，因为好听的话都叫你说尽 了 。

**顾八奶奶** (飘飘然)真的吗?(不自主地把腿翹起来， 一荡一

荡地) **陈白露** 可不是。

顾八奶奶 是，我自己也这么觉得。自从我的丈夫死了之后， 我的话匣子就像打开了一样，忽然地我就聪明起来， 什么话都能讲了。(自负而又自怜地)可是会说话又 有什么用，反正也管不住男人的心。现在，白露，我 才知道，男人是真没有良心。你待他怎么好也是枉 然的。

**陈白露** (很幽默地望着她)怎么,胡四又跟你怎么样了?

**顾八奶奶** (多情地叹一 口长气)谁知他怎么样了!这两天就 一直看不见他的影子。我叫他来，打电话，寄信，我 亲自去找他，他都是不在家。你说这个人，我为他用 了这么多的钱，我待他的情分也不算薄，你看，他一 不高兴，就几天不管我。

**陈白露** 那你当然不必再管他，这不是省你许多事。

**顾八奶奶** 可是……可是这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一个女人 尽管维新，这“三从四德”的意思也应该讲究着点。 所以胡四尽管待我不好，我对他总得有相当的情分。

**陈白露** 恭禧，恭禧!八姐。 **顾八奶奶** (愕然)怎么?

**陈白露** 恭禧你一天比一天地活得有道理，现在你跟胡四居 然要讲起“三从四德”了!

顾八奶奶 (翻着眼)咦，你当我是那不三不四，不规矩的坏女 人?

**陈白露** 可是，我的顾八奶奶，谈“三从四德”你总得再坐一次 花轿，跟胡四龙呀凤呀地规规矩矩地再配配才成呀!

顾八奶奶 (不大明白)你是说我跟胡四结婚?(大摇头)啊 呀，快别提结婚吧!结婚以前他待我都这样，结婚以 后那我不是破鞋，更提不上了么?现在这文明结婚 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用，他要变心，他就会找律师不要 我。不像以前我嫁我那死了的老东西的时候，说什 么我也是他的太太!花轿娶来的太太，他就得乖乖 地高高在上养着我，供着我，你说离婚，不要自己花 轿娶来的老婆?那是白天做大梦!哼，美得你!可 是，现在……(感慨系之)咳，……白露，你是个聪明 人，你想想结婚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

陈白露 (叹一口气)结婚不结婚都没有什么意思。(思虑地) 不过我常常是这么想，好好地把一个情人逼成了自 己的丈夫，总觉得怪可惜似的。

顾八奶奶 (固然不大懂白露的话，但猜得出大概是那样的意 思，于是——)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想吃吃

饭，跳跳舞，两个人只要不结婚总是亲亲热热的，一 结了婚，哼  (仿佛看见了胡四做没有良心的丈夫 的神气，而不由自主地 )说到大天!这件事办不 到，胡四说什么都可以，所以，他跟我求婚，我总是不 依的。再，我也怕他，结了婚，现原形，而且我那位大 女儿你也是知道的 —

**陈白露** 你说你那位大学毕业的小姐吗? **顾八奶奶** 就是她!

**陈白露** 她怎么?

**顾八奶奶** (又有了道理)你不知道我这个人顶爽快，我顶不 像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好咬文嚼字，信耶稣，好办个 慈善事业，有点假模假式的。我就不然，我从前看上 老邱，我满心眼里尽是老邱；现在我看中了胡四，我 一肚子尽是胡四。你看，我的女儿那样，我偏偏儿这 样，你看这不是有点遗传!(很得意自己又用了一个 新名词，不自主地咳嗽起来)

**陈白露** 可是，八姐，你那位大学小姐跟你结婚又有什么关系 呀 ?

**顾八奶奶** 哦，说着说着我忘了。(忽然非常机密样子，低声 对着白露的耳朵，指手画脚地)我告诉你，我的女儿 顶反对胡四， 其实我也明白，自然是因为怕胡四 花完了我的钱，你想我嫁给胡四，我那女儿的年纪跟 他，……跟他，……呃，呃，看着差不多少。你说将来 叫我的女儿怎么称呼他，这不有点叫做妈的难以为 情 。

**陈白露** (打着呵欠，自然听得有点厌烦了)然而胡四这样成 天地对不起你，你何必永远忘不了他。

顾八奶奶 (很自负地)那就是爱情啰!其实我也知道他懒， 死不长进，我好说歹说托潘四爷跟他找事。潘四爷 说市面紧，可是为着我在银行裁去十五个人——不 对，大概是二十个人，不，十五个?二十个?咳，反正 是十来个人吧——你看裁了那么些个人才跟他挤出 一个事。你看，他不是嫌钱少，就是说没意思，去了 两天，现在又不常去了。懒，没出息，没有办法，— 唉，天生是这么一个可怜的人!我不管他，谁管他? (发现了宇宙真理一般)哼，爱情!从前我不懂，现在 我才真明白了。

**陈白露** (讽刺地)哦，你明白了爱情，就无怪你这么聪明了。 **顾八奶奶** 我告诉你，爱情是你甘心情愿地拿出钱来叫他花，

他怎么胡花你也不必心痛， —— 那就是爱情!— 爱情!

**陈白露** 怪不得人家老跟我说爱情是要有代价的，现在我才 完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顾八奶奶 是啊，所以我想还跟胡四再加点“代价”。我想找 潘四爷替他在电影公司找个事。白露，我们是好姊 妹，你在四爷面前替我跟他说说，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再多麻烦他啦。

**陈白露** 哦，你说你要他当电影明星?

**顾八奶奶** (热烈地)嗯，他当明星，准红!你看他哪一点不像 个电影明星?身材，相貌，鼻子，眼睛，我看都不错。

**陈白露** 可是，你不怕旁的女人追他么。

顾八奶奶 不，这一点我最放心他。他什么都不好，就是对我 死心眼，总像个小狗似地跟着我。(忽然觉得有点不 大符事实)呃， ……呃， …… 自然这两天他没有见我，

可是这也难怪他，他要用三百块钱，我没有给他，他 劝我换一辆小雪佛兰的汽车，我一时没有那么多的 钱，也没买。后来，他就跟我求婚，——我告诉你，这 是第十二遍了——我又没有答应他，难怪他气了。

**陈白露** 所以你想，你要跟他做个好事，叫他平平气。

**顾八奶奶** 我这次可许了他了，只要他当了电影明星，我就想 法子嫁给他。我跟你痛痛快快地说吧，我都想过，画 报上一定登那么老大的照片，我的，胡四的，我们两 个的，报纸每天登着我们蜜月的新闻。并 —

陈白露 恭禧，恭禧，恭禧你现在又觉得结婚有意思了，我得 好好吃你一杯喜酒。不过，你的大学小姐呢?你怎 么办?

顾八奶奶 (不以为然的口气)嗯，胡四当了电影明星就大不 同了。我叫胡四在她的什么慈善游艺会，以电影明 星的资格，唱个浪漫歌，(手势)跳个胡拉舞，你看，她 不乐得飞飞的。

陈白露 八姐，我一定替你办，你真聪明，想得真周到，我答应 你，我一定找潘四爷，明天就设法叫他入电影公司， 好吧?

**顾八奶奶** (感激莫名)谢谢你!谢谢你!你看，我说过你是

个“空前绝后”的杰作，那是一点也不错的。

〔福升由中门上，拿着许多账单。 **王福升** 哦，八奶奶在这儿?

**顾八奶奶** 你干什么? **王福升** 我找小姐。

**陈白露** 是为你手里拿来那些账条么?

**王福生** 是，小姐。潘四爷已经把昨天那些应该付的钱都替

你付了，他叫我把这些账条交给您。 **陈白露** 你把它烧了吧。

**王福生** 是……是!可是这里(正要由口袋取出)还有一

把—— **陈白露** 还有?

**王福生** 要不，您听着——(正要念下去)

**陈白露** 你没有看见这儿有客么? **王福生** 是，是。

〔张乔治由左门上，他穿一身大礼服，持着礼帽，白手 套，象牙手杖，还带着一束花，得意扬扬地走进来。

**张乔治** (满腔热诚)Hello!Hello! 我一猜你们就在这间屋 子!(拉手)Hello!Hello! (那样紧紧地握着两个女 人的手)

**顾八奶奶** 哦，博士来了!

**张乔治** 顾太太!(打量上下)你真是越过越漂亮了。 **顾八奶奶** (眉飞色舞)真的么?博士?

**张乔治** (望着露)oh,my! 我的小露露，你今天这身衣服 **陈白露** (效他那神经的样子，替他说)Simply Beautiful!①

**张乔治** 一 点也不错!还是你聪明，你总知道我要说什么。

(转过身，向着福升)By the way,哦 ，Boy!② **王福升** 也斯，(Yes)死阿!(sir)

**张乔治** 你跟里面的人说，说我不去陪他们打牌了。 **王福生** 也斯，死阿!



① 英语，意为“漂亮极了!”

② 英语，"By the way",意为“另外”;“Boy", 对男仆的称呼。

③ 英语，意为“是，先生!”

〔福升由左门下。

**陈白露** 你不要这么猴儿似的，你坐下好吧。

**张乔治** 哦 ，Please,Please,excuse me,my dear Lulu。①

**顾八奶奶** 喂，你们两个不要这么叽里呱啦地翻洋话好不好? **张乔治** Oh,I'm sorry,I'm excedingly sorry!②我是真对不起

你，说外国话总好像方便一点，你不知道我现在的中 国话忘了多少。现在还好呢。总算记起来了，我刚 回来的时候，我几乎连一句完全中国话都说不出来， 你看外国话多么厉害。

**顾八奶奶** 博士，还是你真有福气，到过外国，唉，外国话再怎

么王道，可怜我这中国话一辈子也忘不了啦。 **陈白露** Georgy,今天你为什么穿得这么整齐?

**张乔治** 你不知道，在衙门里做事是真麻烦。今天要参加什 么典礼，明天要当什么证婚。今天部里刘司长结婚， 我跟他当伴郎，忽然我想到你，我简直等不了换衣 服，我就要来。哦，这一束花是我送给你的，我祝你 永远像今天这么美，并且也让它代表我的歉意。昨 天晚上，我原来的意思，跑到你房里是——

**顾八奶奶** 昨天晚上你们怎么了? **陈白露** (以目示意)没有什么。

**张乔治** 没有什么!那好极了，我知道你向来是大量的。 **顾八奶奶** 博士，你这两天没跟胡四一起玩么?

**张乔治** 胡四?前两天我在俱乐部看见他很亲热地跟 一

个——



① 英语，意为“请，请，对不起，我亲爱的露露”。

② 英语，意为“哦，对不起，非常对不起”。

顾八奶奶 (急躁地)一个什么?

张乔治 跟一个狗一块走进来走出去。

顾八奶奶 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他情愿跟一条狗走，不跟我 在一起。

张乔治 怎么,你们又闹翻了么?咦，那他在门口坐在汽车里 做什么?

顾八奶奶 什么!他在楼底下?门口? 张乔治 奇怪!你不知道?

顾八奶奶 博士，你真不像念书的人，你怎么早不告诉我? 张乔治 念了书不见得一定算得出来顾八奶奶想见胡四呀。

顾八奶奶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走了。(匆匆忙忙地走 到中门，回身)可是白露，你得记住我刚才托你的事。 见着四爷，别忘了替我说一声。

陈白露 好吧。

顾八奶奶 博士，“古得拜!”“拜——拜!”(顾八奶奶下)

张乔治 (嘘出一口气)好容易这个宝贝走了。(很热烈地转 向白露)白露，我告诉你一件好消息。

陈白露 什么好消息?是你太太又替你生了少爷了? 张乔治 (又是他那最得意的一甩手)Pah! 岂有此理。 陈白露 那么你一定又是升了官了。

张乔治 这个喜信跟升了官也差不多少。我告诉你(拉着白 露的手，亲密而愉快地)昨天下午我跟我太太离婚 了，正式离婚了!

陈白露 离婚?怎么,你太太替你生了三个小孩，你忽然不要 了?她辛辛苦苦替你扶养着孩子叫你好上学，你回 了国几年就跟她离婚?

张乔治 咦，我给她钱；我有钱，我给她钱啦。你这个人，我没

想到你这样不通人情。

**陈白露** 是啊，所以我现在要跟你学学，“人情”这两个字究竟 怎么讲。

**张乔治** 不，露露，我们不谈她，忘了她。让我跟你谈谈第二 个好消息。

**陈白露** Georgy,今天你的好消息真多呀!

**张乔治** (忽然非常温存地盯着她)露露，你知道昨天晚上我 为什么到你这里来?

**陈白露** (讪笑着他)难道你也是要跟我求婚来的?

**张乔治** (惊愕)oh,my!my good gracious!①你简直是上帝，你 怎么把我心里的事都猜透了?

**陈白露** (惊怪)什么?你——

**张乔治** 不，露露，你应该可怜可怜一个刚离过婚，没有人疼 的男人，你必须答应我。

**陈白露** 怎么,你昨天晚上，闹成那个样子，(非常厌恶地)吐 了我一床，你原来是要我嫁给你?

**张乔治** 那是因为我喝醉了。

**陈白露** 我当然知道你是喝醉了。

**张乔治** 那是因为我太喜欢了。我，我一刻也忘不了我就要

成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知道你一定会嫁给我。 **陈白露** 奇怪，为什么你们男人们自信心都那么强?

**张乔治** 露露，我现在在广东路有一所房子，大兴煤矿公司我 也有些股票，在大丰银行还存着几万块钱现款，自然 你知道我现在还在衙门做事。将来只要我聪明一 点，三四千块钱一月的收入是一点也不费事的，并



① 英语，意为“哦，我的天哪!”

且，我在外国也很不坏，我是哲学博士，经济学士，政 治硕士，还有……

陈白露 (喊起来)达生，达生，你快出来。 〔方达生由右面寝室走出。

方达生 (看见他们两个坐在一起)哦，你们两个在这儿，对不 起，我大概听错了。(回身)

陈白露 我是叫你，你来!你赶快把窗户打开。 张乔治 干什么?

陈白露 我要吸一点新鲜空气。这屋子忽然酸得厉害。 方达生 酸 ?

陈白露 可不是，你闻不出来?(转过话头)小东西呢? 方达生 在屋子里。这孩子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欢她。 陈白露 你带她走，好吧?

方达生 自然好，我正少这么一个小妹妹。 陈白露 那我把她送给你了。

方达生 谢谢你!就这么定规了。

张乔治 喂，白露，你……你!请你也跟我介绍介绍，不要这 样不客气。

陈白露 咦，你们不认识?

张乔治 (看了看)很面熟，仿佛在哪儿见过似的。

方达生 可是张先生，我可认识你，你洋名乔治张，中名张乔 治，你曾经得过什么硕士博士一类的东西，你当过几 任科长，……

张乔治 (愣住，忽然)哦，我想起来了。我们见过，我们是老 朋友了!

陈白露 (忍住笑)真的?在哪儿?

张乔治 啊，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起来了，五年前，我们同

船一块从欧洲回来。(忽然走到达生面前，用力地握 着他的手，非常热烈地)啊，这多少年了，你看这多少 年了。好极了，好极了，请坐，请坐。(回头取吕宋 烟 )

**陈白露** (低声)这是怎么一回事?

**方达生** (微笑)谁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李石清由左门上。他原来是大丰银行一个小职员， 他的狡黠和逢迎的本领使他目前升为潘月亭的秘 书。他很萎缩，极力地做出他心目中大人物的气魄， 却始终掩饰不住自己的穷酸相，他永远偷偷望着人 的颜色，顺从而谄媚地笑着。他嘴角的笑纹呆板版 地如木刻上的线条，雕在那卑猥而又不甘于贫贱的 面形上。当他正言厉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额上 有许多经历的皱纹， 一条一条的细沟，蓄满了他在人 生所遭受的羞辱，穷困和酸辛。在这许多他所羡慕 “既富且贵”的人物里，他是时有“自惭形秽”之感的， 所以在人前，为怕人的藐视，他时而也扭捏作态无中 生有地夸耀一下，然而一想起家里的老小便不由得 低下头，忍气吞声受着屈辱。他恨那些在上的人，他 又不得不逢迎他们。于是愤恨倒咽在肚里，只有在 回家以后一起发泄在自己可怜的妻儿身上。他是这 么一个讨厌而又可悯的性格， ——他有一对老鼠似 的小眼睛，头发稀稀拉拉的，眉毛淡得看不出，嘴边 如野地上的散兵似地只布着几根毛，扁鼻子，短下 巴，张开嘴露着几颗黑牙齿，声音总是很尖锐的。他 很瘦，很小，穿一件褪了颜色的碎花黄缎袍。外面套 上一件崭新的黑缎子马褂。他格登登地走进来，脚

下的漆皮鞋，是不用鞋带的那一种，虽然旧破，也刷 得很亮，腿上绑着腿带。

李石清 陈小姐!(向着乔)博士!(鞠躬)

张乔治 你来得正好!李先生，我得跟你介绍介绍我的一个

老朋友。

李石清 是，是，是。

张乔治 (向着达生)这是李石清，李先生，大丰银行的秘书， 潘四爷面前顶红的人。

李石清 不敢，不敢。这位贵姓是——

张乔治 这是我从欧洲一块回来的老同学，他姓这个，姓这

个 — — 方达生 我姓方。

张乔治 (打着脑袋)对了，你看我这个记性，姓方，方先生! 李石清 久仰!久仰!

陈白露 李先生，你小心点，李太太正找着你，说有话跟你讲。 李石清 是吗?(笑)她哪有工夫跟我说话，她正打着牌呢。

陈白露 还在打么?她早就说不肯打了。怎么?输了赢了? 李石清 我的内人打得不好，自然是输的。不过输得很有限，

只三四百块钱，不— 陈白露 (替李说出)不算多。

李石清 陈小姐顶聪明了，专门会学人的口头语。(不自然地

笑)其实，到陈小姐这儿打牌，输了也是快活的。 陈白露 谢谢，谢谢，不要恭维了，我担不起。

张乔治 没有见着潘经理么? 李石清 我正是找他来的。

陈白露 他大概在三十四号，你问福升就知道了。

李石清 是。陈小姐，那么我先跟您告一会假。失陪，失陪，

博士。失陪，方先生。

〔李鞠躬点头地正要走出，顾八奶奶推着胡四由中门 上。胡四毕竟是胡四。苍白的脸，高高的鼻梁，削薄 的嘴唇， 一口整齐的白牙齿，头发梳得光光的，嘴边 上有两条极细的小胡子，偶尔笑起来那样地诱惑，尤 其他那一对永远在做着“黯然消魂”之态的眼睛，看 你又不看你，瞟人一眼又似乎怕人瞧见，那态度无论 谁都要称为妩媚的。他不大爱笑，仿佛是很忧戚的， 话也不多，但偶尔冒出一两句，便可吓得举座失色， 因为人再也想不出在这样一副美丽的面形下面会藏 蓄这么许多丑陋粗恶的思想和情感。但他并不掩饰 自己，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是丑陋的，反之他很自负地 以为自己——如许多人那样当面地称赞他——是 “中国第一美男子”。他时常照镜子，理头发，整整衣 服；衣服是他的第二个生命，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宝 物。现在他穿着西服，黑衬衫，白丝领带，藕荷色带 着杂色斑点的衣服，裁得奇形怪样的时髦。手里持 着一只很短很精致的小藤杖和银亮亮的链子。

〔他带着一副从容不迫的神气，脸上向来没有一丝表 情，不惊愕，不客气，见人也并不招呼，那样“神 秘”- 文是顾八奶奶对他的评语 地走进来。

**李石清** 顾八奶奶，(很熟稔地)胡四爷。 **顾八奶奶** (对李)你跟我拉他进来。

**李石清** 又怎么了?

**胡** **四** (看了顾一会，回过头对李说，若无其事的样子)别管

**她** **。**

李石清 对不起，我要见潘经理，失陪，失陪。

〔 李 下 。

顾八奶奶 (一个天真未凿的女孩子似的，撒着娇。当然看得 出来她在模仿着白露)你跟我来!我不让你看，我不 让你看哩!(一手推进胡四，骄傲地立在自己的俘 虏和朋友前面，一半对着胡四，一半对着其余的人， 胜利地)我不许你看，你就不能看!你听着不听着?

胡四(厌恶而又毫无办法)好!好!好!我听着。可是你 瞧你!(皱起眉甩开她的手，指着袖管，已经被顾八 奶奶馒头似的手握成许多皱纹。她放下手，故意做 不在意的笑)好好的衣服!(用手掸了掸衣服，整理 自己的领带)

**顾八奶奶** (似笑非笑。急于把这点难堪掩饰过，但在人面前

又不得不生着气)你瞧你! **陈白露**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胡 四 没什么。(乖觉地觉出事态可以闹得很无趣，便一手 拉起顾八奶奶的手，嫣然地笑出来)你瞧你!(下面 的话自然是“你急什么?”但他没有说，却一手理起油 亮亮的头发。两个人不得已地互相笑了，顾八奶奶 当时平了气)

**顾八奶奶** (又和好地，对白露)你看我们成天打架，我们好玩 不?

**陈白露** 当着人就这么闹，你们简直成了小孩子了。

**顾八奶奶** 我们本来就是一对小孩子喔!(向胡四)你说是 不是?我问你，你刚才为什么偏要看那个女人?有 什么美?又粗，又胖，又俗气，又没有一点教育，又没 有一点聪明伶俐劲儿，又没有……

胡 四 得了，得了，你老说什么?(自己先坐下，取出手帕擦

擦脸，又拿出一面小镜子照照)你看，我不是听你的 话进来了么?(忽然看见张乔治，欠欠身)咦，博士， 你早来了。

**张乔治** 胡四，好久没见，你这两天滚到什么地方玩去了?

胡 四 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到俱乐部泡泡，舞场里“蹭蹭”

(跟女人混混的意思)没有意思，没劲儿。

**顾八奶奶** 哼，你多半又叫什么坏女人把你迷住了。

**胡** **四** 你瞧你!(毫不在意，慢吞吞地)你要说有就有。 **顾八奶奶** (急了)我可并没说你一定有。

**胡** **四** (还是那副不在乎的表情)那不就得了。 〔福由左门上。

**王福升** 小姐，点心预备好了，摆在五十一号，您先看看，好

么?

**陈白露** (正和方达生谈话，转身)好，我就去。 **王福升** 是。(复由左门下)

陈白露 胡四，你见过我的新客人么?(胡四懒懒地探起身) 方先生，新到这儿来，我的表哥。(向方)这是胡四， 中国第一 美男子。

顾八奶奶 (正和乔治谈话，回过头，非常高兴地)你不要这么 夸他，他更要跟我耍脾气了。

**陈白露** 好，你们好好地谈吧，我要到那屋子去看看就回来。 (由左下)

**胡** **四** (不知不觉地又理理头发，回头向穿衣镜照照，对着

方达生半天，忽然冒出一句)久仰，久仰，您多照应着 点 。

**方** **达** **生** (不知答些什么好)哦，哦。 胡 四 您很面熟。

**方达生** **是么?** **胡** **四** 您多大?

**方达生** (没想到)什么?

**胡** **四** 你很漂亮，很拿得出去，在这个地方一定行得通。博 士，你看，方二爷像不像我那位朋友黄韵秋?(上下

打量方达生) 张乔治 黄韵秋?

胡 四 大舞台唱青衣的。

方达生 (厌恶)我看你大概是个唱花旦的。

胡 四 好眼力，不敢，会一点。顾八奶奶就是我的徒弟，白 露也跟我学过。

方达生 (自语)这个东西! 〔 半 晌 。

胡 四 (莫名其妙，忽然很正经地)博士，你饿不饿? 张乔治 (愕然)我?——不饿!

顾八奶奶 (也奇怪胡为什么忽然冒出这一句)你——饿了? 胡 四 我。(看看达生)不，(摇头)——也不饿。

〔 半 晌 。

方达生 (望望这三个人，叹气)对不起，我想在外边走走。

**张乔治** 不过，方先生，你—— **方达生** 我不陪了。

〔达由中门下。三人望他下场，三个人互递眼色。 胡 四 这个家伙怎么 一 脑门子的官司?

顾八奶奶 白露大概是玩腻了，所以不知在哪儿叫来这么一 个小疯子来开开心。

**张乔治** 奇怪，这个人我又好像不大认识似的。 胡 四 (燃纸烟)博士，我现在会开汽车了。

顾八奶奶 对了，博士，你没有看见他开汽车，开得快着的呢。 胡 四 博士，现在有人邀我进电影公司，要我当小生。你看

我现在骑马，游水，跳舞，穿洋服，一点一点地学起 来，博士，你看我这一身的洋服穿得怎么样，很有点 意思啦吧?

张乔治 还将就，还将就。不过洋服最低限度要在香港做，价 钱至少也要一百七十元一套。

胡 四 (望着顾八奶奶)你听见没有?你要我到大丰银行做 事，干一个月还不够我一套西服钱呢?

顾八奶奶 你不要不知足，李石清一天忙到黑，一个月才二百 块，那还是白露的情分，跟潘四爷说好了才成的。

**胡** **四** 那是他贱骨头，谁也不能卖得这么贱。(白露由左 上 )

陈白露 (立在门口)点心预备好了。来吧!你们都进来吃 吧。今天都是熟朋友。(回头看)刘小姐，你看Geor- gy来了。

张乔治 (远远望见左门里面的刘小姐，老远就伸出手， 一边 走着，高声嚷着)Bonjour,Bonjour,Mademoiselle@(摇着 手)——哦，我的刘小姐。你不必起来。我来就你! ……我来就你!(嚷喝着走进去，里面欢呼声)

胡 四 (慢吞吞地，提一下裤带，摸摸衣服，又是他那满不在 乎，无精打采的样子，对着顾八奶奶)起来吧!我进 门就饿了。

顾八奶奶 (瞪他 一 眼)饿了不早说!还不快点走!(噔噔地 走上前)



① 法语，意为“你好，你好，小姐!”

胡 四 ( 瞟他一眼，更慢了)你瞧你!

顾八奶奶 (已走到左门口，回头看胡四还立在那里，于是伸

出手招他，笑着)快点来，胡四。 胡 四 (翻翻白眼，胜利似地)哧!

〔胡四稳稳当当地走入左门，对白露很妩媚地笑了 笑 。

陈白露 (四面望望)咦，达生呢?(回头，忽然见李太太在背 后)哦，李太太，您不吃点东西么?……哦，那么,您 请进来吧。

〔李太太上，一个十分瘦弱的女人，举止端重，衣服不 甚华丽。神色温良，但罩满了忧戚，她薄薄敷一层 粉，几乎没有怎么修饰，仿佛很勉强地来到这里，客 气而很不自在地和白露说话。

**陈白露** (和蔼地)是您要找李先生说话? **李太太** 是，陈小姐。

**陈白露** (按电铃)你们夫妇两人感情真好，这一会儿都离不

开。我真美慕你们。 〔福升上。

**陈白露** 福升，你去请李先生来!说李太太等他有话说。 **王福升** 是 。

**陈白露** 喂!方先生在外头么? **王福升** 没有，没有看见。

**陈白露** 你去吧!(福升下)

**陈白露** 李太太，请您等一下，我有一点事。(向右门走)达生 达生!

〔小东西由白露的卧室走出来。她已和十二小时前 的模样大改了，她穿着白露的玫瑰紫的旧旗袍，还是

肥大，一望而知不是她自己的衣服。乌黑的头发垂 下来，白净的脸抹上两块喜饼大的红胭脂，眼睛凸成 金鱼的那样大。 一半因为这几天哭多了， 一半因为 四周的新奇使她有些迷惑。她望着白露和李太太一 声也不响，如同涂彩的泥娃娃立在那里。

**陈白露** 方先生在屋里么? **小东西** 方先生?

**陈白露** 就是方才跟你说话那位先生。 **小东西** 他呀!他不在屋。

**陈白露** 他又跑了。(忽然对小东西)咦，谁叫你跑出来的? **小东西** (惶恐地)我!我听见您叫唤我就出来了。

**陈白露** (笑问她)那么,你忘记昨天晚上那些人啦? **小东西** (立刻往里跑)是，小姐。

**陈白露** 回来，(小东西退回来)屋里有一个通过道的窗户，你 记得关好，听见了没有?

**小东西** 嗯嗯。(又跑回) 〔李石清由中门进。

陈白露 站住!走过来点!(小东西就走过来。她用手帕把 她的胭脂涂匀，揩去她的泪痕，仁慈地笑着)去吧! (小东西又回到右屋。露回头)哦，李先生，你可来 了!你看你太太非要找你不可，你们真亲热。

**李石清** (笑)您不知道，陈小姐，我们也是一对老情人，我的 太太要是一点钟不跟我说一次情话是过不得的。

**陈白露** 真的么?那你们尽管在这儿谈吧。我不打搅了。 〔白露由左门下。

**李石清** (鞠躬，望着白露出了门，半晌，四面看看，放下心，拉 下脸，严重地)打得怎么样?输了?赢了?

李太太 (哀声地)石清，你让我回去吧?

李石清 (疑惧地)你输了? 李太太 (低头)嗯。

李石清 (有些慌)我给你一百五十块钱都输了? 李太太 (低声)还没有都输——也差不多少。

李石清 (半天，想不出办法)可是怎么能输这么些! 李太太 我心里着急，我怕输，牌更打不好了。

李石清 (不觉地气起来)着急?都是一样地打牌，你着什么 急?你真，你真不见世面。

李太太 (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落下眼泪)我不去打牌，你偏要 我打牌。我不愿意来，你偏逼我到这儿来。我听你 的话，我来了，陪着这帮有钱的人们打大牌——输了 钱，你又——(泣出声)

李石清 (看着她，反而更气起来)哭!哭!哭!你就会哭! 这个地方是你哭的么?这成什么样子?不用哭了。 (不耐烦地)我这儿有的是钱，得了，得了。

李太太 我不要钱。 李石清 你要什么?

李太太 (怯弱地)我要回家。

李石清 少说废话，这儿有钱。(取出皮夹来安慰她)你看，我 这儿有一百块钱，你看。先分给你八十，好不好?

李太太 你在哪儿弄来的钱? 李石清 你不用管。

李太太 (忽然)你的皮大氅呢? 李石清 在家里，没有穿来。

李太太 (瞥见李手内一卷钞票内夹着的一张纸)石清，你这 是什么?

李石清 (抢说)这是 …… (但已被李太太抢去)

李太太 (望望那张纸，又交还李)你又把你的皮大衣当—

李石清 你不要这么大声嚷嚷! 李太太 唉，石清，你这是何苦!

李石清 (不高兴)你不用管，我跟你说，你不用管。

李太太 石清，我实在受不了啦。石清，你叫我回家去吧，好 不好?这不是我们玩的地方，没有一个正经人，没有 一句正经话——

李石清 谁说没有正经人，潘经理不就是个正经人么!你看 他办学校，盖济贫院，开工厂，这还不是好人做的事?

李太太 可是你没有看见他跟这位陈小姐——

李石清 我怎么没看见。那是经理喜欢她，他有的是钞票，他 爱花这样的钱，这有什么正经不正经?

李太太 好了，这都不是我们的事。(哀求地)你难道不明白， 我们的进款这样少，我们不配到这个地方来陪着这 位陈小姐，陪着这些有钱的人们玩么?

李石清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这样的话你要说，在家里说。不 要在这儿讲。省得人家听见笑话你。

李太太 (委屈地)石清，真地我的确觉得他们都有点笑话我 们 。

李石清 (愤恨地)谁敢笑话我们?我们一样有钱， 一样地打 着牌，不是百儿八十地应酬着么?

李太太 可是这是做什么呀!我们家里有一大堆孩子!小英 儿正在上学，芳儿都要说人家，小五儿又在不舒服。 妈妈连一件像样过冬的衣服都没有。放着这许多事 情都不做，拿着我们这样造孽的钱陪他们打牌，百儿 八十地应酬，你……你叫我怎么打得下去?

**李石清** (低头)不用提了，不用提了。

李太太 你想，在银行当个小职员，一天累到死，月底领了薪 水还是不够家用，也就够苦了。完了事还得陪着这 些上司们玩，打牌，应酬；孩子没有上学的钱，也得应 酬；到月底没有房租的钱，还得应酬；孩子生了病，没 有钱找好医生治，还是得应酬； —

李石清 (爆发)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沉痛地) 你难道看不出来我心里整天难过?你看不出我自己 总觉得我是个穷汉子吗?我恨，我恨我自己为什么 没有一个好父亲，生来就有钱，叫我少低头，少受气 吗?我不比他们坏，这帮东西，你是知道的，并不比 我好，没有脑筋，没有胆量，没有一点心肝。他们跟 我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生来有钱，有地位，我生来没钱 没地位就是了。我告诉你，这个社会没有公理，没有 平等。什么道德，服务，那是他们骗人。你按部就班 地干，做到老也是穷死。只有大胆地破釜沉舟地跟 他们拼，还许有翻身的那一天!

**李太太** 石清，你只顾拼，你怎么不想想我们自己的儿子，他 们将来怎么了?

李石清 (叹一 口气)孩子!哼，要不是为我们这几个可怜的 孩子，我肯这么厚着脸皮拉着你，跑到这个地方来? 陈白露是个什么东西?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 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这么一个贱货!这个老混 蛋看上了她，老混蛋有钱，我就得叫她小姐；她说什 么,我也说什么;可是你只看见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祖 宗来奉承。素贞，你没有觉出有时我是怎么讨厌我 自己，我这么不要脸来巴结他们，我什么人格都不要

来巴结他们。我这么四十多的人，我要天天鞠着躬 跟这帮王八蛋，以至于贱种像胡四这个东西混，我一 个一个地都要奉承，联络。我，李石清，一个男子汉， 我——(低头不语)

**李太太** 石清，你不要难过，不要丧气，我明白你，你在外面受 了许多委屈。

李石清 不，我决不难过。(忽然慢慢抬起头来，愤恨地)哼， 我要起来，我要翻过身来。我要硬得成一块石头，我 要不讲一点人情。我以后不可怜人，不同情人；我只 要自私，我要报仇。

**李太太** 报仇?谁欺负了你，你恨谁?

**李石清** 谁都欺负我，谁我都恨，我在这儿二十年，干到现在， 受了多少肮脏气?我早晚要起来的，我要狠狠地出 口气，你看，我就要起来了。

〔潘月亭由中门进。 **潘月亭** 石清!你回来了。

**李石清** (恭谨地)早来了。我听说您正跟报馆的人谈天，所

以没敢叫人请您去。 **潘月亭** 李太太有事么?

**李石清** 没有事，没有事。(对李太太)你还是进去打牌去吧。 〔李太太由左门下。

**李石清** 报馆有什么特别关于时局的消息么? **潘月亭** 你不用管，叫你买的公债都买好了么? **李石清** 买了，一共二百万，本月份。

**潘月亭** 成交是怎么个行市? **李石清** 七七五。

**潘月亭** 买了之后，情形怎么样?

**李石清** 我怕不大好。外面有谣言，市面很紧，行市只往下

落，有公债的都抛出，可是您反而—— **潘月亭** 我反而买进。

**李石清** 您自然是看涨。

**潘月亭** 我买进，难道我会看落?

李石清 (表示殷勤)经理，平常做存货没什么大危险，再没办 法，我们收现，买回来就得了。可现在情形特别，行 市一个劲儿往下跌。要是平定一点，行市还有翻回 来的那一天，那您就大赚了。不过这可是由不得我 们的事。

**潘月亭** (拿吕宋烟)你怎么知道谣言一定可靠?

**李石清** (卑屈地笑)是，是，您说这是空气?这是空户们要买 进，故意造出的空气?

**潘月亭** 空气不空气?我想我干公债这么些年，总可以知道 一点真消息。

**李石清** (讨好地)不过金八的消息最灵通，我听说他老人家 一点也没有买，并且——

潘月亭 (不愉快)石清先生，一个人顶好自己管自己的事，在 行里，叫你做的你做，不叫你做的就少多事，少问。 这是行里做事的规矩。

**李石清** (被这样顶撞，自然不悦，但极力压制着自己)是，经 理，我不过是说说，跟您提个醒。

**潘月亭** 银行里面的事情，不是说说讲讲的事，并且我用不着 你提醒。

**李石清** 是，经理。

**潘月亭** 你到金八爷那儿去了么?

**李石清** 去过了。我跟他提过这回盖大丰大楼的事情。他说

银行现在怎么会有钱盖房子?后来他又讲市面太 坏，地价落，他说这楼既然刚盖，最好立刻停工。

**潘月亭** 你没有说这房子已经订了合同，定款已经付了么?

**李石清** 我自然说了，我说包给一个外国公司，钱决不能退， 所以金八爷在银行的存款一时实在周转不过来，请

缓一两天提。 **潘月亭** 他怎么样?

**李石清** 他想了想，他说“再看吧”,看神气仿佛还免不了有变 故 。

**潘月亭** 这个流氓!一点交情也不讲!

**李石清** (偷看他)哦，他还问我现在银行所有的房地产是不

是已经都抵押出去了?

**潘月亭** 怎么,他会问你这些事情?

**李石清** 是，我也奇怪呢，可是我也没怎么说。 **潘月亭** 你对他说什么?

**李石清** 我说银行的房地产并没有抵押出去。(停一下。又 偷看潘的脸，胆子大起来)固然我知道银行的产业早 已全部押给人了。

**潘月亭** (愣住)你 谁跟你说押给人了?

**李石清** (抬起头)经理，您不是在前几个月把最后的一片房

产由长兴里到黄仁里都给押出去了么? **潘月亭** 笑话。这是谁说的?

**李石清** 经理，您不是全部都押给友华公司了么?

**潘月亭** 哦，哦，(走了两步)哦，石清，你从哪儿得来这个消 息?(坐下)怎么,这件事会有人知道么?

**李石清** (明白已抓住了潘月亭的短处)您放心放心，没有人 知道。就是我自己看见您签字的合同。

**潘月亭** 你在哪儿看见这个合同? **李石清** 在您的抽屉里。

**潘月亭** 你怎么敢——

**李石清** 不瞒您说，(狞笑)因为我在行里觉得很奇怪，经理忽 而又是盖大楼，又是买公债的，我就有一天趁您见客 的那一会工夫，开了您的抽屉看看。(笑)可是，我知 道我这一举是有点多事。

**潘月亭** (呆了半天)石清，不不- 这不算什么。不算多事。 (不安地笑着)互相监督也是好的。你请坐，你请坐， 我们可以谈谈。

**李石清** 经理。您何必这么客气?

**潘月亭** 不，你坐坐，不要再拘束了。(坐下)你既然知道了这 件事，你自然明白这件事的秘密性，这是决不可泄漏 出去，弄得银行本身有些不便当。

**李石清** 是，我知道最近银行大宗提款的不算少。

**潘月亭** 好了，我们是一个船上的人啦。我们应该互相帮助， 团结起来。这些日子关于银行的谣言很多，他们都 疑惑行里准备金是不够的。

李石清 (故意再顶一句)的的确确行里不但准备金不足，而 且有点周转不灵。金八爷这次提款不就是个例子 么?

**潘月亭** (不安地)可是，石清——

**李石清** (抢一句)可是，经理，自从您宣布银行赚了钱，把银 行又要盖大丰大楼的计划宣布出去，大家提款的又 平稳了些。

**潘月亭** 你很聪明，你明白我的用意。所以现在的大楼必须 盖。哪一天盖齐不管他，这一期的建筑费拿得出去，

那就是银行准备金充足，是巩固的。 **李石清** 然而不赚钱，行里的人是知道的。

**潘月亭** 所以抵押房产，同金八提款这两个消息千万不要叫 人知道。这个时候，随便一个消息可以造成风波，你 要小心。

**李石清** 我自然会小心，伺候经理我一向是谨慎，这件事我不 会做错的。

潘月亭 我现在正想旁的方法。这一次公债只要买得顺当， 目前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去。这关度过去， 你这点功劳我要充分酬报的。

**李石清** 我总是为经理服务的。呃，呃，最近我听说襄理张先 生要调到旁的地方去?

**潘月亭** (沉吟)是，襄理，——是啊，只要你不嫌地位小，那件 事我总可以帮忙。

**李石清** 谢谢，谢谢，经理，您放心，我总是尽我的全力为您做 事 。

**潘月亭** 好，好。——哦，那张裁员单子你带来了么? **李石清** 带来了。

**潘月亭** 人裁了之后，大概可以省出多少钱? **李石清** 一个月只省出五百块钱左右。

**潘月亭** 省一点是一点。上次修理房子的工钱，你扣下了么? **李石清** 扣下了，二百块钱，就在身上。

**潘月亭** 怎么会这么多?

**李石清** 多并不算多，扣到每个小工也不过才一毛钱。

**潘月亭** 好的，再谈吧。(向左门走了两步，忽然回过头来) 哦，我想起来了，你见着金八，提到昨天晚上那个小 东西的事么?

**李石清** 我说了，我说陈小姐很喜欢那孩子，请他讲讲面子给

我们。

**潘月亭** 他怎么样?

**李石清** 他摇摇头，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潘月亭** 这个混蛋，他装不知道，简直一点交情也不讲。 …… 好，让他去吧，反正不过是个乡下孩子。

**李石清** 是，经理。 〔潘下。

李石清 (走了两步，听着外面工人哼哼哨哼哼哨工作声，忽 然愤愤地)你们哼哼吧，你们哼哼吧，你们就这样干 一辈子吧，你们这一群傻王八蛋们。我恨，你们怎么 这么老实!

〔忽然电话铃响。

**李石清** (拿起耳机)喂，你哪儿?哦!你是报馆张先生。你 找潘四爷，他不在这儿， ……我是石清。跟我说，一 样的。是什么?金八也买了这门公债了，多少!三 百万!奇怪，哦， ……哦，怪不得我们经理也买了呢! ……是，是，本来公债等于金八自己家里的东西，操 纵完全在他手里……是，是，那么要看涨了 ……好

……我就告诉经理去，再见，张先生!再见! 〔放下耳机。沉吟一下，正预备向左门走。

〔黄省三由中门进。

**黄省三** (胆小地)李……李先生。 **李石清** 怎么?(吃了一惊)是你! **黄省三** 是，是，李先生。

**李石清** 又是你，谁叫你到这儿来找我的?

**黄** **省** **三** (无力地)饿，家里的孩子大人没有饭吃。

**李石清** (冷冷地)你到这儿就有饭吃么?这是旅馆，不是粥

*厂。*

**黄省三** 李，李先生，可当的都当干净了。我实在没有法子， 不然，我决不敢再找到这儿来麻烦您。

李石清 (烦恶地)哧，我跟你是亲戚?是老朋友?或者我欠 你的，我从前占过你的便宜?你这一趟一趟地，我走 哪儿你跟哪儿，你这算怎么回事?

黄省三 (苦笑，很凄凉地)您说哪儿的话，我都配不上。李先 生，我在银行里一个月才用您十三块来钱，我这儿实 在是无亲无故，您辞了我之后，我在哪儿找事去?银 行现在不要我等于不叫我活着。

李石清 (烦厌地)照你这么说，银行就不能辞人啦。银行用 了你，就算跟你保了险，你一辈子就可以吃上银行 啦，嗯?

黄省三 (又卷弄他的围巾)不，不，不是，李先生，我……我， 我知道银行待我不错，我不是不领情。可是……您 是没有瞅见我家里那一堆孩子，活蹦乱跳的孩子，我 得每天找东西给他们吃。银行辞了我，没有进款，没 有米，他们都饿得直叫。并且房钱有一个半月没有

付，眼看着就没有房子住。(嗫嚅地)李先生，您没有 瞅见我那一堆孩子，我实在没有路走，我只好对他们 — — — 哭。

**李石清** 可是谁叫你们一大堆一大堆养呢?

**黄省三** 李先生，我在银行没做过一件错事。我总天亮就去

上班，夜晚才回来，我一天干到晚，李先生——

**李石清** (不耐烦)得了，得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是安分 守已的。可是难道不知道现在市面萧条，经济恐慌?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银行要裁员减薪，我并不是没有 预先警告你!

**黄省三** (踌躇地)李先生，银行现在不是还盖着大楼，银行里 面还添人，添了新人。

**李石清** 那你管不着!那是银行的政策，要繁荣市面。至于 裁了你，又添了新人，我想你做了这些年的事，你难 道这点世故还不明白?

**黄省三** 我……我明白，李先生。(很凄楚地)我知道我身后 面没有人挺住腰。

**李石清** 那就得了。

**黄省三** 不过我当初想，上天不负苦心人，苦干也许能补救我 这个缺点。

**李石清** 所以银行才留你四五年，不然你会等到现在?

黄省三 (乞求)可是，李先生，我求求您，您行行好。我求您 跟潘经理说说，只求他老人家再让我回去。就是再 累一点，再加点工作，就是累死我，我也心甘情愿的。

李石清 你这个人真麻烦。经理会管你这样的事?你们这样 的人，就是这点毛病。总把自己看得太重，换句话， 就是太自私。你想潘经理这样忙，会管你这样小的 事，不过，奇怪，你干了三四年，就一点存蓄也没有?

**黄省三** (苦笑)存蓄?一个月十三块来钱，养一大家子人? 存蓄?

李石清 我不是说你的薪水。从薪水里，自然是挤不出油水 来。可是——在别的地方，你难道没有得到一点的 好处?

**黄省三** 没有，我做事凭心，李先生。

**李石清** 我说——你没有从笔墨纸张里找出点好处?

**黄省三** 天地良心，我没有，您可以问庶务刘去。

**李石清** 哼，你这个傻子，这时候你还讲良心!怪不得你现在 这么可怜了。好吧，你走吧。

**黄省三** (着慌)可是，李先生——

**李石清** 有机会，再说吧。(挥挥手)现在是毫无办法。你走

吧 。

**黄省三** 李先生，您不能——

**李石清** 并且，我告诉你，你以后再要狗似地老跟着我，我到

哪儿，你到哪儿，我就不跟你这么客气了。 **黄省三** 李先生，那么,事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李石清** 快走吧!回头， 一大堆太太小姐们进来，看到你跑到 这儿找我，这算是怎么回事?

**黄省三** 好啦!(泪汪汪的，低下头)李先生，真对不起您老人

家。(苦笑)一趟一趟地来麻烦您，我走啦。

**李石清** 你看你这个麻烦劲儿，走就走得啦。

黄省三 (长长地叹一口气，走了两步，忽然跑回来，沉痛地) 可是，您叫我到哪儿去?您叫我到哪儿去?我没有 家，我拉下脸跟你说吧，我的女人都跟我散了，没有 饭吃，她一个人受不了这样的苦，他跟人跑了。家里 有三个孩子，等着我要饭吃。我现在口袋里只有两 毛钱，我身上又有病，(咳嗽)我整天地咳嗽!李先 生，您叫我回到哪儿去?您叫我回到哪儿去?

李石清 (可怜他，但又厌恶他的软弱)你愿意上哪儿去，就上 哪儿去吧。我跟你讲，我不是不想周济你，但是这个 善门不能开，我不能为你先开了例。

**黄省三** 我没有求您周济我，我只求您赏给我点事情做。我 为着我这群孩子，我得活着!

**李石清** **(想了想，翻着白眼)其实，事情很多，就看你愿意不**

愿意做。

**黄省三** (燃着了一线希望)真的?

**李石清** 第一，你可以出去拉洋车去。

**黄省三** (失望)我……我拉不动(咳嗽)您知道我有病。医生 说我这边的肺已经(咳)——靠不住了。

**李石清** 哦，那你还可以到街上要——

**黄省三** (脸红，不安)李先生我也是个念过书的人，我实在有 点 — 一

李石清 你还有点叫不出口，是么?那么你还有一条路走，这 条路最容易，最痛快， ——你可以到人家家里去(看 见黄的嘴喃喃着)——对，你猜得对。

**黄省三** 哦，您说，(嘴唇颤动)您说，要我去——(只见唇动， 听不见声音)

李石清 你大声说出来，这怕什么?“偷!”“偷!”这有什么做 不得，有钱的人的钱可以从人家手里大把地抢，你没 有胆子，你怎么不能偷?

**黄省三** 李先生，真地我急的时候也这么想过。 **李石清** 哦，你也想过去偷?

**黄** **省** **三** (惧怕地)可是，我怕，我怕，我下不了手。

**李石清** (愤慨地)怎么你连偷的胆量都没有，那你叫我怎么 办?你既没有好亲戚，又没有好朋友，又没有了不得 的本领。好啦，叫你要饭，你要顾脸，你不肯做；叫你 拉洋车，你没有力气，你不能做；叫你偷，你又胆小， 你不敢做。你满肚子的天地良心，仁义道德，你只想 凭着老实安分，养活你的妻儿老小，可是你连自己一

**个老婆都养不住，你简直就是个大废物，你还配养一**

大堆孩子!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替你这样的人 预备的。(指窗外)你看见窗户外面那所高楼么?那 是新华百货公司，十三层高楼我看你走这一条路是 最稳当的。

**黄省三** (不明白)怎么走，李先生?

**李石清** (走到黄面前)怎么走?(魔鬼般地狞笑着)我告诉 你，你一层一层地爬上去。到了顶高的一层，你可以 迈过栏杆，站在边上。你只再向空，向外多走一步， 那时候你也许有点心跳，但是你只要过一秒钟，就一 秒钟，你就再也不可怜了，你再也不愁吃，不愁穿 了。 — 一

黄省三 (呆若木鸡，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李先生，您说顶 好我“自——”(忽然爆发地悲声)不，不，我不能死， 李先生，我要活着!我为着我的孩子们，为我那没了 妈的孩子们我得活着!我的望望，我的小云，我的 ——哦，这些事，我想过。可是，李先生，您得叫我活 着!(拉着李的手)您得帮帮我，帮我一下!我不能 死，活着再苦我也死不得，拼命我也得活下去啊! (咳嗽)

〔左门大开。里面有顾八奶奶、胡四、张乔治等的笑 声。潘月亭露出半身，面向里面，说“你们先打着。 我就来。”

**李石清** (甩开黄的手)你放开我。有人进来，不要这样没规 矩 。

〔黄只得立起，倚着墙，潘月亭进。 **潘月亭** 啊 ?

**黄省三** 经理!

**潘月亭** 石清，这是谁?他是干什么的? **黄省三** 经理，我姓黄，我是大丰的书记。 **李石清** 他是这次被裁的书记。

**潘月亭**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对李)谁叫他进来的? **李石清** 不知道他怎么找进来的。

**黄省三** (走到潘面前，哀痛地)经理，您行行好，您要裁人也 不能裁我，我有三个小孩子，我不能没有事。经理， 我跟您跪下，您得叫我活下去。

**潘月亭** 岂有此理!这个家伙，怎么能跑到这儿来找我求事。 (厉声)滚开!

**黄省三** 可是，经理，——

**李石清** 起来!起来!走!走!走!(把他一推倒在地上)你 要再这样麻烦，我就叫人把你打出去。

〔黄望望李，又望望潘。

**潘月亭** 滚，滚，快滚!真岂有此理!

黄省三 好，我起来，我起来，你们不用打我!(慢慢立起来) 那么,你们不让我再活下去了!你!(指潘)你!(指 李)你们两个说什么也不叫我再活下去了。(疯狂似 地又哭又笑地抽咽起来)哦，我太冤了。你们好狠的 心哪!你们给我一个月不过十三块来钱，可是你们 左扣右扣的， 一个月我实在领下的才十块二毛五。 我为着这辛辛苦苦的十块二毛五，我整天地写，整天 给你们伏在书桌上写；我抬不起头，喘不出一口气地 写；我从早到晚地写；我背上出着冷汗，眼睛发着花， 还在写：刮风下雨，我跑到银行也来写!(做势)五年 哪!我的潘经理!五年的工夫，你看看，这是我! (两手捶着胸)几根骨头， 一个快死的人!我告诉你

们，我的左肺已经坏了，哦，医生说都烂了!(尖锐的 声音，不顾一切地)我跟你说，我是快死的人，我为着 我的可怜的孩子，跪着来求你们。叫我还能够跟你 们写，写，写，——再给我一碗饭吃。把我这个不值 钱的命再换几个十块二毛五。可是你们不答应我! 你们不答应我!你们自己要弄钱，你们要裁员，你们 一定要裁我!(更沉痛地)可是你们要这十块二毛五 干什么呀!我不是白拿你们的钱，我是拿命跟你们 换哪!(苦笑)并且我也拿不了你们几个十块二毛 五，我就会死的。(愤恨地)你们真是没有良心哪，你 们这样对待我，——是贼，是强盗，是鬼呀!你们的

心简直比禽兽还不如——

**潘月亭** 这个混蛋，还不跟我滚出去!

**黄省三** (哭着)我现在不怕你们啦!我不怕你们啦!(抓着

潘经理的衣服)我太冤了，我非要杀了—

**潘月亭** (很敏捷地对着黄的胸口一拳)什么!(黄立刻倒在

地下) 〔 半 晌 。

**李石清** 经理，他是说他要杀他自己——他这样的人是不会 动手害人的。

**潘月亭** (擦擦手)没有关系，他这是晕过去了。福升!福升! 〔 福 升 上 。

**潘月亭** 把他拉下去。放在别的屋子里面，叫金八爷的人跟 他拍拍捏捏，等他缓过来，拿三块钱给他，叫他滚蛋!

**王福升** 是 !

〔福升把黄省三拖下去。 **李石清** 张先生来电话了。

**潘月亭** 说什么?

**李石清** 您买的公债金八买了三百万。

**潘月亭** (喜形于色)我早就知道，那么,一定看涨了。

**李石清** 只要这个消息是确实，金八真买了，那自然是看涨。 **潘月亭** (来回走)不会不确实的，不会的。

〔左门大开，张乔治、胡四、顾八奶奶、白露上，在门口 立着，其他的女客在谈笑着。

张乔治 (兴高采烈，捏着雪茄)——所以我说在中国活着不 容易，到处没有一块舒服的地方，不必说别的，连我 的Jacky(对胡四)就是我从美国带来的那条猎狗，他 吃的牛肉都成了我每天的大问题。脏，不干净，没有 养分，五毛钱一磅的牛肉简直是不能吃。你看，每天 四磅生牛肉搁在它面前，(伸出鼻子嗅嗅)他闻闻，连 看都不看，夹着尾巴就走了。你们想，连禽兽在中国 都这样感受着痛苦，又何况乎人!又何况乎像我们 这样的人!(摇头摆尾，大家哄笑起来)

〔外面方达生在喊“小东西!”“小东西!” **陈白露** 咦，你们听，达生在喊什么?

〔方达生慌忙进来。

**方达生** 小东西!竹均，你瞧见小东西了吗? **陈白露** 咦，在屋子里?

**方达生** (不信地)在屋子里?(跑进右屋，喊)小东西!小东 西!

**顾八奶奶** 这个小疯子!(达生跑出)

**方达生** 没有，她不见了。我刚才在楼梯上走，我就看见她跟 着两三个男人一起坐电梯下去，在我眼前一晃，就不 见了。我不相信，你看，跑到这儿，她果然叫人弄走

了。(拿起帽子)再见!我要找她去。(达生跑下)

**陈白露** (走至潘面前)月亭，这是我求你办一点事!(忽然)

达生，你等等我!我跟你一同去! 〔露披起大氅就走。

**潘月亭** **白露!**

〔露不顾，跑下。

张乔治 (揶揄地)哼!又是一个——

**胡** **四**

(同时)疯子!

**顾八奶奶**

〔大家哄然笑。

**——幕急落**

**第** **三** **幕**

**登场人物**

翠 喜 — — 一 个三十左右的老妓女。 小顺子——宝和下处的伙计。

小东西 — 小翠， 一个才混事三天的女孩子。 卖报的——一个哑巴。

王福升 — ××旅馆的侍役。 胡 四——游手好闲的面首。 黑 三 — — 小东西的养父。

方达生——一个青年。 后台的人们。

胖子和胖子的朋友们。

租唱话匣子的。 卖报的。

卖水果的，卖其他各种食物的。 婴儿的哭声。

卖唱的，拉丝弦的。 报花名的伙计。

唱数来宝的乞丐二人。 唱二簧的漂泊汉。

敲梆子的。

各种男女欢笑声 …… 卖硬面饽饽的。

闭幕前唱“叫声小亲亲”的嫖客。 低声隐泣的女人。

这是在一星期后的夜晚，约莫有十二点钟的光 景，在各种叫卖、喧嚣、诟骂女人、打情卖笑的声浪沸 油似地煮成一锅地狱的宝和下处。

那大门口常贴着什么“南国生就美佳人，北地天 然红胭脂”一类的春联，中门框总是“情郎艳乡”或 “桃源佳境”的横幅。门前两三个玉美人指指点点挤 弄眉眼，轻薄的男人们走过时常故意望着墙上的乌 光红油纸(上面歪歪涂了四行字“赶早×角，住客× 元×.大铺×角，随便×角。”)对着那些厚施脂粉的 女人们乱耍个贫嘴，待到女人以为是生意轻向前拉 去，又一哄而散。这一条胡同蚂蚁窝似地住满了所 谓“人类的渣滓”她们都在饥饿线上奋斗着，与其他 瘪着肚皮的人们不同的地方是别的可以苦眉愁眼地 空着肚子，她们却必须笑着的。

进到院内，是一排一排的鸽笼似的小屋子，在生 意好的时光，从这个洞到那个洞川流不息来往着各 色各样的人：小商人，电机匠，小职员，轮船茶房，洋 行侍役，和一些短打扮敞开胸前一条密密的纽袢，大 模大样的大汉子。院子里可以随随便便走来走去， 进了大门，一个跛了腿的男人喊，“前边!”“来客!”用 绳子拉的铜铃也响起来，从各个小鸽笼走出来一个

一个没有一丝血色的动物，机械般地立刻簇聚起来， 有时也笑着，嚷着，骚动着。“客人”们自然早已让到 房子里。眼珠子东溜溜，西看看。于是由伙计用尖 锐得刺痛人的耳鼓的声音喊：“见客啦!见客!”那些 肥的，瘦的，依次定上前去，随着伙计叫出她的花名 的声音，在“客人”面前瞟瞟眼笑着闪过去。站在后 面的便交头接耳地吱吱喳喳起来直到有一个动物似 乎很欢喜地被某一个客人挑中了，其余的才各归各 的地方。

很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小鸽笼里面讲情话或者做 出各种丑恶的勾当，院子外面始终在叫嚣着：唱曲的 姑娘，沿门唱“数来宝”的乞丐，或者哼一两段二簧的 漂泊汉，租唱话匣子的，卖水果花生栗子的，抽着签 子赌赢东西的，哑着声音嘶喊的卖报的，拉着丝弦逗 人来唱的，卖热茶鸡蛋的……各式各色最低的卖艺 人，小买卖都兜揽生意，每个人都放开喉咙沿着每个 小窗户喊，有时甚至于掀开帘子进去，硬要“客人”们 替他们做点生意。

但是观众只能看见一个小鸽笼——一间长隘黑 秽的小房子。

屋子正面有两个门，一左一右，都通外院，各有 一蓝布帘子来遮风，破敝不堪。两门之中是个幔帐， 挂在与墙成直角的铁丝上；拉起来，可以把一间屋子 隔成两间。客人多了，不相识的便各据一面，一样能 喝茶说话，各不相扰，于是一个可怜的动物可以同时 招待两帮客人，这样经济地方，又省得走路，也省电 灯同炉火。现在那布幔子——上面黄斑点点，并且

下面裂成犬牙状，——只堆在墙边，没有拉起。屋子 里当然没有多少客人。

屋子右面放一张木床，铺着单薄的旧床单，堆叠 着棉被。靠床的右中墙贴满“猪八戒招亲”,“大过 年”,“胖娃娃采莲花”,和一些烟卷公司的美人画，依 门倒贴一个红“福”字，说是“福倒(到)了”的意思。 近床有一张破旧梳装台，上面放一只破脸盆，一两个 花碗。床下横七竖八有几双花鞋，床前搁几把椅子。

左面墙边立一张方桌，一边一把椅子，上面排置 着不全的茶具和一个装烟卷的破铁筒。右面还悬着 一副满染黑污的对联，左联：“貌比西施重出世”,右 联：“容似貂蝉又临凡”,两条对子正嵌住一个照得人 凹鼻子凸眼的穿衣镜，上面横挂着四个字“千金一 笑”。还有一两张帆布躺椅歪歪地睡在那里。

靠左右都有窗户，用个小红布幔遮着，左窗下有 一个铁炉子，燃着就要熄灭的火。靠桌立一张煤球 炉子，那煤就堆在方桌下面。在左边小门上悬一个 镜框，嵌着“花翠喜”三个字，那大概是这个屋子的姑 娘的花名。

〔开幕时，翠喜立在左门口，背向观众，掀起门帘向外 望。-——翠喜大约有三十岁左右， 一个已经为人欺 凌蹂躏到几乎完全麻木的动物。她并不好看，人有 些胖，满脸涂着粉， 一双眼皮晕晕地扑一层红胭脂， 头发披在肩上，前额一块块地故意掐成的紫痕，排列 整齐如一串花瓣，两个太阳穴，更红紫得吓人。她穿 一件绛红色的棉袍，套上一件绒坎肩，棉鞋棉裤，黑

缎带扎住腿。她右手里一只烟蒂头，时而吹一下灰 放在口边，时而就用那手指搔弄自己的头发。

〔她仿佛在招呼谁，笑着，叫着。 〔外面的声音揉成一团嘈杂。

〔甲声：(尖锐地)橘子大香蕉啊!人果栗子啊! 〔乙声：(有气无力地)唱话匣子!

〔丙声：(一个小姑娘，随着抑扬顿挫的丝弦)唱个小 曲儿吧!

〔男女的笑声打骂声 ……

翠 喜 (向门外招手)明儿见，胖子!明儿见，张二爷?明儿 见，陈二爷!

〔胖子和他的朋友的声音：(不清楚地)明儿见，翠喜。 翠 喜 (蓦地踮起脚，高起声音)胖子，大冷天，穿好衣裳，别

冻着。

〔胖子的声音：(仿佛他又走回来，拉着翠喜的手，亲 亲热热而又嘻嘻哈哈地)我的喜儿，哎哟，你比我的 媳妇还疼我，来，我的喜儿!(随着语气似乎把翠喜 蓦地一拉)

翠 喜 (几乎倒在帘子外那胖子的怀里，扶着门框直立起

来，推开那胖子的手，又笑又喘地)缺了德的，胖子， 你放开手。你回家找你媳妇吃“喳儿”①去吧，少跟 我起腻!

〔胖子的一个朋友：(连连咂着嘴，故意地做出美慕的 声调)哟……哟……哟这两小口子看劲头儿吧。胖

① “奶头”的意思。

子，你看，娘儿们直跟你上劲，你住在这儿吧。

〔胖子的声音：(故意稀里糊涂地)嗯，我的喜儿，我不 走了。

翠 喜 (知道他们是拿她打趣。推着他们)去!去!去!别 打哈哈。胖子，你明儿来“回头”①,准来呀!两位二 爷一起陪来玩呀!

〔男人们含含糊糊的声音：好，好，喜儿。

〔一个卖报的低哑的声音：看报，看晚报!看一家子 喝鸦片烟的新闻，看报，看晚报，看小书记跳大河的 新闻。

翠 喜 (望着卖报的，转过眼来才知道胖子一帮人已经快走 出门外。忽然嚷起来)胖子，你明儿准来!你明儿要 不来，你养出孩子可没有屁眼儿，你听见了没有? (笑着)

〔翠喜一扭身，扔下烟卷头，唾一口痰，走至左面方桌 前，拿起胖子放下的角票，数一数，叹口气，又放在桌 子上。

翠 喜 (在方桌旁的椅子上)妈，(语助词)一天不如一天，这 事由简直混不下去了。(由桌上拾起一根烟头，点 上。外面吆唤各种叫卖声，她回头向左面那间小屋 子)小翠!小翠!(她走到左门口，掀起帘子)小翠， 你还不起来?你再不听话 — — (忽然)这死心眼的孩 子，我没有那么大工夫理你。

〔进来一个小矮子，短打扮，提着水壶，厚嘴唇向上

① 这类妓院的术语。第一次“招呼”过的妓女的嫖客，一般要再来这个妓 院，再挑她陪伴，名“回头”。

翻，两个大门牙支出来，说话有些关不住风，还有点 结巴。他走到方桌面前，放下水壶，数数角票，翻着 白眼望翠喜。

**翠** **喜** 你看嘛?①小顺子?

**小顺子** 这是那胖……胖……胖……胖子二爷给的? **翠** **喜** 你嫌少?人家留着洋钱“治”(买)坟地呢。

**小顺子** (摇摇头)都……都交柜么?

**翠** **喜** 不都交柜，掌班的印子钱一天就一块，你给? **小顺子** 可你……你， ……你吃嘛?

**翠** **喜** 还用着吃?天天喝西北风就饱了。(走到煤球炉子 前烤火)

小顺子 (回转身子，仿佛不大肯说)你的老……老……老头 子又……又……又来了。

翠 喜 来了也不是白搭，打死我我也没有钱给他。我要是 事由混得好，谁不愿意往家里捎个块儿八角，三块两 块的?家里孩子大人，都喜欢!要他一趟一趟地来 找我?(低头沉思，忽然)妈的，我刚在班子混事的时 候，事由儿“多火棒”②,一天二十几帮客，小顺子，连 你不一天也从我的屋里拿个块儿八角的?哼，(摇摇 头)不成了，人过时了。

〔在窗下有一个唱数来宝的乞丐，打着“七块板”,右 手是“五甩子”,左手甩起两块大竹板，(提提哒，提提 哒，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用很轻快的声音唱起 来。



① “什么”的意思。

② “热闹”的意思。

〔乞丐：(咳一声)“嘿，紧板打，慢板量，眼前来到美人 堂。美人堂前一副对，能人提笔写的详。上写白天 推杯来换盏，天天晚上换新郎。(提提哒，提提哒，提 提哒提哒提哒)一步两步连三步，多要卖茶少卖铺， 黑脸的喝茶白脸的住；老板陪客也在行，又有瓜子又

有糖，小白脸，小宝贝，搂在怀里上洋劲儿。”(用原来 那样苍老的腔调)掌班的，老板们，可怜可怜我瞎子 吧 。

翠 喜 去，去去。别在这门口吵殃子，①没有钱!(把嘴上 的烟蒂头扔到门外)去，赏你一个烟卷头抽。(看见 乞丐拿起烟头)咦，你看年头改良啦，瞎子看见烟卷 头就伸手啦。

〔乞丐：(笑嘻嘻地)我一个眼儿瞎。回见，大老板。 小顺子 你爷……爷儿们要你带着孩子回家住。

翠 喜 (啐一 口痰)回家?这大冷天回家找冻死去?孩子搁 在这儿死不了。你跟瘸子说我这儿有客，回头我就 出去。瘸子在门口站着不是么?

小顺子 让他进来，他不进来，瘸子说：他，他……嫌寒伧。

翠 喜 哼，自己养不起自己的娘儿们，活王八也当那么些年

了，脸上还有什么挂不住的! 小顺子 (擦桌子)新搬来的那孩子呢? 翠 喜 你说小翠?在屋里。

小顺子 (低声)我看一会儿黑三又要来。

翠 喜 (叹一口气)你看吧!这一晚上她一个盘儿也没有 卖，你看黑三来了，还不把她揍死。



① “讨厌”、“胡闹”的意思。

〔由左面慢慢走出来小翠。

**小东西** (与从前大不相同，狠了心，慢慢地，不哼一声地)揍

死就揍死，反正是一条命。 翠 喜 (惊异地)哟，小翠，怎么啦?

小顺子 小翠改 … … 改 … … 改了词了。不怕黑三了? 小东西 (擦擦眼泪)这三天我也受够了，怕有什么用!

〔小东西神气改了，她穿着蓝布夹上衫，黑裤子，前三 天的旧旗袍不知被人剥到哪儿去了。从前她脸上一 团孩子气为一层严肃沉郁的神色遮盖着，她现在像 一个成年的妇人。

小顺子 你这孩子也“格涩”,①放着生意不做， 一天就懂得 哭。娘儿们不擦个粉，不抹个胭脂，你……你想，你 怎么挂得上客?

〔小东西坐在方桌旁，低头摩弄自己的衣裾，不理他。 翠 喜 (对小顺子)你别理她，这孩子天生“刺儿头”②;你跟

她说一百句，她是土地庙里泥胎，是个死哑巴。

〔小顺子提水壶由正左门下，半晌。 小东西 黑三就快来了吧?

翠 喜 还怕他不来?我跟你说，你到这儿三天啦， 一天也没 挂上个客人，可哪一天黑三又让你好好地过啦?你 别想你是从大旅馆搬来，看过好客人。到这儿来，就 得说这儿的规矩，你今天一天又没有好生意，你看黑

三那个狗杂种会饶过你? **小东西** 罪也有受够的时候。



① “与人不同”的意思。

② “遇事刁难，不好好对付人”的意思。

翠 喜 受够?这个罪没个够。我跟你说，咱们姐妹不是什 么亲的热的，东来西往的，你在老姐姐我的屋子搭住 这三天也是咱们姐儿们的缘分。我不是跟你小妹妹 瞎“白活”①,我从前在班子的时候也是数一数二的红 唱手②,白花花的千儿八百的洋钱也见过。可是人老 珠黄不值钱，岁数大了点，熬不出来，落到这个地方， 不耐心烦受着，有什么法子?我告诉你，亲妹子，你 到了这个地方来了，你就不用打算再讲脸。妈了个 ×,四面叫人搂着三面无论谁来，管他生的熟的，说 拉铺就拉铺，就得把裤子拉下来，人家爱怎么样就怎 么样；叫他妈的哪儿讲脸去?

小东西 (又想哭)可……可是——

翠 喜 可是什么?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到这儿来的， 哪个不是色催的?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有钱的大爷 们玩够了，取了乐了，走了，可是谁心里委屈谁知道， 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 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 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就这么 贱骨肉，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低头，似乎要 落泪)

小东西 (拿出手帕，给她)你……你擦擦眼泪。

翠 喜 我没有哭。(嘘出一口气)我好些年没有眼泪了。我 跟你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是老了，早晚替家里 大的小的累死了，用芦席一卷，往野地一埋就完事。



① 夸口的意思。 ② 妓女。

你年轻，你还有的是指望。熬几年，看上个本分人， 从了良，养个大小子就快活一辈子。你现在跟黑三 用不着别扭，顺着他点，少受多少眼前的罪。咱们到 这儿来，出不去，顶不济是死，还说到哪儿去?凭什 么受这兔崽子一顿一顿的打?咱们娘儿们“恼在心 里，喜在面上”,心里分就得了。他说得好听的，听 着；说得不好听的，就给他一个“实棒槌灌米汤”,来 个寸水不进，我算是满没有听提，这才能过日子。

**小东西** 我……我实在过不去了。

翠 喜 这叫什么话，有什么过不去的。太阳今儿格西边落 了，明儿格东边还是出来。没出息的人才嚷嚷过不 去呢。妈的，(叹气)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 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

〔卖报的声音：看报，看晚报，看看小书记跳大河的新 闻。看报来，看小晚报，看看全家子喝鸦片烟的新 闻 。

小东西 你听!

〔卖报的声音：(渐远)看报，看看小书记跳大河的新 闻 。

翠 喜 别听这个：“尽听蜊蜊蛄叫，别种庄稼了。”打扮打扮 回头好见客。

〔左边小门传出小孩子哭醒了的声音。 **小东西** 你的孩子醒了。你进去喂喂他吧。

**翠** **喜** 嗯 。

〔外面叫卖声，在门内小儿的哭声和翠喜唔唔地拍着 孩子睡觉的声音。

〔小东西一声不响地坐在床上。

〔隔壁散出 一个女人淫荡地随着四胡唱小曲的声。 1=D(或C)4 叫声小亲亲



叫声小亲亲 哪眼瞅着到五更

小妹妹坐房中 啊越坐 越 冷 清 i32i 66 5 665 30 iii

五 更 打

思想起哥



6 5 665

过

哥 3

哥 哥 就 起 身 哪 亲 人 热上旁的人儿哪亲人

啊 小 妹 妹 舍 不 得 呀

啊 小 妹 妹 舍 不 得 呀

32^36 5·3 2 555.23-2 1

大 妾 日 口 的 总

一夜呀 去事

狠 心 的 哥 哥 呀 太 无 情 啊

〔唱了几句，忽然停住，男女欢笑声喧然。

〔小东西扑在床上抽咽起来。小顺子由正左门走进 来，走到小东西面前。

小顺子 (望着小东西)我……我说，小翠……你这样……是 自己……

小东西 (望了他一眼) … …

小顺子 (叹一口气)小翠，你……打算怎么样? 小东西 我，没有打算。

小顺子 (厚嘴唇翻上翻下地)你怎么这么个死心眼呢?这儿 不是咱们庄稼地，卖点苦力就一样吃窝窝头过好日 子。到了这个地方，你还有……有个什么讲究。你 看，你看这三天叫 … … 叫黑三打 … … 打 … … 打成什

么样?

**小东西** (忽然)为什么我爸爸就会叫铁桩子砸死呢?

**小顺子** 你爸爸活着，不也是臭屎壳郎，没人理；一个破砸夯 的，他能怎么样?

小东西 (追思地)我也许不会苦到这一步。他比黑三有劲多 了，又高又大，他要看见黑三把我下了窑子，他一拳 就会把黑三打死。我爸爸是个规矩人。

**小顺子** (往左右棱一棱眼)可是……这不是已就已就……他 不是也死了。

小东西 (低沉地)嗯，他死了。我眼瞅着一个大铁桩子把他 ……把他砸死的。(忽然扑在床上)哦，爸爸!(抽咽 起来)爸爸呀!

小顺子 你这孩子，你有叫爸爸的工夫，你为什么不想法挂个 客 ?

小东西 (哭着)谁说我不想去挂……挂客?可我去见客，客 ……客们都……都……都嫌我小，嫌我小，挑不上 我，我有什么法子?

〔小顺子坐方桌旁。在窗外有一个人敲着破碗片按 板，很有韵味地唱《秦琼发配》“(流水)将身儿，来至 在大街口，尊一声列位听从头。 一非是响马兵贼寇， 二非是强盗把诚投。杨林他道我私通贼寇，因此上 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大老爷待我的恩情厚，舍不得 衙门众班头，舍不得街坊四邻好朋友，实难舍老母白 了头。儿是娘身一块肉，儿行千里母担忧。眼望着 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尊一声公差把店投。”

〔那声音：(唱完重重地将碗片铿然一击，又恢复本有 的凄凉的嗓音)有钱的老爷们，可怜可怜吧。我是出

门在外，困在这个地方了。大冷天的，赏个店钱吧， 有钱的老爷们!

**小东西** 几点了?

**小顺子** 十二点多了。 **小东西** 快完事了吧?

**小顺子** 倒也该落灯了。可也说不定，客人也许这时候哄哄 地来一大帮子。

**小东西** (看了看小顺子叹一口气)熬吧，再熬一会就完了。

**小顺子** (不懂)哼，不熬得客人都走了，你能睡觉?可也说不

定，说不定一会来个住客，看上你，住这儿，你不就可 以早点睡了么?

〔外面尖锐的声音：前边!请这边走，腾屋子。

小顺子 有客。(向里面)三姑娘，有客来了。(小顺子提着水

壶走出去，翠喜由左屋出来) **翠** **喜** 你 一 个坐着发愣干嘛?

**小东西** 没有什么。你孩子睡着了? 翠 喜 睡着了。

〔外面尖锐的声音：见客啦!

翠喜(对小东西)去吧，看看去吧。挂上一个好住客，你也

省得今天再受罪。

小东西 (机械地立起来)去吧。

〔外面尖锐的声音：见客啦，前院后院的都出来呀! 见客啦!

〔小东西被翠喜推出去。

〔外面尖锐的声音：(每一个花名都停顿一下)宝兰， 金桂，翠玉，海棠，黛玉，……

〔铃声响。

**〔另一个声音，让屋子，让屋子。二爷这边坐。请这**

边坐。

〔小顺子掀开帘子，让进来福升和胡四。胡四穿着皮 大衣，琵琶襟紫呢坎肩高领碎花灰缎夹袍，花丝袜 子，黑缎鞋，歪戴着西瓜帽，白衬衫袖子有寸来长甩 在外边，风流潇洒地走进来。福升也是兴高采烈的， 油光满面，他穿一件旧羊皮袍子，里面看得见他的号 衣底襟，猜到出他是很忙地抄上衣服就跑出旅馆来

的。进门来，胡四四面望望，拿出手帕掩住鼻子。 **王福升** 怎么?

**胡** **四** 这屋子好大味。(一壁倚着桌角斜坐下去) **王福升** (用手在桌上一抹)瞧衣服。

胡 四 (忙站起，掸大氅)他妈的，这缺德地方。

**王福升** (油嘴滑舌地)四爷，我可把您送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得回旅馆去了。

胡 四 (一把拉住他)不，不成。你得陪着我，你不能走。

**王福升** 我的爷爷，旅馆正忙，潘经理正请客，我得回去照应。 **胡** **四** 你不是托别的伙友照应了么?

**王福升** 您叫我陪您到这儿来，这可是谁都不知道。回头叫 顾八奶奶知道了，我可把话描在头里，这可是您一个 人来的。

胡 四 我哪一次玩的时候连累过你? 王福升 好，那我呆一会，一会我就回去。 胡 四 我一会儿也回去。

小顺子 (对福升)二爷，您好久没来了。您招呼那五姑娘都 挪了地方了。您另招呼个人吧。

王福升 不，不是我，是四爷。(指胡)我们胡四爷要到这儿来

开开眼，玩玩。

**小顺子** 那么,叫几个您看看?

胡 四 (非常在行地)嗯，见见，先叫几个来见见。 **小顺子** 是，四爷。(出去)见客来，见客啦。

**王福升** 那么,您费半天的劲叫我陪您看看这小东西，到这儿 您不要了。

胡 四 (翻翻白眼)为什么不?大爷花了钱，不多看几个不 有点冤的慌，傻子，反正回头我们挑那孩子玩玩就得 了 。

〔小顺子撩开正右门的帘子，自己立在外边。

小顺子 (对着那些生物们)向里边站。(胡四和福升立在门 口向外看)

〔另一个声音：见客啦!前院后院都来见客啦，玉兰! (便有个小生物在他们眼前晃晃)

胡 四 (吐舌头)老窝瓜啦。

〔另一个声音：(很快地接下去)翠玉!金桂!海棠! 黛玉!(随着名字一个个的小生物在门口晃一下，各 种各样的笑声)

胡 四 (仿佛检查牲畜一般，随着每个生物的出进做各种姿

态的评断)不好，简直地不好，这个不错，可惜瘦点! (向福升丢眼色)好肥母猪!越看越不济!——这个 名字倒不错，哼，可惜模样有点看不下去。(福升也 在随和着)

〔另一个声音：翠喜!

胡 四 (望见翠喜)劲头不小。

〔另一个声音：小翠。

王福升 (低声对胡四)就是她，就是这孩子。

〔另一个声音：凤娥!小小!月卿!

小顺子 (对胡四)都齐了，四爷。有告假的，有病的，都齐了。 胡 四 (对小顺子)翠喜，小翠，这是姐儿俩?

小顺子 嗯，都是一屋子的姐妹。 胡 四 招呼这姐儿俩!

小顺子 三姑娘，八姑娘。(翠喜和小东西进了门。小顺子出 去)

翠 喜 (非常老练地)侍候哪位? 胡 四 (指自己)我。

翠 喜 我这妹子呢?(指小东西) 胡 四 (指自己)也是我。

翠 喜 (笑嘻嘻地)这合适么? **王福升**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小东西认出××旅馆的福升。 翠 喜 (对胡四)二爷贵姓?

胡 四 胡，胡四。

翠 喜 (朝胡四)胡四爷。(指福升)四爷，您引见引见。 **胡** **四** 这是王八爷。

王福升 王倒姓王，可还没有八。

〔小顺子提茶壶进。由口袋拿出一包瓜子，打开放在 方桌上一个铁盘里。等一个伙计奉手巾。

翠 喜 (奉瓜子)四爷，八爷，四爷您不宽宽大衣。

胡 四 不，我有点怕冷。(用手帕大掸床上的被单才坐下) 翠 喜 (向小东西)你这么愣着干嘛，(对着胡四)四爷，您得

多包涵着点，这孩子是个“雏”,刚混事没有几天。 王福升 (替胡四说)没有说的。

胡 四 (拉着小东西的手)我得瞧瞧你。这孩子倒是不错，

难怪金八看上她啦。

**王福升** (指自己)你认识我不认识我?

**小东西** (低而慢地)你磨成灰我也认识你。

**王福升** (高了兴)喝，这小丫头在这儿三天，嘴头子就学这么 硬了。

胡 四 (赏鉴)这孩子真是头是头，脑是脑。穿几件好衣服， 不用旁人，叫我胡四跟她出个衣服样子，我带她到马 场俱乐部走走，这码头不出三天她准行开了。

**王福升** 那赶子①好。可是您问她有这么大福气么?

胡 四 可是 … … (忽然对小东西)是你把金八爷打了么?

〔小东西狠狠地向福升身上投一眼，又低下头， 一语 不发。

翠 喜 四爷跟你说话啦，傻丫头。

〔小东西石头似地站在那儿。 **王福升** 瞧瞧，这块木头。

胡 四 (点着烟卷)奇怪，这么一点小东西怎么敢把金八打

了?

王福升 要不庄稼人一辈子没出息呢?天生的那么一股子邪 行劲儿。你想，金八爷看上她，这不是运气来了? 吃，喝，玩，穿，乐，哪一样不是要什么有什么。他妈 的，(回过头对小东西)这孩子偏偏一心要守着黄花 閨女，贵贱她算是不卖了。(指着小东西)可你爸爸 是银行大经理?还是开个大金矿?大洋钱来了，她 向外推，你说(对翠喜)这不是庄稼人的邪行劲儿?

翠 喜 咳，“是儿不死，是财不散”。这都是罡着，该她没有



① “当然”的意思。

那份财喜。

王 福 升 (对小东西越看越有气)妈的，这一 下子玩完了，这码 头你以后还想呆得住?他妈的，我要有这么 一 个女 儿，她也跟我装这份儿蒜，把这么一个活财神爷都打 走了，我就Kay 了她，宰了她，活吃了她。(指指小东 西)真他妈的“点煤油的副路”①。(非常得意地说出 这句洋文)

**胡** **四** 福升，你这是干什么?

**王福升** 我……笑我这是越说越有气，替这混孩子别扭得慌。 **小东西** (走到那一头对福升)你到这边来。

**王福升** 怎么啦?(望望胡四，丢个眼色，自得地走过去)你说 什么?

**小东西** (硬冷地)那天在旅馆里，你把我骗出来。 **王福升** 怎么?

**小东西** 现在黑三死看着我，我一辈子回不去啦。 **王福升** 人家旅馆陈小姐也没有要你回去呀。

**小东西** (浑身发抖)我好容易逃出来。你把我又扔在黑三手 里 。

王 福 升 小东西，妈的，我们送你到这儿来，跟你找婆家，你他 妈的还不知情。还埋怨人?

翠 喜 (对小东西)你这孩子又犯了病了? 小东西 (不理她)我，我恨死你。

胡 四 (走到小东西面前，故意打趣)别恨啦，疼还疼不过来 呢 。

〔又拉小东西的手，叫她坐在他的膝上。



① Damned-fool的译音，意即“大傻瓜”。

**小东西** (甩开胡四的手跑到福升面前)我要 …… (连着打他 两个嘴巴，揪着福升拼命)

**王福升** 这东西。(福升想法脱开她的手) **翠** **喜** (拉着小东西)你发疯了。

〔小顺子进来。 **小顺子** 怎么啦?

〔正在开门，黑三 翻穿皮袍，满面胡髭，凶恶的眼 睛 —— 进。

**翠** **喜** (对小东西)黑三来了!

**小东西** (立刻放下手，老鼠见了猫，她仿佛瘫在那里)啊! **黑** **三** (狞笑，很客气地向小东西招手)过来!

〔小东西望着房里每个人的脸，不敢走到黑三面前。 寂静。

**王福升** 去吧!孩子!(把小东西一推)

黑 三 (更和气地)过来呀! 〔小东西慢慢走过去。

黑 三 (一把抓住小东西的小手，对胡四)您受惊。四爷! 这孩子有点不大懂规矩。(对翠喜)三姑娘，你先好 好陪陪四爷，跟他老人家多多上点劲。八兄弟，今天 可委屈你了。(小东西出来)

〔狼咬着小鸡子似地黑三把小东西拉出房门。门 一 关上就听见：

〔黑三的声音：(狠狠地)妈的!(在小东西脸上一 巴 掌)妈的!(又一巴掌，小东西倒吸口气迎着他的粗 重的手，“啊!”“啊!”叫出来。以后听不见什么只 有 — — )

〔黑三的声音：(对小东西)到那屋去!走!走!

〔外面仿佛小东西又哭又不敢哭地跟着他走。

**翠** **喜** 这是怎么说的?这孩子的脾气也是太“格涩”,八爷，

您刚才没有撞破哪儿?这真怪过意不去的。 **王福升** 没有说的，没有说的。

**小** **顺** **子** (笑)可不是，孩子小，小孩子脾气，二位多包涵着点。 **胡** **四** 去你的，谁问你啦?

**小** **顺** **子** 是，没问我，就算我没说。(搭訕着出去) **胡** **四** 福升，怎么样?刚才那两下痛不痛?

**王福升** 没什么!这孩子连金八爷都劈啪两耳刮子，我王八

爷挨这两下子打，算什么委屈。 〔外面铃声。

〔外面的声音：让屋子，来客啦。

胡 四 人就是那么一回子事，活着不玩玩就是个大混蛋，挨 两下子打算个什么?

王福升 走吧，四爷。我看您也该回旅馆了。

**翠** **喜** 谁 说 的 ? ( 对 福 升 ) 去 ! 去 ! 去 ! 你 看 你 这 个 忙 劲 儿 。

**王福升** 挨了打，还在这儿死赖皮做什么?

翠 喜 八爷，混事由的，都不易，得原谅着点，就原谅着点。 〔小顺子进屋。

小顺子 二爷，迁就迁就，拉拉帐子。

〔他把左边方桌的东西移到右边，将中间的帐子拉 起，于是一间屋子隔成两间。小顺子走到左边打开 门，让进来方达生。方达生穿一件毛蓝布大褂，很疲 乏地走进。

小顺子 (对方达生)二爷，请您这边落落。 方 达 生 嗯 。

**小顺子** 您有熟人提一声。

〔达四面望望，忍不住，用手帕掩住鼻子，摇头。 **小顺子** (不信地)二爷，有熟人提一声吧。

**方达生** 没，没有。(咳嗽) **小顺子** 这屋子冷点，二爷!

〔同时：在屋子的右边，胡四把翠喜拉在一旁。 胡 四 (低头)我跟你说一句话。

翠 喜 (笑着)干嘛呀!

**胡** **四** (拉住她的手)你过来呢!(低语)

翠 喜 (格格地笑)去你的吧。 胡 四 真的?(又低语)

翠 喜 (拧了胡四一把，胡四哎哟叫一声)看你馋不馋? **胡** **四** (对翠喜挤眼)馋!(又低语)

**翠** **喜** (故作怒状)去你的!喜欢浪，坐飞艇去。 **胡** **四** 怎么?

**翠** **喜** 美得你好上天哪!

〔胡四大笑，又拧了翠喜一下，翠喜叫一声，两个人对 笑起来。这时福升渐渐注意到左面的客人。

〔在左面呢，戏还同时继续着的。达生傻傻地立在那 里，很窘迫的样子。最后——

**小顺子** 我跟您叫来见见。 **方达生** 我走了好些家了。

**小顺子** (搭讪着)二爷，闲着没事逛逛玩玩。 **方达生** (自语的样子)我没有找着。

**小顺子** 您是——

**方达生** 我要找一个人。

**小顺子** (莫名其妙)找人?

方达生 嗯，一个刚到这一带来不久的姑娘。

小顺子 这一带百十来家娼户 ……可您说出个名儿。

**方达生** (为难)她，她叫，呃，呃，这个，她没有名字。

**小顺子** 那可就难了。那么,多大岁数? **方达生** 十五六岁。

**小顺子** 那倒有几个，我叫几个给你瞅瞅。

〔同时在右面，福升偷偷拉开缝由布幔帐向左一望， 忽 —

**王福升** (低声)四爷，四爷!方，方先生来了。 胡 四 (离开那女人)谁?

**王福升** 方达生。

胡 四 什么?(他跑去偷看)可不是小疯子?小疯子也会跑 到这儿来啦!

〔福升忽然由右正门跑出去。胡四便立在幔帐右边 偷看，翠喜走到胡四面前，仿佛问他那是谁……一些 事，但他只笑着摇摇手，好奇地在那里等待左面的人 说话。翠喜看见不得要领，便废然地走到镜台旁，点 起一支烟，踱到正右门，斜倚着门框闲着。

〔在左边，外面是黑三的声音叫：“小顺子!小顺子!” **小顺子** (答声，向达生)二爷，我跟您找找去。

**方达生** 嗯。(很疲倦地坐在方桌旁) 〔一会儿，小顺子回来。

**小顺子** 二爷，这儿大概没有您找的人。 **方达生** 我没有看见，你怎么说没有?

**小顺子** 要不，我叫几个岁数相仿的您瞧瞧，好不好? **方达生** 你去吧。

〔小顺子又出去，半晌。

〔这时在右边，由正右门又传进一个乞丐的声音，打 着带铃的牛胯骨唱数来宝。

〔乞丐：(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提哒提哒)“喂，毛竹 打，响连声，看见头子站在门口拉走铃。拉上走铃更 不错，未曾来人好见客：有翠喜，和小达，和宝兰，各 的各的个赛貂蝉，拉一个铺开一个盘，拉铺还得一块 钱?”(又恢复原来的苍老的声调)有钱的老爷们，老 板们，赏一个子，凑个店钱吧。

翠 喜 (立在门口)讨厌，又是你。

〔乞丐：老板，可怜可怜吧，您行好，明天就从良，养个 胖小子。

翠 喜 去你的，今天晚上就冻死你兔崽子。 〔在左面，黑三进来了。

黑 三 二爷!找着两个，您瞅瞅。(揪起门帘，达生立起向 外望)对不对?

方 达 生 (看了一时)不对，不是她们，这个小孩岁数不大，圆

圆的脸，大眼睛，说话愣里愣气的。 黑 三 哦，您是说刚来不几天哪个?

方达生 对了，不几天，才我想也就四五天吧。

黑 三 (手势)这么高，这么瘦，圆脸盘，大脚板鸭子，小圆

眼，剪发。

方达生 对了，对了。

黑 三 我跟您找找去，您候候。 〔黑三出去。

〔在右边，继续着：

〔乞丐：(打着牛胯骨：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提哒提 哒)“毛竹打，更不离儿，老板本是个大美人儿!曲青

头发大辫子儿，尖尖下颏红嘴唇儿，未曾说话爱死人 儿。(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提哒提哒)毛竹打，更 不错，老板身穿华丝葛，人才好，穿的阔，未曾说话抿 嘴乐，哪天都有回头客!”——老板，可怜一个子吧。

翠 喜 (故意地)我还是不给你!

〔乞丐：(嬉皮笑脸地)您不给，我还唱。 翠 喜 唱吧，谁拦你啦?

〔乞丐：(提提哒，提提哒，提哒提哒，提哒) ……

〔同时在左边屋子，门开了，进来一个卖报的，单裤 子，上面穿一件破棉袄，一脸胡子，规规矩矩地抽出 一份报，放在书桌上，打手势要钱，行外国礼，立正，

打恭，口里“呀呀”地叫着。 **方达生** 我，我没有零钱。

〔哑巴卖报的指指报里的文章，用手势告诉那里面有 最新鲜的新闻，于是他用另外一种语言指手画脚地 道出一个书记怎么没有饭吃，怎样走投无路，只得买 鸦片烟，把一家的小孩子自己亲手毒死。小孩子不 肯吃，怎样买红糖搅在一起，逼小孩子喝下去。全家 都死了，但是鸦片烟没有了，他自己就跑出去跳大 河，但是不幸被警察捉住，把他带到局子里去，说他 有罪，谋杀罪，不知是死是活。同时方达生——

方达生 我看过，我看过。(但是哑巴把报塞在他手里，他只 好拿起看，望着他做手势)你说一个书记……哦，你 说没有饭吃，(哑巴点头)什么?哦，你说他家里还有 一大堆孩子，(哑巴点头)什么?什么?(不明白，哑 巴指报，叫他看他所指的字)哦，这个书记“失业”了。 (哑巴点头)哦……哦，(一面看报，一面看他的手势)

他就买了鸦片烟……嗯，小孩子不肯喝， ……什么? (看看报)哦，他掺进红糖把鸦片烟灌给他们吃了。 (叹一 口气)嗯，孩子都死了。 ……哦，鸦片烟没有 了。 …… (哑巴点头)哦，他自己就跑出跳大河。什 么 …… (看报)哦，正在跳河的时候，就叫警察抓住 了，(忙着看完报，对哑巴)你不要讲了，我已经读完 了，警察把他带到局子里，说他有罪，有谋杀直系亲 属罪，要把他监禁起来。

哑 巴 (大点头，伸出手)啊……呵 ……

方达生 (喃喃地)大丰的书记，潘经理的书记， ——这太不公 平了。(起来)

**哑** **巴** (伸手要钱)啊……啊……

〔达生给他一张角票，不让他找，哑巴又作揖，又行 礼，他千恩万谢地走出去。

方达生 (拿起报读，扔在桌上，靠在椅背，望着天，叹出一口

闷气)啊!

〔同时在右边：

胡 四 (一个独语)小疯子的精神病真不轻。

〔乞丐：(还是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提哒提哒)“喂， 好话说了老半天，还是老板不给咱。别瞧要饭低了 头。要饭不在下九流，将门底子佛门后，圣人门口把 你求。念过诗书开过讲，懂得三纲并五常，念过书识 过字儿，懂得仁义礼智信儿。”——怎么着，老板。还 不赏一个子么?

翠 喜 大冷天，挺难的，有钱也不给你!

〔乞丐：(接得快)“要说难，尽说难，你难我难不一般。 老板难的事由儿小，我难没有路盘缠，傻子要有二百

钱，不在这儿告艰难。”(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提哒 提哒)喂，——

胡 四 去，去，去!(扔出一个铜元)少在这儿麻烦。

〔乞丐：费心，老爷。(脚步声，又在旁处打着牛胯骨， 唱起来)

〔福升走进来。

胡 四 (指左边)怎么样啦?

王福升 (狞笑)您看哪。(二人立帐幔旁偷看) 〔在左边：黑三同小顺子走进来。

**黑** **三** 您看，二爷，这一定就是您的相好的。

**方达生** (到门口看，大失所望)不，不是，不是她。 小顺子 可您总得说出个名字啊。

方达生 (突然)你们这儿有个叫小东西的有么? 小顺子 小东西?

**方达生** 嗯 。

**小顺子** 没 有 。

黑 三 (狞笑)这名字就“格涩”。

方达生 (拿起帽子)对不起，打搅你们了。(低头正要出门)

黑 三 (拦住他的去路伸出手)—— 方达生 你这是干什么?

黑 三 您叫我们跑了半天，您不赏点嘛么! 方达生 (惊愣)这也要钱?

黑 三 您瞅瞅来的是什么地方，我们是喝西北风长大的?

方达生 (看看他那亡命的样子，可怜地笑笑，拿出钱来)你拿

去吧!

小顺子 (忙着伸手)谢谢。

黑 三 (打开小顺子的手)您这是打哈哈，您这一点是给要

饭的?

〔左面小屋内孩子哭起来，翠喜拉开中间的幔帐，走 到左面，她看见达生，停下来眼盯着他。达生厌恶地 回过头去，咳嗽起来，一只手掩住鼻子，一只手扔在 桌上一些钱，他立刻跑出去。

〔翠喜莫名其妙地跑进左面的小屋子，又唔唔地哄着 小孩睡觉。

〔黑三魔鬼般地大笑起来。 〔小顺子拉开幔帐。

黑 三 四爷!您先歇着，我给您叫小翠来陪您。 王福升 不用啦，黑三，我们该走啦。

胡 四 我们待的时候不少了。

黑 三 别价(读jie), 您先玩会儿。

〔黑三忙走出去，叫：小翠!

**王福升** 快回去吧，您这身新衣服也该在八奶奶面前显白显

白 。

胡 四 (又想起他的“第一美男子”的浑号，很高兴地)你说，

这身衣服我穿着不错吧?

王福升 “赶子”,①我看您这身比哪一身都好。

胡 四 (不自主地又开始搔首弄姿，掸掸衣服，自满地)我看

也不大离。

〔黑三进，后随小东西。

黑三好好地侍候四爷 一 会。四爷好多照应你。叫声四 爷 。

**小东西** **(一字一抽噎)四** **……四** **……四爷。**

① “可不是”或“是”的意思。

黑 三 跟王八爷赔个罪。 **小东西** (望着福升)——

黑 三 说，说，下次不敢了，王八爷。

小东西 (一字一抽噎地)下……下……下次不敢。王……王 … … 王八爷。

**王福升** 没有说的。没有说的。

黑 三 (得意扬扬)跟四爷倒杯茶，求八爷明儿陪着四爷来 回头来。

胡 四 明儿见。(起身)得了，别客气啦，没有什么说的。

〔翠喜由屋内出来。

翠 喜 谁说走?谁也不许走，四爷，您刚才怎么说的?(耳 语 )

胡 四 (频频点头)对，对，——(坏笑)可我实在有事。今儿 个不成，明儿见。

**王福升** (笑)有事，明儿见吧!

黑 三 别，小孩子也得学点规矩。这是碰着四爷，好说话 的，好，要碰着个刺儿头，这不连窑子都砸了。

翠 喜 (拉着胡四)那明儿你一定来?(胡四嘻嘻哈哈地点 头 )

〔这时小东西已斟好茶，正向胡四送过去。 **王福升** (开玩笑)小心点，别烫着手，小姐。

**小东西** (低头，走到胡四面前，眼泪汪汪地)

**王福升** 四爷，你瞧，小翠跟你飞眼呢。(小东西气得回首向 福升望一眼)

胡 四 (高兴)是么?(想拧小东西的脸蛋)小东西看上了我 么?

**小东西** (蓦地回过头来，没想到胡四这样近靠着她，茶碗碰

着胡四的手，茶水溅湿他的衣服)啊! 胡 四 你看!

黑 三 (大吼)妈的，你看你!

小东西 (吓破了胆，失手，一碗茶整个地倒在胡四的新衣服 上)啊!

胡 四 (急青了脸)这个不是人揍的孩子!(连忙用手帕揩) 黑 三 (跳到小东西面前，举手就要打)你他妈的—(小东

西躲在翠喜背后)

翠 喜 (拦住黑三)你先别打!

王福升 (也拦住黑三)黑三，先别急，人家衣服要紧。 黑 三 (忙)小顺子，赶快拿手巾来。

〔小顺子拿手巾跳进。大家一起擦衣服。只有小东 西吓得立在一旁。

胡 四 (恼怒)去，去，去，别擦了!(将衣服拿在灯下看看) 哼，这一身新衣服算毁了。妈的。(对福升)走!走! 走!(忽然跑到小东西面前)你这贱骨头，我——(仿 佛就要动手，小东西后退，他一扭身)死货!(忽然从 袋里，取出一束钞票，对小东西)你瞧见这个么?大 爷有的是洋钱。可就凭你这孩子，(向黑三)一个子 也不值!(对小顺子)把这个拿给三姑娘盘子!(一

张钞票给小顺子)这个给外边。(又一张钞票) 小顺子谢谢 。

胡 四 (点点头)走!(对福升)回旅馆。(扬长走出。福升 后面跟着，小顺子也随出去)

翠 喜 (送到门外)明儿来呀，四爷!明儿来呀!(忙回屋 内 )

黑 三 (野兽似地盯着小东西，低低地)过来。你跟我到这

屋子来!(指左面小屋)

小东西 (走了一半，两腿无力，扑腾跪下) 黑 三 (走到小东西面前，拉她)走!

翠 喜 (抱住小东西)黑三，你别打她!(哀求)这不怨她，你

别打她!(黑三在方桌下面，抽出一条鞭子)

黑 三 你别管!

翠 喜 黑三，这孩子再挨不得打了。

黑 三 (一手推倒她)你他妈的，去你个妹子的吧。(翠喜叫 一声，摸着她受了伤的手)走!(拉着小东西进屋)

〔进去，黑三把门关上。

翠喜(忽然想起自己的孩子，跑到左小门前，敲门)开门， 黑三，我的孩子在里面。开门，开门。

〔里面不应。黑三诅咒着，鞭子抽在小东西的身上， 小东西仿佛咬紧了牙挨着一下一下的鞭打。

翠 喜 (慌急，乱打着门)开门，开门!你要吓着我的孩子。 我的儿!(孩子开始哭起来)

翠 喜 (不顾一切地喊着)开门，开门，黑三，我的宝贝，你别 怕!妈就来!

〔小东西忍不住痛，开始嚎叫，和小儿哭声闹成一片， 外面有许多人看热闹，小顺子跑进来。

翠 喜 (疯狂的样子)你开门!(乱打着门)你开门!黑三!

你再不开。我就要喊巡警了。 小顺子 黑三，外边有人找你。

〔黑三开了门提着鞭子出来， 一脸的汗。 黑 三 (回头向左小门)这次先便宜你小杂种。

〔翠喜立刻跑进房里，屋里一片啼声和抽噎声。 黑 三 (向小顺子)谁，谁来找我?

**小顺子** 旅馆来的人。

〔外边有小铃声，半晌。 黑 三 干么?

小顺子 说金八爷有事找您。

〔另一个声音：见住客!没有住客的见住客! 黑 三 走!(向左旁小门)你出来!出来!

〔小东西很艰难地走出来。

黑 三 (用鞭子指)这一次先饶了你，外面有住客，你去见客 去。他妈的，你今天晚上要是再没有客，你明日早上

甭见我。听见了没有? 小东西 (抽咽着)嗯。

黑 三 去!把眼泪擦擦，见客去。

〔小东西低头出了门。

黑 三 小顺子，我去了。明儿见。 小顺子 您走吧，明儿见。

〔黑三走出去。

小顺子 三姑娘，出来吧，瘸子可等急了。你快出去见见他 吧 。

翠 喜 (由左小门走出)唉!这是什么日子!

〔翠喜和小顺子一同出门，屋内无人。 〔外面伙计的声音：落灯啦!落灯啦!

〔外面叫卖的声音：(寂寞地)硬面饽饽!硬面饽饽! 〔木梆一声一声地响过去。

〔另一个声音：(低声地叫出花名，因为客人们都睡 了)宝兰，翠玉，海棠，小翠。

〔小顺子进来把灯熄灭，由抽屉拿出洋烛头点上，屋

**子暗上来。**

〔小顺子正要出去，小东西缓缓地走进来。

〔隔壁和对面有低低的男女笑语声。 **小顺子** 怎么样，挂上①了么?

**小东西** (摇头)没有。 **小顺子** 怎么?

**小东西** (抽噎)那个人嫌我太小。

**小顺子** (叹一口气)那你一个人先睡吧。 **小东西** 嗯 。

**小顺子** (安慰她)去他的!明天是明天的，先别想它。 〔老远翠喜哭着嚷着。

〔一个男人的声音：你走不走?你走不走?

〔翠喜的声音：你打吧!你打吧!你今天要不打死 我，你不是你爸爸揍的②。

小东西 (立起来)这是谁?

小顺子 三姑娘——翠喜。她男人打她呢。(由窗户望外看) 可怜!这个人也是苦命，丈夫娶了她就招上了脏病 瘸了，儿子两个生下来就瞎了眼，还有个老婆婆，瘫 在床上，就靠着这儿弄来几个钱养一大家子人。

小东西 (又坐在那里发呆)嗯，嗯，嗯。 **小顺子** 她来了，(往外叫)三姑娘。

〔翠喜哭哭啼啼地走进门。 **小顺子** 怎么啦?

翠 喜 (自言自语)妈的，我跟你回去!今天我就跟你回去! 回去咱们就散，这日子还有什么过头?(叨叨地进了



① 这里是“被嫖客挑上”的意思。

② 此处作“亲生的”讲。

左小门)

小顺子 (望她进门)唉。

〔翠喜抱着孩子由左小门走进来。 小东西 孩子睡着了?

翠喜(抽噎地)嗯，妹……妹……妹子，(一字一噎地)刚 才，刚才，那个住客……你，……你，你挂上了么?

小东西 (低头)—— 小顺子 (摇头)没有。 翠 喜 怎……怎么?

小顺子 又是那句话，还是嫌她人小。

翠 喜 (一手摸着小东西的脸)苦……苦命的孩子。也 …… 也好，你今天一个人在我这个床睡吧。省得我在这 儿挤……半……半……半夜里冷，多……多……多 盖着点被。别……别冻着。明天再说明天的……你 ……你……你自己先别病了。 ……落在这个地方， ……病，……病，……病了更没有人疼，……疼，…… 疼 了 。

**小东西** (忍不住，忽然抱着翠喜大哭起来)我……我的……

翠 喜(也忍不住抱着她)妹……妹子，你， ……你别哭。我 ……我走了。我明天……一大清早，我……我就来 看 你 。

**小东西** 嗯 。

**翠** **喜** 我……我走了。

**小东西** 你走吧。 小顺子 你睡吧。 **小东西** 嗯 。

〔翠喜和小顺子同下。

〔外面一个人：落灯啦!落灯啦! 〔木梆声，舞台更暗。

〔外面叫卖声：(凄凉地)硬面饽饽!硬面饽饽! 〔小东西忽然立起，很沉静地走进左面小屋内。 〔屋内无人。

〔对面屋子里男女笑声。

〔女人声：去，去，去， ——七十多里地多的是小媳妇， 你找我干嘛?

〔男人含糊的声音： — 我 … …

〔女人声：去，去，去，(笑)头上磨下的，好意思的么? 〔男人含糊的声音： ……嗯， ……

〔小东西由左屋着鞋出来，手里拿着 一根麻绳，她 仿佛瞧见什么似地在方桌前睁着大眼，点点头。她 失了魂一般走到两个门的前面， 一一关好，锁上。她 抖擞起来，鼓起勇气到了左边小门停住。她移一把 椅子，站在上面，将麻绳拴在门框上，成一个小套。 又走下来。呆呆地走， ……走，走了两步。忽然她停 住 。

**小东西** (低声，咽出两个字)唉，爸爸!

〔她向那麻绳套跪下，深深地磕了三个头，立起。叹 一 口气，爬上椅子，将头颈伸进套里，把椅子踢倒 ——那样小，那样柔弱一个可怜的，小生命便悬在那 门框下面。

〔外面叫卖声：(荒凉地)硬面饽饽!硬面饽饽! 〔同时外面听见木梆声之外还有：

〔一个男人淫荡地唱：(曲调见前)“叫声小亲亲，眼瞅 着到五更，五更打过哥哥就起身。亲人啊，小妹妹舍

不得呀，一夜呀夫妻呀百日的恩。”

〔一个女人隐泣的声音：(如在远处)呜 … … 呜 … … 〔小东西挂在那里，烛影晃晃照着她的脚，報着的鞋

悄然落下一只，屋里没有一个人。 〔 舞 台 渐 暗 。

**—** **—幕落**

**附** **记**

也许末尾的刺激太重了些，我为着上演的方便，曾经把 收场这样改过，现在一并记在下面：

…



〔小东西由左屋報着鞋出来，手里拿一根麻绳，她仿佛 瞧见什么似地在方桌前睁着大眼，点点头。她失了魂 一 般走到两个门的前面。 一 一 关好。锁上。她的全 身发抖，噙住眼泪，惊恐地走到左边小门停住。

〔外面叫卖声：(荒凉地)硬面饽饽!硬面饽饽! 〔远远的木梆声。

〔她将一把椅子移在门下，站在上面，把麻绳拴在门框 上，成一个小套，她稳一稳心，正要——但一个恐怖的 寒战，她又走下来，呆呆地立在那里。

〔一个男人淫荡地唱：(低声——曲调见前)“叫声小亲 亲，眼瞅着到五更，五更打过哥哥就起身。亲人啊，小 妹妹舍不得呀， 一夜呀夫妻呀百日的恩”。

〔一个女人隐泣的声音：(如在远处)呜……呜 ……

〔恍恍惚惚地小东西随着那哭声，踉跄了两步，她实在 忍呆不下去了，忽然扑在地上，哀哀地哭泣起来。

〔外面叫卖声：(荒凉地)硬面饽饽!硬面饽饽!

〔 远远地木梆声 。 〔 舞台渐暗 。

**—幕落**

**第** **四** **幕**

与第三幕在同一个夜晚。

半夜后，大约有四点钟的光景，在××大旅馆那 间华丽的休息室内。

屋内帘幕都深深垂下来，在强烈的灯光下，那些 奇形怪状的陈设刺激人的眼发昏。满屋笼漫着浓厚 的烟氲和恶劣的香粉气，酒瓶歪在地上，和金子一般 贵重的流质任意地倒湿了地毯，染黄了沙发的丝绒， 流满了大理石的茶几。在中间， 一张小沙发的脚下， 香槟酒杯的碎玻璃堆在那里。墙上的银熠熠的钟正 指着四时许。

左面的屋子里面还是稀哩哗啦地打着牌，有时 静下来，只听见一两下清脆的牌声，有时说话的，笑 的，骂的，叫的，愤愤然击着牌桌的，冷笑的……和洗 牌的声音搅成一片。

〔开幕时，白露一个人站在窗前，背向观众，正撩开帷 幕向下望。她穿着黑丝绒的旗袍，周围沿镶洒满小 黑点的深黄花边，态度严肃，通身都是黑色。

〔她独自立在窗前，屋内没有一丝动静。 〔 半 晌 。

〔左面的门大开，立刻传出人们打牌喧笑的声音。 〔里面的男女声音：露 露 ! 露 露 !

〔白露没有理他们，还是那样子孤独着。

〔乔治的声音：露露!露露!(他的背影露出来，臂膊 靠着门钮，对里面的人们说话)不，不，我就来。(自 负地)你看我叫她，我来!

〔乔治走出来，穿着最讲究的西服，然而领带散着，背 心的钮子没有扣好。他一手抓住香槟酒瓶， 一手是 酒杯，兴高采烈地向白露走过来。

张乔治 (一步三摇地走近白露，灵感忽然附了体)哦，我的小 露露。(看上看下，指手画脚，仿佛吟诗 一样)So beau-tiful!So charming!and so melancholic!( 于 是 翻 江倒海，更来得凶猛)So beautifully bewitiching!and so bewitchingly beautiful!①

**陈白露** (依然看着窗外，不动，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嗯，你 说的是什么?

张乔治 (走到她又一边)我说你真美。你今天晚上简直是 美!(摇头摆尾，闭起眼说)美!美极了!你真会穿 衣服，你穿得这么憂郁，穿得这么诱惑!并且你真会 用香水，闻起来(用他的敏锐的鼻子连连嗅着，赞美 地由鼻孔冲出一声长长的由高而低的“嗯”!)这么清 淡，而又这么幽远!(活灵活现演作他的戏；感动地 长长吐出一口气)啊!我一闻着那香水的香味，Oh



① 英语，意为“这么美!这么娇媚，又这么忧郁!这么美得使人心醉!又是 这么使人心醉的美!”

no,你的美丽的身体所发出的那种清香，就叫我想到 当初我在巴黎的时候，(飘飘然神往)哦，那巴黎的夜 晚!那夜晚的巴黎!(又赞美地由鼻孔冲出那一声 “嗯”!)嗯!Simply beautiful!

**陈白露** (依然没有回头)你喝醉了吧。

张乔治 喝醉了?今天我太高兴了!你刚才瞧见刘小姐么? 她说她要嫁给我，她一定要嫁给我，可是我跟她说 了：(趾高气扬的样子)我说：“你!(藐视)你要嫁给 我!你居然想嫁给我!你?”她低着头，挺可怜的样 子，说：(哭声)“Georgy! 只要你愿意，我这方面总是 没有问题的。”说着，说着，眼泪就要掉下来。可是 (拉一下白露，但她并没有转过身来)你看我，我就这 么看着她。(斜着眼睛昂着头向下望)我说：“你?你 居然想嫁给George Chang!Pah!(又是他的 一 甩手) 这世界上只有陈白露才配嫁给George Chang呢!”(他 等白露的笑，但是——)咦，露露，你为什么不笑?

**陈白露** (态度依然)这有什么可笑的?(低沉地)你还有酒 么?

**张乔治** (奇怪)你还想喝?

**陈白露** 嗯 。

**张乔治** 你看我多么会伺候你，这儿早就预备好了。(他倒酒 的时候，由右屋听见顾八奶奶叫白露的声音。他把 酒倒好，递给白露，她一口灌下，看也不看就把酒杯 交给乔治)

〔顾八奶奶由右门出，她穿戴仍然鲜艳夺目，气势汹 汹地走进来。

顾八奶奶 (在门口)白露，究竟你的安眠药在哪儿?(忽然看

见乔治)哟!博士，原来是你们俩偷偷地躲在这屋子 说话呢。

**张乔治** 两个人?那我大概是喝醉了。 **顾八奶奶** 怎么?

**张乔治** 奇怪，我怎么刚才只觉得我是一个人在这屋子发疯 呢?

**顾八奶奶** 得了，我不懂你这一套博士话。白露，快点，你的 安眠药在哪儿?

**陈白露** 在我床边那个小柜子里。 **张乔治** 怎么啦，八奶奶?

**顾八奶奶** (摸心)我心痛，我难过。 **张乔治** 又为什么?

顾八奶奶 还不是那个没良心的东西气的我。我这个人顶娇 嫩了，你看这一气，三天我也睡不着。我非得拿点安 眠药回家吃不可。得了，你们两个好好谈话吧。(翻 身就要进门)

**张乔治** 别，别走。你先坐一坐跟我们谈谈。

**顾八奶奶** 不，不，不，我心痛得厉害，我先得吃点杜大夫的 药 。

**张乔治** 你看，你在这里吃不一样?

**顾八奶奶** 可是你听听我的心，又是扑腾腾扑腾腾的，(捧着 自己的心，痛苦的样子)哟!我得进去躺躺。

〔忽然右门大开，又传进种种喧笑声。 〔刘小姐的声音：Georgy —

顾八奶奶 (望着立在右门口的刘小姐。眉开眼笑地)刘小 姐，你还没有走，还在打着牌么?(对乔治)好啦，刘 小姐来了，你们三个人玩吧。

〔顾八奶奶由左门下。 〔刘小姐：Georgy!

张乔治 (以手抵唇)嘘!(指白露，做势叫刘小姐进来，来一 同谈谈。不过——)

〔刘小姐的声音：(严厉地)Georgy!!

张乔治 (做势叫她不要喊，仿佛说白露大概心里不知为什么 不痛快，并且像是一个人在流眼泪，劝她还是进来一 起玩玩。但是 — )

〔刘小姐的声音：(毫不是他所说的那副可怜的样子) 我不进去，我偏不进去。

张乔治 (耸耸肩表示没有办法，却还在做势劝她进来。然 而——)

〔刘小姐的声音：(更严厉地)Georgy!!! 你进来不进

来!你来不来!

张 乔 治 (大概门里面的人下了很严重的哀的美顿书，里面不 知做些什么表示，但是他已经诚惶诚恐地——)

No,please don't!I'm coming!①我来，我来，我就来。 〔乔治慌慌张张地笑着走进右门。

〔刘小姐的声音：(很低而急促的声音)我要走了，你 一个人在这儿，少跟她们胡扯，听见了没有?

〔乔治的声音：可我没有怎么跟谁胡扯呀。 〔半晌。

〔白露缓缓回过身来。神色是忧伤的，酒喝多了。晕 红泛满了脸。不自主地她的头倒在深蓝色的幕帷 里，她轻轻捶着胸，然而捶了两下，仿佛绝了望似地



① 英语，意为“不，请不要这样!我来，我就来!”

把手又甩下来。静静地泪珠由眼边流出来，她取出 手帕，却又不肯擦掉，只呆呆地凝视自己的手帕。

**陈白露** (深长而低微叹一 口气)嗯!(她仰起头，泪水由眼角

流下来，她把手帕铺在眼上) 〔外面敲门声。

**陈白露** (把手帕忙取下来擦擦眼睛)谁?

〔福升声：我，小姐。 **陈白露** 进来。

〔福升进。他早已回到旅馆，现在又穿起他的号衣施 施地走进来。

**王福升** 小 姐 。

**陈白露** 你来干什么?

**王福升** (看见白露哭了)哦，您没有叫我? **陈白露** 没有。

**王福升** 哦，是，是， …… (望着白露)小姐，您今天晚上喝多 了 。

**陈白露** 嗯，我今天想喝酒。

**王福升** (四面望望)方先生不在这儿? **陈白露** 他还没有回来。有事么?

**王福升**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刚才又来了一个电报。是给方 先生的。

**陈白露** 跟早上打来的是一个地方么?

**王福升** 嗯 。

**陈白露** 在哪儿?

**王福升** (由口袋取出来)您要么?

**陈白露** 回头我自己交给他吧。(福升把电报交给白露)反正 还早。

**王福升** (看看自己的手表)早?已经四点来钟了? **陈白露** (失神地)那些人们没有走。

**王福升** (望左面的房门)客人们在这儿又是吃，又是喝，有的 是玩的，谁肯走?

**陈白露** (悲戚地点头)哦，我这儿是他们玩的地方。 **王福升** (不懂)怎么?

**陈白露** 可是他们玩够了呢?

**王福升** 呃! … … 呃! … … 自然是回家去。各人有各人的 家，谁还能一辈子住旅馆?

**陈白露** 那他们为什么不走?

**王福升** 小姐，您说……呃……呃……那自然是因为他们没 有玩够。

**陈白露** (还是不动声色地)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玩够?

**王福升** (莫名其妙，不得已地笑)那……那……那他们是没 有玩够喔，没有玩够喔。

陈白露 (忽然走到福升面前迸发)我问你，他们为什么没有 玩够!(高声)他们为什么不玩够?(更高声)他们为 什么不玩够了走，回自己的家里去。滚!滚!滚! (愤怨)他们为什么不——(忽然她觉出自己失了常 态，她被自己吓住了，说不完，便断在那里，低下头) 〔福升望望白露的脸，仿佛很了解的样子。他倒了 一 杯白水端到白露面前。

**王福升** 小姐。

**陈白露** (看看他手里的杯子)干什么? **王福升** 您大概是真喝多了。

**陈白露** (接下杯子)不，不。(摇摇头低声)我大概是真玩够 了。(坐下)玩够了!(沉思)我想回家去，回到我的

老家去。

**王福升** (惊奇)小姐，您这儿也有家?

**陈白露** 嗯，你的话对的。(叹一口气)各人有各人的家，谁还 一辈子住旅馆?

**王福升** 小姐，您真有这个意思? **陈白露** 嗯，我常常这么想。

**王福升** (赶紧)小姐，您要是真想回老家，那您在这儿欠的那 些账，那您——

**陈自露** 对了，我还欠了许多债。(有意义地)不过这些年难 道我还没有还清?

王福升 (很事实地)小姐，您刚还了八百，您又欠了两千；您 这样花法， 一辈子也是还不清的。今天下午他们又 来了，您看，这些账单(又从自己口袋往外拿)这一共

*是—一*

**陈白露** 不，不用拿，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王福升** 可是他们说您明天下午是非还清不可的，我跟他们 说好话，叫他们—一

**陈白露** 谁叫你跟他们说好话?冤有头，债有主，我自己没求 过他们，要你去求?

**王福升** 可是小姐，——

**陈白露** 我知道，我知道了。你不要再提了，钱!钱!钱!为 什么你老这样子来逼我。

〔电话铃响。

**王福升** (拿起耳机)喂， ……你哪儿!哦……我这儿是五十

二号陈小姐的房间。 **陈** **白** **露** **谁**?

**王福升** (掩住喇叭)李太太，(又对耳机)哦，是是。李先生他

不在这儿。他今天下午来过，可是早走了。 ……是 ……是……不过李先生刚才跟这儿潘四爷打过电 话，说请他老人家候候，说一会儿还要来这儿的。要 不，您一会儿再来个电话吧。再见。(放下耳机)

**陈白露** 什么事?

**王福升** 李先生的少爷病得很重，李太太催李先生赶快回去。 **陈白露** 嗯。好，你去吧!

〔潘四爷由中门走进来，油光满面，心里充满了喜信， 眯着一对小眼睛，一张大嘴呵呵地简直拢不住，一只 手举着雪茄，那一只手不住地搓弄两撇小胡子。福 升让进潘月亭，由中门下。

**潘月亭** 露露，露露，客没有走吧。 **陈白露** 没 有 。

**潘月亭** 好极了。来，大家都玩一会，今天让大家玩个痛快。 **陈白露** 怎么?

**潘月亭** 我现在大概才真正走了好运，我得着喜信了。 **陈白露** 什么?喜信?是金八答应你提款缓一星期了?

**潘月亭** 不，不是，这个金八前两天就答应我了。我告诉你， 公债到底还要涨，涨，大涨特涨。这一下子真把我救 了!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忽然听说公债涨是金八在 市面故意放空气，闹玄虚，故意造出谣言说他买了不 少，叫大家也好买，其实他是自己在向外抛，造出好 行市向外甩。那时候我真急了!我眼看我上了他的 当，我买的公债眼看着要大落特落，我整个的钱都叫 他这一下子弄得简直没有法子周转，你看我这一大 堆事业，我一大家子的人，你看我这么大年纪，我要 破产，我怎么不急?我告诉你，露露，我连手枪都预

备好了，我放在身上，我——(咳嗽) **陈白露** (给他手帕)哦，可怜!可怜的老爸爸。

潘 月 亭 (高起兴)你现在真不应该再叫我老爸爸了。我现在 一点不老，我听见这个消息，我年轻了二十年，我跟 你说人不能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要活着，穷了就是犯 罪，不如死。可是，露露，我现在真真有钱了，我过两 天要有很多很多的钱，再过些天，说不定我还要有更 多更多的钱。(忽然慷慨地)哦，我从此以后要做点 慈善事业，积积德，弥补弥补。——

**陈白露** 不过，你们轻轻把小东西又送回到金八手里，这件事 是很难弥补的。

**潘月亭** (忽然想起来)哦，小东西怎么样了?你难道还没有 把她找回来?

**陈白露** 找回来?她等于掉在海里了，我找，达生找，都没有 一点影子。

**潘月亭** 不要紧，有钱，我有钱。我一定可以把小东西还是活 蹦乱跳地找回来。叫你高兴高兴。

**陈白露** (绝望地)好，好吧!哦，你知道李石清要这时候来见 你么?

潘月亭 知道。他说他有好消息告诉我。可是这个东西太混 账，他以为我好惹，这次我要好好地给他一点厉害

看。

**陈白露** 怎么?

〔顾八奶奶由右门上。

顾八奶奶 露露!露露!——哟，潘四爷，这一晚上你上哪儿 去了。(撒娇地)真是的，把我们甩在这儿，不理我 们，你们男人们，真是的!——对了，四爷，您看胡四

进了电影公司正经干多了吧。还是四爷对，四爷出 了主意，荐的事总是没有错儿的。(不等潘月亭回 答，就跑到左面立柜穿衣镜前照自己，忽转向露)露 露，你看我现在气色怎么样，不难看吧?

**潘月亭** (没有办法)露露，你陪八奶奶谈吧，我去到那屋看看 客人去。

〔潘由左门下。

顾八奶奶 四爷，您走了。(又忙忙地)白露，我睡不着。(自

怜)我越躺越难过。 **陈白露** 你怎么啦?

顾八奶奶 (贸然)你说他还来不来?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他叫我在你这儿等着他，他要跟我说戏，说《坐楼杀 惜》,你看快天亮了，他的魂也没有见一个。唉，(指 她的红鼻头)你看两条手绢都哭湿了，(其实她在干 噎)我真，我……我，我真想叫福升问问他……

**陈白露** (厌烦，不等她说完便叫)福升!福升! 〔福升由中门进。

**陈白露** 你知道胡四爷上哪儿去了? **王福升** 不，不知道。

顾八奶奶 (撅着嘴气冲冲地)他就会说不知道。

**王福升** 实 …… (谄笑)实在是不知道。不过仿佛胡四爷说他 先去 —

顾 八 奶 奶 ( 暴 躁 地 ) ]

( 同 时 说 ) 换 衣 服 去 了 。

王 福 升 ( 假 笑 地 )

顾八奶奶 (急躁)换衣服!换衣服!你就会说换衣服。 陈白露 怎么?(对顾)你知道胡四干什么去了?

王福升 (谦逊地)顾八奶奶刚才问了我四五遍，怪不得她老

人家听腻了，您想，她老人家脾气也是躁一点，再者 她老人家……

顾八奶奶 (忽然变色)福升，我不喜欢你这么胡说乱道的什 么“老人家”、“她老人家”的。我不愿意人家这么称 呼我，我不爱听。

**王福升** 是，顾八奶奶。

**顾八奶奶** 去!去!去!我瞅你就生气，谁叫你进来跟我添 病的。

**王福升** 是，是。(福升由中门下)

**顾八奶奶** (捶自己的心)你看我的心又痛起来了，胡四进了 电影公司两天，越学越不正经干。我非死了不可! 露露!你的安眠药我都拿去了。

**陈白露** (略惊)怎么,你要吃安眠药?

**顾八奶奶** 嗯，我非吃了不可。

**陈白露** (劝她)那你又何必呢?你还给我。(伸手)

**顾八奶奶** (不明白)不，我非吃了不可，我得回家睡觉去。我 睡一场好觉，气就消了。杜大夫说睡一点钟好觉，就 像多吃两碗饭。我要多吃两碗饭，气气他。

陈白露 哦!(放下心)不过我先警告你，这个安眠药是很厉 害的。你要吃了十片，第二天就会回老家的，你要小 心点。

**顾八奶奶** (拿着安眠药看)哦!吃十片就会死。

**陈白露** 十片就成了。

**顾八奶奶** 那，……那，我就……我就吃一片；不，半片；不好， 三分之一，我看，对我就很可以了。

**陈自露** 那才好，我刚才听你的话，我以为——

**顾八奶奶** 哦，(忽然明白)你说我吃安眠药寻死?我才不呢。

我不傻，我还得乐两年呢!哼，我刚刚懂一点事，我 为他……哼，胡四有一天要跟我散了，我们就散。我 再找一个，我……我非气死他不可!(太费力气，颤 巍巍地摇着头)

**陈白露** (冷冷地望着她)你说得不累么?

**顾八奶奶** 可不是，我是有点累了。我得打几副牌休息休息 我的脑筋。你跟我一块来吧。

**陈白露** 不，你先去吧!我想一个人坐一坐。

〔顾由左门下。 〔中门敲门声。

**陈白露** 谁 ?

**方达生** 我。(推开门进来，他还穿着他的毛蓝布大褂，神色 沉郁，见着白露，微现喜色)

**陈白露** 你刚回来?

**方达生** 我回来一会，我走到你门口，我听见顾太太在里面， 我就没进来。

**陈白露** (望着他)怎么样?小东西找着了么?

**方达生** (摇头)没有。那种地方我都一个一个去看了。但 是，没有她。

**陈白露** (失望)这是我早料到的。(半晌，扶他坐下)你累了 么?

**方达生** 有一点，不过我很兴奋，我很兴奋。我在想，这两天 我不断地想着个问题。

**陈白露** (笑)怎么,你又想，想起来了。

**方达生** 嗯。没有办法，我是这么一个人，我又想起来了。尤 其是今天一夜晚，叫我觉得——(忽然)我问你，人与 人之间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呢?

**陈白露** (笑)这就是你所想的问题么?

**方达生** 不，不尽然。我想的比这个问题要大，要实际得多。 我奇怪，为什么你们允许金八这么一个禽兽活着?

陈白露 你这傻孩子，你还没有看清楚，现在，我告诉你，不是 我们允许不允许金八活着的问题。而是金八允许我 们活着不允许我们活着的问题。

**方达生** 我不相信金八有这么大的势力。他不过是一个人。 **陈白露** 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人?

**方达生** (沉思)嗯 …… (忽然)你见过金八么? **陈白露** 我没有那么大福气。你想见他么?

**方达生** (有意义地)嗯，我想见见他。

**陈白露** 那还不容易，金八多得很，大的，小的，不大不小的， 在这个地方有时像臭虫一样，到处都是。

方达生 (沉思)对了，臭虫!金八!这两个东西都是一样的， 不过臭虫的可厌，外面看得见，而金八的可怕外面是

看不见的，所以他更凶更狠。

**陈白露** (眼盯着达生)你仿佛有点变了。

**方达生** 嗯，我似乎也这么觉得。不过我应该谢谢你。 **陈白露** (不懂)为什么?

**方达生** (严重地)是你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陈白露** 我不大明白你的话，你的口气似乎有点后悔。

**方达生** (肯定地)不!我不后悔，我毫不后悔多在这里住几 天。你的话是对的。我应该多观察观察这一帮东 西。现在我看清楚他们了，不过我还没有看清楚你，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他们混?你难道看不出他们 是鬼，是一群禽兽。竹均，我看你的眼，我就知道你 厌恶他们，而你故意天天装出满不在意的样子，天天

自己骗着自己。

**陈白露** (深邃地望着他)你—— **方达生** 你这样看我做什么?

**陈白露** (忽然——倔强地嘲讽着)你很相信你自己的聪明。

**方达生** 竹均，你又来了。不，我不聪明。但是我相信你的聪 明。你不要瞒我，你心里痛苦，请你看在老朋友的分 上，我求你不要再跟我倔强，我知道你嘴头上硬，故 意说着谎，叫人相信你快乐，可是你眼神儿软，你的

眼瞒不住你的恐慌，你的犹疑，不满。竹均，一个人 可以欺骗别人，但欺骗不了自己，你这样会把你闷死 的 。

**陈白露** (叹一 口气)不过你叫我干什么好呢? **方达生** 很简单你跟我走，先离开这儿。

**陈白露** 离开这儿?

**方达生** 嗯，远远地离开他们。

**陈白露** (仰头想)可……可……可是上哪里去呢?我这个人 在热闹的时候总想着寂寞，寂寞了又常想起热闹。 整天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才好。你叫我到哪里去呢?

**方达生** 那有一个办法：你应该结婚!你需要嫁人!你该跟 我 走 。

**陈白露** (忽然笑起来)你的拿手好戏又来了。

**方达生** 不，不，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跟你求婚。我并没有说 我要娶你。我说我带你走，这一次我要替你找个丈 夫 。

**陈白露** 你替我找丈夫?

**方达生** 嗯，我替你找。你们女人只懂得嫁人，可是总不懂得 嫁哪一类人。这一次，我带你去找，我要替你找一个

真正的男人。你跟我走。

陈白露 (笑着)你是说一手拉着我，一手敲着锣，到处去找我 的男人么?

方达生 那怕什么?竹均，你应该嫁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一 定很结实，很傻气，整天地苦干，像这两天那些打夯 的人一样。

陈白露 哦，你说要我嫁给一个打夯的?

方达生 那不也很好。你看他们哪一点不像个男人?竹均， 你应该结婚。你应该立刻离开这儿。

陈白露 (思虑地)离开——是的。不过，结婚?(嘘出一 口 气 )

方达生 竹均，你正年轻，为什么不试试呢?活着原来就是不 断地冒险，结婚是里面最险的一段。

陈白露 (顿，忽然，把头转过去，缓缓一字一字地)可是这个 险我冒过了。

方达生 (吃了一惊)什么?你试过?

陈白露 (乏味地)嗯，我试过。但是(叹 一 口气) 一 点也不

险。——平淡无聊，并且想起来很可笑。 方达生 竹均，……你……你已经结过婚?

陈白露 咦，你为什么这么惊讶?难道必须等你替我去找，我

才可以冒这个险么? 方达生 (低声)这个人是谁?

陈白露 (神秘地)这个人有点像你。 方达生 (起了兴趣)像我?

陈白露 嗯，像——他是个傻子。 方达生 (失望)哦。

陈白露 因为他是个诗人。(追想)这个人哪， ……这个人思

想起来很聪明，做起事就很糊涂。让他一个人说话 他最可爱，多一个人谈天他简直别扭得叫人头痛。 他是个最忠心的朋友，可是个最不体贴的情人。他 骂过我，而且他还打过我。

**方达生** 但是(怕说的样子)你爱他?

陈白露 (肯定)嗯，我爱他!他叫我离开这儿跟他结婚，我就 离开这儿跟他结婚。他要我到乡下去，我就陪他到 乡下去。他说“你应该生个小孩!”我就为他生个小 孩。结婚以后几个月，我们过的是天堂似的日子。 他最喜欢看日出，每天早上他一天亮就爬起来，叫我 陪他看太阳。他真像个小孩子，那么天真!那么高 兴!有时候乐得在我面前直翻跟头，他总是说“太阳 出来了，黑暗就会过去的。”他永远是那么乐观，他写 一本小说也叫《日出》,因为他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

**方达生** 不过——以后呢?

**陈白露** 以后?——(低头)这有什么提头! **方达生** 为什么不叫我也分一点他的希望呢。

**陈白露** (望着前面)以后他就一个人追他的希望去了。 **方达生** 怎么讲?

**陈白露** 你不懂?后来，新鲜的渐渐不新鲜了，两个人处久了 渐渐就觉得平淡了，无聊了。但是都还忍着；不过有 一天……他忽然说我是他的累赘，我也忍不住说他 简直是讨厌!从那天以后我们渐渐就不打架了，不

吵嘴了，他也不骂我，也不打我了。 **方达生** 那不是很好么?

**陈白露** 不，不，你不懂。我告诉你结婚后最可怕的事情不是 穷，不是嫉妒，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两

个人互相觉得是个累赘，懒得再吵嘴打架，直盼望哪 一天天塌了，等死。于是我们先只见面拉长脸，皺眉 头，不说话。最后他怎么想法子叫我头痛，我也怎么 想法子叫他头痛。他要走一步，我不让他走；我要动 一动，他也不许我动。两个人仿佛捆在一起扔到水 里，向下沉，……沉，……沉，……

方达生 不过你们逃出来了。

陈白露 那是因为那根绳子断了。 方达生 什么?

陈白露 孩子死了。

方达生 你们就分开了?

陈白露 嗯，他也去追他的希望去了。 方达生 那么,他在哪里?

陈白露 不知道。

方达生 那他有一天也许回来看你。

陈白露 不，他决不会回来的。他现在一定工作得高兴。(低 头)他会认为我现在简直已经堕落到没有法子挽救 的地步。(悲痛地)哼!他早把我忘记了。

方达生 (忽然)你似乎还没有忘记他?

陈白露 嗯，我忘不了他。我到死也忘不了他。喂，你喜欢这 两句话么?“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

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你喜欢么? 方达生 我不大懂。

陈白露 这是他的小说里一个快死的老人说的。 方达生 你为什么忽然要提起这一句?

陈白露 因为我……我……我时常想着这样的人。 方达生 (忽然)我看你现在还爱他。

陈白露 (低头)嗯。 方达生 你很爱他。

陈白露 (望)嗯。——但是你为什么这么问我?

方达生 没有什么,也许我问清楚了，可以放下心。这样，我 可以不必时常惦念着你了。谢谢你，竹均，你真是个 爽快人。(立起来)竹均，我要去收拾东西去了。

陈白露 你就要走?这里还有你一封电报。(拿出来交给他)

方达生 (拆开看)嗯。(把电报揉成一团) 陈白露 是催你回去么?

方达生 嗯，是的。(停顿)再见吧!竹均!(伸出来) 陈白露 为什么这么忙?难道你天亮就走么?

方达生 我想天亮就离开旅馆。 陈白露 你坐哪一趟车?

方达生 不，不，我不回去。我只是想搬开。 陈白露 你不走?

方达生 不，我不回去。不过我也许不能常来看你了。 陈白露 (奇怪)为什么?这句话很神秘。

方达生 我在这里要多住些天，也许我在这里要做一点事情。 陈白露 你在这里找事做?

方达生 事情自然很多，我也许要跟金八打打交道，也许要为 着小东西跑跑，也许为那小书记那一类人做点事，都

难说。我只是想有许多事可做的。 陈白露 这么说，你跟他要走一条路了。

方达生 谁 ?

陈白露 他，——我那个诗人。

方达生 不，我不会成诗人。但是我也许真会变成一个傻子。 陈白露 (叹一口气)去吧!你们去吧!我知道我会被你们都

忘记的。

**方达生** (忽然)不过，竹均，你为什么不跟我走?(拉起她的 手，热烈地)你跟我走!还是跟我走吧。

**陈白露** 可是——(空虚地望着前面)上哪儿去呢?我告诉过 你，我是卖给这个地方的。

**方达生** (放下手，怜恤地望着她)好吧。你，——唉， ……你 ……你这个人太骄傲，太倔强。

〔敲门声。 **陈白露** **谁**?

〔李石清推中门进。李石清忽然气派不同了，挺着胸 脯走进来，马褂换了坎肩，前额的头发也贼亮贼亮地 梳成了好几绺，眼神固然依旧那样东张西望地提防 着，却来得气势汹汹，见着人客气里含着敌视，他不 像以前那样对白露低声下气，他有些故为傲慢。

**陈白露** 哦，李先生。(福升随进)

李石清 (看看方达生和白露)陈小姐，(回头对门前的福升) 福升，你下去叫我的汽车等着我，我也许一会儿跟潘 经理谈完话就回公馆的。

**王福升** 是，李先——(忽然)是，襄理。不过您太太方才打电 话，说——

**李石清** (厌烦地)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陈白露** 李先生，你的少爷好一点了么? **李石清** 好，好，还好。月亭在屋里么?

**陈白露** 月亭大概在吧。

**李石清** 我要跟他谈一点机密的事。

**陈白露** (不愉快)是要我们出去躲躲么?

**李石清** (知道自己有点过分)不，不，那倒不必。我进去找他

谈也是可以的。少陪!少陪!

〔李石清扬长地走入左门。 **陈白露** (看他走进去，嗤笑)唉!

**方达生** 这个人忽然——是怎么回事? **陈白露** 你不知道，他当了襄理了。

**方达生** (恍然)哦!(笑了笑)可怜! **陈白露** 嗯，好玩得很。

〔胡四由中门进。他又换了一套衣服，更“标致”了， 他一边拿着大衣， 一边夹着烟卷，嘴里哼着流行调， 开了中门。

**胡** **四** (仿佛到了自己的家，把帽子扔在沙发上，大氅也搁 在那里，口里不住地吹着哨，他似乎一个人也没有看 见，稳稳当当地放好衣服，走到左面立柜穿衣镜前照

照自己，打着呵欠对白露说话)白露，她呢? **陈白露** 谁 ?

**胡** **四** (还是那一副不动情感的嘴脸)老妖精! **陈白露** 不知道。

**胡** **四** (又打了一个呵欠)困么? **方达生** (嫌恶)你问谁?

胡 四 哦，方-  方先生。您刚回来?我们总算投缘。今 天晚上见了两面。

方达生 (不理他)白露，你愿意到我屋里坐一下么? 陈白露 嗯，好。

〔两个人由中门下。

胡 四 (望着他们走出去)妈的加料货!“刺儿头”带半疯! 〔整理自己的衣服，又向那穿衣镜回回头，理两下鬓 角，正预备进右门，右门开了，由里走出潘月亭和李

石清。

**李石清** (对潘)里面人太多，还是在这儿谈方便些。 **潘月亭** 好，也好。

**胡** **四** (很熟稔地)石清，你怎么现在还在这儿?还不回家

去?

**李石清** 嗯，嗯。 **胡** **四** 潘经理。

**潘月亭** 胡四，你快进去吧。八奶奶还等着你说戏呢! **胡** **四** 是，我就去。石清，你过来，我跟你先说一句话。 **李石清** 什么?

**胡** **四** ( 笑嘻嘻地)我昨儿格在马路上又瞧见你的媳妇了，

(低声对着他的耳朵)你的媳妇长得真不错。

李石清 (一向与胡四这样惯了的，现在无法和他正颜厉色， 只好半气半恼，似笑非笑地)唏!唏!岂有此理!岂 有此理。

胡 四 没有什么说的，石清，回头见。

〔胡四很伶俐地由右门下。 **潘月亭** 请坐吧。有什么事么?

**李石清** (坐下很得意地)自然有。 **潘月亭** 你说是什么?

**李石清** 月——(仿佛不大顺口)经理知道了市面上怎么回事 么?

**潘月亭** (故意地)不大清楚，你说说看。

**李石清** (低声秘语)我这是从一个极秘密的地方打听出来 的。我们这一次买的公债算买对了，您放心吧!金 八这次真是向里收，谣言说他故意造空气，他好向外 甩，完全是神经过敏，假的。这一次我们算拿准了，

我刚才一算，我们现在一共是四百五十万，这一“倒 腾”①说不定有三十万的赚头。

潘月亭 (唯唯否否地)是……是……是。(但是没有等李石 清说完，他忽然插嘴)哦，我听福升说你太太——

李石清 (不屑于听这些琐碎的事)那我知道，我知道。 — 一 我跟您说，我们说不定有三十万的赚头。这还是说 行市就照这样涨。要是一两天这个看涨的消息越看 越真，空户们再忍痛补进，跟着一抢，凑个热闹，我跟 您说，不出十天，再多赚个十万二十万，随随便便地 就是一说。

**潘月亭** (阻止他)是你的太太催你回去么?

**李石清** 不要管她，先不管她。我提议，月亭，这次行里这点 公债现在我们是绝对不卖了。我告诉你，这个行市 还要大涨特涨，不会涨到这一点就完事。并且(非常 兴奋地)我现在劝你，月亭，我们最好明天看情形再 买进，明天的行市还可以买，还是吃不了亏。

**潘月亭** 石清，你知道你的儿子病了么?

**李石清** 不要紧，不要紧。 ——(更紧张)我看我们还是买。 对!我们就这么决定了。月亭，这是千载一时的好 机会。这一次买成功了，我主张，以后行里再也不冒 这样的险。说什么我们也不必拆这个烂污，以后留 点信用吧。不过，这一次我们破釜沉舟干一次，明 天，一大清早。我们看看行市，还是买进。

**潘月亭** 不 过——

**李石清** 我们再加上五十万，凑上一个整数。我想这决不会



① 掉换的意思。

有错的。我计算着我们应该先把行里的信用整顿一 下，第一，行里的存款要—

潘月亭 石清!石清!你知道你的儿子病得很重么? 李石清 为什么你老提这些不高兴的话?

潘月亭 因为我看你太高兴了。

李石清 怎么,为什么不高兴呢!这次事我帮您做得不算不 漂亮。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潘月亭 哦，我忘了你这两天做了襄理了。 李石清 经理，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潘月亭 也没有什么意思。你知道我现在手下这点公债已经

是钱了么? 李石清 自 然 。

潘月亭 你知道就这么一点赚头已经足足能还金八的款么? 李石清 我计算着还有富余。

潘月亭 哦，那好极了。有这点富余再加我潘四这点活动劲

儿，你想想我还怕不怕人跟我捣乱? 李石清 我不大明白经理的话。

潘月亭 譬如有人说不定要宣传我银行的准备金不够? 李石清 哦 ?

潘月亭 或者说我把银行房产都抵押出去。 李石清 哦，……

潘月亭 再不然，说我的银行这一年简直没有赚钱，眼看着要 关 门 。

李石清 (谄笑)不过，经理，何必提这个?这 —

潘月亭 我自己自然不愿意提这个。不过说不定有人偏要

提，提这个，你说这怎么办? 李石清 这话不太远了点么?

**潘月亭** (冷冷地看着他)话倒是不十分远。也不过是六七天 的工夫，我仿佛听见有人跟我当面说过。

**李石清** 经理，您这是何苦呢?圣人说过： “小不忍则乱大

谋”。一个做大事的人多忍似乎总比不忍强。

潘月亭 (棱他 一 眼)我想我这两天很忍了 一会。不过，我要 跟你说一句实在话：我很讨厌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在 我的面前多插嘴，我也不大愿意叫旁人看我好欺负， 天生的狗食，以为我心甘情愿地叫人要挟。但是我 最厌恶行里的同人背后骂我是个老混蛋，瞎了眼，昏 了头，叫一个不学无术的三等货来做我的襄理。

**李石清** (极力压制自己)我希望经理说话无妨客气一点。字 眼上可以略微斟酌斟酌再用。

**潘月亭** 我很斟酌，很留神，我这一句一句都是不可再斟酌的 客气话。

李石清 (狞笑)好了，这些名词字眼都可说无关紧要，头等 货，三等货，都是这么一说，差别倒是很有限。不过， 经理，我们都是多半在外做事的人，我想，大事小事， 人最低应该讲点信用。

潘月亭 (看李)信用?(大笑)你要谈信用?信用我不是不 讲，可是要看谁?我想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我该明白 跟哪一类人才可以讲信用，跟哪一类人就根本用不 着讲信用的。

**李石清** 那么,经理仿佛是不预备跟我讲信用了。

**潘月亭** (尖酸地)这句话真不像你这么聪明的人说的。 **李石清** 经理自然是比我们聪明的。

**潘月亭** 那倒也不见得。不过我也许明白一个很要紧的小道 理，就是对那种太自作聪明的坏蛋，我有时可以绝对

不讲信用的。(忽然)你知道你的太太跟你打电话了 么?

**李石清** (眩惑地)我知道，我知道。

**潘月亭** 你的少爷病得快要死了，李太太催你快回家。 **李石清** (瞪眼望着潘，低声)我是要回家的。

**潘月亭** 那好极了。我听说你还有汽车在门口等着你。(刻 薄地)坐汽车回家是很快的，回家之后，你无妨在家 里多多练习自己的聪明，你这样精明强干的人不会 没有事的。有了事，我看你还可以常常开开人家的 抽屉，譬如说看看人家的房产是不是已经抵押出去 了，调查调查人家的存款究竟有多少。 ……不过我 可以顺便声明一下，省得你替我再多操心，我那抽屉

里的文件现在都存在保险库去了。 **李石清** (愤怒叫他说不出一个字)嗯!

**潘月亭** (由身上取出一个信封)李先生，这是你的薪水清单。 我跟你算一算。襄理的薪水一月一共是二百七十 元。你做了三天，会计告诉我你已经预支了二百五 十元，不过我想我们还是客气点好，我支给你一个月 的全薪。现在剩下的二十五块钱，请你收下，不过你 今天坐的汽车账行里是不能再替你付的。

**李石清** 可是，潘经理——(忽然他不再多说了，狠狠地盯了 潘一眼，伸出手)好，你拿来吧。(接下钱)

潘月亭 (走了两步，回过头)好，我走了，你以后没事可以常 到这儿来玩玩，以后你爱称呼我什么就称呼我什么, 就像方才，你叫我月亭，也可以；称兄道弟，跟我“你 呀我呀”地说话也可以；现在我们是平等了!再见。

〔潘由右门下。

李石清 ( 一 个人愣了半天，才由鼻里嗤出 一 两声冷笑)好! 好!(拿起钞票，紧紧地握着恨恨地低声)二十五块! (更低声)二十五块钱。(咬牙切齿)我要宰了你呀! (电话铃响一下，他不理)我为着你这点公债，我连家 都忘了，孩子的病我都没有理，我花费自己的薪水来 做排场，打听消息。现在你成了功赚了钱，忽然地， 不要我了。(狞笑)不要我了。你把我当成贼看，你 骂了我，当面骂了我，侮辱我，瞧不起我!(刺着他的 痛处，高声)啊，你瞧不起我!(打着自己的胸)你瞧 不起我李石清，你这一招简直把我当做混蛋给耍了。

哦，(电话铃又响了响。嘲弄自己，尖锐地笑起来)你 真会挖苦我呀!哦，我是“自作聪明!”我是“不学无 术!"哦，我原是个“坏蛋!"哼，叫我坏蛋你都是抬高 了我，我原来是个“三等货”,(怪笑，电话铃又响了一 阵)可是你以为我就这样跟你了啦?你以为我怕 你，——哼，(眼睛闪出愤恨的火)今天我要宰了你， 宰了你们这帮东西，我一个也不饶，一个也不饶你们 的 。

〔[忽然中门急急敲门声。 **李石清** 谁?

〔李太太慌张走进，颜色更憔悴，衣服满是绉纹，泪水 含在眼边。

**李太太** 石清!你怎么啦?你出去 一 天为什么现在还不回 家!

**李石清** (眼直瞪瞪地)我不回家!

**李太太** (哭出声音)小五儿快不成了，舌头都凉了，石清。我 现在同妈叫了个车送他到医院，走了三个医院，三个

医院都不肯收。

**李石清** 不收?是治不了啦?

**李太太** 医院要钱。(忽然四面望望)他们要现款，都要现钱。 最低的都要五十块押款。现在家里只有十五块钱， 我都拿出来也不够。(抽噎)石清，你得想法子救救 我们的孩子。

**李石清** (摸摸自己的身上，掏出几张零碎票子)都拿去吧。 **李太太** (忙数)这……这只有十七块多钱。

**李石清** 那……那……那有什么法子。

**李太太** (擦眼泪)不过石清，(望着他)小五这孩子——

**李石清** (悲愤)为什么我们要生这么一大堆孩子呢!(然而 不由己地他拿起方才的钞票，紧紧握着，咽下愤恨交 给李太太，辛酸地)拿去!拿去，这是二十五块“卖脸 钱”。(李太太收下)

**李太太** (急切地)不过石清，你不一块去么? **李石清** 你先去，我一会来。

**李太太** 可是，石清——

**李石清** (咆哮起来)叫你先走，你就先走。你还吵什么!快

走!快走!你不要惹我! 〔 叩门声 。

**李太太** (恳求)不过，石清——(叩门声仍响)有人来!

**李石清** 谁?(不答，叩门声仍响)进来!谁?(叩门声仍响) 谁?(他走至中门，猛然开了门。他吃了一惊。黄省

三像一架骷髅立在门口，目光灼灼地望着他) 李石清 (低声)你!(冷笑)你来得真巧。

**〔他幽然地进来，如同吹来了一阵阴风。他叫人想起** **鬼，想起从坟墓里夜半爬出来的僵尸。他的长袍早**

不见了。上身只是一件藏青破棉袄，领扣敞着，露出 棱棱几根颈骨，底襟看得见里面污旧的棉絮，袖口很 长，拖在下面。底下只穿一件单裤，两条在里面撑起 来细得如一对黍棒。他头发非常散乱，人也更佝偻 了，但他不像以前那样畏怯，他的神色阴惨，没有表 情，不会笑，仿佛也不大会哭，他呆滞地望着李石清， 如同中了邪魔一样。

**李石清** (对李太太)你走吧。有人来了。 **李太太** 石清 … …

〔她向他投一道怨望的眼光，嘤嘤地哭泣走出中门。 **李石清** (望她出了门，愤怒地)哼，我不走的，我不走的，我想

不出办法，我死了也不走的。(来回走，忘记黄省三

在他面前) **黄省三** 经理!

**李石清** (忽然立住)哦，你——你这流氓，你为什么又缠上我 了?

**黄省三** 嗯。经理!

**李石清** (疑惑地)什么,经理?谁叫你叫我经理?谁叫你叫 我经理?

黄省三 (依然呆板地，背书一样)经理，我是银行的小书记。 我姓黄，我叫黄省三，我一个月赚十块二毛五。我有 三个孩子，经理，我有三个孩子……我一个月赚十块 二毛五!我姓黄，我叫黄省三，……

李石清 (看着他，忽然明白)你!你是——(然而急躁地)真! 你为什么又找上我了?你知道我是谁?我是谁?你 找我做什么?

**黄省三** 潘经理!我求你，我求你!

**李石清** 我不是潘经理，我不姓潘，我姓李!(指自己)你难道 不认识我?不认识我这个人?

**黄省三** (点头)我认识你。 **李石清** 谁 ?

**黄省三** 你是潘经理。

**李石清** 真!你这是来做什么?你为什么单捡这个时候找我 来跟我开心。你找上我是做什么?

**黄省三** (还是呆板地)他们不叫我死!他们不答应叫我死。 **李石清** (急得失了同情)你死就死了，他们为什么不让你死?

**黄省三** 那些人，那些官儿们，老爷们，他们偏要放我。 **李石清** 哦，他们把你放出来了。

黄省三 他们偏说我那个时候神经失常，犯神经病，他们偏把 我放出来，硬说我没有罪。(诚恳地)我求您，我求 您，您行行好，您再重重地给我一拳，(指着自己的肺 部)就在这儿，一下就成了，您行行好，潘经理。

**李石清** 真!我不是潘经理，您看清楚 一 点，我不姓潘，我姓 李，我叫李石清，你难道不认识?

〔 半 晌 。

**黄省三** (忽然嘤嘤地像一个女人哭起来)我的孩子，我的可 怜的孩子们，我把你们害死了，爹爹逼你们死了。

**李石清** 怎么,你的孩子都——

黄省三 都上了天了。(忽然)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死?(神经 错乱，以为仍在法庭)我没有犯神经病!我跟您说， 庭长!那时，我实在没有犯神经病!我很清楚，我自 己买的鸦片烟。庭长，那钱是潘经理给我的三块钱， 两块钱还了房钱，我拿一块钱买的鸦片烟。庭长，我 自己买的红糖跟烟掺好，叫孩子们喝的，我亲手把他

们毒死的。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救我?我没有钱再买 烟，你们难道就不许我跳河?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死? 庭长，您不要信我这些邻居的话，他们是胡说八道， 我那时候很明白，我没有犯神经病。国家有法律，你 们不能放我。庭长!(抓住李的手)庭长，我亲手毒 死了人，毒死我的儿子，我的望望，我的小云，我的 …… (抱着李)我的庭长，您得要杀死我呀!

李石清 (用力解开自己)躲开我，你放下手。你这个混账东 西!你看看，你到了哪儿?(用力摇撼他)你看看我 是谁?

**黄省三** (看李，四面望，半晌，忽然)潘……潘……经理，我这 是到了哪儿了?

**李石清** 真!死鬼，你跟我缠些什么?走，走，滚，滚，你再不

滚开，我就要叫警察抓你了。 〔要按电铃。

黄省三 你别，你别叫他们。(拉着李的手)你别，别叫他们。 (沉痛辛酸地)潘，潘经理，人不能这么待人呀，人不 能这么待人呀!前些日子我孩子们在，我要活着，我 求你们叫我活着，可是你们偏不要我活着。现在(涕 哭)他们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我求你们叫我死， 可是你们又偏不要我死。潘经理，我们都是人，人不 能这么待人呀!(衰弱地哭了起来)

李石清 真! … … 你这个混蛋!你简直把我的心搅乱了。你 快滚，快滚，我简直也要瘋了。滚，你这个流氓，你跟 我滚哪。

**黄省三** 不，我求您，潘经理，您行行好吧。我再也活不去了， 我跟您跪下，您可怜可怜我吧，您别再逼我了，(跪

下)您让我走一条痛快的路吧。

李石清 (拉起他)好，我让你死，我让你死。不过你先起来， 你得先认识我，我姓李，你再听一遍，我姓李，李，李， 李。

**黄省三** (记不起来)李?

**李石清** 你不记得那一天你到这儿找我?……我……我劝过 你拉洋车?

**黄省三** 哦 ?

**李石清** 我还劝过你要饭? **黄省三** 哦 ?

**李石清** 我还劝过你偷?

**黄省三** 哦，你还劝过我跳楼!(忽然疯狂一般欢喜，四面望， 仿佛找窗户，立刻向窗户那面跑)

**李石清** (一 手拉住他)福升!福升!福升! 〔福升由中门进。

**李石清** 把他拉出去。这个人疯了。 **王福升** 你又来了!

〔福升抓住他向外拉，黄省三像小鸡一样地和他做徒 然的挣扎。

**黄省三** 李先生，我没有疯!你得救救我，你得救救我!我没 有疯啊!

〔黄被福升拉下去。

**李石清** 天啊!(急躁地)这个傻王八蛋，你为什么疯了?你

为什么疯?你太便宜他了! 〔电话铃又急响。

**李石清** ( 拿起耳机)喂，哪儿?报馆张先生么?哦，我是石 清。什么?刚才你打电话来?没人接?哦……哦

……你已经派人拿一封信送来了。哦!是的，你先 别着急。 … … 什么?消息不好?谁说的? … … 怎 么,还是金八的人露出来的。不会吧!这两天，不是 听说金八天天在收么? … … 什么?他 一 点也没有 买! … … 怎么,这一星期看涨完全是他在造谣言! … … 啊?他从昨天起已经把早存的货向外甩了， ……这句话是真的?(他喜欢得手都抖起来)什么? 这个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哦，哦，那么明天行市 开盘就要大落。哦，你想可以落多少? …… (拍着桌

子)什么?第二盘就会停拍。(坐在桌子上)哦 …… 哦 …… (拍着自己的屁股)你说……大丰这次公债简 直叫金八坑了。……是……是，我也是这么想，我怕 金八说不定就要提款。……好极了，哦，糟极了。好 ……好，你已经写过一封信，送到这儿。好，回头见， 回头见，我就交给四爷。

〔他放下耳机，走到门口。 **李石清** 福升，福升!

〔福升上。

**李石清** 刚才报馆张先生派人给四爷送来一封信，你看见了

没有?

**王福升** 早看见了。 **李石清** 在哪儿?

**王福升** 这儿。(由身上掏出来)

**李石清** 拿来!拿来!怎么早不说? 〔李由福升手里抢来，连忙看。

**王福升** (在旁边插嘴)我刚才倒是想给四爷的，可是我瞅见 四爷正在打牌，手气好，连着“和”三番，我就没送上

去。

**李石清** 去，去!出去。少在这儿多嘴。 **王福升** 是，襄理。

〔福升下。

**李石清** (看完信，长吸一口气，几乎是跳跃)你来得好!你来

得好!你来得真是时候。 〔白露由中门上。

**李石清** (满面堆着笑容)陈小姐，客还没有走么?

**陈白露** 他们就要走了，我来送送他们。怎么,襄理，忽然这 一会红光满面的。

**李石清** 哼，人逢喜事精神爽，也许现在——立刻我要有一件 最开心的事。

**陈白露** 又要升副理了么?

**李石清** (狞笑)这点快活跟升了副理也差不多少。小姐要是 到屋里去的时候，我就请小姐把四爷赶快请出来一 会，因为现在有人送来一封信，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 的事情发生，请他老人家立刻到这屋里来吩咐吩咐 该怎么办好。

**陈白露** 奇怪，您现在忽然又非常客气起来了。

**李石清** 当着小姐总是应该客气一点的。(鞠躬)

〔白露由右门下。

**李石清** (颤抖)哦……哦……我怎么反而稳不住了。(来回 地走)

〔潘月亭由右门进。 **潘月亭** 哦，你还没有回家?

**李石清** 是，经理，我因为心里老惦念您行里的公事，所以总 是不想回去。

潘月亭 你找我做什么?

李石清 (低声下气)您的牌打得怎么样? 潘月亭 (看看他)还顺遂!

李石清 我听说您现在手气很好。 潘月亭 是不坏。

李石清 您“和”了几次三番?

潘月亭 (不屑)我料到你又会找我的，不过没想到你见了我， 尽说这一类的话。

李石清 您想我还是要找您，求您赏碗饭吃，——是呀，我没 有钱，我是靠着银行过日子。您想，您刚才——

潘月亭 (忽然)那封信呢? 李石清 哪封信?

潘月亭 白露说你有一封我的信在手里。

李石清 是，您想看么? 潘月亭 哪儿来的?

李石清 报馆张先生特派人送来的。 潘月亭 快点拿来。

李石清 不过我怕您看完之后太惊讶了，我没有敢就跟您送 去。

潘月亭 怎么,是公债又要大涨么?

李石清 自然是公债，我刚一看，我告诉您，我简直惊讶极了。 潘月亭 好极了，一提公债就准是喜信，我这一次算看对了。

好，快拿出来吧。

李石清 不过，经理，我先拆开看了。 潘月亭 什么?你怎么敢拆开了?

李石清 不过，经理，我要是不拆开，我怎么能知道是个喜信， 好跟您报喜呢?

**潘月亭** (急想看信)好，好，好，你快拿来吧。

李石清 (慢慢掏出信)您不会生气吧。您不会说我自作聪 明，故意多事吧?(一面把信由信封抽出，慢慢把信 纸铺在桌上)请您一张一张地看吧。

潘月亭 (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做排，仿佛觉出来里面很蹊跷。 他不信任地望着李石清，却又急忙地拿起信纸来读) 好，好。

李石清 (在他旁边插嘴，慢吞吞地)这件事我简直是想不到 的，不会这么巧，不会来得这么合适。我想这一定是 谣言，天下哪会有这样快的事。您看，我有点好插 嘴，好多说几句闲话，经理，您不嫌烦么?

潘月亭 (看完了信，慌起来，再看几句)我……我不相信，这 是假的。这个消息一定是不可靠的。(忙走到电话 前面，拨号码)喂喂，喂你是新报馆么?我姓潘，我是 潘四爷呀!……我找总编辑张先生说话。快点!快 点! … … 什么?出去了?不过他刚才 … … ?哦，他 刚出去。 ……你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么?……怎么, 不知道?……混蛋!你怎么不问一声?……得，得 了，不用了。(放下耳机，停一下，敲着信封，忽然想 起一个人，又拨圆盘号码)喂，你是会贤俱乐部么? 我找丁先生说话。 ……什么,就是金八爷的私人秘 书，丁牧之，丁先生。……什么?他回家了!他怎么

会这时候回家?现在不过(看自己的手表)才—-- **李石清** 现在不过才五点多，快天亮了。

**潘月亭** (望了李一眼，对着喇叭)那么他家里的电话号码呢? ……哦，四三五四三，好……好……好。(放下耳机) 这帮东西，求着他们，他们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又拨圆盘号码)喂……喂……喂，你是丁宅么?(再 转号码)喂……喂……喂。(再转，自语)怎么会没有 人接?

**李石清** 自然是底下人都睡觉了。

**潘月亭** (重重放下耳机)都睡死了!(颓然坐下)荒唐，荒唐!

这消息一定是不可靠的。不会的，不会的。

〔李石清目光眈眈，不转眼地望着他。 **潘月亭** 露露!露露!

〔白露由右门进。 **陈白露** 干什么?月亭?

**潘月亭** 劳驾，你跟我倒一杯开水。 **陈白露** 怎么啦?

**潘月亭** 我有点头痛。 〔她去倒水。

**李石清** 我也想这消息是不可靠的。(似乎很诚恳地)您早上 不打听了许多人了么?

**潘月亭** (自语)这有点开玩笑。这简直是开玩笑。

〔白露把水递给他。 **陈白露** 怎么,月亭?

**潘月亭** (把信交给她)你看!(坐在那里发痴)

**李石清** (走到潘的面前，低声)经理，其实这件事没有什么大 不了的关系。公债要是落一毛两毛的，也没有什么 大损失。您忘了细看看，经理，那信上真提了要落多

*少?*

**潘月亭** (霍地立起来)哦，是的，是的。露露，把信给我。(一 把抢过来，忙忙地看)

**李石清** (在潘后面，指指点点)不，不，在这一张，在这一张，

(二人低声读信) …… “此消息已传布市面，明日行市

定当一落千丈，决无疑义。"…… **陈白露** 他明明说行市一定要大落特落。

**潘月亭** (颓然)嗯。他的意思是说明天开了盘就要停拍。

**李石清** (辯驳的样子)可是方才张先生来了信以后，他又来 了电话。

**潘月亭** (燃着了希望挺起腰)他后来又来了电话，哦，什么, 他说什么?

**李石清** 他说还是没有办法。金八在后面操纵，没有一点法 子 。

**潘月亭** (又颓然靠椅背)这个混账东西!

〔福升推中门进。 **陈白露** 干什么?

**王福升** 报馆张先生来了。 **陈白露** 请他进来。

**王福升** 他说这边人太多，不便说话，他还在十号等您。(潘 月亭立刻向门走)

〔与福升进门差不多同时电话铃响。李石清接电话。 李石清 喂，你哪儿?……我是五十二号。哦……我是石清，

哦……哦，您找潘四爷?他就在这儿。(拦住要出门 的潘月亭)金八的秘书丁先生要找你说话。

潘月亭 (接耳机)喂，我月亭啊……哦，丁先生。刚才我找了 你许久， ……是……是……是……不要紧!没什么。 ……什么?他要提(看着李，又止住话头) ……什么, 明天早上他就完全要提……喂，喂，不过我跟金八爷 明明说好再缓一个星期……那他这……这简直故意 地开玩笑! …… (暴躁地)喂，丁先生。他不能这么

不讲信用 …… “信用”!你告诉他。他说好了再缓一 星期，他现在忽然……喂……喂……我要请金八爷 谈一下，什么?他现在不见人?不过……喂，我问 你，牧之，八爷这两天买什么公债没有?……什么 ……他卖都卖不完?……哦 …… (忽然)喂，喂， …… 你听着!你听着!(乱敲半天，没有回应。放下耳 机)这个狗食，他在姑娘家喝醉了，到了这么晚他才 把这件事告诉我。(废然倒在椅上)

**王福升** 四爷，报馆张先生……

**潘月亭** 去，去，去!你们别再来搅我。 **李石清** 不过，经理，ℴℴ

**潘月亭** (咆哮)走!走!(对李石清)你走!(李走出中门。 对白露)你先到那边去，让我歇歇。

**陈白露** 月亭，你— -

**潘月亭** (摇摇手)你先去看看他们，他们大概都要走了。 〔白露走出右门。

**潘月亭** (来回徘徊，坐下立起，立起坐下)唉，没有办法，这是

死路!金八简直是故意要收拾我。 〔中门呀然响。

**潘月亭** (心惊肉跳)谁?谁?

**李石清** 还是我，经理。自作聪明的坏蛋又来了。 **潘月亭** 你来——你又来干什么?

**李石清** 我想我们两个人谈谈比三个人要痛快一点。 **潘月亭** 你还要谈什么?

**李石清** 不谈什么,三等货来看看头等货现在怎么样了。 **潘月亭** (跳起来)混蛋!

**李石清** (竖起眉)你混蛋!

**潘月亭** 跟我滚!

**李石清** (也厉声)你先跟我滚!(半晌，冷笑)你忘了现在我 们是平等了。

**潘月亭** (按下气，坐下)你小心，你这样说话，你得小心。

**李石清** 我不用小心，我家没有一个大钱，我口袋里尽是当 票，我用不着小心!

**潘月亭** 不过你应当小心有人请你吃官司，你这穷光蛋。

**李石清** 穷光蛋，对了。不过你先看看你自己吧!我的潘经 理。我没有债，我没有成千成万的债。我没有人逼 着我要钱，我没有眼看着钱到了手，又叫人家抢了 走。潘经理，你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你还不及一个 穷光蛋呢，我叫一个流氓耍了，我只是穷，你叫一个 更大的流氓耍了，他要你的命。(尖酸地)哦，你是不 跟一个自作聪明的坏蛋讲信用的。可是人家愿意跟 你讲信用?你不讲信用，人家比你还不讲信用，你以 为你聪明，人家比你还要聪明。你骂了我，你挖苦 我!你侮辱我，哦，你还瞧不起我!(大声)现在我快 活极了!我高兴极了!明天早上我要亲眼看着你的 行里要挤兑，我亲眼看着付不出款来，我还亲眼看着 那些十块八块的穷户头，(低声恶意地)也瞧不起你， 侮辱你，挖苦你，骂你，咒你，——哦，他们要宰了你， 吃了你呀!你害了他们!你害了他们!他们要剥你 的皮，要挖你的眼睛!你现在只有死，只有死你才对 得起他们，只有死，你才逃得了!

**潘月亭** (暴躁地敲着桌子)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李石清** 我要说，我要痛痛快快地说， ——你这老混蛋，你这 天生的狗食，你瞎了眼，昏了头，——

**潘月亭** (跳了起来)我……我先宰了你再说。(要与李拼命，

一把抓着李的头颈正要——) 〔白露跑出。

**陈白露** 月亭，月亭。你让他去吧!

**李石清** (他的头颈为潘掐住，挣扎)你杀了我吧!你宰了我 吧。可是金八不会饶了你，在门口， … … 在门 口，……

**潘月亭** (放下手)在门口，什么?

**李石清** 在门口黑三等着你。金八叫他来候着你。 **潘月亭** 为 … … 为什么?

**李石清** 他怕你跑了，他叫黑三那一帮人跟着你。

**陈白露** (半晌，潘垂首，低声)金八，金八!怎么到处都是他? **潘月亭** (低头)他要逼死我!(忽然对李惨笑)你现在大概可

以满意了吧!

**李石清** (望望潘，没有说话) 〔电话铃急响。

**潘月亭** 白露，你先替我接一下：这多半是金八的电话。 **李石清** 让我接。

陈白露 不，不，我接。(已经拿起耳机，李与潘各据左右，二 人都紧张地望着她)喂?谁?我是五十二号!我白 露啊!哦，什么?李太太。 … … 哦 … … 哦 … … 你找 石清?石清就在这儿。(回首向李石清)李太太由医 院打来的电话。(潘颓然坐沙发上)

李石清 (拿起耳机)我石清!你们到了医院了。哦，哦， …… 小五怎么?(焦急地，和方才不关心的心情恰恰相 反)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听不清楚……什么?小五 断……断……断了气了?那 …… (停，发一下愣)那

你找医生啊!(痛苦地拍着桌子)找医生啊!不是已 经带了钱么?给他们钱!你给他们钱哪! … … 什 么?他……他在路上死 ……死的。 …… (眼泪流下 来)哦，……哦，……他在路上叫着我，叫着爸爸…… 就……就没有气了。(他没有力量再听下去，扔下耳 机，呜咽起来)哦，我的儿子啊!……哦……我的小 五啊。(忽然又拿起耳机)我就来!我就来!

〔李石清一边抓起帽子， 一边揩着眼泪望了潘一眼， 潘也呆呆望了他一眼，李便由中门走出去。

**陈白露** 可怜!月亭，你们这是为什么? 〔远处鸡叫。

**潘月亭** 白露，客走了么?

**陈白露** 早走了，只有胡四、顾八他们还在这儿。

**潘月亭** 我难道会有这一天么?白露，你等等，我想跟报馆张

先生再商量商量。

**陈白露** 月亭，你好一点了么?

**潘月亭** 还好，还好，我去一下，我回头就来看你。 **陈白露** 你就走了么?

**潘月亭** 不，我说回头就来的。 **陈白露** 好，你去吧!

〔潘由中门下。

〔远处鸡鸣声，白露走到窗前，缓缓拉开窗幔，天空微 露淡蓝色。她望一望，嘘一口气又慢慢踱回来。远 远鸡声又鸣，她立在台中望空冥想。

**陈白露** (低声，忧郁地自己叫自己)白露，天又要亮了。

〔由右门走进了胡四和顾八奶奶。胡四烟容满面， 一 脸油光。他用手揩自己的脸， 一面继续地说。顾八

奶奶崇拜英雄一般头歪歪地望着他。

胡 四 (大概是刚推开烟盘子，香味还留连在口里，咂咂嘴， 满意地嘘一口气)这一口烟还不离，真提神!(接说) 底下紧接着鼓点。大锣，小锣，一块儿来：八拉达长， 八拉达长，八拉达长，长长令长，八拉达，达，达，…… (咳嗽，吐一口痰在地上)

顾八奶奶 好好地又吐痰，你倒好好地跟我说啊。(完全不觉 察到白露的心情，得意地)露露，你听，你听胡四跟我 说《坐楼杀惜》呢。(卖弄地)这家伙点叫“急急风”。

胡 四 (烟吸多了，嗓音闭塞发哑，但非常有兴味地翻着白

眼)这怎么叫“急急风”,你看你这记性这还学戏呢。 顾八奶奶 (掩饰地)哦，哦，这叫“慢长锥”。

胡 四 去，去，得了吧!这不叫“慢长锥”。算了，算了，你就 听家伙点就成了：(重说)八拉达长，八拉达长，八拉 达长，长长令长。八拉达!(突停，有声有色，右手向 下敲了三下，当做鼓板)达!达!达!(手向下一敲 锣)长!(满身做工，满脸的戏，说得飞快)你瞧着，随 着家伙点，那“胡子”一甩“髯口”,一皱眉，一瞪眼，全 身乱哆嗦。这时家伙点打“叫头”,那“胡子”咬住了 银牙， 一手指着叫!(手几乎指到顾的鼻端)“贱人 哪! … … "

顾八奶奶 什么“贱人贱人”的!我不爱听胡子，我学的是花 旦 。

胡 四 (藐视)你学花旦?(愣一下)可你也得告诉我是哪一

段呀?

顾八奶奶 (仿佛在寻思)就是那一句“忽听得……”什么来 着，前面是谁唱着来着：“叫声大姐快开门”的。

胡 四 (卖弄)哦，那容易，那容易!

顾八奶奶 你跟我连做派带唱先来一下。

胡 四 那还难?那还难?胡琴拉四平调：已格弄格里格弄 格弄格弄，唱，(摇头摆尾)“叫声大姐快开门!”白口：

“大姐，开门来!” 顾八奶奶 我要花旦。

胡 四 别着急!紧接着，掀帘子，上花旦!(自己便扭扭捏 捏地拿起手绢扮演起来)台步要轻俏，眼睛要灵活， 出台口一亮相，吃的是劲儿足!就这样!(非常妩媚 而诱惑的样子)已格弄格里格弄格弄格弄，(用逼尖 了喉咙)“忽听得，(又用原来的声音)弄格里格弄格 弄格弄格弄(浑身做工)门外有人唤，弄格弄里格弄 格个弄格 …… ”

**陈白露** **胡** **四** **陈白露**

〔远处鸡叫。 你们听，听。

什么? 鸡叫了!

〔远处鸡再鸣。

顾八奶奶 可不是鸡叫了!(忽然望到窗外)哟，天都快亮了。 (对胡四)走吧!走吧!快回去睡吧。今天可在这儿 玩晚了。

胡 四 (满不在乎的样子)不过我那五百块钱的账怎么办 呢 ?

顾八奶奶 回家就给我开 一 张支票叫大丰银行给你。不 过 —

胡 四 ( 伶俐地)听你的话，下一次我再也不到那个坏女人

那里去了。

顾八奶奶 好啦，别在露露面前现眼啦。你快穿衣服，走吧。 你明天，哦，你今天不还要到电影厂拍戏去啦么?

胡 四 (应声虫，一嘴的谎)是，是啊，导演说今天我不来，片 子就不能拍了。

顾八奶奶 那你就赶快穿衣服，回家睡吧。我今天也跟你一 块去电影厂的。

胡 四 (吃了一惊)哦，你，你也……(但先不管这个，于是非 常仔细，慢吞吞地穿衣服)

顾八奶奶 (一回转身，向白露，极自满地)露露，现在我告诉 你，胡四要成大明星了。眼瞅着要红起来了，公司里 说他是个空前绝后的大杰作，要他连演三套片子。 过两天，电影杂志就都要登他的相片，大的，那么老

大的。说不定也要登我的相片。 **陈白露** 你的?

顾八奶奶 嗯，我的，我跟胡四的；顾八奶奶的，顾八奶奶跟中 国头等杰作大明星胡四的。因为(低声，女孩子似地 羞怯，不好意思说话出来)我想……我想，我现在还 是答应他好。我想……我想我们后天就 … …就结 婚。你看，露露，那好不好?

**陈白露** 好，好得很。不过—

**顾八奶奶** 露露?你跟我当伴娘， 一定，一定。

**陈白露** (更低)好，好，不过—— **顾八奶奶** 什么?

**陈白露** 我问你，你的钱是不是现在是存在大丰银行里?

**顾八奶奶** 自然是存在那里头。你问这个做什么? **陈白露** 不做什么!随便问问。

**顾八奶奶** (望着胡四，赞美地)啊!(她把自己的皮包打开，

拿出粉盒，正预备擦粉，忽然看见那药瓶)露露，你看 我，我现在还要这个东西干什么?(拿出药瓶)谢谢 你，这安眠药还是还给你，我不用了。

**陈白露** 谢谢你，(接过来)我正想跟你要回来呢。 顾八奶奶 好极了，还是你拿去用吧。

胡 四 (穿好衣服)走吧，走吧! 顾八奶奶 不，我还得擦点粉呢。

胡 四 (一把拉住她)得了吧，天快亮了，谁还看你?走吧， 走吧!

〔拉着顾八奶奶向中门走。

顾八奶奶 (得意地，对白露)你看我这个活祖宗!(被胡四拉 了两步)再见啊!

胡 四 白露，再见。

〔胡四把帽子戴好，向下一捺，与顾八奶奶一齐由中 门走出。

〔白露一个人走到窗前，打开窗户，静默中望见对面 房屋的轮廓逐渐由黑暗中爬出来， 一切都和第一幕 一般，外面的氛围很美，很幽静又很凄凉，老远隐隐 又听得见工厂哀悼似的汽笛声，夹杂着自市场传来 一两声辽远的鸡鸣，是太阳还未升出的黎明时光。

〔中门敲门声。

**陈白露** **(未回头)进来吧。**

**〔福升由中门进，微微打了一个呵欠。**

**陈白露** **(没有转身)月亭，怎么样?有点办法没有?** **王福升** 小姐。

**陈白露** **(回转身)哦，是你。**

**王福升** 四爷叫我过来说，他不来了。

**陈白露** 哦 。

**王福升** 他说怕这一两天都不能来了。 **陈白露** 是，我知道。

**王福升** 他叫我跟您说，叫您好好保重，多多养自己的病，叫

您以后凡事要小心点，爱护自己，他说……

**陈白露** 哦，我明白，他说不能再来看我了。

**王福升** 嗯，嗯，是的。不过，小姐，您为什么偏要得罪潘四爷 这么有钱的人呢?……您得罪一个金八还不够，您 还要——

**陈白露** (摇头)你不明白，我没有得罪他。

**王福升** 那么,我刚才把您欠的账条顺手交给他老人家，四爷

只是摇头，叹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

**陈白露** 唉，你为什么又把账单给他看呢?

**王福升** 可是，小姐，今天的账是非还不可的，他们说闹到天 也得还!一共两千五百元，少一个铜子也不行!您 自己又好个面子，不愿跟人家吵啊闹啊地打官司上 堂。您说这钱现在不从四爷身上想法子，难道会从 天上掉下来?

**陈白露** (冥想)也许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王福升** 那就看您这几个钟头的本事吧。我福升实在不能再

替您挡这门账了。

**陈白露** (拿起安眠药瓶，紧紧地握着)好，你去吧。

〔福升正由中门下，右门有人乱敲门，嚷着“开门，快 开门”。福升跑到右门，推开门，张乔治满脸的汗跑 出 来 。

**张乔治** (心神恍惚地)怎么,你们把门锁上做什么? **王福升** (笑)没有锁，谁锁了?

**张乔治** (摸着心)白露，我做了一个梦，I dreamed a dream.哦， 可怕，可怕极了，啊，Terrible!Terrible!啊，我梦见这 一楼满是鬼，乱跳乱蹦，楼梯，饭厅，床，沙发底下，桌 子上面，一个个啃着活人的脑袋，活人的胳臂，活人 的大腿，又笑又闹，拿着人的脑袋壳丢过来，扔过去， 戛戛地乱叫。忽然轰地一声，地下起了一个雷，这个 大楼塌了，你压在底下，我压在底下，许多许多人都

压在底下。 …… 〔福升由中门下。

**陈白露** Georgy,你方才干什么去啦? **张乔治** 我睡觉啦。

**陈白露** 你没有走?

**张乔治** 咦，我走了，你现在还看得见我?我喝得太多了，我 在那屋墙犄角一个沙发睡着了，你们就没有瞧见我， 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梦。Oh,Terrible!Terrible!! 简 直 的可怕极了。

**陈白露** 方才你喝了不少的酒。

**张乔治** 对了，一点也不错，我喝得太多了，神经乱了，我才做 这么一个噩梦。(打了一个呵欠)我累了，我要回去 了。哦，(忽然提起精神来)我告诉你一件事 ……

**陈白露** 不，我现在求求……求你一件事。 **张乔治** 你说吧。你说的话没有不成的。

**陈白露** 有一个人， ……要……要跟我借三千块钱。 **张乔治** 哦，哦。

**陈白露** 我现在手下没有这些钱借给他。 **张乔治** 哦，哦。

**陈白露** Georgy,你能不能设法代我弄三千块钱借给这个人?

张乔治 那……那……就当要……另作别论了。我这个人向 来是大方的。不过也要看谁?你的朋友我不能借，

因为……因为我心里忌妒他。不过要像你这样聪明 的人要借这么有限几个钱花花，那自然是不成问题 的 。

**陈白露** (勉强地)好!好!你就当做我亲自向你借的吧。

**张乔治** 你?露露要跟我借钱?跟张乔治借钱? **陈白露** 嗯，为什么不呢?

**张乔治** 得了，这我绝对不相信的。露露会要这么几个钱用， No,No,I can never believe it!这我是绝不相信的。你 这是故意跟我开玩笑了。(大笑)你真会开玩笑，露 露会跟我借钱，而且跟我借这么一点点的钱。啊，小 露露，你真聪明，真会说笑话，世界上没有再像你这

么聪明的人。好了，再见了。(拿起帽子) **陈白露** 好，再见。(微笑)你倒是非常聪明的。

**张乔治** 谢谢!谢谢!(走到门口)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我 告诉你，到了后来，我实在缠不过她，我还是答应她 了。我想，我们想明天就去结婚。不过，我说过，我

是一定要你当伴娘的。 **陈白露** 要我当伴娘?

**张乔治** 自然是你，除了你找不着第二个合适的人。 **陈白露** 是的，我知道。好，再见。

**张乔治** 好，再见。就这么办。Good night! 哦 Good moming! 我的小露露。

〔乔治挥挥手由中门走出。

〔晨光渐渐由窗户透进来，日影先只射在屋檐上。白 露把门关好，走到中间的桌旁坐下，愣一下，她立起

走了两步，怜惜地望望屋内的陈设。她又走到沙发 的小几旁，拿起酒瓶，倒酒。尽量地喝了几口。她立 在沙发前发愣。

〔中门呀地开了，福升进。

**陈白露** (低哑的声音)你来干什么?

**王福升** 天亮了，老阳都出来了，您还不睡觉? **陈白露** 是，我知道。

**王福升** 您不要打点豆浆喝了再睡么? **陈白露** 不，我不要，你去吧。

**王福升** (由身上取出一卷账条)小姐!这……这是今天要还 的那些账条，我……我搁在这里，您先合计合计。 (把账条放在中间的桌子上)

**陈白露** 好!你搁在那儿吧。 **王福升** 您不要什么东西啦? **陈白露** (摇摇头)

〔福升背着白露很疲倦地打了一个呵欠由中门走出。 〔白露把酒喝尽，放下酒杯。走到中桌前慢慢翻着账 条，看完了一张就扔在地下，桌前满铺着是乱账条。

**陈白露** (嘘出一 口气)嗯。

〔她由桌上拿起安眠药瓶，走到窗前的沙发，拔开塞， 一片两片地倒出来。她不自主地停住了，她颓然跌 在沙发上，愣愣地坐着。她抬头。在沙发左边一个 立柜的穿衣镜里发现了自己，立起来，走到镜子前。

陈白露 (左右前后看了看里面一个美丽的妇人，又慢慢正对 着镜子，摇摇头，叹气，凄然地)生得不算太难看吧。 (停一下)人不算得太老吧。可是 …… (很悠长地嘘 出一口气。她不忍再看了，她慢慢又踱到中桌前， 一

片一片由药瓶数出来，脸上带着微笑，声音和态度仿 佛自己是个失了父母的小女孩子， 一个人在墙角落 的小天井里，用几个小糖球自己哄着自己，极甜蜜地 而又极凄楚地怜惜着自己)一片，两片，三片，四片， 五片，六片，七片，八片，九片，十片。(她紧紧地握着 那十片东西，剩下的空瓶当啷一声丢在痰盂里。她 把胳膊平放桌面，长长伸出去，望着前面，微微点着 头，哀伤地)这——么——年——轻，这——么—— 美，这——么——(眼泪悄然流下来。她振起精神， 立起来，拿起茶杯，背过脸，一口，两口，把药很爽块 地咽下去)

〔这时阳光渐渐射过来，照在什物狼藉的地板上。天 空非常明亮，外面打地基的小工们早聚集在一起，迎 着阳光由远处“哼哼啃，哼哼啃”地又以整齐严肃的 步伐迈到楼前。木夯一排一排地砸在土里，沉重的 石碱落下，发出闷塞的回声，随着深沉的“哼哼哨，哼 哼哼”的呼声是做工的人们战士似地那样整齐的脚 步。他们还没有开始“叫号”。

陈白露 (扔下杯子，凝听外面的木夯声，她挺起胸走到窗前， 拉开帘幕，阳光照着她的脸。她望着外面，低声地)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她吸进一口凉气， 打了个寒战，她回转头来)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 们要睡了”。(她忽然关上灯又把窗帘都拉拢，屋内 陡然暗下来，只帘幕缝隙间透出一两道阳光颤动着。 她捶着胸，仿佛胸际有些痛苦窒塞。她拿起沙发上 那一本《日出》,躺在沙发上，正要安静地读下 — 〔很远，很远小工们隐约唱起了夯歌——唱的是《轴

号》。但听不清楚歌词。

〔外面方达生的声音：竹均!竹均!(声音走到门前。 她慌忙放下书本，立起来，走到门前，知道是他。四 面望望，立刻把桌上的账条拾起，团在手里，又拿起 那本《日出》,匆促地走进左面卧室，她的脚步已经显 得一点迟钝，进了门就锁好。

〔外面方达生：(低声)竹均!竹均!你屋里没有人 吧。竹均!竹均!我要走啦!(没有人应)竹均，那 我就进来啦。(外面有一两声麻雀)

〔方达生推门进。

方达生 (左右望)竹均!我告诉你——(忽察觉屋里很黑，他 走到窗前把幕帷又拉开，阳光射满了一屋子。雀声 吱吱地唱着)真奇怪，你为什么不让太阳进来。(他 走到左面卧室门前)竹均，你听我一句，你这么下去， 一定是一条死路，你听我一句，要你还是跟我走，不 要再跟他们混，好不好?你看，(指窗外)外面是太 阳，是春天。

〔这时小工们渐唱渐近，他们用下面的腔调在唱着 “日出啊东来呀，满天(地)大红(来吧) …… ”

**方达生** (敲门)你听!你听(狂喜地)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 在他们身上。你跟我来，我们要一齐做点事，跟金八 拼一拼，我们还可以——(觉得里面不肯理他)竹均， 你为什么不理我?(低低敲着门)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  (他回转身，叹一口气)你太聪明，你不肯做我 这样的傻事。(陡然振作起来)好了，我只好先走了， 竹均，我们再见。

〔里面还是不答应，他转过头去听窗外的夯歌，迎着

阳光由中门昂首走出去。

〔由外面射进来满屋的太阳，窗外一切都亮得耀眼。 〔砸夯的工人们高亢而洪壮地合唱着《轴歌》,(即“日 出东来，满天大红!要想得吃饭，可得做工!”)沉重 的石碱一下一下落在土里，那声音传到观众的耳里 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 地充塞了宇宙。

〔屋内渐渐暗淡，窗外更光明起来。

**——幕徐落**